

陈舜臣

十八史略

大风起兮

西汉——东汉

陈舜臣——著 廖为智——译

理想国

against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陈舜臣十八史略 (二)

大风起兮

陈舜臣 著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491256034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id：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www.ireadweek.com QQ群：550338315

小說十八史略（二）

陳舜臣

© Chin Shun Shin 1992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译文由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版权登记号 20-2013-03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舜臣十八史略. 大风起兮 / (日) 陈舜臣著 ; 廖为智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495-3767-9

I. ①十... II. ①陈... ②廖...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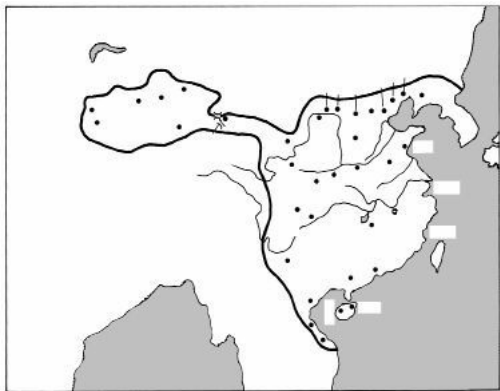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9687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大月氏

前汉时代略图

大宛

疏勒

乌孙

莎车

龟兹

焉耆

楼兰

吐蕃

阳关

玉门关

敦煌

匈奴

武威

昆明

九真

蜀

益州

汉中

日南

陇西

交趾

五原

巴

交趾

儋耳

朔

方

云中

长安

黄

河

雁门

太

原

郁林

洛阳

珠崖

渔阳

上

谷

南海

右北平

长沙

辽西

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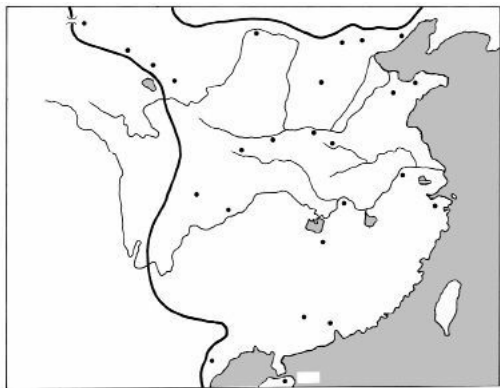
乌桓

琅邪

辽东

闽越

长江



玉门关

后汉时代略图

敦煌

酒泉

张掖

武威

蜀

交趾

汉中

巴

渭水

南匈奴

朔方

长江

长安

汉

黄

广信

洛阳

水

珠崖

晋阳

长沙

河

南海

江夏

代

蓟

辽西

临淄

建业

东莱

会稽

目录

- [○一/纷乱四起](#)
- [○二/混沌之世](#)
- [○三/兵力问答](#)
- [○四/战云密布](#)
- [○五 / 双雄出阵](#)
- [○六 / 西进之路](#)
- [○七 / 动荡中的咸阳](#)
- [○八 / 吉祥之地](#)
- [○九 / 鸿门宴](#)
- [一○ / 火烧咸阳](#)
- [一一 / 天下复乱](#)
- [一二 / 楚汉争霸](#)
- [一三 / 大军师退场](#)
- [一四 / 项羽疲于奔命](#)
- [一五 / 迎接决战](#)
- [一六 / 拔山之力](#)
- [一七 / 消失于乌江](#)
- [一八 / 巅峰时期](#)
- [一九 / 韩信失势](#)
- [二○ / 匈奴抬头](#)
- [二一 / 勿做勉强之事](#)

[二二 / 功臣连连亡](#)

[二三 / 大风起兮](#)

[二四 / 皇帝病倒](#)

[二五 / 后宫残虐](#)

[二六 / 吕后专权](#)

[二七 / 黄昏](#)

[二八 / 吕氏灭亡](#)

[二九 / 天下重归刘氏](#)

[三〇 / 吴楚七国之乱](#)

[三一 / 爱憎之火](#)

[三二 / 女人之争](#)

[三三 / 女人的陷阱](#)

[三四 / 武帝登场前夕](#)

[三五 / 少年皇帝的雌伏](#)

[三六 / 皇后败退](#)

[三七 / 奴隶成为将军](#)

[三八 / 新风气](#)

[三九 / 老将不死](#)

[四〇 / 射上岩石的箭](#)

[四一 / 时运不济](#)

[四二 / 憎恶之火](#)

[四三 / 倾国佳人](#)

[四四 / 贰师将军征西](#)

[四五 / 蒙受污名](#)

[四六 / 生于异域](#)

[四七 / 武帝年迈](#)

[四八 / 哀情何其多](#)

[四九 / 保全霍光体制](#)

[五〇 / 废帝始末](#)

[五一 / 谋杀皇后](#)

[五二 / 庶民皇帝](#)

[五三 / 所爱唯卿](#)

[五四 / 和平时代](#)

[五五 / 昭君的故事](#)

[五六 / 王莽出仕](#)

[五七 / 纷乱的后宫](#)

[五八 老套](#)

[五九 / 皇位在望](#)

[六〇 / 汉一度灭亡](#)

[六一 / 再见绿林](#)

[六二 / 赤眉造反军](#)

[六三 / 绿乎？红乎？](#)

[六四 / 天下大乱](#)

[六五 / 遍地皆皇帝](#)

[六六 / 娶妻应如斯](#)

[六七 / 日本登场](#)

[六八 / 深入虎穴](#)

[六九 / 皇帝个个年幼](#)

[七〇 / 后门之狼](#)

[七一 / 皇帝生意兴隆](#)

○一/纷乱四起

各地地方官连连被杀。有些地方官则干脆率先起义造反。

会稽（浙江省）郡守殷通听到江西（长江西北部）之地的造反已风起云涌，而变得坐立不安。

“此地百姓不久也会起而造反。到时候，我一定会成为血祭的对象。与其如此，我为什么不自己起而造反呢？”他于是找来地方上的有力人士项梁，与之商量。

“江西之地已全竖起叛旗。这是天将灭秦，天意是无法违抗的。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因此，我想举兵。如今能率领江东子弟打仗的只有你和桓楚两人，我要请你们担任将军。”

听到此话时，项梁大为错愕。

事情怎么变成这样呢？

他原本是计划杀死这名郡守殷通，进而自己竖起叛旗的。

项梁系楚国名将项燕之子。项燕因败于秦将王翦手下而被杀，但楚人都不相信项燕已死。陈胜、吴广举兵之际，曾经利用楚人此一英雄不死之说而冒用项燕的名义，这一点已如前述。

项将军之子——以此为号召时，楚人一定会踊跃参加起义才对。这和陈胜他们冒用项燕之名不同，他们拥戴的是货真价实的英雄之子。

意图杀害郡守，而郡守却找他共商大计——项梁当然大为错愕。

“桓楚正在亡命，那个地方只有小侄知道。我且问问桓楚的去处再说吧！”

项梁如此作答，告辞离去。实际上，桓楚的去处，项梁和他的侄子项羽都不知道。项梁如此回答，为的是避免正面答复，要赶紧和侄子进行研究。

项梁把经过告诉项羽后，问道：“我们该如何是好？”

“这还需要考虑吗？叔叔，这是天赐良机，错过了岂不违背天意？我们立刻把郡守杀掉，呼吁江东子弟起兵吧！”

“郡守官邸防备森严啊！”

“我们可以乘虚而入，一举解决掉他。您把我带到郡守面前吧！”

“好！到时候你佩剑在外面等我。我一喊你就进来，当场砍下郡守的脑袋吧！”

“是的，我知道。”项羽昂然地说。

项羽身高八尺，此时二十四岁的他血气方刚、武艺高强，是江东青年中的佼佼者。

项梁同到郡守公馆，说：“小侄知道桓楚所

在之地，但派别人去，桓楚一定连见面都不愿意。所以，使者的任务请指派项羽担任。”

“好，那就派项羽去见桓楚吧！”

“我这就把小侄叫进来，他在外面等着……”

项梁于是站起身来走到门口，大声喊道：“郡守有请！项羽你进来吧！”

“是！”项羽同样大声回道，手执佩剑，大步走了进来。

“这个年轻人看起来雄赳赳气昂昂的嘛！”殷通眯起眼睛望着项羽。这个有为的年轻人将要成为自己的部下——他想到这一点便心花怒放。

项羽笔直走到郡守面前，在场的郡守幕僚，无人料到会有事情发生。他们都认为项羽是进来接受郡守指令，准备以使者身份去见桓楚的。

干吗要走得那么近呢？大家刚开始狐疑时，项羽不但没有停步下来，更以脱兔之势，往前冲去，同时拔出佩剑，吼叫了一声。会稽郡守殷通以反射性动作站了起来。就在他还未站稳之际，项羽的剑已猛然砍到他的脖子上。郡守的头颅喷出血浆，掉落地面后，滚到项梁的脚前。幕僚们蓦然站立起来，项羽立即挥剑砍向他们。这是奇袭。

击杀数十百人。

《史记》如此记载。

项梁抓起殷通的头颅，并且拿起郡守的印绶，佩戴在自己身上。

从秦朝开始，郡县官员由中央派遣，“印绶”也受到重视。春秋战国时代，一般人甚少听到印绶这个名词。在秦以前，印鉴一般以“玺”为名，后来始皇帝规定“玺”字只归皇帝使用，官吏之印鉴遂以“印”为名，以资区别。这个情形与原本是一般人自称所使用的“朕”字后来归皇帝专用一样。印是官吏身份的证明。绶是穿过印环的带子，长度为一尺二寸，一般以系在腰际的时候居多。

项梁佩带郡守印绶，等于是宣告“会稽郡守在此”。

由于项羽勇猛过人，众人慑于其威势，无人敢吭一声。

项梁于是将举兵之事告知民众。由所属郡的各县召集的精兵达八千之多。

始皇帝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是最大的行政单位，长官为“守”。郡之下为县，其长官称为“令”。项梁和项羽是以郡为单位起而造反，而以县为单位较小的造反情形也四处可见。

在江苏省北部徐州市的西北，现在也叫沛县的地方。在秦代，沛县是属于泗水郡的。

沛县县令正为如何应付陈胜举兵而日夜苦

思。搞不好自己会被崛起的人民杀掉。类似的事情已频频发生。但县令本身竖立叛旗，起而造反，也有遭到朝廷讨伐而被杀的可能。

苦思结果，他决心起而造反，因而叫来书记萧何和监狱官曹参等部下商量。

“造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人以秦朝官员身份，再怎么登高一呼，沛县子弟也不见得会响应跟随的。不如在外面召集由沛县逃亡出去的人，然后以这批人的力量对县城内的子弟施压吧！”萧何说。

“由沛县逃亡出去的，有哪些人呢？”

“刘邦就是其中之一。据说他有一百多名手下。”曹参回答。

刘邦是率领从事骊山陵工事的民夫头目，他们由沛县出发。但民夫们在途中陆续逃跑，结果无法前往目的地，若回沛县则得接受处罚，因而不得不逃亡。后来，他自然而然地成了逃亡者的首领。

“对，的确有刘邦这么一个人……可是，怎样才能和他取得联络呢？”

县令蹙着眉头，深深叹了一口气。他向来就是个优柔寡断的人。

“方法不是没有。有一个叫樊哙的人和刘邦经常有所联络。大人可以派这个人为使者。”萧何回答。

樊哙是个“以屠狗为事”的人。当时的人都嗜吃狗肉，卖肉的人一般以“屠狗”称呼。萧何知道肉贩子樊哙与逃亡中的刘邦暗中互通有无，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未加检举。

“好，就叫樊哙去找刘邦吧！”

县令难得一见地当场发布命令。不过这并不是决断力使然，而是狗急跳墙心态的自然反应。这不是出于自我意识的行动。果然，在派樊哙以使者身份出发的第二天，县令又开始担忧了。

召刘邦这么个粗人回来，这个决定对吗？他以后会不会爬到我头上来呢？

虽然渐趋衰微，秦王朝依然有全国性的武力组织。陈胜、吴广只是暂时性的奇袭成功，一旦开始正式战争，胜利归谁，还不能预料。倘若秦占优势，造反的人不是都会被斩首吗？

反复思量后，听到刘邦一行人即将回县的消息，县令突然改变日前的命令了。

“关闭城门，禁止刘邦党徒进入县城。倘若有人内应，格杀勿论！”

最为惊讶的是书记萧何和监狱官曹参。受县令之托策划造反事宜，现在县令却又不想造反，这两个人还能不大大错愕吗？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搞不好连我们都会被杀掉。”

“于今之计，我们只有逃跑。”

曹参和萧何于是趁着黑夜，翻越城墙逃出县城，准备投靠刘邦。除此以外，他们是没有其他去处的。

刘邦的部下尚不满百，这批人不是逃兵就是逃工，素质之差，任何人看了都要摇头。连为首的刘邦都不是像样的人物。他唯一的长处是为人豪爽和善于用人。

一身褴褛、形同盗贼的刘邦，来到紧闭着的城门前。

“喂！你们叫我回来，却让我吃闭门羹。这是什么意思？”说这句话时，他还吐了一口痰。

翻越城墙的萧何和曹参这时来到刘邦面前。

“实在对不起，没想到事情演变到这个地步。这都是心猿意马的县令惹出来的，搞得我们也自身难保，还望仁兄见谅。”

萧何和曹参轮流把事情的经过说给刘邦听。

“好，知道啦，我并没有责怪你们。可恶的是县令，这家伙……”刘邦环抱双臂，有所思量。

不会把事情老放在心里，也是这个人的长处之一。这是刘邦首次举兵，而一开始他就遭遇巨大考验，后来更尝到战败滋味以及其他诸多苦境。老把事情放在心里的人，是不可能取得天下的。彻底的“乐观主义”，可以说是刘邦统一天下

的最大原动力。

刘邦放下双臂说：“萧何兄，你会写字吧？”

“那当然。不会写字怎能担任县书记呢？”

“好，那你就替我写一封信吧！”

“要写给什么人呢？”

“写给沛县父老。就是所谓的檄文嘛！”

“写倒没有问题，可是，这封信如何发出去呢？”

“这封信不是写在木简上，而要写在绢布上。写好后缚在箭上，射进城内，不就得了吗？而且信不是只写一份，要多写几份，这样比较有把握。”刘邦说。

“这个主意很好。”

萧何对刘邦的脑筋相当佩服。檄文很快就完成：

天下受秦害已久。沛县父老倘若与县令共同死守县城，在诸侯联合军攻打之下，定将遭到屠城命运。沛县县民唯一之求生途径乃诛杀县令，并且由子弟中推举相当之人以呼应诸侯，如此始得确保身家性命。不然，只有悉数被屠杀一途！

这些帛书以弓射进城内。效果远较预期的好。

沛县百姓原就对县令三心二意的作风甚为不满。在这样的时代，人民冀求的是指导力强、值得依赖的领导人物。

就人民的立场而言，本身内心动摇不定的领导者，不但不能仰赖，更会造成恐惧感。

面临生死关头，而赖以求生的领导者却不能依靠——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人民还能不恐惧吗？

“把那家伙干掉算了！”

战国时代的杀伐风气，这时犹未消除。人民对重税、兵役、劳役等压力的怨嗟，当然会以直接的统治者——县令——为泄恨对象。

沛县住民蜂拥包围县衙门，杀害了县令。

厚厚的城门被推开了。沛县父老迎接刘邦进入城内，并且要把县令印绶交给他。对此，刘邦却固辞不受。

“你们看看我的样子，这副德性像个县令吗？”

刘邦翻起破烂的衣袖让大家看。这衣袖不仅破旧不堪，更是沾满污垢。

“这个样子确实不像个县令……”

人们有此感觉，但一时之间却也找不到第二个人来担任这个职务。刘邦最后还是被推举为县令，称为“沛公”，以“公”称呼县令乃楚国的习惯，这个名称也因此而来。

连县令都不配担任的这个人，后来竟成为天下之主——这一点，谁会料想得到呢？

○二/混沌之世

“天下好像开始动荡了。”张良抚摸着自已的手臂说。

在他面前的是方士徐福。他是以到东海取长生不老仙药为借口，向始皇帝敲诈不少金钱的人物。他根本还没有到东海仙岛，始皇帝就已死去，现在，已没有这个必要了。

“该是动荡的时候了。今后还得由我们继续撼动下去才行。”

这是山东半岛南方基部，约略接近现今青岛市的琅邪之地。窗外可以望到蔚蓝的大海。

“徐福兄，为什么没看到你的船队呢？”张良先前就发现这一点，犹豫了半天才发问。

出生韩国宰相家庭的张良，为了向灭亡韩国的秦始皇复仇，雇用投掷力士范发在博浪沙袭击始皇帝，失败后，他躲在下邳（江苏省北部）。期间，他偶尔到琅邪，接受徐福的资助。这些钱用来豢养为了再度发难而雇用的壮士和各地侠义之士。

上次来时，徐福宅邸前的海上停泊一批巨船。始皇帝前来视察时，非让他看到前往仙岛之准备工作确实在进行不可，因此，渡海用的船只的确在建造中。

“我的船队出海了。”徐福微笑着回答。

“不会是到东海去吧？”

“哈！哈！是航向南方的，然后转向西方。

我也不知道此刻在什么地方哩！”

“航向南方然后转向西方……是入江，对吧？”

当时的“河”指的是黄河，同样，只说“江”是指长江而言。

顺便一提“扬子江”这个名称的由来。南京的偏东方处是镇江（因系南京之口，故有“京口”之别名），唐代时，这个地方的对岸设“扬子县”。扬子县有前往镇江的码头，人们将这一带的长江称为“扬子江”，而外国人却误以此为整条长江的名称。

扬子县后来被废，现在称为仪征市。近代，扬子县曾经恢复旧名达三年之久。那是清朝末代皇帝宣统即位后的事情。由于宣统名溥仪，各地有“仪”字之地名均被更改。当时，仪征县更改为“扬子县”旧名。但清朝于宣统三年灭亡后，扬子县又恢复为仪征县。

“你的推测很正确。”徐福神秘地笑着说。

“是到鄱阳去吧？”张良追问道。

“你真是个千里眼嘛！哈！哈！哈！”徐福这会儿咧开大嘴笑起来。

张良在下邳过的是侠客生涯，同时指挥胡须

汉子田简探查诸国情势。

他探听到一个情报——琅邪徐福频频与鄱地进行交易。徐福派到长江的是巨大船队，交易颇具规模。

鄱地乃长江流入现在江西的一带，指鄱阳湖所在地而言。

“据说，鄱之县令是相当了不起的人物。”张良说。

“你知道的事情真不少嘛！鄱之县令名叫吴芮，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已经把有关你的事情告诉了他。他会帮助你撼动天下的。”

“好，我会找机会和他见面……为了称霸中原，一定要有稳固的根基。据说，吴芮这个人甚得民心。那个地方的住民由于和你交易，所以都很富有，生活自然安定嘛！”

“让我换个话题。据说，项梁在会稽斩杀郡守揭竿而起。你是不是准备前往参加他们的起义呢？”徐福问道。

项梁亡命期间，曾经到过张良在下邳的住处为食客。这两个人是有一段渊源的。

张良没有回答徐福所问的话，只是缓缓摇了摇头。

“还好……如果你准备前往参加项梁阵营，我是坚决表示反对的。项梁是名门族长，自尊心太强了。你是曾经照顾过他的人，所以，他不敢

不好好待你。不过，正因为如此，你去了也不会受欢迎的。而且，武门出身的那批人，杀气腾腾。他们能一下子毫不留情地砍掉会稽郡守的头，你一旦去了，脑袋一样随时有可能落地的。”徐福用庆幸口吻说。

“你必须把情势看清才动。最重要的是，看人绝不可以看走眼。”

张良对说这句临别赠言的徐福深深一揖，然后离开琅邪，往西方走。

张良根本没有取得天下之野心。

——愚昧的人才想成为天下之主。

他有这样的观念。

——王者之师。

这才是张良的理想。担任意图取得天下之人的指导者，这种事情做起来更有意思。成为皇帝，不但要操许多心，而且很拘束，才不稀罕做呢！

不过，到目前为止，张良并没有这样的对象。他现在才要开始仔细选择有资格做“王者”的人。项梁没有这个资格，这一点已经断定过。因为张良很早就认识项梁，对他的一切了如指掌，因而得此结论。至于其他人则有赖适时给予观察和测试，然后再作判断。

舍弃项梁后，张良首先前往造访的，是率先起兵造反的陈胜阵营。

陈胜这时候在干什么？

他正忙着派遣远征军至各处。

派遣武臣、张耳、陈余至旧时赵地之事，已如前述。

副王吴广则率领诸将，正在围攻荥阳。荥阳属三川郡，郡守为宰相李斯的儿子李由。由于李由骁勇善战，吴广陷于苦战。

此外，陈胜授将军印绶给一位叫周文的人，命他攻打西方之秦。这支部队进入函谷关时，已膨胀为战车千乘、兵卒数十万的大军。这是陈胜军队的共同现象，一路收编士兵迅速成长。

这样的军队，在指挥官的能力优异时尚可控制，统御能力稍一松弛，则很有可能成为一盘散沙。

秦则以一个叫章邯的人为将军，率兵迎战。

章邯所率领的秦军，以依大赦令赦免的骊山囚人为骨干，这并非受过训练的正规兵。双方都是随时可能成为一盘散沙、危险性极大的军队。因此，胜负将视指挥官的统御能力而定。

两军在一个叫戏的地方对峙。

戏在现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周幽王被杀的地点就在附近。

论指挥能力，秦之章邯似乎较为优异。这次作战原本出自章邯的进言，可见他有相当的自信。

与之相反，周文（《史记·始皇本纪》中记载为周章）虽然过去曾在楚军担任要职，负责的却是“视日”之事，也就是占卜时日的卜算师。

——今日的战事吉耶？凶耶？

——明日之行事最佳时刻为上午抑或下午？

他的专长是做这类卜算事宜，对战事则一窍不通。

周文率领的数十万军队大败后，从函谷关往东方落荒而逃。他们原先准备在曹阳（今河南省灵宝东）重整部队，结果在章邯部队的追击之下溃不成军，再败走渑池，最后在该地受到致命性挫败。

周文于渑池之役自尽而亡。

时为二世皇帝二年十一月间。

如前所述，秦历以十月为岁首。陈胜吴广举兵是二世皇帝元年七月间的事，因此，周文仅仅于举兵之后的第四个月即败亡。

秦因此而意气昂扬，同时也骄傲自大起来。

秦除章邯外，更派遣司马欣、董翳等将军攻打各地造反军，且连战连捷。

原本认为秦朝已到末日的天下百姓，因听到章邯胜利的消息，而对秦之实力重新评估。

——秦毕竟是天下之主，实力不可小觑，农民造反军无疑是螳臂挡车。

连造反军中也有人开始出现这样的动摇。

陈胜派遣到赵地的远征军统帅武臣以赵王自称，此事已如前述。

在赵王武臣之下一个名叫李良的人，就是这样地起了动摇之心。

——我们的造反有可能成功吗？

他是属于陈胜阵营赵王的人，却有了这样的疑窦。

李良在武臣的命令下攻打常山，更以攻打太原为目标，继续进兵。但由于途中的险路井陘为秦军所据，无法前进，他于是打算折返邯郸（赵王武臣以此地为本营）请求援军。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自称为皇帝使者的人自秦军阵营前来，递交一封信给李良。信中说：

良曾在朕之下就要职，得皇宠。倘若良有叛赵归秦之意，朕将赦其罪，并授予高官厚禄。

这封信说的是真的吗？敕书而无封缄，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李良半信半疑，但还是按照预定行程，准备返回邯郸。

来到邯郸郊外时，李良一行遇到率领百余骑侍从的队列。

“喔……是赵王的队列……”

如此认定的李良，立刻从马背上下来，跪伏路旁以示尊重。

事实上，这并不是赵王武臣的队列，坐在舆

车里的是武臣的胞姐。她出来郊游，用餐时贪杯了，此刻已烂醉如泥，未能向李良答礼。为此，骑马武士策马趋前，代表其主子答礼：“承蒙礼遇，特此致谢。”

李良一行对赵王近侍大都认得出面孔，而这位武士却是从未见过的人。李良一名幕僚于是问道：“请问，尊上何许人也？”

这名武士倨傲地回答：“敝上乃赵王之胞姐。”

语毕，掉转马首便策马离开。

“妈的！”这名幕僚气愤至极，咒骂起来。

李良虽然是赵王部下，却没有必要以臣礼对待赵王胞姐。何况赵王原来的身份远较李良为低。

“这样的态度岂不是太失礼吗！您是赵之将军，以礼跪伏路旁，而那个女人却不下车答礼！将军，就算您能忍耐，我们却咽不下这口气。我们赶上去把她干掉吧！”这名幕僚杀气腾腾地说。

听到此话，李良的愤怒之情也油然而生。刚才跪伏在地使他的衣服沾了不少尘土。拍去这些尘土时，他的愤怒达到了极点。

这时，在井陉接到“敕书”之事闪过他的脑际。

说不定那是真正的敕书……

原本以为很快就会被推翻的秦却固若金汤，这一点，也使他原本游移的心顿时稳定下来。

“好！”李良大声叫着。

“追上去把那个女人斩掉！”

“遵命！”

幕僚策马往前狂奔而去。李良率领的部队跟随其后。

赵王胞姐一行人片刻间悉数被杀害。

“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李良扬起马鞭，指向邯郸。

“嘿！嗨！”

全军齐声呐喊。他们看到李良鞭指的方向，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李良的部队蜂拥而至，砍下赵王武臣的首级。

周文自杀和李良袭击邯郸，几乎在同时发生。

张耳和陈余，由于平时和邻居交往甚睦，在这些人的协助之下得以躲藏，并且顺利逃出李良占领下的邯郸。

张耳和陈余逃出后，募兵数万，拥立战国时代赵王遗族赵歇为王，以信都（今河北省邢台）为据地。

李良进兵信都，被迎击的陈余部队打得一败

涂地。

张耳和陈余由信都再度进入邯郸。

李良败走后，向秦军投降，成为章邯之部下。打败周文的章邯，此时颇有不可一世的气概。纳编李良部队后，他准备着手攻打邯郸。

张良向琅邪徐福告别，并前往西方，此时的天下情势大致如此。

天下一片混沌——张良在这混沌局势中摸索自己要走的方向。

○三/兵力问答

周文于二世皇帝二年十一月败死，陈胜则于十二月与秦将章邯交战。就在此时，陈胜为自己的驭者所杀。

十二月之后当然是正月，而在秦则由于“正”与始皇帝之名“政”同音，因此回避使用正字，改称为“端”月。其含义为“最开端之月”。

在这之前，正在包围荥阳的造反军主将吴广，由于为人倨傲，也为部下所杀。

天下因而大乱。

一段时期参加造反军的游移分子李良，后来又归降政府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样诸事顺遂。

奉陈胜命令平定南阳的将军宋留，听到陈胜已死的消息，就判断造反军气数已尽，于是立即向秦投降。而秦军却将他送至咸阳，处车裂之刑，以杀鸡儆猴。

这事件使人心更为动摇。

——非有领袖人物不可。

时人普遍这么想。下象棋都需要有将帅，实际战争怎么可以没有领导者呢？

造反军首领秦嘉，听到陈胜已死，立刻拥立一个名叫景驹的人为楚王。

“实在拿不定主意到哪里去。真是煞费思量。那就去找新楚王景驹吧！”

向琅邪徐福告别后，率领百名壮丁的张良，为何去何从而煞费心思。结果，在还未抵达楚王景驹所在地之前，他就遇到刘邦了。

刘邦当时率领数千部下，在下邳西方活动。张良在此之前，从来没听说过刘邦这个名字。

——趁天下大乱而爬升起来的地方角头……最初，张良只把刘邦视为这样的人物。

“仁兄能否告知经略天下的妙法？”

初次见面时，刘邦以如此亲昵态度向张良请教。

“天下人心正在大大摇动。人们渴望得到安定。太公兵书有言：唯有能使人民脱离动荡不安局面的人，始有资格经略天下。”张良回答。

“那是说，即使迷惘也不能露出迷惘的样子啰？”

刘邦反应快，态度也十分直爽。他还有一个长处是，被指责错误时，不但不以为忤，而且从善如流。

“这是个少见的人物。肯虚心求教，并且会接纳别人的意见，一般的领袖人物普遍欠缺的这个美德他却具有……”张良内心暗自佩服。

“据说项梁的声势相当大。他是个怎样的人物呢？”刘邦问道。

“他于亡命期间，曾经在我家住过两天。虽然他的族人项伯一待就是数月之久……”

“这是为什么呢？”

亡命者离开潜匿之处，通常只在感觉危险之时。既然同罪相偕亡命的族人项伯滞留了数月，所以，这不会是因为安全问题的顾虑。

“他大概是不想亏欠于我吧！”张良回答。

不想叨扰别人——有时候是出于不想给人增添麻烦的考虑，有些人则是不愿受人照顾，以免自己日后有欠于人。

“这么说，受他照应就不要紧啰？”刘邦道。

受项梁的照应，在项梁的立场来说，是别人有欠于他。

“没错。他会表示欢迎吧！”

“那我就去投靠项梁。不管怎样，他是目前的最大势力啊……你准备怎么办？”

“我因为曾经照顾他两天，所以不想直接隶属于项梁。我就归属项梁之下的人吧！这样比较心安理得。”

“项梁之下的人？这么说，你是要助我一臂之力啰？哈！哈！哈！”

刘邦张开大嘴笑起来。

刘邦于沛县崛起后，曾经杀了泗水郡守，兵员人数愈来愈多。

在造反时代，战争的意义在于攻杀敌方大将，并且夺其部下。因此，每次战胜，兵员人数就会增加。换句话说，扩张势力的唯一方法是多打几次仗。

攻城略地后，倘若没有相当兵力留守，这个地方可能随时会被别人掠夺。当时到处都有数十人乃至数百人组成的强盗集团，所以，土地之争夺是司空见惯的情形。

沛县在徐州北方约七十里处，其西方约二十公里处有一个叫丰县的地方。沛和丰是邻县。刘邦举兵后，当然立刻就近攻略丰县。

攻占丰县之后，刘邦派一名叫雍齿的人留守该地。

雍齿是地方上的名士，有着乡下士绅的矜持。

——刘邦只不过是沛县的无赖汉。

向来如此蔑视刘邦的他，如今却供这个无赖汉使唤。雍齿因而甚不服气。

“要是像样一点的人，我当然愿意服从……”正如此思忖时，魏前来拉拢他。

自从陈胜举兵以来，曾经被秦灭亡的六国，已在各地纷纷拥“王”自立。其中的魏王咎，在血统上远较刘邦纯正。

由于有魏这个后盾，雍齿于是向刘邦竖起叛旗。

“妈的！”

刘邦为此怒不可遏，立刻出兵攻丰。由于雍齿善于坚守，迟迟无法攻克。本来准备一鼓作气收复丰县的刘邦，现在才知道这需要相当的兵力。

雍齿背叛，与陈胜被杀同为二世皇帝二年十二月之事。

陈胜死后，秦嘉拥立的景驹以楚王身份占据一个叫留的地方。留县在沛县东南仅二十公里之处。

刘邦立刻前往留借兵。

未料，留本身的情势相当危急，因为秦将章邯的部队已攻到附近。

刘邦在萧（徐州之西）与秦军交锋，由于胜算不大，因而暂时退回留，然后转攻碭。碭在现今安徽省最北端，是与山东、河南两省邻接的碭山县。

对碭之攻略成功了。战果是将对方的士兵纳编为自己的部队。碭的军队有六千，加上刘邦原本的兵力三千，部队兵员数现已增加为九千了。

张良会晤刘邦就在这个时候。

丰县还没有夺回。

只有九千部队还无法独立。刘邦本来有意投靠楚王景驹，但分析之下，他认为投靠这个人不太有前途。

就在这时，他听到项梁将军在薛地的消息，而且听说他的部队有十几万。此外，项梁更将自称楚王的景驹赶走。

其实，这是理所当然的。

陈胜高举叛旗后，各地豪杰纷纷响应。在诸豪杰中的名门项梁当然声望最隆。因此，在陈胜阵亡后，造反军之主导权理应归项梁掌握。

秦嘉为了抵制项梁，所以很快拥立景驹为“王”，并宣称自己才是造反军之主流。

项梁当然不会坐视这样的事情发生。

——陈王率先行事，却战而不利，迄今未知其所在。而今又有秦嘉背叛陈王，拥立景驹为王，岂非大逆不道耶？

他以此为由，进兵攻打秦嘉。

秦嘉于一个叫胡陵的地方败死。景驹逃至魏之故地（开封市附近）后，据说于该地死去。

项梁之所以拥有十几万大军，是收编秦嘉、景驹部队而来的。

“虽然如此，拥有十几万大军，未免太多了。”刘邦环抱双臂说。

“你向他借五千兵员吧！”张良建议。

“五千？这么大的数目他肯借吗？”

“说两千他反而不答应，开口要五千，他会乐意借给你的。”

“是吗？”刘邦凝视张良的脸，片刻后

说，“好，那我就向他借五千兵员吧！”

项梁果然把五千兵卒和十名将校借给刘邦。

刘邦回到沛县后，立刻找来张良：“我现在才明白你为什么说那样的话。由薛带五千兵员回来时，我曾一路上摇头苦思，但现在已不摇头了。因为我明白了其中道理。”

“明白最好。”张良莞尔一笑。

“我决定今后一切事情都由你做主，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需向我请示。我实在服了你的太公兵法……”刘邦说。

“你倒是多留心九千兵员不要被人霸占吧！”

“这我知道。”刘邦露出会心的微笑，同时点了一下头。

刘邦原本有九千军队。借给他两千兵员时，这两千个人会被九千个人同化。这对出借的人来说是一件划不来的事。

改为五千的话，情形会如何呢？这个数目是现有人数的近三分之二，因此，不太可能发生被同化之事。不仅如此，倘若这五千兵员成为部队核心，就很有可能成为左右全军动向的力量。搞不好它还有可能鸠占鹊巢，将别人的九千军队占为己有。

因此，把人或东西借给他人，并非“越少越好”。

不能因借到五千兵员而沾沾自喜，这当中还

得提防自己的部队被别人吃掉。

刘邦率领一万四千名将士，攻打丰县，好不容易将之攻陷。

刘邦由丰县凯旋时，张良以严肃表情对他说：“我所学的太公兵法乃辅佐帝王之术。我既然效忠于你，现在只有请你当帝王了。”

“你等一下……这么重大的事情，岂可如此草率决定？”由于事出突然，刘邦一时显得有些惊惶。

“我的主子一定得是帝王才行。”张良以坦然的态度说。

“这不太好吧！我此刻的军队只有一万四千人，其中的五千还是借来的。以区区这等人数，怎能称帝呢？”刘邦苦笑道。

“陈王以九百人开始啊！”

“我的情形不能和他同日而语吧！”

“你现在是隶属项梁，对吧？同时，由于你向项梁借来五千兵员，所以正在日夜担心自己的部队会被吃掉，我说得没错吧？”

“没错。我没有忘记提防这一点。”

“光会提防，不能称为是有办法的人。既然有这层关系，你应该以主动态度，反过来把他吃掉才对！”

“什么？要我把项梁的军队……”刘邦变得目瞪口呆。

“没错，他有十几万大军。这是一个很理想的渔场，渔获量会很大的。”张良道。

“这不是异想天开吗？”

“不是异想天开，而是理所当然。也可以说是常识吧！”

“你的常识未免太异于常情了！”

“项梁带出来的江东子弟只有八千。其他的是越滚越大、自然膨胀的。希望你不要被兵员数目所眩惑。实际上，使兵员数增加到十万、二十万，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十万、二十万？”

“是啊！”

“不管怎样，我相信你所说的一切……我开始认为使兵员数增加到十万、二十万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

刘邦说这句话时顿然大声起来。他不是在闹着玩，而是以非常认真的态度思考着张良话中的真义。

张良常以这样的方法给予野人刘邦思考事情的机会，作为“帝王学”之实地训练。

张良不是在说大话。曾经担任始皇帝秘密警察的胡须汉子田简，探查项梁阵营后，给了他一个报告：“黥布部队有二万。”

黥布是鄱之长老吴芮的女婿。吴芮和琅邪徐福有深厚的交情。

也就是说，张良有把握随时从项梁阵营抽离二万部队。

○四/战云密布

造反军在各地起义时，秦朝宫廷的情形如何？

二世皇帝胡亥从来不上朝。深居甘泉宫的他，日日以观赏相扑、戏剧或马戏为乐。他的身边永远有宦官赵高在旁。赵高这时已任郎中令要职。

小人掌权，绝不会有好事。

赵高以谋略使二世皇帝即位，并且在掌握权力后，立即大肆展开公报私仇之事。

向来被鄙视为卑贱宦官的赵高，心中怀恨的人自然很多。他于是以莫须有罪名加诸所有过去轻视自己的人，将他们一一下狱或处刑。结果，他受到更多人的怨恨。他现在最担心的是，有人进宫向皇帝报告有关他为非作歹的行径。

皇帝不上朝，就不会有事。想到这一点，他于是又向二世皇帝禀报：

“陛下还年轻，现在就上朝裁决政务，说不定有时候会有错失，这等在诸大臣面前暴露缺点之事最好避免为宜。因此，陛下一段时期不要上朝，政务交给我们处理吧！”

二世皇帝才不喜欢处理政务呢！如此正中下怀，便终日以观戏游玩为乐。

“我也知道我做起事情来，一定会经常出错。与其出丑难堪，不如什么都不要做啊！”他知道自己能耐。和已故长兄扶苏的才华相比，有若天渊之别，这一点他并不否认。

一天，赵高对宰相李斯说：“自从陈胜、吴广举兵以来，函谷关之东极不安宁。而陛下却不断征用人民建造阿房宫，并且大量饲养犬马等无用之物为乐。我屡次想请皇上有所收敛，但我是位低职卑的人，说话没有分量。进谏是宰相的职责，你为何不劝阻陛下呢？”

“我早就想对陛下有所进谏，可是，陛下许久以来根本不上朝，我连进谏的机会都没有啊！”李斯回答。

“如果你确实有意进谏，我来安排晋谒事宜吧！看到陛下较有空时，我会通知你的。”

“太好啦！费心之处，实在感激。”李斯对赵高的好意表示谢忱。

我向来非常讨厌这个家伙，不过，倒也有可取之处嘛！李斯心想。

实际上，这是赵高的阴谋。这个卑鄙的小人正意图陷害杰出的兼难得的实行家李斯。

对赵高而言，李斯是最令他局促不安的人，也是这个世上唯一知道拥立二世皇帝秘密的危险人物。他不知道李斯心里想的是什么。总之，李斯在世一天，他就一天不得安宁，更不能为所欲

为。这种人非及早诛灭不可。

“陛下正闲着。要上奏，最好趁这个时候——”

一天二世皇帝正和女人们饮酒作乐时，赵高派人来到李斯处通报。

李斯以为良机来到，于是赶紧进宫，请求晋谒。

二世皇帝正在乐不可支之际，看到李斯进来做令人扫兴的奏言，心情恶劣至极。他不得不把抱在腿上的女人放下，并且撅起嘴来。

这样的事情接连发生了三次。

二世皇帝终于勃然大怒。

“朕闲着的时间多得是，而宰相偏偏每次找朕饮酒取乐的时间求谒。这不是存心跟朕过不去吗！难不成认为朕还年轻，所以好欺负！”

赵高立刻鼓起三寸不烂之舌，说：“李斯知道拥立陛下之秘密。陛下由皇子成为皇帝；奴才也被拔擢为郎中令，而李斯却依旧任丞相之位。他对这一点甚为不满，一直想拥有领土称王。因此，他企盼的是国家发生动乱，这样，就有机会达成自己的野心……依奴才猜想，陈胜那一批人造反，很有可能是丞相幕后操纵的哩！”

“有这样的事情吗？”

“详情还没有查出来，不过，奴才知道匪徒以丞相的同乡为多。丞相的长子李由是三川郡太

守，但，他对横行三川一带的叛军坐视不管。这不是证明他们之间有所联系吗？李斯大概想趁混乱成为田常吧？”

田常是齐简公之臣，是在朝廷杀害主君而夺了齐国的人。

“这……这样的奸臣岂……岂可饶恕……”

二世皇帝既惊又恐，脸色都变白了。

“即刻把李斯拿下审问！”

“遵命。”

赵高叩头领命。

李斯遂被下狱，并且受到拷问。

造反阵营于陈胜死后，率领十多万军队的项梁成为主导。

后来成为汉高祖的刘邦就在项梁麾下，这一点已如前述。

项家乃楚国将军望族，这个家族充满典型的军人气质。

也就是说，他们的个性刚烈，自尊心强，喜欢自我表现，自傲且顽固。

秦将章邯攻打栗（今河南省）时，项梁派朱鸡石、余樊君二将迎战，结果打了一场败仗。余樊君阵亡，朱鸡石则败走胡陵。项梁激怒之下，亲自率兵，攻杀了自己的部将朱鸡石。他此举的目的在于追究身为将军的责任，人们听到这件事

情时莫不摇头，说：“项梁的作风未免太严苛了。”

项梁的侄子项羽奉叔叔之命攻打襄城（在河南省），由于守兵抵死坚守，所以迟迟未能攻陷。后来好不容易攻下时，项羽说：“这些守兵好可恶。把他们全活埋了！”

项羽的手下于是挖掘极大的坑，将降伏的守兵全数活埋。作风同样刚烈强硬。

二世皇帝二年六月，项梁召集造反阵营诸将至薛。薛在刘邦之据地沛县的东北，是现今山东省滕州市一带，周代时为一小国。

项梁召集诸将的目的，是由于陈胜之死已获确认，因而对今后的方针进行检讨。

“我们今后应该如何，愿闻各位高见。”

实际上，项梁并不是会听从别人意见的人。他召集诸将，为的是要宣布他自己的方针，此外也想借“召集”而显示自己的实力。召集诸侯的人就是霸王，这是春秋时代以来的习惯。

与会人士中有位名叫范增的七十岁老者，他并不是项梁的部将，而是听到此地要开造反军高层会议，所以自行前来参加。或许这是老年人的厚脸皮所致吧？

这位老者范增发表了一场演说。

“陈胜的失败，是由于自立为王的缘故。但被秦灭亡的六国之怨恨，才是可能成为将秦推翻

之原动力。因此，他应该拥立六国之遗族为王。六国中受秦迫害最惨烈的是楚。楚怀王为秦之奸计所陷而被掳，不得归国而饮恨客死于秦。楚人迄今仍每每想到怀王便潸然流泪。楚曾预言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如今，崛起诸将竞相跟随你，这是因为你是楚国将军家族出身，期待你会拥立楚之子孙当王。我说的话，你明白没有？”

项梁对此频频点头。

听说一个名叫“心”的人，是楚怀王的孙子，正在一个地方受雇，从事牧羊工作。项梁于是拥立此人，使之以“楚怀王”为名。让他使用与其祖父同样的称号，为的是要使楚人奋起。

由于新中心成立，造反军更加意气轩昂。

刘邦及项羽等新中心少壮派将军攻陷城阳，破秦军于濮阳，进军西方后，更斩了三川郡太守——李斯的长子李由。

这时候，李由的父亲李斯正身系囹圄。

咸阳派出调查官员侦讯李由，但他们抵达三川郡时，李由已被杀。

宦官赵高陷害的，并不以左丞相李斯为满足。他意图消除所有政敌，好使自己高枕无忧。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劫也以“未能镇压土匪”为由，为刑吏所逮捕。不堪受辱的这两个人最后也自尽了。

李斯于咸阳之市被处“五刑”（割断鼻、耳、舌、足，而后鞭打并腰斩）。

被带往刑场途中，李斯回头望着坐在一旁的次子说：“我原本盼望能有机会再度和你带着黄狗，由上蔡东门出去猎兔……如今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语毕，父子相拥而泣。

这是二世皇帝二年七月，也是项梁拥立楚怀王的次月之事。

武门之人承袭的是傲慢血统。由于连战皆捷，楚军逐渐有了轻视秦军的倾向。

“秦军全是连听到风吹声也会心惊胆战的怯懦之徒。我们且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歼灭他们，一口气冲到咸阳吧！”甚至统帅项梁都以这样的豪语助长士兵的傲气。

——项梁军定将溃败。

造反军中有人如此预言。他的名字叫做宋义。

秦军虽然连败，却不至于兵败如山倒。秦在总动员令下，不断将增援部队送往前线。

担任统率任务的是名将章邯。

秦军在定陶（今山东省西部）许久以来第一次大破楚军。这批楚军由项梁率领。项梁于此役阵亡。

章邯而后率兵北进，渡黄河攻打赵。以赵歇

为王、张耳为宰相的赵，敌不过秦军之攻击而逃至巨鹿（在河北省南部）。

楚怀王以宋义为上将军。宋义是因为预言项梁会败而才华受到赏识。

项羽和范增分别被任命为次将和末将。这批军队奉命前往救赵。

项羽对这项人事任命极为不满。

由于预言我叔叔会打败仗而爬升起来，岂有此理！

宋义为上将，而自己是居于其下的副将……自尊心极强的项羽，为此颇为愤慨。

宋义率领的楚军到安阳（接近河南省和河北省之边界）后，在该地滞留达四十六日之久。

副将项羽多次促请宋义进击。

“哈哈！穿着笨重的铠甲，手执刀枪纵横奔驰疆场，在这一方面，我当然比不上你。可是，坐下来思考策略，在这一方面，我比你强上许多。现在最好的方法是让秦和赵拼个你死我活。因为我们的目的在于攻破秦军，先让秦军战到筋疲力尽的程度，然后一举将之击倒，不是上上策吗？我劝你不要着急，慢慢等着吧！”宋义以对待后生小辈的口吻对项羽说。

宋义为了与齐缔结友好关系，决定派自己的儿子宋襄前往交涉。这时候，诸侯纷纷拥立王室，齐则由被章邯杀死的田儋之子田市为王。

宋义为即将赴齐的儿子设了盛大的送别宴。

时值十一月，且这一年的九月是闰月，时序已入严寒季节。此外，由于连绵大雨，士卒无不挨饿受冻。这一年也发生饥馑，楚军由于长期滞留，军粮即将告罄。

看到以地瓜或菽（豆子）充饥的兵卒时，项羽油然生起怒意。上将军宋义不以士卒为悯，却以佳肴为儿子设盛大别宴！等待秦军筋疲力尽——这不是说屁话吗！秦军攻破赵军后，精神定会加倍抖擞！这就是战争！连这一点都不知道的人在担任上将军，岂不是在开玩笑！我为这批士卒打抱不平！非为他们设想不可！

清晨，项羽求见上将军宋义。

“你又来催促进军之事，是吗？不管怎样，先进来吧！”宋义在帐幕里对项羽说。

项羽左手掀起帐幕，进入里面。他的右手持着白刃。

“哇……”

帐幕里传出惨叫声。

项羽再度掀起帐幕走出来，他手中提着还在淌血的宋义首级。

——宋义与齐密谋叛楚，因而将之诛杀！

项羽如此告知全军。

○五 / 双雄出阵

始皇帝死后，由于陈胜、吴广竖起叛旗，天下因而陷于大乱。这天下大乱有两个层面，其一是被秦灭亡的六国之遗族、遗民起而对秦报仇，其二则为被压迫的农民起而叛乱。

陈胜、吴广之举兵当然属于农民造反，天下大乱因而揭幕。但与此呼应的有力造反团体，大半是为了对秦报仇。

硬拖出在民间悠闲牧羊的楚王后裔为“楚怀王”，这是因为复仇之战非得有一精神象征不可。

楚怀王的任务只是激励诸将、允诺事成之后的褒奖事宜，等于指挥交通的警察。

“我们的最终目的在于推翻秦。我将封第一个攻进关中并且平定该地的人为关中王。”怀王对诸将宣告。

关中泛指以秦都咸阳为中心的一带而言。

虽然多少已起摇动，秦毕竟是天下之主，其军队也相当精锐。

秦将章邯于攻破项梁后，转而攻赵，并且将巨鹿（今河北省南部之巨鹿县）包围。由于赵向诸侯请求救援，诸侯遂应所请，纷纷出兵，但只是在十几个地方筑造城寨，观战而已。

楚怀王所派出的上将军宋义也一样，企图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势，却被积极派副将项羽所斩。由于项羽已掌握全军，楚怀王不得不任命他为上将军。

实际上，怀王非常厌恶项羽。

虽已就王位，但怀王在不久之前还只是个受雇于人的牧羊人。因此，他对庶民的心理非常了解。一般老百姓绝不愿意拥戴项羽这等性情刚烈的人，因为他丝毫不以庶民生活为念。他在攻陷襄城时，曾以顽强抵抗为由，将全城男女老幼悉数活埋，其人性之残忍由此可见一斑。

“陈王也好，项梁也好，我军过去攻占的土地不知凡几，结果却被打败，为什么呢？主要是军队只知勇猛表现，却草菅百姓性命的缘故。这样的做法，是得不到百姓协力的。所以，卑职希望这次选派征西将军时，不要以统率队伍能力强者为考量，而要选择对百姓宽厚的人物。”

听到白发老臣的发言，怀王有了拨云见日的感觉。这位老臣名叫陈溪，过去出仕于灭亡前的楚国朝廷。据说，这个人出仕期间毫无建树。由于他和项梁的父亲是朋友，所以经由项梁的介绍而到怀王身边伺候。

——我知道这个人一点用处也没有。大王就当做摆饰，把他放在身边吧！

项梁如此推荐陈溪。

反正你是没有实权的傀儡，身边根本不需要干练之士。项梁当时大概如此以为吧？

然而项梁说的一点没错，到任后的陈溪简直像个木头人，毫无表现。但他刚才首次发表的意见，却和怀王的想法不谋而合。

“说得好……统率军队能力不必太强……要对待百姓宽厚……对！派刘邦担任这个职务应该最适合！”

怀王决定选任刘邦为征西统帅。

倘若项梁在世，他一定不会让傀儡一般的怀王掌握统帅的任命权。由于这是项梁阵亡后不久的混乱时期，怀王才得以行使这项任命。

“卑职想推举的就是沛公，大王却在卑职尚未启口之前就把这个名字说出来。卑职认为这是大王明智之举。”老臣陈溪抬起头说。

“大家都说你的记忆力不好，丝毫没有创见。现在我才知道如此批评你是不对的。你刚才的进言太好了！”

“谢大王夸奖。”

老臣陈溪告退下去。

项梁死后，怀王将国都移至彭城（徐州市）。陈溪回到彭城内的宿舍。

“反正我只是鹦鹉学语嘛……”走进宿舍门口时，他如此自言自语。

进入宿舍后，他笔直走进最里面的房间。房

间里有一个端坐在那儿等着他。

“结果如何？”那个人问道。

“我完全照你的话进言，结果大王大大嘉许了我一番……谢谢你。以后如果再有什么事情需要通过我禀奏，你尽管吩咐吧！”陈溪说。

“征西军统帅任命事宜……”

“你放心吧！大王说过要指派沛公的。”

“那太好啦！”

端坐着的人原来是张良。

前往巨鹿救援赵军的项羽，奋战如鬼神。

全军渡河之后，他不但把所有的船只沉入河里，更将锅釜以及宿营用的帐篷全部烧光——破釜沉舟，表示绝不退却。

“全军只准携带三日份口粮，绝不许超过此数！”

项羽下此命令，意谓决心三日内破敌。他心急如焚，由此可见。他必须尽早结束在河北之地的战役，然后进兵西方。非第一个攻入关中不可，绝不能输给刘邦。

“谁退却我就斩谁！”

将兵莫不奋勇向前。

包围巨鹿的秦将领是王离、苏角、涉间等人。统帅章邯将本营置于巨鹿之南，并大筑甬道，以输送武器和粮食。

甬道是两边筑有防壁的道路。

项羽反包围王离军队，经过九次攻击后，成功地切断甬道，也就是切断了补给线。

此际，项羽军队的呐喊声几乎足以摇撼天地。

——楚之战士无不以一当十。

史书如此记载，可见当时的战况何等惨烈。而且这次战役有众多旁观者，如前所述，受陈余之邀前来救援的诸侯军队，都在各自的城寨中采取坐山观虎斗的姿态。他们爬到城壁上看着这场战斗，看得十分出神。

“项羽军实在勇猛！”

“这般果敢的战斗精神，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项羽真会指挥部队！”

“在这样的将军领导下打仗应该很过瘾，一定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吧！”

他们莫不如此赞叹。

此役，秦将王离被俘，苏角阵亡，不愿意投降的涉间则投火自尽。

战斗结束后，观战良久的诸侯将军纷纷来到项羽阵前，表示愿意接受其指挥。楚之上将军项羽，现在成了诸侯之上将军。

项羽正在解救巨鹿之围时，率领征西军的刘邦已暴露出不善于作战的弱点，一切都在不顺利

的状态之下。

刘邦由据地碭出发后，抵达成阳。成阳相传为太古时代尧帝去世之地，在现今山东、河南两省交界处，黄河流经其旁。只是，当时的黄河水路在更偏北之处。

由成阳来到昌邑时，与彭越军合流。彭越是昌邑之地的盗匪首领，手下均为地方游侠或无赖。这样的团体在当时是充斥各地的。

昌邑不是现今之山东省昌邑市。虽然也在山东省，但这个地方却在完全不同方向的成武县之东、金乡县之西。

虽然收编当地的杂牌军，却连在附近的一支秦军都打不过。

——栗有刚武侯之军，兵数约四千。

张良放出去的探子回来报告这项情报。

刚武侯是隶属楚怀王的武将，算是友军。

“我们找刚武侯借兵如何？”刘邦问张良的意见。

“他大概不肯吧！刚武侯是以小气闻名的。”

“是吗？那我们如何是好呢？”

“抢夺啊！把这四千士兵抢过来。”

“喔，对！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向友军部将抢夺士兵，这样的事情听来不近情理，但这在当时一点也不稀奇。

“相信刚武侯的士兵也盼望被别人抢夺。”张

良说。

应该西进的刘邦暂时率领部队折返至栗，抢夺刚武侯的四千士兵后，再度攻打昌邑，结果还是攻不下来。

“没有必要攻下每一个城。攻不下的城我们就不去管它，继续前进就是了。昌邑秦军士气尚未高昂到会追击我们的程度。这一点不必担心。”张良说。

连士气不甚高昂的军队都攻不破，刘邦部队的战斗能力之薄弱由此可见。

刘邦还在昌邑陷入胶着状态时，项羽已俘获王离，与秦之统帅章邯军队在漳水对峙。

被俘获的王离，是始皇帝时代老将王翦的孙子。而项羽的祖父项燕则被王翦所杀。

“你对我的战略服了吧？”项羽向俘虏王离问道。对降将也要显耀一下自己的本事，项羽就是这样一个人。

“胜负不是只靠军略和武勇决定的。”王离回答。

“你还不认输吗？为什么不承认不如我呢？”

项羽一定要从降将口中听到“甘拜下风”这句话才会罢休。

“不！”王离摇头说，“我家包括祖父王翦、父亲王贲和我本人，三代都是秦国将军，经过无数次战役，夺过无数人命。我是因历代杀戮而得

到报应，所以才打败仗的。”

“你毕竟是武门之后，才这般死鸭子嘴硬。不过，我告诉你，我家也是代代武将，光是我杀过的人数，都要多过你家三代。而我却诸事顺遂，因此，报应之说是根本不成立的。”

“这是报应之时还未到而已。”

“好，那我就慢慢等待接受报应吧……我问你，什么人会让我受到报应呢？”

“那当然是天。”

“天？好，我会好好记住这一点的。”

项羽以怜悯的眼光望了一下王离。王离则将脸别开。

这时候，一名手下趋前，报告陈余来访之事。

“喔，他来是为了那件事……让他等着吧！”

实际上项羽并非另外有事，而他却故意让陈余苦等。“那件事情”指的是讨论准备致章邯的劝降文书。

“你把大意说给我听吧！”项羽道。

这封信，内容好像很长。陈余带来的是一大捆竹简。

——书以能记姓名为足。

年轻时叔叔项梁要他读书时，项羽会如此回答。书只需读到会写自己名字的程度就够——这样的项羽，学问当然极其有限。而且，向来讨厌

读书的他，看见陈余带来的一大捆竹简就感觉头痛，压根儿没有心情去读它。

“是的。”

陈余开始说明文书大意。

秦将中，转战南北屡获大胜的白起，以及逐戎狄于北并筑造长城之蒙恬，皆被皇帝赐死。在秦国，纵有功勋却因故被杀乃常有之事。无罪者尚且如此，而章邯将军您率领军队转战各地三年之间，损失兵士达数十万之巨。结果，无数叛军是否已被镇压？不！叛军之势力毋宁说是与日俱增。在法律至上的秦，此项责任非得有人背负不可。丞相赵高将担负此项责任乎？该卑鄙小人断无可能有此担当。届时必转嫁责任并诛杀将军您乃意料中之事。

将军若有功，则因赵高之嫉妒而将被诛；无功，则亦难逃腰斩之刑。尚盼阁下慎思，天将灭秦乃昭然若揭之事。将军倘若与诸侯联合攻秦，定将有南面为王之日。欲为王，或欲被斩，望请三思……

“章邯会因为读了这封信而投降吗？”听完大意之说明后，项羽问道。

“依卑职之见，可能性大约五成吧！”陈余回

答。

同时，在章邯大营内，跑了一趟咸阳的长史欣，正向章邯建议投降。

“赵高是难缠的家伙，将军无论胜或败，结果一定会被处死。将军应该有所考量。”长史欣以恳切语气说。

“结盟之事，项羽会同意吗？”章邯深深叹了一口气。

“应该有五成的机会吧！”

“是吗？……项羽正企盼立功的机会。平白失去这个机会，他会甘心吗？”

“可是，楚军正缺乏军粮。这一点项羽自己很清楚，所以他大有可能接受盟约之议。”

“既然对方缺乏军粮，我们不是可以长期作战吗？”章邯没有放弃继续作战的念头。

“即使长期作战而获胜，结果还是死路一条，将军难道没有想到这一点吗？”长史欣似乎反对章邯心猿意马，以断然口气说。

○六 / 西进之路

项羽接受章邯投降并缔结盟约后，立他为“雍王”。只是，项羽把章邯留在楚军内，任命长史欣为上将军，率领归降的二十万秦军。

项羽之所以接受章邯投降，不是因为缺乏军粮，他只是没有时间和章邯所率领的二十万秦军周旋，他非第一个攻进咸阳不可。也就是说，他在赶时间。

纳编在巨鹿观战的诸侯军后，项羽手下已有四五十万大军，现在加上二十万秦军，数目一下子增至六七十万之多。这批大军由河北省南部出发，走与黄河平行之线向西南前进，来到现在洛阳之北的孟津附近后，渡过黄河，并且在一个叫新安的地方整顿部队。就现在的地图来看，项羽应该会进入洛阳，实际上，当时的洛阳城在现今位置更远的东方。因此，急着往西的项羽，根本不可能会有折返的念头。

项羽在漳水与章邯将军对峙的时间长达四个月。

——刘邦还在昌邑一带转来转去。他们好像对那个城束手无策。

项羽接到的是这样的情报。

——区区两万左右的军队还能干什么！那种

地痞流氓出身的人，哪里知道战争是怎么打的？他们充其量只会打群架。

项羽压根儿瞧不起刘邦。他认为刘邦根本没有资格和他竞争。只是，既然为竞争，所以时间上还是要赶，不过，他的确看扁了刘邦。何况在与章邯对阵期间，他由河南方面得到的情报都是这样的：

——刘邦为攻不下昌邑而焦头烂额。

——刘邦军正在闹粮荒。

原来这都是张良收买项羽之情报人员所做的假报告。之所以如此，目的在于使项羽心生大意。

实际上，刘邦采纳张良的进言，弃昌邑秦军于不顾，正一路赶往西方。

收编刚武侯的四千兵员和彭越的盗匪部队后，刘邦的部队人数也已超过三万。这样的数目当然不能和项羽大军相提并论，不过，小型部队却有一个好处：行动敏捷。

项羽习惯事必躬亲，这是他认为自己什么事都能做的自信心所使然。相较之下，无赖汉出身的刘邦则有自知之明。以作战为例，他常说：“张良比我行，一切听他的吧！”实际上他什么事情也都让张良做主，毋宁是有低估自己才能的倾向。

他另外常说的一句话是：“哪里能找到有才

干的人呢？”这件事传出去后，常有各种不同的人物来到刘邦阵地毛遂自荐。刘邦当然没有随便采用这些人。光说不练、没有实际能力的人，他能一眼识破。论及刘邦的长处，那便是鉴别人物的眼光吧！

刘邦最讨厌儒者。据说，他看到儒者就会兴起尿意。儒者都戴有儒冠，而刘邦每次看到儒者就会说：“把你的帽子脱下来给我！”然后撒尿于其中。这样的领袖人物，其行径实在叫人不敢恭维。他之所以对儒者如此，理由在于他们喜欢高谈阔论，说的尽是些不切实际的事情。

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名叫酈食其，是陈留县高阳人。

酈食其的建树非常多。他和陈留县令素有交情，替刘邦对之晓以利害，使其无条件开城接受刘邦的部队。陈留不但储藏颇多粮食，壮丁人数也不少。酈食其之弟酈商率领数千士兵跟随刘邦，他本人更以外交官身份游说诸侯。他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刘邦。

刘邦部队在西进路上因而次第增加兵员。与之相反，一开始就拥有数十万大军的项羽，行动难免迟钝，进军速度也相当缓慢。

陈留在开封之偏东南方处。刘邦军由此攻打开封，由于该城秦军守备坚固，所以迟迟无法攻

陷。这时如果换成项羽，一定会尽全力猛攻到底。刘邦却和在昌邑时一样，放弃开封，转而攻打北方白马（河南省滑县附近）的秦军，而后南下攻打颍阳（河南省登封市西南部）。

攻打颍阳后，再北上攻略有“天下之险”之称的辕。这个地方过去是韩的势力范围，因此，韩国宰相家族出身的张良，为刘邦带来极大利益与方便。

这时候，他得到赵之司马印为了攻打函谷关，准备由北方渡黄河之情报。刘邦军队因而更行北进，破坏了孟津东方之平阴渡口。

之后南下，在洛阳之东与秦兵交锋，结果出师不利，退兵到阳城，整顿部队——以上是刘邦军大致的行军经过，可见其前进路线甚为曲折，也就是说，刘邦的作战方式是很有弹性的。项羽走的则为笔直路线。

刘邦军继续南下后，攻略南阳郡。南阳郡守退到宛城后坚守该城。

“还是循例，丢下宛城一路往西前进吧！”刘邦说。

在昌邑和开封时的情形都是如此，遇到对方据城坚守时他们就放弃攻略，绕过该处。

“这会儿可不行。”向来采取视情形不战而过方式的张良，这次却表示反对。

“为什么呢？”刘邦讶异地问。

“这个地方的情形和昌邑、开封不同，据守此地的是强兵。这个郡有数十个城，人才和物产都极为丰富。我们不战而过，径行西进，他们一定会追击过来的。”

“那我们该如何是好呢？”

“暂且西进。”

“这不是不战而过吗？”

“我们绕过之后再回过头来攻打。不过，回头时要把旗帜换掉。”张良回答。

“把旗帜换掉……”刘邦思考片刻，突然若有所悟地大笑起来，“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了！哈！哈！哈！”

三万大军通过的第二天，又有一批部队前来围城——在这个情形之下，守城军队一定会认为这是两批不同的军队。可见敌军的实力不弱，而且是有计划的作战方式。倘若坚守激战，包围军一定会召回先前通过的三万友军，然后合力一举屠城。眼前的敌军尚能应付，但对方请来强大援军时，这个城还守得住吗？

据守宛城的南阳郡守，绝望之余意图自尽，却为食客陈恢所劝阻。

“大人千万不可寻短见，这个局面且让我来应付吧！”

陈恢于是走出城外，来到刘邦阵营进行游说：

“现在展开殊死战，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南阳郡是个大郡，郡内有数十个城，士兵也都非常精锐。即使宛城被攻陷，贵军一定也是死伤累累，况且其他各城亦不会放过贵军。据说，楚王承诺第一个攻入关中者为关中王，倘若贵军在此地硬战到底，不是不可能抢先攻入关中吗？”

“那你要我们如何呢？”

“我建议双方缔结和议，同时封南阳郡守为侯，留在宛城，贵军则继续向西进军。”

“你们不会从后面追击过来吗？”

“既已缔结和议就是同盟军，贵军可以率领宛城大半守军往西方武关前进。这样就不必担心被追击。而且和平解决后，郡下诸将都会向此看齐才是。”

“这……”刘邦望一眼张良，动一下下巴示意要他表示意见。张良立刻点了一下头。

“好，我知道了，就这样决定吧！详细内容请你和张良谈谈。”刘邦说。

南阳郡守遂被封为殷侯，对和议交涉有功劳的陈恢则受千户俸禄。

有功者必获赏——这是刘邦的原则。

项羽由于将所有功劳都归给自己，所以，论功行赏之事绝无仅有。看项羽声势显赫而投入其麾下的人，实际上并不是对他由衷信服。

刘邦之下则人才济济。由南阳往西前进时，

他派酈食其和陆贾先到秦，以进行对秦朝要人之收买工作。许多有才干的人，在刘邦之下都有充分发挥自己专长的机会。

刘邦降伏南阳是在二世皇帝三年的七月间。项羽于殷之旧都（殷墟）与章邯结盟并且封他为雍王之事，也发生于同一月。

项羽渡黄河到新安，是这一年十至十一月间的事。这时，刘邦已过武关进入关中，只是，项羽尚不知此事。

项羽大军有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将兵不和。

其军团大部分为“山东”兵。这个山东并非现今的山东半岛，意思是华山（在陕西省）之东，别称为“关东”，含义是函谷关之东。

在山之西——函谷关之西——的秦取得天下后，关西人已是天之骄子，关东人则沦落到被支配的地步。建造咸阳宫殿、筑造长城以及构建始皇帝陵墓等大规模工事，都是关东人被拖到关西去从事劳动。这时候，担任监工的关西兵卒皆以鞭打支使关东人。

过去站在支配者立场的二十万关西兵，被曾经遭受虐待的四五十万关东兵吸收，而且并不是在对等立场之下的合并。

“我绝没有忘记被带去从事建造阿房宫工事时所受的虐待。当时背部被鞭打的伤，到现在还

没好呢！我们难道不应该讨回点公道吗？”

“对！我在骊山陵被打的肩膀，到现在还在痛。不报仇我是绝不甘心的！”

“到昨天为止还在以秦兵身份耀武扬威，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为诸侯之兵，这不是让他们占尽便宜吗！”

“把他们干掉！”

关东兵莫不如此愤慨，并且露出杀伐之气。投降过来的关西兵当然很快察觉到这一点。他们感受到关东兵的敌意，知道其来有自。

“大家小心！他们随时可能对我们发动突袭！”

“我们必须共同提高警觉，不然，会遭受暗算啊！”

他们纷纷彼此传话，要大家格外小心。

统帅项羽已经知道军团弥漫起的险恶气氛，他密切关注归降部队的内情。为了测知这批人的忠诚程度。他不但试过各种方法，更派出探子混入其内，以探查实情。

项羽由探子得到的报告是二十万归降秦兵并未心悦诚服。实际上，这批秦兵之所以不满是有原因的。

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

由《史记》中的这一段记载可知，在由殷墟到渡黄河之间，投降士兵受到虐待的情形相当严重，因昔日之事而受到报复。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当然无法心悦诚服。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对！我们有二十万大军，不能白白吃亏！”

“取得天下的秦人，岂可受屈辱！”

“我们被章邯将军骗了！章邯和司马欣出卖我们求荣，这两人绝不能原谅！”

“我们和他们大干一场吧！”

秦兵的不满随时会爆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到了函谷关就是我们的地盘，到时候给他们颜色看吧！”

他们有此企图之事，项羽也都知道。进入关中后，军团内很有可能发生暴乱。二十万并不是小数目。况且，进入关中后，当地居民极有可能呼应他们。

项羽于是做了令人战栗的决定。

“把二十万秦兵全部杀掉吧！不然，进入关中后会发生大问题。祸因只有及早扑灭一途。”

曾经在襄阳屠过城的他，现在又要来一次大屠杀了。看到幕僚中有人皱起眉头时，项羽以冷漠的口气说：“战争本来就是如此，不是杀人就

是被杀！面临生死关头时，当然顾不了这许多！”

在项羽的命令之下，全体关东士兵遂向归降秦兵发动夜袭。

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史记》中仅此一行的记载，字间透露的却是鬼气逼人的场面。

事后，项羽大军继续向西方函谷关前进。——项羽这时候才知道秦已易主，以及刘邦入关中之事。

○七 / 动荡中的咸阳

以丞相身份掌握天下大权的赵高，时时刻刻处于不安的状态下。他认为自己完全控制了庸愚的二世皇帝。但天下形势变得十分险恶，任何人都看得出这是失政造成的结果。

——天下为何如此大乱？什么人应该为此负责？

如此诘问之声随时可能升起。

听不到这样的声音才是一件怪事。赵高认为这是因为没有人敢向他报告。如果有人胆敢说这样的话，那么非逐一消灭不可。

无数密探被派到各处。后来，由于对这批密探产生疑心，所以又派另一批密探去监视他们。

再怎样致力于压制批评反对的声浪，失政之事实还是无法被抹除。最初，赵高企图将所有的责任转嫁到李斯头上，因此将他处刑。但李斯被杀已一年，事态不仅没有获得改善，更有恶化的趋势。后来连征东将军章邯都向敌军投降了。

就顺序来说，现在必须负起责任的应该是赵高。要躲避责任，唯一的方法是使局面完全改观。

赵高因而绞尽脑汁，想了各种方法。

——与正逼近武关的刘邦联手，对秦竖起叛

旗。这的确是使局面完全改观的方法。但为了如此，非将一切归罪于庸愚的二世皇帝，把他杀害不可。

朝廷气氛似乎也起了微妙变化。群臣合力将赵高谋杀——这样的事情不是不可能发生。察觉到这一点时，赵高遂称病在家，不再登殿。

就在这个时候，二世皇帝做了一个奇妙的梦。梦境中，白虎咬死了他御车之马。

占梦博士占卜后奏道：

这是泾水在作祟。皇上必须在泾水边祭祀泾水之神。

实际上，这个占卜博士已被赵高收买。

泾水边的宫殿只有“望夷宫”这座离宫。这座宫殿在构造上防备力甚弱。赵高让二世皇帝来到这座宫殿，为的是要发动兵变。

二世皇帝在望夷宫斋戒，并且沉四匹白马于泾水，以祀泾水之神。

发动兵变时，为赵高出力的是他的女婿阎乐和弟弟赵成。此际，赵高由于担心女婿中途背叛，便将其母留在自己府中作为人质。

阎乐是国都咸阳的市长，因而拥有警力。

“有贼！快速捕！”

阎乐率领警卫队，大声喊叫，并且冲到望夷宫门前来。

他对望夷宫卫令（守门将校）大声叱责

道：“有贼逃入宫里，为何没有阻止！”

卫令面露讶异之色，回答：“本宫外面有卫兵守着，却没有人报告有贼侵入之事。而我自己一直站在这门口，也没有看到任何可疑的人物。”

“那你就是和贼串通的啰！”

阎乐一声怒喝，拔剑把卫令斩了。

“追！快追！”

阎乐挥动染血的剑，率领部下冲入宫殿。

“宫内倘若有人影，那就是贼！格杀勿论！”

他如此下令。

这样的命令实在无法无天，但咸阳警卫队等于是他的私兵，对他唯命是从。

在宫里悠闲踱步的一些宦官，在突然飞来的乱箭之下，全被射死。

“乱贼闯入！大家快出来应战！”

遇到倔强的廷臣如此高喊时，警察队也喊叫着说：“贼就在那里！快放箭！”

阎乐所率领的警卫队在来到二世皇帝宝座之前，已杀害了数十名廷臣。

“来人啊！来人啊！”

察觉到事态有变的二世皇帝高声尖叫，却没有一个人来到他面前。近臣为求自保莫不赶紧躲避。

“全都是不中用的懦夫！”

二世皇帝气得直跺脚时，无意中看到一名宦官就站在那里。

“原来你在这里！……为什么你不早向朕报告朝廷有这样的叛徒！要是早报告，今天之事就不会发生了吗！”二世皇帝厉声叱责这名宦官。

这名宦官诚惶诚恐地回禀：“是的，奴才没有向陛下报告。正因为如此，奴才才能苟活到今天。要是报告事实，陛下岂不是会在盛怒之下，当场把奴才杀掉吗！”

这真是一针见血的回答。

看到阎乐持剑进来时，二世皇帝才知道叛徒是什么人。

“朕要找丞相谈话。”二世说。

阎乐摇头说：“足下……”

他没有使用“陛下”称呼。陛下一下子变成“足下”了。

“足下骄慢恣意，残虐杀人无数，因此，天下人民都起而背叛。足下现在就自尽吧！”

“我不想死。我可以不要帝位，把我降为一郡之王吧！”

“不行！”

“那把我降为万户之侯也可以。”

阎乐依然摇头，不吭一声。

“只要能和妻儿一起生活，我愿意成为平

民……”祈求幸免于死的二世拼命向阎乐恳求。

阎乐厉声说：“我是奉丞相之命，前来诛杀足下的。足下再怎么哀求，我还是非执行任务不可。”

阎乐的部下走上前来。

“你的意思是，我已难逃劫数？”

二世皇帝终于认命，拔出短剑自刎而死。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段似乎可以解释为攻陷武关的刘邦为了缔结密约而派人找赵高之记述。但依据《史记·高祖本纪》，提议彼此瓜分关中的人是赵高。

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在秘密中进行，就当时状况而言，这类提案由形势不利的一方提出的可能性较大，也就是说，提出建议的应该是赵高。

但为了使发生动摇的对方更加动摇，诱以“有意内应与否”之提议，这样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事实上，刘邦就是以这个方法诱惑驻守武关的秦将，得以不经流血而入城。

由哪一方提议之事无从查证，总之，这时候的赵高已认定刘邦对自己有所承诺。

认为刘邦军队进入咸阳后，应该会立即和自己谈判瓜分关中事宜的赵高，当务之急是以时间换取空间。因为过去确实太过横行，树立的敌人

委实不少，搞不好自己会被群臣杀害。宫廷内，风评最坏的是他，其次，才是二世皇帝。满朝文武的憎恶都集中在此二人头上。

赵高企图杀害二世皇帝获取群臣的喝彩。但杀死其次被憎恨的人的是最被憎恨的人——在这种情形下，可能达到目的吗？他于是想到要抬出当时最受人们拥戴的一号人物。这个人就是在赵高阴谋下被迫自杀的太子扶苏之长子子婴。

太子扶苏的悲剧十分让人们同情。其子子婴比起二世皇帝胡亥不知要贤明多少倍，因此，人们对他的风评非常好。

赵高遂召集皇族和大臣，和他们商量道：“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过去被秦灭亡的六国，在东方纷纷自立。遗憾的是，秦已不是天下之主了。因此，秦王再也不能以帝自称，而应恢复王之称号为宜。公子子婴颇有贤明之誉，我们奉他为秦王如何？”

有国君才有皇族、大臣。他们最关心的事在于拥立国君。赵高若于此际自立为王，将遭受激烈反对自不待言。在刘邦攻入咸阳之前，他绝不能冒这么大的险。

让子婴即位只是缓兵之计。这样的决定一定能被群臣接纳，并且可避免自己成为众矢之的——这是赵高的判断。

斋戒沐浴后，在宗庙列祖灵位之前接受玉玺

——这是继承王位的正常程序。

子婴斋戒达五日之久。这当中，他的家臣为了搜集情报而四处奔波。赵高的意图何在？子婴不清楚这一点，而这正是自己的命运所系。因此，子婴当然需要有所调查。

子婴的家臣和当年直属始皇帝而尚存于世的几名秘密警察有了接触。他们都是情报专家。其中，田筒透露了一项重大情报：

赵高与楚勾结。企图将秦国王室人员悉数杀害后，在楚的同意之下，自立为关中王。

而且田筒有能证明这项情报的证据，那是由楚军总部文书人员处得到的赵高亲笔木简。看到这些木简时，子婴不禁愕然。

“这的确是赵高的字迹。好险！差一点就丧命在他的手中……还好及时知道，立刻想出对策还来得及。”

他于是和两个儿子研究对策。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赵高的阴谋文书。

倘若是始皇帝，由于他知道直属于自己的特殊技术人员精于伪造笔迹和印章，所以不会轻易就相信这件事。而公子哥儿出身的子婴并不通晓此类谋略工作。

——为了自己不被谋杀，最好的方法是先把对方杀掉。

这是他们的结论。

这时，赵高的使者前来催促道：“斋戒已满，现在恭请驾临宗庙。”

子婴让家臣对使者回答：“公子身体欠安，因此未克前往。”

我知道了，赵高意图在宗庙对我下手——子婴做了这个判断。在奉祀列祖的宗庙，包括国君在内的任何人都不准携带武器。到时候，子婴大概会在赵高引导之下，两人进入宗庙吧？进入宗庙后，身上藏有武器的人将较手无寸铁的人占上风……

——所以，那个地方绝不能去！

赵高开始有些着急。在斋宫内的子婴不肯出来，这会引起群臣的疑心。所以，无论如何非把子婴请出来不可。再三催促，子婴还是不肯到宗庙。

使者回来报告道：“大概只有丞相大人亲自前往迎接，公子才会抱病外出吧？这是公子家臣说的。”

“这个小子，还没即位就跂起来了……”赵高斜扭着脸自语。

即位后不能被丞相瞧不起，因此，现在就摆出三催四请的架子——赵高对子婴称病不肯出来的理由作了这样的解释。没有办法。我只有亲自去哄哄他了。

赵高决定到斋宫去迎驾。

进入斋戒沐浴的斋宫，必须斋服。这个地方和宗庙相同，严禁携带武器进入。

赵高在斋宫内，面对子婴端坐，恭敬地说：“听说主上玉体违和，但在宗庙接受玉玺，是国家重大仪式，尚请主上暂且忍耐，抱病出席。”

“说的也是。”

子婴站起来时，手里握有短刀。赵高见状大吃一惊，尖叫一声：“啊！……”

刹那间，子婴扑向赵高，不但将短刀刺入对方心脏，更使劲剜了一下。

斋宫地板已是一片鲜红。

“我只是将你企图在宗庙对我做的事情，在这斋宫加诸你而已。”子婴对奄奄一息的赵高说。

接着，子婴将赵高一族全数诛杀，并且枭首于咸阳之市。

这时候，由武关向西北进军的刘邦，在蓝田之南与秦军遭遇，将之击破后，踏入北上之途。

刘邦军队在军师张良的命令之下，沿途绝对禁止掠夺，军纪极为严整。秦国人民因而以“仁义之师”视之，欢迎刘邦部队。

在蓝田附近，田简来到张良面前报告道：“策略成功，赵高已被杀了。”

铲除赵高后，刘邦以仁义之师的姿态，堂然

向秦都咸阳进军。

○八 / 吉祥之地

“我又来了！”

刘邦在马背上昂然挺胸，咸阳城壁已然在望。他率领十万军队，正要进入咸阳。依照间谍的报告，咸阳丝毫没有战意。

刘邦于十多年前，曾经被征为义务劳动者，前来此地从事建造宫殿的工事。当时被奴役的他，现在却以十万大军统帅的身份，风风光光地前来。他环顾左右，路上只有他的军队，此外不见半个人影。老百姓大概由于害怕，所以没人敢从家里出来。他忆起十多年前这一带的顽童以“关东乡巴佬”嘲笑他的情形。一位好心老妪给他水喝，记得是在下一个村落的井边。

对！那个地方叫灞上。他还记得这个地名。

渭水有一支流叫灞水，由于其地往昔为白鹿聚集之处，所以有白鹿原之名。

今日搭乘往西开的陇海铁路，会在西安站的稍前处看到一个叫做灞桥的车站。这个地方就是往昔的灞上。

“我们在灞上休息一下。那个地方对我来说是有缘之地。”刘邦说。

“是的。我们在进入咸阳之前，确实需要休息一下，并且整顿军容。”

张良表示赞同。全军将兵当然希望尽快进入咸阳。但以长远眼光看，现在不能让咸阳市民看到这批将兵疲惫不堪的样子，而在休息一段时间后，精神抖擞地入城，较为有利。

先锋队将校这时赶回报告。这名将校骑的马扬起蒙蒙尘土，可见他是何等迅急。

“报告！报告！”

这名将校一骨碌从马背上下来，跑到刘邦的坐骑之前。

“看你赶成这个样子，难不成发生紧急事件了？”刘邦说。

自沛县举兵以来，甫满两年。由于当中有过一次闰月，所以，以月计算的话，已过了二十五个月。经过这一段历程，刘邦的大将风范已是有板有眼。

“报告！秦……秦始皇正在灞上！”这名将校喘着气说。

“你在说什么鬼话！始皇帝早就死了，而且我得到的报告是，二世皇帝已为赵高所杀，赵高则为子婴所诛。”刘邦说。

“到……到灞上来的就是皇帝子婴！”

这名将校由于情急，所以把话说错了。

“子婴没有使用皇帝称号，而是以秦王自称呀！”张良在一旁道。

“你说子婴怎么啦？”刘邦问道。

“他前来请求投降，他是自行绳缚，搭乘由白马拖着的素木车前来的。”将校跪伏地面说。

“这是正式的投降仪节。子婴毕竟是有识之士，懂得这个仪节。”张良道。不易动容的他，现在也因听到秦王求降的消息而掩饰不住兴奋了。

“是的，子婴家臣也这样说。子婴同时带来装有玺、符、节等东西的小箱子，准备献给沛公呢！”将校说。

“喔……”沛公刘邦一样压抑不住兴奋，说，“好！我们快去吧！”

“灞上果然是吉祥之地……”骑在马背上的张良有所感慨。

“秦王应该杀掉！”说这句话的是强盗部队队长彭越。

“对！我们被秦害得好苦。非诛杀秦王雪恨不可。”将军酈商说。

“对！把秦王干掉！”

刘邦听到后面有几个人在喊这句话。但他连头也不回，只望了一眼身边的张良——张良微微摇了摇头。

待刘邦点头后，张良才缓缓回头对诸将说：“绝不可杀害前来求降的人。对方遵守规矩前来求降，我们自应遵守规矩放了他。何况灞上是吉祥之地，在那个地方绝不可有流血之事！”

这是充满自信的爽快之语。

原来如此……刘邦这时候才领悟到张良摇头不赞成杀害秦王的意思。

刘邦麾下十万将兵之中，尚有不少原来隶属秦军而后归降的人。倘若诛杀秦王，这批人大有可能心生动摇。何况正和自己竞争的项羽，这时已渡过黄河，正赶向函谷关。听说，项羽的大军有七八十万之多，刘邦此刻绝不能失掉一兵一卒。不仅如此，更有在这秦国当地招募兵员的必要。——因此，万万不可杀害他们的领袖！

刘邦进入咸阳。

“关东乡巴佬”刘邦对眼前的情景瞠目结舌。

这也难怪，集天下之富的秦始皇，更把其中的精华集中在国都咸阳。刘邦从未见过的东西，在咸阳宫殿里堆积如山。刘邦并不是没到过咸阳，但以前是民夫的身份，根本不可能看到宫殿内部的情形。

连每片窗帘都瑰丽得令人目眩。

刘邦在沛县时最喜欢的是斗犬，而在咸阳宫殿里养着如小牛一般大的狗，这些狗都受过良好训练，可以由驯犬师指挥自如，其动作之敏捷，远非关东之犬所可比拟。爱狗的他，站在咸阳宫殿内的犬舍前，久久不忍离去。

“这些都是西方献来的狗。”犬舍负责人说。

这些狗着实迷住了刘邦。

除了狗，马匹也使他着迷。比他的爱马跑得快一倍的良驹，厩舍里多得是。

金银财宝更不用说。

后宫则有三千美女——

性喜猎色的刘邦，看到秦国经筛选过的一大群美女时，早已垂涎欲滴。

比起狗和马，我好像更喜欢女人哩！

“从沛县起义到现在，我们转战各地，尝过千辛万苦。现在可以在这咸阳好好享受一下吧？”刘邦一副急欲寻求刺激的表情。

“不行！全军将兵必须在城外扎营。”樊哙大声喊叫着。他对主子刘邦方才急欲寻求享受的态度甚为气愤。看到狗就几乎忘记一切，看到女人更是一副色迷心窍的样子。这时候不好好提醒，刘邦一定会从此堕落下去——樊哙就是想到这一点，所以才大声呼喝。

“我们为什么要白白放弃这个机会呢？我们过去的辛劳为的是什麼？暂时轻松一下，应该无妨吧？”

刘邦还是想要在咸阳好好享受一下，于是以求救的眼光望向张良。樊哙这种老顽固无法与之沟通，张良应该比较好商量——结果，张良虽然面带微笑，却摇头了。

“主上得以入咸阳城，原因何在？主上指挥

军队得宜，是原因之一，而对方无法无天是另一个原因，主上想过这一点没有？这两个原因，何者为大呢？”张良以平稳口气问道。

“这……”刘邦苦笑了。面对张良的质问，根本没有再思考的必要。刘邦不是愚昧的人，自己的力量知道得很清楚。

“当然是对方过于无法无天了。”

“既然知道，主上怎么可以自己变成无法无天的人呢？财宝、犬马、宫室、美女……这都是步上灭亡之路的诱因。我知道樊哙刚才的话使主上感觉不愉快，但‘良药苦口’，他说的话非听不可。”张良以循循善诱的口气说。

“知道了……我们退出咸阳城吧！”刘邦向来从善如流。

“主上不是说过吗？灞上是有缘之地，我们把部队驻扎在那里吧！”张良微笑着说。

刘邦率领全军从咸阳退出，与此同时，他以有名的“约法三章”对秦人告示。

秦是法律至上的国家，法律无所不在地拘束人们的一切行为，罚则严峻之至。这对人民而言是一种无比的压力，苦不堪言。刘邦遂采纳张良的建议，将秦国法律全都废除，留下的只是如下的简单原则：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也就是说，新的刑法只有杀人、伤害及窃盗三项。长久以来为繁琐法律所苦的秦人，莫不对此大声叫好。

——最好由这样的人来做关中王。听说有一个名叫项羽的大将，率领百万大军正要攻来，他向来一攻城就把居民悉数杀光。这样一来，我们岂不是要没命吗？大家合力坚守函谷关吧！

有了如此认识的秦人，遂出力为刘邦加强函谷关之军备，以抵挡项羽入关。

据传，刘邦推出“约法三章”是乙未年（公元前206年）十一月间之事。虽然刘邦此时尚未就帝位，后世史家却以这一年为高祖元年，视同汉政权已经成立。

项羽于汉高祖元年十一月，在新安将视为累赘的二十万秦兵全数坑杀。

虽然如此，项羽仍然拥有四十万大军。听到刘邦已入关中的消息时，他勃然大怒：“什么？从南方武关进入！这是偷鸡摸狗的勾当，有什么光彩！我非给他颜色瞧瞧不可！”

项羽遂向西方函谷关前进。

先入关中者为关中王——项羽已全然不顾这项约定。

力量决定一切！

项羽对自己的力量有充分的自信。自己的军

队有四十万，而对方只有十万。何况，刘邦的十万军队，其中有为数不少的秦国降兵，这样的士兵根本派不上用场。项羽由于将“不纯分子”秦兵二十万在新安处理掉，现在率领的可以说是“纯血缘”之四十万，绝对比“混种”之十万军队强上十倍！

实际上，成为项羽自信基础的这种计算方式是一大错误。纯血缘之军队向以不饶恕敌人闻名，因此绝无收编降兵之事。也就是说，兵员数只会逐渐减少绝不可能增多。与之相反，刘邦军由于欢迎投降，所以其兵员人数有无限增加的可能。

项羽坑杀二十万秦兵的传闻，使秦兵意识到，面对他时非拼死力战不可。投降只有死路一途，不如拼斗到底，轰轰烈烈地干一场。

函谷关之役的情形就是如此。

该地秦兵为刘邦抵死守关。虽然项羽部将黥布最后成功地攻克函谷关，却也蒙受极大损失。这一点更使项羽怒火攻心。

攻陷函谷关后，项羽一口气进兵到戏水之西。

刘邦军中也有只会做四十万对十万之军纯计算的部将。依这个方式来看，刘邦当然毫无胜算。而跟随毫无胜算的一方，结果只有灭亡一途——有人因而企图倒戈，归降项羽。

这名部将名叫曹无伤。

倒戈者的老套做法是将己方军情向对方密告。曹无伤派出密使来到项羽阵营，做了如下报告——

刘邦有意成为关中王，不但赦免秦子婴，更将任他为宰相，并且将咸阳宫殿之珍宝和美女悉数据为己有。

项羽闻后，眉飞色舞地说：“好极了！这正是刘邦灭亡的时候！明天好好为士兵们加菜吧！我们要一鼓作气把刘邦军队攻灭！”

“这个决定很对！”老军师范增道，“刘邦在关东时就为人贪婪，更是个好色之徒。听说，进入关中的他变得既不贪财，又不贪色，这一点表示刘邦志在天下。而现在故态复萌，表示他即将灭亡。我们不可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发动总攻击是对的。”

“总攻击一定会胜利！”项羽拍打着佩剑的剑柄说。

战斗气氛突然升起——

四十万大军这时布阵于新丰之鸿门。

陇海铁路在灞桥站的偏东方处，就有一站在新丰镇。后来因杨贵妃而闻名遐迩的骊山温泉就在这附近。

○九 / 鸿门宴

情势告急。

项羽阵营中只有一个人在那里蹙着眉头。这个人是项氏一族中的项伯。

四十万项羽大军即将突袭十万刘邦军队。十万军队的一方，即使在正面攻击之下也不可能有胜算，何况将要展开的是突袭战，四十万军队的一方将会胜利是显而易见的。

项伯不是在为刘邦担忧，他担心的是在刘邦营中的张良。项伯过去被秦国通缉时，曾经长期受张良之庇护。当时受到照顾的不只项伯一人，还有其他族人。

而张良现在在刘邦阵营中。

“你到我这边来如何？我会推荐你为大军将帅的。”项伯曾经派人拉拢张良。

结果，张良回答：“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已属刘邦军，而且还算受到重用，所以是不能离开的。”

项伯听到使者的报告后，只好放弃拉拢张良的意图：“那就没有办法了。还好刘邦也属于反秦阵营，彼此是友军嘛！”

而现在的情形却迥然不同。项羽和刘邦再也不能算是同一阵营了。张良继续跟随刘邦的话，

很有可能阵亡。纵然幸免于死而被俘，项羽的作风对故人也向来不容情。这一点，他在新安坑杀二十万投降秦兵就是最好的明证。

“非救出张良不可！不然，我还能算是人吗！”项伯想。他是项羽的叔叔，担任左尹要职，救一个张良的命，应该还做得到。项伯遂于这天晚上悄悄骑马，赶到刘邦扎营所在地灞上，要求会见张良。

当时的道路状况不甚清楚，依现在的铁路路线而言，新丰镇和灞桥站之间的距离大约二十公里。据《史记》记载，鸿门与灞上之间距离四十里，走间道则仅二十里。当时的一里为四百余米，因此，这个距离等于十六公里，走间道的距离则为其半。

“子房（张良字），和我一起逃吧！”项伯看到张良劈头就说。由于一路赶来，所以，说这句话时还在喘气。

“我为什么要逃呢？”张良的神色冷静得很，他已由项伯的神态看出将有大事要发生，却以镇定口吻问道。

“因为……即将发生大事！”项伯于是把项羽即将展开突袭行动之事告诉张良，并且劝他逃亡。

“项兄，你为什么来告诉我项王（项羽）的计划呢？”张良问道。

“这还用得着说吗？因为我欠你一份情嘛！”

“我也欠沛公一份情。我之所以能为我的祖国韩报仇雪恨，完全是靠沛公的协助，我能离他而去吗？”张良以平静语气说。

“这就难办了……”

项伯知道张良的立场，所以，他抱着胳膊蹙眉叹息。

“你可能会因此丧命……这样，还是决定不走吗？”

“我当然不想死。我正在思考打开这个局面的方法。”张良依然冷静。

“对，生命绝对不可糟蹋。如果做得到，我愿意帮忙。你快想想良策吧！”项伯着急地说。

“我去找沛公一起研究。你请稍候。”张良语毕就去见刘邦。

听完张良的报告，刘邦勃然大怒。

“这个楚国混蛋简直混球透顶！好！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先发制人吧！立刻唤醒全军，准备夜袭！”他把手中拿着的碗掷到地面上。

“现在开始准备夜袭，等到妥当时，大概天都亮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可能有胜算的。”

“总比坐以待毙好。这叫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玉碎就是完蛋，这样，以后还能再有打算吗？来日方长，绝不可以赌一时之气。我不是常

说：不在乎打九十九次败仗，只要打赢最后一仗就可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这一次再用这个方法吧！”

“你准备怎么样？”

“采取低姿态呀！向他们低头。”

“我才不甘心做这种事！”

“不甘心也得忍耐……我们必须说，攻陷咸阳，为的是项王，把宫殿宝库贴上封条，是为了将之献给项王……总之，我们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为了项王。倘若我们的行径有被误解之处，这是我们的不对，我们必须为这一点道歉。”

“即使这样，项羽这个混蛋会相信吗？换成我，我也不会相信啊！”

“不，项羽比主上容易相信别人的话。”

“是吗？项羽就是因为疑心太重，才杀死降兵，他怎么会容易相信别人说的话呢？”

“就是因为容易相信，所以才杀害他们以阻止自己去相信啊！”

“你这是诡辩嘛！”

“我说的话不会错的。他很容易相信别人，如果再以利诱，他是很有可能放过我们的。”

“怎样利诱呢？”

“灞上有十万军队，大王不想将这批军队悉数据为己有吗？如果有人如此煽动，项王不会怦然心动吗？”

“我怀疑项羽会是这么单纯的人。”

“还好有项伯会替我们从旁说话。就算项王不相信我们所说的，从别人口中听到时，他应该会相信吧？再想到有可能把我们的军队据为己有，这样一定会产生效果。”

“这‘别人’指的是什么人？”

“田简有许多朋友啊！”张良道。

田简是秦始皇时代从事情报工作的人。自从被张良识破身份以来，已成为张良的左右手。他有许多从事情报工作的朋友，其中一些是替项羽做事的。田简对他们极具影响力。如果再洒一些金钱，这影响力会更大，并且能将他们操纵自如。张良计划立即利用这些人，把如下情报带给项王：

刘邦有意归顺项王，接受指挥。

将咸阳宫殿宝库加上封条，为的是准备献给项王，以示忠心。

刘邦遂会见项伯，请他安排求见项王事宜，以示投诚之意。

“我知道了。子房兄待我恩重如山，我一定会尽我的一切力量。”项伯承诺道。

项伯走后，张良第一个叫来的当然是田简。

翌日，刘邦率领百余骑部属，以谢罪为名，前往项羽总部所在地“鸿门”。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

实质上，由于这是刘邦向项羽表示归降，因此，刘邦面对占上风的项羽，可谓任凭处置。——望大王宽大为怀。

项伯当然为刘邦向他的侄子项羽求情。

但以老军师范增为代表的强硬派却极力主张：让刘邦活命，一定会成为祸根，应尽早除掉为宜。

态度是软是硬，一切由项羽决定。在战场上勇猛无比的项羽，最感棘手的是作前瞻性判断，这也是范增最担心的一点。因此，他再三强调刘邦的可怕。

“刘邦真的这么可怕吗？”在眼光短浅的项羽眼里，刘邦不过是一名十万军队的将领罢了。没有洞察未来能力的他，丝毫不觉得刘邦有什么值得害怕之处。

“杀掉也可以……”因此，范增再三力说时，他也没有想要以积极态度对待刘邦。何况依据派到咸阳一带的探子报告，刘邦有意归顺自己。而且如此的报告不止一个，可见这项情报是确实的。

“是不是该杀，等见面后再决定吧！”听到刘邦即将前来求谒的报告时，项羽还在举棋不定。

刘邦跪伏在项羽面前，开始说明。

看到眼前刘邦的脸时，项羽心里想着的是十万军兵之事。刘邦对项羽以“臣”自称。

“臣的一切全归将军所有。臣一直盼望能有机会将这一切完整地呈献给将军。为了使这一切保持原状，臣着实费了一番苦心。尚请将军明鉴……”

这些台词句句都是张良教他的。刘邦话里的“一切”，指的是咸阳宫里的财宝。张良意图让项羽误解其含意为“麾下之兵十万”。

项羽果然误解了“一切”二字。

“呃，对。要是杀掉刘邦，他麾下十万士兵不是抵抗就是逃亡，我终究不能将十万军队全数收编为己有。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项羽因而倾向“不杀刘邦”这个想法。

“臣以为，将军可能误听小人中伤之语吧？”

听到刘邦如此说时，项羽颌首道：“我对你一点疑心都没有。只是，你手下一名叫曹无伤的将校跑来找我说了许多话。”

项羽接受了刘邦的投降。

一场酒宴于是展开。项羽已经决定不杀刘邦，但范增等一批鹰派人士却对此大表不满。为万全计，他们认为非在这个时候杀掉刘邦不可，宴席因而弥漫着杀伐气氛。

这紧张气氛，本身就是一幕舞台剧。此一场面牵涉到天下霸权和英雄生死。岌岌可危的不是刘邦，在范增眼里看来，放走刘邦，以后会遭受危险的是项羽。

主人项羽和其叔项伯面向东边，也就是背对咸阳方向并坐。军师且被项羽尊称为“亚父”（仅次于父亲之意）的范增则面南而坐。刘邦面北而坐，因而与范增相对。刘邦之军师张良则面西而坐，位置在项羽、项伯的对面。

当时，宴会气氛甚为悠然，席间起身到外面如厕更衣等事，是常见之举。

范增在入席之前还在向项羽力说“刘邦该杀”。入席后，他频频对项羽以目示意，要项羽拿定主意，诛杀刘邦。席间，他多次用手触摸玉玦，让项羽看见。玉玦是当时的装饰品，状似玉环，却不完整，环中留有缺口。玦与“决”同音，范增此一动作，用意在于提醒项羽有所决断。

张良默然望着这个情景。他已对项羽的鸽派人士使出一切努力。而鹰派代表人物范增正在拼命促请项羽有所决断。张良几乎要对自己的工作丧失自信了。

还好，项羽对范增的暗示似乎不为所动。

焦虑不已的范增于是走出帐篷，叫来项羽堂弟项庄，对他吩咐道：“大王有所踌躇，不欲亲自下手。你待会儿进入宴席，表演一段剑舞，作为余兴节目。实际上，剑舞只是幌子，我要你趁机把刘邦刺死。不然，项氏一族以后都会成为他的阶下囚。”

年轻的项庄颌首表示遵命，回到宴席上面，

向大家行礼后，开始表演剑舞。

“不行！这剑气充满杀意！”项伯睹状做此判断，于是自己也拔剑起身，与之共舞。看似在表演双人剑舞，其实是阻挡项庄向刘邦行刺。

镇定如张良者，这时也感到坐立不安。他匆匆来到帐篷门口，站在那里的樊哙向他问道：“情况如何？”

“情势非常紧张。项庄正在拔剑献舞，不过，他的目的显然在取沛公性命。”

“这还得了！好！我进去护驾！”

樊哙以带剑姿态，拥着盾牌，企图进入帐篷。守门卫士加以阻挡，不让他进入。

“未受邀请者，不得进入！”卫士大声喝道。宴席不准未受邀请者进入是规定。

“项庄不也是未受邀请吗！”樊哙怒喝一声，用手持的盾牌推了卫士一下。经有“怪力无双”之称的樊哙这么使劲一推，卫士身躯飞到老远处，跃落地上。

樊哙立刻大步走入，掀起帷幕。他是由东边之门进入的，因此面向西边而立。项羽就坐在正对面的位置上。

樊哙怒目瞪视项羽。

此刻的他由于愤怒至极，所以怒发冲冠、目光如炬。

项羽不自觉一手搭到剑柄上，大声问

道：“来者何人？”

“他是沛公参乘（近侍）樊哙。”张良镇定地回答。

一〇 / 火烧咸阳

项羽睨视樊哙片刻后，放下搭在剑柄上的手说：“原来是壮士，进来喝酒吧！”

斗卮酒（可以装一斗酒之杯。当时之“斗”与现在之“升”大约相同）被端上来。

樊哙愤怒的程度，由他的表情可以清楚看出，浑身甚至微微颤抖。虽然如此，他却压抑怒气，深深一揖后，站立起来，接受了斗卮酒。

他以站着的姿势，一口气喝干了杯中的酒，然后将空杯举过头顶，并且摇动几下。

项羽不觉身子一侧。他以为樊哙要把酒杯扔过来。这时，樊哙却再度跪下来，将大酒杯置于地面。

“这个人倒懂得规矩……”项羽说。

在宴席上饮酒时，必须从坐垫上下来席地而坐，贺酒则以站着的姿势喝，这是当时的习惯。

倘若将樊哙方才的行为解释为为庆贺项羽入关而喝，这不但不是无礼之举，反而是合乎情理的举止。

而且，“引满举白”这个喝法更是中规中矩。

“引满”是“注满酒”，“白”是酒杯，“举白”是将喝完的酒杯举到头上的意思。举起酒杯时，习惯上要把它摇动几下，如果杯中还有酒，酒会流

出来。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表示酒已喝完。

片刻后，项羽说：“给这个人彘肩。”

彘肩是猪肉的大腿肉部分。主君对这个人的想法到底如何？是对他的无礼态度表示不满，还是欣赏他的直率行径？如果是前者，那就应该整他一下才行——项羽家臣从其表情揣测主君的心情应是属于前者。

送到樊哙面前的彘肩，不但是整块的，而且是未经烹饪的生肉。

樊哙将盾牌置于地上，以之作为砧板，拔剑就开始切肉。他在沛县时是以“屠狗”为业的肉贩，所以对切肉一事十分在行，并且很快就把一大块生肉吃下去了。

“快哉，壮士。你还能喝吗？”项羽苦笑着问道。他对这名率性野人开始有好感了。

“臣连死都不怕，还会把喝酒当做一回事吗？臣倒有话要说，我的主人沛公首先进入武关，平定咸阳，并且率军于灞上恭候大王来到。沛公将咸阳诸殿财宝加以封条，丝毫未动，等候大王前来接收。沛公对大王如此忠诚，而大王却听信小人之言，对沛公之忠心诸多怀疑。臣以为如此下去，大王定将失去天下人心……”樊哙滔滔不绝地说。

“这个人看似粗野，却忠心耿耿，如此拼命为主子辩白，精神实在可嘉。”项羽如此想着，

等到樊哙说完话后，只说声：“请坐吧！”并没有生气的样子。

虽然项羽就此了事，而他的家臣是否就此放过樊哙，一时之间仍是未知数。也就是说，刘邦的危机还没有度过。这一点，刘邦自己很清楚。

刘邦于是站起身来假装要如厕，把樊哙和张良叫到幕后，说：“我想现在就不告而别。”

“主上，您就这么办吧！”张良表示同意。

“没向项王告辞，不要紧吧？”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樊哙说了这句文绉绉的话，意思是说：行大事时可以不顾谨慎之类的细节，大礼不必有小小的谦让。若拘泥于小节而坏了大事则是愚蠢之事。樊哙应该不可能创造这样的话，可见这个词句当时已有。他引用这句话后，又说：“他们是刀俎，我们是鱼肉。在即将被宰的时候，还讲什么告辞不告辞呢！”

“说的也是。”刘邦毕竟反应很快。他立刻决定把后面的事情交给张良处理。

因为是不告而别，悄悄地走，也就不可能把带来的家臣百骑悉数率领回去。

这个时代的哨兵都有听马蹄声而识别马匹数量之训练。听到百骑马蹄声时，哨兵一定会向统帅报告的。

“主上以外的人都不可骑马！”张良说。

刘邦骑马离开项羽军营。护驾四重臣樊哙、夏侯婴、靳强及纪信则徒步随行。他们经由间道赶回在灞上的总部。

张良计算刘邦该已回到灞上，这才起身来到项羽面前，说：“沛公由于高兴多喝了几杯，结果醉得不省人事未能向大王告辞。他要臣代向大王和大将军献上这些礼物。”

大王指的当然是项羽，而大将军则指范增而言。这一天带来的礼物，要送给项羽的是一对白璧，要送给范增的则是一对玉斗。

白璧是用白玉做成的平圆而中间有孔的玉，直径刚好一尺。依据《周礼》记载，这个东西应归天子持有，作为尺度之基准，一方面也以此象征主权。

玉斗是玉制勺子，于贵人酒宴时用以斟酒。

“什么？沛公醉了？”项羽道，“那他现在在哪里呢？”

“他生怕失态会被大王申斥，由于惶恐，所以一个人骑马走了。此刻大概已回到灞上了吧？”

“呃……大丈夫如沛公者，怎么怕我怕到这个程度呢？”

“实际上他是个胆子很小的人哩！”

“哈！我真没想到他有这样的一面。”

项羽一边得意地大笑，一边接受了张良献上

的白璧。

十万军队将帅对自己如此慑服，证明了自己何等威严。有此想法的项羽，正以刘邦悄悄逃回一事而自鸣得意。

“太不像话了！”范增勃然大怒。刘邦是可怕的敌手，这样的敌手不利用这个机会杀掉，更待何时！错失如此绝好机会却还嬉笑不已——范增看见这样的项羽，不仅着急，更是怒不可遏。

依据《史记》记载，范增把拿到的玉斗放置地上，拔剑将之击碎，并且大叫道：

“真是孺子不可教，难与共谋大事！他日倘若有人夺取项羽之天下，那人一定是沛公！与项王在一起的人，总有一天会成为沛公的阶下囚！”

虽然被项羽尊称为亚父，但范增总不会当着主君的面称他为“孺子”才对。这句话应该他自项羽面前退下后悻悻然说的吧。

项羽确实有其软弱的一面，然而，一旦怒不可遏，却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在新安坑杀二十万秦兵，就是一个事例。总之，他是个充满自信的人，若有人胆敢冒犯，他会让这个人不留全尸！

张良率领百骑汉兵离开鸿门回去后，项羽打着呵欠自语道：“刘邦毕竟出身卑贱，一点礼貌都不懂。这种人怎么可能会有大作为呢？”

刘邦这时已赶回灞上的大本营。

“把曹无伤拖出来斩首！”这是刘邦回来后说的第一句话。

鸿门宴是公元前206年十二月间的事情。

数日后，项羽率领四十万大军猛袭咸阳。

咸阳居民原本以为在刘邦不流血入城后就可平安无事。而项羽却决心非攻打咸阳不可。

项羽认为自己才是伐秦的统帅，刘邦率领的军队不过是自己麾下的支队。统帅可以不管支队长擅自采取的行动，也就是说，项羽是以“咸阳尚未攻陷”为由而采取行动的。这对咸阳居民来说是一大灾难。项羽当然不承认刘邦所公布而且博得人们好评的“约法三章”。

“屠咸阳城！”项羽发布这个命令。

业已投降的秦，再也没有抵抗能力，只有任由项羽大军肆虐。

“彻底粉碎秦——”

说“秦”这个字时，项羽特别用力。想到即将彻底推翻曾经灭了故国楚的秦，他怎能不兴奋呢？

刘邦和项羽因出身不同而产生的个性差异，由这一点可以清楚看出。

出身楚国名门的项羽，过分执著于自己的贵族身份。庶民出身的刘邦，则以现实生活上的痛苦作为判断之基准，繁琐复杂的法律，使庶民陷

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法律应该越单纯越佳。

街衢被烧光后，居民的生活立刻会陷入绝境，更不可能扶养家族。有这种感觉的人，绝对干不出放火烧街之事。

而项羽是丝毫没有这种生活经验的人。

这是替祖先向可恶的秦雪恨！放火吧！烧街吧！把它烧成废墟！这样，被秦俘获含恨而死的楚怀王之灵，才会含笑九泉之下！

项羽放火烧咸阳众多宫殿和街衢，长达三个月之久。

项羽也没有放过投降的秦王子婴。

“秦王不能活命！”

一声令下，不久之前才被刘邦饶了一命的子婴也遭诛杀。

项羽毫不犹豫地没收了刘邦未曾染指的咸阳宫殿宝库内堆积如山的财宝和美女。

“我把秦灭亡了！我终于把秦灭亡了！”

项羽如此告诉自己，无人在旁时，更把这句话大声喊出来。他放火烧城和掠夺财宝、美女，好像是为了要确认这一点。

这是梦想已久的一天，项羽当然为之欣喜若狂。

项羽从懂事开始就有“讨秦”的梦想，与此相较，刘邦在数年之前，甚至连做梦都没有想过要讨灭大秦帝国。他的行动只是顺从庶民的生活感

情，虽然占据咸阳时，他曾经感到兴奋，但这与项羽的兴奋大不一样。因为这不是梦寐以求之事，所以刘邦不像项羽这样的“欣喜若狂”。他持的是冷静态度。

而蹂躏咸阳的项羽则无法保持冷静。正因如此，他没有冷眼观察天下大局的余裕。

之后该如何？

项羽说要回东方去。

对此，有人进言道：“秦所以取得天下，是由于占据关中。此乃四面有山河屏障的天然要冲，而且土地非常肥沃。在此地建都，定将成为天下之主。”

此刻的项羽却只看得到眼前景象，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咸阳浩劫后的一片废墟。他无法想象此地他日重建后的新景象。“欣喜若狂”使他丧失了想象力。

“不，我还是想回东方去。”项羽摇头说，“有衣锦还乡机会怎能不回去呢？我要让故乡父老看我成功的样子！”

以衣锦还乡为重——项羽的思考范围已单纯化到这个地步。他已完全没有经略天下的抱负了。

已然平定关中的项羽，满载掳获物品回归故乡——听到这个消息，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听说楚国乡巴佬只是‘沐猴而冠’，事实确实

如此。”

这件事情传到项羽的耳朵里。

项羽放过有可能和自己争夺天下的刘邦，却不放过对自己口出秽言的无名评论家。

“把说了这句话的家伙找出来烹了！”项羽立即下令。

项羽由咸阳派使者到彭城（徐州）。向怀王报告平定关中之事宜。因为此次讨秦，名义上的统帅是楚怀王。

结果，怀王派来使者传达：

——依约行事。

这里所谓的“约”是指“先入关中者为关中王”而言。

接到怀王旨意时，项羽勃然大怒。

“这样公平吗？”他对被带到阵中来陪伴的虞姬说。

出生于会稽的虞姬是项羽在江东时期就宠爱的女人，由于项羽舍不得离开她，所以此次远征也把她带在身边。实际上，讨秦诸将大半都是妻妾奉侍在侧的。若留下家族，有可能成为人质，因此，与之同行反而较为安全。

近来，项羽总觉得范增令他心忪。范增为他未在鸿门杀掉刘邦而耿耿于怀——一大把年纪的人还像小孩一般使性，对他说话时，回答的态度不是冷淡就是粗暴。对范增简直是没辙。

因此，项羽只好对范增敬而远之，心里的苦闷转而向虞姬诉说。

“因为你是强人，所以他们把困难的事情都

塞给你做……当然，他们这样做是不公平的。”虞姬一边说着，一边把手贴近项羽胸前。

项羽抚弄着她的纤细手指，说：“怀王也真是岂有此理。他要我和刘邦竞争谁先攻入关中，却支派我到北方的赵，让刘邦直赴西方关中……我看他好像对刘邦有所偏袒。”

实际上，怀王确实有意让刘邦在这场竞赛中获胜。因为项羽的势力已经过强，而且个性强烈的他，过去曾斩杀自己的上司宋义，可能随时会对怀王表露僭越态度，当然不能坐视他的势力日益扩大。所以，培养能与项羽抗衡的势力，进而操纵势均力敌的双雄，使自己地位稳固。本身没有力量的怀王必须如此才能生存。

怀王期盼刘邦具有能与项羽抗衡的力量。目前的情形是，刘邦兵力远逊于项羽。但若使刘邦成为土地肥沃的关中王，势力逐渐增大的结果，很快就能与项羽势均力敌。

有此想法的怀王回答“依约行事”乃是当然。而这个回答使项羽怒不可遏，也是必然。

怀王的命令总不能不听。但平白让刘邦成为关中王，这又令他不甘心。现在该如何是好呢？——这种事情总不能找虞姬研商吧！

思量半天，项羽只有找军师范增了。

当时再三力陈必须将刘邦杀掉的范增，应该不会同意让刘邦坐上关中王这个位置。项羽想问

的是，用什么理由拒绝刘邦。不料范增回答：“不能不让刘邦成为关中王。”

“为什么呢？”

“不守承诺过的约定，会失信于诸侯。”

“这我知道……可是，我不愿意把到手的关中白白送给刘邦啊！”

“关中是险要之地，而且土地非常肥沃。若因此而失信，让诸侯群起围剿，这就更糟。……因此，最好的方法是使用策略。”

“你有什么策略呢？”

“关中是人们泛称函谷关和武关之间的区域……可是，西边有什么关呢？”

“习惯上，人们以蜀道之险谓之关。”

“可是，这并不是正式的关。蜀道彼方的巴和蜀也可以说是关中。”

“我不反对你的说法。”

“所有这些地域统称为关中。而这么大的地域要由一个王来统治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关中一分为四，成为雍、翟、汉、塞四国。让刘邦成为汉王，只统治巴、蜀和汉中之地，这不就得了吗？”

把一般所谓的“关中”一分为四，然后只给刘邦其中的一份，此种做法未免过分了些，因此，先把“关中”定义为较大的范围，然后一分为四——军师范增毕竟头脑好，想出的方法确实高

妙。

巴、蜀是现在的四川省，范围着实广大，却属于边远之地。只给这个地方，难免会使刘邦有被流放的感觉，因此把巴、蜀和一般所谓关中之交界处的汉中（今陕西省邻近四川省的县）一并给予，就比较不会不近情理。

“那真正的关中呢？”

“我们把刘邦塞到边地，然后把洞口用巨石堵住。这个巨石——可以用信得过的秦国降将。比如让章邯为咸阳以西雍地之王，长史欣为咸阳以东塞地之王，董翳为上郡翟地之王……这样如何？”

“好！这的确是上策！”

项羽豁然开朗。

关于灭秦后的天下经纶，项羽只有一个念头——复古！

他全然没有创造新体制的意念。恢复秦统一天下之前的群雄割据状态，这是项羽的理想。这不是创造，只是复古。这样的改革有意义吗？

“恢复旧态？这样不能使诸将心向大王的。”

听到范增如此说时，项羽立刻道：“那就多增加一些国家吧！”

项羽的目的只在于使自己成为霸王，也就是说，自己为超级大王，而封给其余诸王远较战国诸侯为小的国；天下只有他这么一个霸王，其余

都是小王。

因此，他认为将关中一分为四是“上策”，并且大表赞同。将天下一统前只是七雄之一的秦王领土分给四个人，这样的王，当然没有一个能和霸王相比。

项羽极其大方地将领地分给讨秦有功的诸将，并封他们为“王”。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四月，一批由诸将变成的诸侯，分别由咸阳附近的戏水出发，前往各自的封国。

刘邦前往西边汉中，一路上，他把走过的栈道放火烧掉。由杜南到蚀中的路非常狭窄，路上铺有如今日铁路之枕木，这就是所谓的栈道。经过火烧，这样的路会逐渐消失。

“为何要如此做呢？”

烧掉栈道之事是由张良提出的。一切交给张良处理的刘邦，对此举却不解其意。

“秦灭亡后，新成为诸侯的过去诸将，由于不需要太多的兵，所以已将大部分士兵在戏水边解散。被解散的士兵，以后很有可能结群成为盗贼。我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这些盗贼袭击我们。而且……”

“而且怎么样？”刘邦问道。

“烧掉栈道，等于以行动表示您无意返回东方，逐鹿中原。项王一直认为您有可能与他争天

下，因而颇有戒心。这样做可以消除他的疑心，不是吗？”

“消除项王的疑心固然好，可是，没有栈道，我以后不是不能到东方吗？难道你要我永远屈居在这个地方？”

“不，事实不是如此。”张良笑道，“栈道是人们新造的路，古道依旧在。这路鲜为人们所知，所以一旦采取隐秘行动，反而方便。因此，烧掉栈道不足惜……何况我的才识是为辅佐日后成为天下之主的人而生，只以做巴、蜀、汉中之主而满足的人，不配请我当军师呢！……真正的胜负要到最后才会揭晓，也就是说，我现在才开始真正施展我的谋略本领，主上，您且拭目以待吧！”张良说。

“我必须在汉中这个偏僻地方待多久呢？”刘邦想到要在这穷乡僻壤待上一段时期，就有些怅然。

厌恶来到巴、蜀这种边远地方的，不是只有刘邦，麾下兵卒为此而在途中逃亡的也不少。

乖乖跟到汉中之都南郑来的兵卒则无日不唱思乡之歌。他们的故乡都在函谷关之东。

听到兵卒在唱思乡曲时，刘邦更暗自下定决心——早日回东方。思乡情绪是强大力量之泉源，刘邦并不知道自已已经拥有强力武器。

项羽认为能够成功地灭秦，完全是他一个人的力量。因此，他认为对部属的论功行赏是一种施舍。由于真正的功劳在于自己，所以得到恩赏的人等于是沾了光，理应不会有什么不满才对。在这样的心态之下，他的论功行赏，自然欠缺周详。

虽说制造许多小领主，但数目毕竟有限，一些自以为有资格受封为王却期望落空的人，当然会有不满心态。由于论功行赏并无明确基准，所以不满之声日益升高。事实上，行赏与否完全根据项羽个人的好恶。

复古主义者项羽封王的原则，是以秦统一全国之前的诸侯后裔为第一优先，至于选择何人，就全视项羽的喜好而定。

以齐为例，秦之宰相李斯被处刑的当时，齐王为田假。但田假后来被田荣放逐，投靠项羽。后来由于赵遭攻打，楚乃命齐前往救援。而田荣却以田假亡命至项羽处为由，不接受这项命令。

——除非杀掉田假，否则不出兵。

接到这个答复时，项羽大为震怒。

结果，齐国将军田都背叛田荣，为项羽救了赵。

讨灭秦后，项羽没有封齐之国君田荣为王，而封田都为齐王。田荣自然极为愤怒，于是杀了田都，自立为齐王。不仅如此，他更任命彭越为

将军，在梁地兴兵叛乱。

原来交情极好的陈余和张耳，后来他们之所以产生间隙，是因为张耳成为常山王，而陈余却未受封。埋怨项羽的陈余因而向田荣请求援兵，攻打常山王张耳。结果，张耳落荒而逃，前往投靠刘邦。

为此，项羽怒不可遏，立刻派兵攻打齐国田荣。

好不容易灭秦，结果，天下再度陷入混乱。

项羽太欠缺宽容之心了。

名义上的天下之主楚怀王始终担忧的事情，逐渐有噩梦成真的迹象。

——平定天下的是我项羽，怀王无任何功绩可言。怀王只是我叔叔项梁带来的人罢了，我根本没有向他低头的必要！

这是项羽的想法。他于是对怀王说：既然天下已定，望勿再为楚王，而行称帝。

项羽遂奉怀王为义帝。

他原本企图借此由自己掌握实权，结果还是觉得义帝的存在颇为碍眼。

“难道我不能成为天下之主吗？”项羽如此询问虞姬。

“谁说不可以！讨灭秦全是大王一人的功劳，其间义帝什么事情都没做过。大王才是有资格成为天下之主的人啊！”虞姬回答。

“说的也是。”

项羽认为消灭义帝的时候到了。

他遂派使者向义帝上奏：“为帝者必须拥千里四方领土，且以河流上游为据地，这是自古以来的惯例。臣业已为帝觅得理想之处，伏请陛下迁往该地。”

项羽逼迫义帝迁都长沙。

“情形不对——”

义帝家臣约略猜出项羽的意图，但在未向义帝报告之前，业已纷纷逃散。

家臣作鸟兽散后，再也无人护卫义帝。

项羽命衡山王吴芮和临江王共敖，在扬子江上杀害义帝。

这是诸侯离开戏水阵地到封地半年后的事情。

一二 / 楚汉争霸

义帝死于汉元年十月。而烧掉栈道看似把自己关在汉中的刘邦，却在两个月前就有所行动。

他从被人遗忘的旧道返回东方。这条路好像是为了奇袭而设的。

在咸阳之西的雍地忽然出现的刘邦军队，一下子就在一个叫陈仓的地方攻破雍王章邯，追击后包围了废丘。他更派遣诸将攻略陇西、北地、上郡等地，塞王长史欣、翟王董翳、河南王申阳等人全都不战而降。

这件事情说来讽刺。项羽将关中这个名称重新下定义，把它一分为四，而将刘邦塞到边地。结果，刘邦一下子就占据了大部分的关中。不仅如此，他更越过函谷关，使其东边的河南郡成为桥头堡。

项王当然为此震怒，但此刻的他正在焦头烂额的情形下，自封为齐王的田荣非讨伐不可，而齐正有与赵联合抗楚的迹象。

讨伐北方之齐？或攻打西方之汉？项羽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在这个时候，项羽的谍报人员在常山逮到一个可能是密使的人物，这是个从监牢逃出来的人，腹部扎有用绢布书写的密函。

这是写有“齐、赵两国兹同意合力攻灭暴虐

之楚霸王（项羽）”文字的誓约书。

同时，刘邦家臣张良写的一封信也送到项羽手里，上面写着：

汉王刘邦因被承诺之事未见实现，因而志取关中之地。所幸现已如约定成为关中王，至此已无他求，今后将于此久居，更无东进之意。

“其实，他这样做不是没有道理的……”

过去确实有过承诺，而刘邦确实是被耍了一次。设下计策的项羽，当然了解刘邦的愤慨心情。

换成我，一样也会大发雷霆，为取回被承诺的土地而大动干戈吧？激情汉子项羽事实上也对刘邦起了共鸣。

“好，现在决定先攻北方！”

项羽遂决定优先讨伐齐国田荣。

动员令于此下达。项羽令新封之九江王黥布出兵，而黥布派来的兵员仅区区数千。而且黥布本人以生病为由，只派遣属下将军前来。

“可恶的黥布！以后非给他颜色看不可！”项羽切齿扼腕地说。他就是这样，随时都在制造日后要讨伐的敌人。一旦交锋，他的作风是非把敌人歼灭不可，因此，敌人都会拼命抵抗。项羽打仗，每次都得苦战，可说是自食其果。

虽然如此，项羽确实是强人。他亲自率军北上，于城阳与田荣交锋，并将之击破，田荣败走

平原，结果在该地为人民所杀。项羽继续北上，烧光齐国城市，并且将降服的齐兵悉数坑杀，俘获的老弱妇女则一律充为奴隶。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虽然占领土地，却无法得到人心，齐人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对项羽叛变。田荣之弟田横召集旧齐兵，于城阳对项羽竖起叛旗。项羽因此未能南归，只得留在齐国继续作战。齐兵因恐一旦战败就会被杀，所以无不抵死奋战，项羽无法轻易予以镇压。

“可恶的齐兵！这次攻陷，我一定要用更严厉的手段对付他们！不是把他们慢慢烧死，就是碎尸万段！”项羽怒视着迟迟无法攻陷的城阳城壁。

汉王刘邦则反其道而行，对降服者表示欢迎，并且予以优遇。

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

如《史记》记载，他显示的是一种宽宏大量的态度。

秦之直辖领地内随处都有供皇帝及贵族狩猎且不许庶民进入的广大猎场及庭园。刘邦开放这些土地供人们耕作，广受百姓爱戴。刘邦因而不需如项羽那样担心背后会有人造反。

刘邦只要有机会就发布大赦令，并且亲自巡历各地，勤于慰劳百姓。

汉二年（公元前205年）二月，刘邦除秦之社稷，新建立汉之社稷。

“社”是奉祀土地神之祠，一般的设置是筑造土坛，周遭种树，一些地方则在树木甚多之处设坛，这些树木都以特别颜料上色。“稷”是奉祀谷神之祠。

有土地，有人种植五谷，始有国家。因此，社稷就是代表国家。建立自己的社稷，等于宣言汉已“建国”。

刘邦渡过黄河后，魏王豹投入汉之阵营，并且率兵攻略河内，掳获殷王。殷王司马卬原是赵之部将，因替项羽平定河内有功而受封此地。

之后，刘邦渡过黄河南下，巡游洛阳。此际，新城乡三老董某人求谒刘邦：“启稟大王……”

秦之制度十里设一亭，十亭设一乡，而各亭有“长”，各乡有“三老”。刘邦年轻时，曾在故乡担任过亭长。乡三老等于村长。

“你有什么事情，说吧！”刘邦回答。

“义帝崩殂了……”

“此话当真？”

“回稟大王，是千真万确的。据说楚霸王命令临江王在江南之地将之杀害。这件事情，江南、江东无人不知……小民前来稟报此事，为的是请示大王今后该采取何种措置。”

“喔……”刘邦回头望着张良。

“义帝是主君，大王必须袒而大哭，这是规矩。”张良低声道。

天子崩殂时，臣属必须裸露而大哭。野人刘邦不懂这样的规矩，但对出生于韩国宰相家族且博闻强记的张良而言，如何服天子之丧乃是常识。

刘邦当场裸露上身，伏地痛哭。张良以及诸臣都向他看齐。

“小民现在知道该如何做了。小民这就赶回，叫乡民服丧……”

三老董公为了告诉乡民，急遽辞去。

和张良独处时，刘邦道：“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到了。”

这是指与楚霸王正面对决的时候。这个时机迟早会来，而得知义帝已死的现在，应该是绝佳机会。

“为时尚早。”张良静静地回答。

“为什么呢？诸侯先后向我归顺，项羽则忙于攻打北方之齐，其国都彭城已成空城。现在发动攻击，能轻易将之攻下的。”

“这等于是闯空门嘛！”

“不要说这么难听的话，好吗？”

“彭城确实能轻易攻下。可是，项羽会立即从齐国率兵折返回来啊！”

“那些士兵由于迟迟不能攻下齐国城阳，早已疲惫不堪。我现在登高一呼，你想能召集到多少诸侯士兵呢？”

“大概有五六十万吧？”

“就算只有五十万，也已足够，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攻打城阳的楚兵，只是一时陷在那里，并没有疲于野战之事。实际上，他们一直处于休养状态，认为他们疲惫不堪是不对的。”

“是吗？依据我的经验，包围战也会令人疲惫不堪啊！”

“为将者才会如此。那是由于劳心。士兵根本没有劳心之事，怎么会疲惫呢？而且听到故乡陷于危险时，士兵会格外奋起的。这个力量绝对不能小视。”

张良极力抑止跃跃欲试的刘邦，而刘邦却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不愿意错过。

“我不是小觑项羽兵力，可是，我们有五十万大军呀！”

“这五十万军队大部分是诸侯之兵。他们确实感恩于主上的宽宏大量，所以前来归顺，但这并不代表真正的心服。”

“这还不能算是心服吗？”

刘邦有些意外。他在攻陷城市时，抑制自己不行掠夺，为的是要收揽人心。对咸阳美女更不

敢轻举妄动，付出这么大心血，还不能赢得“心服”吗？

“让人们完全心服，需要经过一段时期。虽然迹象已经有了，但依我看来，还没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我倒认为已到成熟阶段了啊！”

“或许主上说得没错。万一不是，一旦有所缓急，我们的五十万军队，随时都有可能支离破碎。”

“会吗？不管怎样，我的意思是干了再说。”

“这等于是赌博。”

“赌就赌嘛！”刘邦以断然口气说。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干吧！只是，让我提醒一件事情：不能过分依赖五十万大军。作战时，只能当做率领二十万军队。”张良边说边颌首。

他也有了下一次赌注的决心。用下注来决定命运，有时候是必要的。刘邦发布了义帝之丧，同时，派遣使者对诸侯宣告：

天下共主义帝，吾等皆北面奉之。今项羽弑义帝于江南，此乃大逆不道之举。余兹发表此丧，望诸侯皆缟素（穿着丧服之意），悉发关内之兵，以收复三河（河南、河内、河东）之土，并由南方江汉浮水而下，诸侯从各王，以除弑杀义帝之楚人。

这项告示，虽然措辞委婉，实际上等于是下达动员令。

刘邦遂召集了五诸侯的五十六万大军。

由洛阳到彭城是今日陇海铁路往东行进的路线，该地是黄河与淮河支流如棋盘纵横交错的区域，以刘邦为盟主的大军，大半沿水路东进。

项羽此时正率军攻齐，人在北方山东半岛末梢的城阳。由于齐军顽抗，所以他把彭城全部兵力带到此地。

彭城几乎成为空城。

刘邦大军轻而易举地攻陷彭城。

但这时候的军纪相当令人摇头，最大的症结在于“大军”意识。张良说过作战必须当做只率领二十万军队，用意就是不让士兵有“大军”意识。而众多指挥将官却为了消除士兵对项羽的恐惧感，号称自己的军队是百万大军，遂使得全体士兵都有了“大军”意识。此种意识的最大缺点是：容易产生依赖心。

——这是百万大军，我不用卖命，总有人会好好打仗的。

而且，庞大的混合军团，在统领上相当困难。《史记》就进入彭城的汉军状态，记载：

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

也就是说，抢夺财物，拥抱美女，连日设宴狂欢。其军纪之紊乱及士气之不振，可想而知。

当时，项羽在一般人眼中犹如凶神恶煞，没有人打得过项羽——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事实上，项羽完成灭秦大业，就是基于人们对他的畏惧心理。

因此，汉军众多指挥将官只敢号称拥有“百万大军”，而不敢使用“讨灭项羽”的言词。他们在激励部下时，则使用“攻陷彭城”的口号。

只要攻陷彭城，战争就结束——汉军士兵都有这个错觉。因此，胜利进城后，他们就喝酒喧闹，到了忘我的程度。

正在包围城阳的项羽，接到彭城已为刘邦大军占领的消息时，满面通红、切齿扼腕地吼叫起来：“可恶刘邦鼠贼！闯空门的行径何其卑鄙！”

他从包围军队之中，挑出三万精锐，余事交给诸将，亲自率领部队，一路赶回彭城。

“把汉兵杀个精光！一个都不能放过！杀呀！杀！”

骑在马背上的项羽连连吼叫。

一三 / 大军师退场

从齐国城阳赶回来的项羽并没有采取直线行动，由东边猛攻彭城。就这一点而言，他的确不愧为大战略家，他采取的作战方式是：一边南下，一边迂回绕到彭城西边来。

对占领彭城的汉军而言，西边是自己的归路。他们认为出兵东北的项羽，一定会从东边攻打过来。一旦知道项羽军队在彭城西边出现时，汉军心理上必会大受动摇。

项羽猛袭驻扎彭城西边肃县的汉军，一下子就将之践踏。肃县汉军一直认为他们是后卫部队，做梦都没有想到敌军的首次攻击会加到自己头上，因此连采取战斗态势的时间都没有。

以秋风扫落叶之姿击溃肃县汉军的项羽，在彭城东边的睢水河边又与汉军主力交锋。张良料想得完全正确，项羽军队一点疲态都没有。不仅如此，他们对形同闯空门的汉军，憎恨到了极点。听到自己的家园财产被抢夺，子女也被掳走，同仇敌忾的程度可想而知。

项羽当然获得大胜。

汉军没命地逃亡，项羽则穷追不舍。

被追到睢水岸边的汉军，唯有跳入河中一途。若不跳入，还是陆续会被项羽军队推落或踢

落。

据说，掉入睢水而死的汉军达十几万之多，河流因而堵塞。

刘邦之主力也为项羽重重包围。

——吾命休矣！

正当刘邦准备认命时，突然有一阵飓风从西北方向猛吹过来。顷刻间，树木折断，房屋倒塌，沙石扬起。由于浓浓沙尘弥漫一片，虽然是大白天，周遭却顿时变得天昏地暗。项羽率领的楚军主力在东南方向，因而正面受到这阵狂风的吹袭，将兵莫不惊慌四散。

刘邦趁此混乱，得以率领近侍数十骑，突围落荒而逃。他要逃往自己的故乡沛。在这个情形之下，他知道沛不是久居之地，但至少非把家人带出不可。

沛县一样地陷入大混乱之中。

——有大军要攻过来！

——是项羽率领的楚军！

由于这是汉王刘邦的出生地，来的如果是汉军，他们会表示由衷欢迎。若是与汉对立的楚军，情形就不同了。项羽的军队以残暴出名，因此非得赶紧逃命不可。尤其是刘邦的家族，更需要立刻躲藏起来。

朝沛冲来的不仅仅是项羽的楚军。先到的是亡命前来的刘邦，后面则是穷追不舍的楚军。逃

者只有数十骑，追者则为数万大军。在这种情形之下，难怪居民根本看不到汉军。

刘邦家族倘若知道汉王前来，或许会在家里等待，但他们只听到“楚军来袭”这个风声。

“聚集在一起容易被发现，大家赶紧分头逃散吧！”

刘邦不在家时，负责管理一切的审食其，如此吩咐刘家人员。

因此，刘邦来到时，家人全都杳无踪影。由于项羽军队紧跟在后，所以刘邦根本没有寻找的时间。

在陷于混乱的沛县，刘邦遇到儿子孝惠和女儿鲁元，并且将之带出，这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

刘邦除正室外还有几名侧室，光是儿子就有八个，孝惠和鲁元为正室吕氏所生。吕氏也只生养了这两个孩子。

带着两名子女的刘邦，径往西边逃走。追兵越来越迫近。由于拼命奔跑，所乘马匹已到筋疲力尽的地步。马车的载重量过大也是无法快速的原因。

“都是因为你们！所以马车超重，这样当然跑不快！”

来到一个叫下邑的地方时，刘邦说了这句话，就把自己的两个孩子从马车上踢落下去。

随行在侧的夏侯婴大吃一惊，一边从马车上飞快跳下，一边抱起两个小孩。

“这样的父亲未免太狠心了吧！”

刘邦接连三次踢落自己的孩子，而每次都被夏侯婴救起。

“这是生死关头，还顾得了小孩吗！你为什么要违背我的旨意，救起小孩使马车增加重量！”刘邦随着怒喝，一只手搭到剑柄上。

“虽是生死关头，为人父者这样的作为对吗！”夏侯婴理直气壮地说。

由于没命地奔跑，刘邦终于摆脱追兵。

刘邦把两个孩子送到安全无虞的丰城后，继续往西边走。

把自己的孩子从马车上踢落，事实上是刘邦做给别人看的。

马车上坐着一些刘邦的贴身幕僚。他的作为无非表示视生死与共的家臣较自己的家人为重。比起任何雄辩，这种实际作为更能给予家臣强烈的感动。

被踢落的小孩一定会被手脚利落的夏侯婴救起——这一点，早在刘邦的计算之内。

后来受封为汝阴侯的夏侯婴，过去在沛县担任的是厩司御职务，从事驿亭（驿站）驭者工作。刘邦当时的职位是驿站站长，与夏侯婴朝夕相处。因此，夏侯婴与刘邦一家人的情谊非比寻

常。对驭术纯熟的他而言，救起从马车上掉落的人，根本不算一回事。

《史记》中的这段记载，把刘邦描写成一个极为无情的父亲。事实上，刘邦爱子心切，所以委托审食其这么一个可靠的人物照顾他留在沛县的家族。由于审食其及时将刘邦家人分散，两名孩子才有获救机会。

乔装的审食其伺候刘邦父亲及吕氏，却被楚军发现而被俘。

楚军追着败走的汉军直向西方。

项羽搭乘的是豪华御车，坐在偌大车厢里的只有项羽和爱妾虞姬。

不用说徒步兵卒，连骑马的高级幕僚都已疲惫不堪。虽然如此，他也不会叫他们到御车上同乘。不知辛劳为何物的他，自然不会体贴别人。不知体贴别人，就是没有同情心。

“所以我常说，打仗非赢不可。而为了赢，需要的是强大力量。力量就是一切……一个人绝对要有拔山之力。”坐在御车里的项羽，抚摸着虞姬的手说。

刘邦被击破后，跟随他的诸侯纷纷投靠项羽，这是因为“力量”。在项羽看来，能够收复彭城，确实是靠将兵勇猛的力量。但这个力量其实是来自故乡被蹂躏的愤怒，项羽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把自己孩子从马车上踢落，要项羽做和刘邦同样的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项羽连这样做会有什么效果都无法理解。

“大王实在伟大……”虞姬以恍惚的神情望着项羽的脸。

项羽拥抱了她。这是四月天，所以御车没有放下垂幕。行军将兵对御车里项羽拥抱虞姬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

“大家在看……”在项羽怀抱里的虞姬挣扎说着。

“让他们看到有什么关系！”项羽更加抱紧虞姬。自己的女人想抱就抱，有什么顾忌！想要学我，就得成为像我这样的霸王！不过，这要有力量才能做得到。你们有这个本事吗！

从幕僚以下到兵卒，全都抛妻弃子而从军。看到毫无顾忌拥抱爱人的项羽时，他们不禁想起留在故乡的妻子。

这个时候，刘邦在下邑附近与周吕侯的军队相会。周吕侯是刘邦正室吕氏的兄长。刘邦以自己的部队为骨干，逐次收编败走而潜匿各地的士兵，已略具军队规模，并以此姿态进入荥阳城。

如今，在项羽军追击的情况之下，他唯有逃回关中一途。倘若想要留在关中争霸天下，就得把项羽军队牵制在某个地方，并利用这个时间重整旗鼓。刘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遂煽动诸侯中

最易动摇的九江王黥布造反。

项羽于对齐之际，曾对诸侯下达动员令，而黥布却只派出数千士兵之事已如前述。项羽对黥布耿耿于怀，遂连连派人以严厉态度诘问，并要他有所说明。

“莫非项王有意讨伐我？”黥布正为此日夜担心。

洞悉项羽性格的黥布，因此态度动摇。而刘邦利用的就是这一点。

接到黥布造反之情报时，项羽以项声及龙且为将军，派兵讨伐。结果，黥布被破，由间道逃走投向汉。刘邦因而达到将项羽牵制在一个地方达数月之久的目的。

刘邦利用这个时间逃进荥阳城，一方面让士兵养精蓄锐，另一方面筑造到黄河的防御道路，企图借此得到敖仓的粮食。

敖仓是秦始皇在荥阳西北敖山的粮食仓库基地。只要确保这个地方，粮食问题就不必顾虑。

刘邦以此为基地，派韩信和张耳出兵平定北方的赵地，并且斩了赵王歇和陈余。也就是说，陈余丧命于昔日挚友张耳手下。

刘邦封张耳为赵王。

张耳于两年后去世，由儿子张敖继位为赵王。张敖后来成为刘邦女婿。也就是说，在下邑被父亲刘邦从马车上踢落的鲁元公主，成了张敖

的妻子。

刘邦的北伐终告成功，而东奔西走的项羽，就在这个时候对刘邦的所在地荥阳发动攻击。

项羽对联结荥阳和敖仓的补给路线，展开重点攻击，补给线一旦中断，荥阳就会失去粮食来源。

不久，项羽停止攻打刘邦补给线，改为包围荥阳城。

刘邦逃到此地是汉二年五月间之事，项羽围城则由三年四月开始。

粮食来源有问题的军队，当然无法长久打仗。

刘邦为此大伤脑筋。

“我可以不要天下，能够保住关中就心满意足……我们以荥阳之西归汉，以东归楚为条件，和他谈和如何？”刘邦和幕僚讨论。

“这天下二分之计是行不通的。”张良说。

“为什么？”

“只要项羽阵营中有大军师范增，他们绝对不会接受这个条件。主上要试，那倒无妨，不过，最好是想办法使范增脱离项羽阵营。”

刘邦还是派了使者至项羽处做“二分计”的提案，果然被拒。

“汉已摇摇欲坠，此时不一鼓作气将之攻灭，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项羽听从范增的话，加强包围态势。

这个时代战国遗风尚存，使者或游说之士频频往来于对峙中的两军阵营之间。

荥阳城内，一旦见到项羽派来的使者，先摆出丰盛佳肴，然后故作神态说：“对不起，我们以为你是亚父（范增）派来的，原来你只是项羽的使者嘛！”就把佳肴退下，以粗菜代替。这等高级心理战术一再出现。

得到使者的报告，项羽怀疑范增和刘邦有所勾结，因而逐渐削减其权力。

范增心里非常郁闷。要是当时在鸿门宴杀掉刘邦，后来彭城就不会被抢去，也不必为包围荥阳而如此辛劳。而项羽不但没有为此稍事反省，近来更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他。

由于年岁已大，范增变得相当固执。心里不愉快时，他会毫不掩饰地表露出来。项羽自然也为之悻悻然。只要找到借口就把这个老头子除掉——项羽开始有了这个念头。

——由于亚父已经年迈，所以不忍让你再担任这个辛苦职务。

项羽每次削减范增的权力时，都用如此的托词；而范增虽然年迈，感受力却仍敏锐，他早就知道项羽对他心存怀疑。

一天，范增对项羽说：“天下形势约略底定。后面的事情，大王自己看着办吧！老朽愿意

从此退居幕外，以无官之身度过余生。”

“好吧！”项羽当场答应。

这一点，更使老人家怒火攻心，愤怒对身体当然不好。中国人一向相信愤怒会导致恶性肿瘤。

范增于荥阳回归彭城的途中，由于背部长出一种叫疽的恶性肿瘤而亡。

一四 / 项羽疲于奔命

虽然成功地把范增从项羽阵营除去，但荥阳被包围的情形更加严重，城内粮食已经告罄。

刘邦非设法逃出荥阳不可。但想要从紧密包围的城内逃出，需要有人愿意牺牲。在这样的時候，果然有人愿意为他效死，这是刘邦得天独厚的地方，也证明他平时待人不错。

刘邦从来没有忘记厚待牺牲者遗族。部属知道这一点，都愿意为他效命。项羽则由于过分自信，经常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因此，即使有人为他牺牲，也少有感念之举。这一点，可说是楚汉之争的成败关键。

于刘邦从荥阳逃出之际，自动表示愿意赴死的是一位名叫纪信的将军。

某夜，包含女子在内的两千汉军，从东门来到城外。项羽的楚军当然立刻从四面蜂拥而上。此际，从城内出来的将兵突然左右分开，一辆黄盖车发出辘辘之声，从中间驶过。这辆车子的左侧插有一面犛牛尾巴图样的旗帜。

车顶用黄色绢布包着的黄盖车是天子座车，而犛牛之尾是天子旗帜。

“由于城中粮尽，汉王在此投降！”随侍黄盖车旁的一名侍从大声喊道。

听到这句话时，楚军涌起如雷的欢呼声。

“汉王投降了！”

“刘邦出来投降了！”

东门外楚军将兵的欢呼之声，很快传遍全军。

“什么？汉王投降？”

“听说是从东门出来的。”

“快去！这么重要的场面怎么可以错过呢！”

汉王投降是历史上的重大转机，一个人纵然长命百岁，也不见得能目睹到这样的场面。

全军将兵争先恐后，赶到东门来。

刘邦趁混乱时刻，仅率领数十骑近臣，成功地从西门脱逃了。

欲目睹历史性场面的众多群众，簇拥到黄盖车四周来。

“快退下去！退下去！不然要砍人了！”

项羽近身卫队将校挥动着白刃，要群众让路，好使项羽的座车通过。

——刘邦前来归降。

听到这个报告时，项羽摇动身躯，大笑起来：“这个混蛋，我要把他的头砍下！卑贱之徒而僭越称王，这是应得之罪！”

他于是抓起佩剑，走出自己座车，才踏出两步，便回头对虞姬说：“你也跟着来见识一下吧！”

“可是，这种场面，我……”虞姬垂下头。她跟随项羽经过无数战场，但一直都在队阵的最内部，从未目睹过血淋淋的战斗场面。出身会稽平和水乡的她，生性害怕战争中的腥风血雨，看到人的脑袋被砍下时喷出的鲜血，大概会当场昏厥吧？想到此，她不禁浑身发抖。

“没有什么好怕的，你来吧！”项羽道。

这是命令。项羽要虞姬看到自己威风凛凛的模样。他要自己的爱人亲眼目睹自己的权势何等之大，好使她以后对自己更为顺从。这种炫耀的心理，和幼童没有两样，而虞姬是不敢不服从他的。

“是的，大王，我这就来。”虞姬回答。虽然不乐意，但她是不能不听从命令的。

“快来啊！”

“是的……”

惹项羽发脾气之事万万做不得。虞姬遂以最快的速度跟随项羽。但女人的脚步毕竟缓慢，没能立刻赶上他。因此，她在跟随项羽上车之前，着实花了一些时间。来到东门外之后，为了叫蜂拥前来的群众让开，又花了不少时间。

汉军军师张良，早已将这些计算在内。

使用替身的汉军，趁此混乱，从相反方向的城门脱逃出去，但要是这诈术太早露出马脚，便有被项王追兵追上的可能。因此，真相大白的时

刻越晚越佳。——这一点，张良把希望寄托给看热闹的群众。

看热闹的观众果然没有让张良失望。

好不容易来到黄盖车前的项羽，在近侍所铺的地毯上大咧咧地盘腿坐下，并叫虞姬坐在他的旁边。

“刘邦！我要你爬着出来！”项羽对着黄盖车门帘吼道。但门帘连动都不动一下。坐在御车里的将军纪信，盼望主子刘邦尽量跑远一点。他并不是因为怕死而不敢立刻从车里出来，而是为刘邦刻意拖延时间。

“事已至此，你干吗还拖泥带水！快出来啊！难不成你怕死，在车里昏过去了！我没有心情在这里和你啰唆，来人哪！掀起门帘，把刘邦拖出来吧！”项羽大声命令道。

三名侍卫往前冲出。其中一个大概由于跟随项羽已久，感染了他的火暴脾气，所以不是掀开门帘，而是一把把它扯断。座车内的人就在那里，低垂着头。

“出来！你这个满身黑痣的家伙！”

侍卫抓着冒牌刘邦——纪信脖子后的头发，将之拖出车外。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如《史记》所记载，刘邦身上有许多黑痣是广为世人所知的。

纪信被拖出来后，还是一直低垂着头，他甚至匍匐在地面上——一抬头就会被项羽发现自己不是刘邦。在被揭穿之前尽可能地拖延时间，这是他此刻最大的愿望。

“你没有见过刘邦的脸吧？”项羽回头对虞姬说。

此刻的项羽完全沉醉在胜利者的优越感里。获得胜利的决定性瞬间何其令人愉悦——他不舍得一下子享尽，这样的愉快应该慢慢地享受，横竖对方是跑不掉的。有先见之明如张良者，也没有计算到这一点，这可以说是额外赚到的。

“是的，我从未见过他的脸。”虞姬回答。

“这个家伙脸孔细长，鼻子特别大……”项羽说。

隆准而龙颜。

《史记》如此形容刘邦的容貌。“隆准”的意思是鼻子高，“龙颜”则指脸孔细长而言。

“现在让你看看他的大鼻子。你们快把刘邦的头抬起来！”项羽神情愉快地说。

“是的！遵命！”侍卫人员一只手抓着纪信的头发，另一只手托起他的下颚，一把拉起他的

脸。

被强拉抬起脸的这个人，鼻子却是扁平的。
“什么？”顷刻间，项羽眼梢上吊，满面通红。

“刘……刘邦哪……哪里去了？”项羽因愤怒而结结巴巴地问道。

“汉王早已出城了。哈！哈！哈！”纪信大笑起来。

“把这个家伙用火烧死！”项羽气急败坏地站起来，一边往地上吐口水，一边急急走向自己的座车。

这无异在大庭广众面前受到侮辱。自尊心极强的项羽怎么忍受得了这个场面呢？他想赶紧躲进座车，离开这个地方。

此刻的他，脑子里除此以外更无他事，包括宠爱的虞姬在内。

他就是这样的人，一切以自己为重。

好不容易从荥阳城逃出的刘邦，一路往南。初时只有十数骑的这批人，一路上不断收容地方杂军将兵。这可以说是刘邦的德望所致吧。

仁而爱人，喜施。

《史记》如此描述的刘邦，由于待人宽厚，所以甚受爱戴。

败走前往的南方，到处都是黥布部队，这一点也有利于刘邦。虽然黥布不是刘邦的直属部下，但却是与徐福有过交易的吴芮女婿，因此，与张良可谓素有渊源。

而且，曾经背叛项羽的黥布，家族悉数为项羽所杀。

天下已明显分为楚、汉两方。除项羽和刘邦以外，无人足以称霸天下。因此，这是二者择一的环境。惹怒项羽、家族为其所诛杀的人，只有投靠刘邦了。

在感情驱使之下，一向采取报复主义的项羽，无异为敌人增加援军。才拔光刘邦的羽毛，而对方却很快又羽翼丰满起来。这羽毛，实际上等于是项羽所赠。

刘邦逃至南方宛、叶（今河南省南阳市一带）之地。项羽当然立即采取追击行动。

这时候，渔夫出身的盗匪部队将军彭越，趁项羽不在进攻下邳（在今江苏省），并击破了项羽堂弟项声的军队。

“可恶的盗匪！”

怒不可遏的项羽遂急遽率兵折返。

虽然彭越在闯空门的情形下袭击成功，但一面对项羽主力便束手无策，很快被打得落荒而逃。

这却使刘邦军不但有喘息机会，且北上攻入

成皋城。先前被包围的荥阳城，此刻也在刘邦部将周苛和枏公的占领之下。成皋城在荥阳西北十多公里处。

击溃彭越军的项羽，再度回到西边。

项羽这次将包围已久的荥阳一口气攻下。虽然守城的周苛是一名勇将，却也未能抵挡项羽的猛攻。

一向不饶恕顽强抵抗之居民和士兵的项羽，对勇将却另眼看待。渴望得到勇猛将军的项羽，由于甚为欣赏周苛于守城之际的指挥得宜，因而对成为俘虏的周苛说：“你到我麾下来当将军如何？我任命你为上将军，并且封为三万户领主。”

对此，周苛昂然道：“你有时间劝我归顺，不如赶快考虑如何向汉王投降吧。你根本不是汉王的手下，要是不立即做此决定，他日定将成为汉王的囚虏！”

“妈的！”原本有意饶他一命，并且予以提拔，项羽闻言勃然大怒，当场下令，“把这个家伙投入锅里烹煮！”

攻陷荥阳的项羽，立刻转向附近的成皋，进行包围。刘邦在城内召集幕僚，举行会议。

“我们该如何是好呢？”

“最好是让项羽疲于奔命。项羽是非常没有耐性的人，对他用此一战略为上策。”张良道。

这个意思是，尽量避免正面交锋。刘邦遂从成皋城逃出，渡黄河往北逃走。黄河北边有张耳和韩信的部队。无论逃往何处，都有自己的军队接应，这是刘邦最大的本钱。

刘邦避开决战，让卢绾、刘贾等人扰乱项羽后方。败走的盗匪将军彭越当然也参加这场游击作战。

项羽只有辗转东西，疲于追敌，急欲逐一击溃，但这些都是局部性游击部队，始终无法获得决定性的大胜利。

虽然连战皆捷，却不得凯旋。

“不以屡战屡败为意。九十九败后，于最后决定性一战获胜就可以。”张良时常强调这一点。

九十九败后的一胜——有此观念的将兵即使打败仗也丝毫不气馁。

好不容易攻陷成皋的项羽，只有把这个城交给大司马曹咎看管，自己则为了讨伐彭越，又转向东方。

“我会在十五日后，讨灭那批鼠贼回来。这当中倘若汉军前来挑战，绝对不可应战。知道吗？你们必须忍耐十五天！”

项羽再三交代曹咎后，向东进军。但曹咎并没有忍耐十五天。实际上，并非曹咎缺乏耐性，而是汉军善于挑拨作战。

曹咎被诱出，在渡越汜水时，受到汉军猛攻，楚军遂被歼灭。由秦归降项羽麾下的长史欣，此时在汜水河畔自尽。

汉军继续前进，并于荥阳之东包围楚军。

为讨伐彭越而向东的项羽，听到曹咎兵败的消息，一时怒火上升，立刻率领全军返西。

项羽军以怒涛之势来到荥阳附近时，原本布阵于此的汉军，不知何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是原来就计划好的作战方式。汉军分别躲到分配好的险阻之地，准备展开最后的作战。

一五 / 迎接决战

楚汉争霸战迟迟未见胜负。

在项羽赴东方讨伐彭越之前，楚汉双方曾在广武山（今河南省荥阳市）对峙，当时两军之间有一千仞深谷，因而不可能展开直接作战。但双方的距离很近，甚至看得到对方的脸孔、听得到对方的声音。项羽这时候隔着广武之谷对刘邦喊道：“天下大乱已多年，年轻人莫不被征服兵役，老弱亦被征调从事水陆输送工作，民疲已达极点。这一切全因我们两人而起。为了不使天下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不如你我单打独斗，一决雌雄，意下如何？”

对此，刘邦嗤之以鼻道：“打仗要凭头脑来打，我又不是动物，何苦与你力斗！”

这则轶事充分显示两人性格南辕北辙。由双方统帅单打独斗，以决定两军胜负——这样的建议由项羽提出，极为自然。此处值得注意的是：从不以民苦为意的项羽竟然说出体恤人民之语。莫非项羽到这时才对深受战乱之苦的老百姓涌起怜悯之情？

有一回，让曹咎守成皋城而自己东进的项羽，对负隅顽抗多日、最后才投降的外黄城人民，原本已发布悉数诛杀之命令，却因一名十三

岁少年之劝说而收回成命。

这或许是长久以来的疲劳使然，也有可能是自从爱上虞姬后，对人变得较为宽厚的缘故。

项羽军队虽然兵员数众多，却因东西奔波而筋疲力尽，同时，军粮也所剩无几。与之相较，刘邦虽然在兵力上略逊一筹，兵员却由于休养充足而精神饱满，兵粮也相当丰富。

因此，刘邦汉军较诸项羽楚军反而占上风。对于这一点，项羽也不得不承认。

占上风的刘邦，有件事情非利用这个机会不可——要项羽归还被抓去的自己双亲和妻子。

在这个目的之下，非缔结和平条约不可。刘邦遂派一名叫侯公的部属为使节，进行和谈事宜，结果决定以河南鸿沟为界，谈妥此河之西归汉，以东归楚，双方各分东西，人质之归还则于和约成立的同时见诸实行。

项羽这才松一口气，卸下武装，启程返回东方。刘邦也准备朝西方出发。

“干吗要回西方去呢？”张良这时开口问道。

“这还用得着说吗？回去让士兵休息一段时期，以准备他日与楚对决啊！”刘邦回答。

“不行！我们必须对项羽发动追击！”张良以平日难得一见的强烈语气说。

“可是，我们的兵员不多啊！”

“与韩信和彭越的部队会合后，我们的兵员

数会超过楚军。不趁这个时候攻灭楚，无疑是纵虎归山。现在让项羽回东方去，下次出现时，他可能已不是我们所能对付的。”

“为什么呢？”

“一旦发现琅邪徐福所拥有的财富时，项羽等于得到百万援军。由于这一次的天下大乱，徐福再也无法掩盖拥有巨富的事实。倘若这份财富为项羽所掠夺，就算我们拿整个关中之富也无法与之匹敌！”张良如此力说。

“是吗？那我们向东边进军吧！”

刘邦立刻决定追击项羽。他派遣急使至韩信和彭越处，约定在一个叫固陵的地方会合，然后攻楚。

刘邦进军到固陵，然而，左等右等，却没有看到韩信和彭越的军队。

虽然疲惫不堪，但战斗经验丰富的楚军，挟其在兵员上的优势，将追击前来的汉军击破。汉军只有逃进固陵城，深挖壕沟，严阵以待。

“韩信和彭越说好要出兵，却没有来，这是为什么呢？”刘邦问张良。

“这个理由主上应该明白才对。”张良回答。

“喔……”刘邦说不出话来。原来要他们出兵时，刘邦含糊其辞地，并没有把报酬之事谈妥。

——战胜时，我一定不会亏待你们。你们相信我吧！

他只是如此告诉他们。

我应该明确地对他们有所承诺……刘邦对这一点明白得很。如果换他居于韩信或彭越的立场，派出数万乃至十数万大军，除非有具体的承诺，否则有所犹豫是一定的事。

“该答允给他们多少土地呢？”刘邦问道。

“应该慷慨一点。想要成为天子的人，会在乎这一点土地吗？”张良回答。

“好，那就全都给他们吧！陈（河南省）以东到海边之地封给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之地则给彭越。”

刘邦派遣使者携带刻在竹简上的誓约书，这回极为庄重。

众豪杰无不企图取得天下，但在这最后阶段，剩下的只有刘邦和项羽两人。从争霸战中被筛落的豪杰们，现在持的是“靠哪一边较为有利”的观望态度来决定进退。贸然跟随败者，结果当然是吃大亏。

到现在为止，天下将归楚、汉当中的何者，还是无人能判断。

“这个决定贤明之至！如此一来，天下必将归汉。”使者还没有回来之前，张良已如此断言。

刘邦对诸侯的身价知道得很清楚。陈以东至海的偌大领地，应该比韩信本身所希望的为大。

许诺于彭越的部分，也是超过其身价的土地。

“是吗？”刘邦露出会意一笑。

“是啊！原先五比五的态势，现在变成六比四。这么一来，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张良回答。

“六比四还不算万全吧？”

“不，能维持六比四，天下形势等于已经定了。”张良甚有把握地说。

“这一点我有同感……”

实际上，刘邦也很清楚。

韩信和彭越一旦向汉投靠，割据各地的群雄一定会有“汉之形势似乎转佳”的印象。

汉取得天下后，论功行赏时当然对越早投靠者越有利。因此，大家应会争先恐后地前来投靠。已经投向楚的人见风转舵，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五比五的态势变成六比四时，六分的这边在力量上比对方强两分，这是决定性差距。刘邦对此十分了解，只是不敢确信韩信和彭越一定会靠过来。因此，他猜测张良做此断言，一定有什么根据。

“你是不是用了计策？”刘邦问道。

“楚派遣到齐王（韩信）处的使者刚好被我抓到……”张良笑着回答。

有意拉拢韩信军团的，不是只有汉而已，楚

方当然也与韩信有所接触。此刻的韩信正在衡量楚、汉两者的形势，以决定去向。

“项羽提出什么样的条件呢？”刘邦往前微倾身子问道。

“还好我们占得先机。项羽提示的只是‘绝不会亏待’之语。这和我们先前所提示的内容一模一样。”张良回道。

“你是不是把这名使者放走了？”

“放走是放走，不过，我把项羽的信换过了。”

“换成怎样的信呢？”

“韩信先前曾对项王作试探，项羽这次是叫使者送回信。我在不引起怀疑的范围内，把这封信改写成语气傲慢的文字。这么一来，韩信笃定会靠向我们。”张良愉快地说。

韩信是以“受过胯下之辱”而闻名的人物。出身淮阴（江苏省）的他，年轻时游手好闲，经常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在南昌亭长家当食客时，由于一住就是几个月，遂引起亭长之妻的极大不悦。一天早上，亭长夫妻径自在房间里用早餐，而没有为韩信备膳。知道自己已不受欢迎的韩信，当天就离开了。

就在这放浪时期的某一天，当地一名以屠宰为业的年轻人用挑衅的态度对韩信说：“喂！你

块头蛮大，又经常佩着剑，我看你实际上只是个胆小鬼！要是真有胆子，你拔剑刺我看看……我叫你拔剑刺我，听到没有！”

韩信默然不语。

“难不成你是哑巴，听不见我说的话吗！既然是个胆小鬼，你就爬过我的胯下吧！”

对方存心纠缠。

韩信凝视着对方的脸，片刻后，当场趴下来，钻过这名年轻人的胯下。

这件事情传遍了整个淮阴街。

项梁呼应陈胜、吴广之造反，率兵经过淮阴附近时，韩信曾经投身这个军团，不过，并没有受到特别重用，被派任的只是下士程度的职位。项梁阵亡改由项羽接任为楚之领袖后，韩信才晋升为将校。此时，他为了出人头地，曾经提出颇多建言。但项羽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采用下级将校的献策。

秦灭亡后，韩信知道在项羽麾下永远不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便转向投靠被封蜀地的刘邦阵营。实际上，并不是被挖角，而是好不容易找到门路投靠。

韩信为人有一种魅力，只是这个魅力不易被人察觉。他在担任接待职务的官员时，曾经因某人的罪被连坐，被判斩首，眼看就要被斩时，他慨叹地自言自语道：“汉王似乎没有取得天下之

意。不然，他不可能处死如此壮士的……”

听到这句话的夏侯婴，发现韩信的相貌非凡，遂下令中止处刑。

韩信因险些被斩，而第一次遇到发现自己魅力的人。后来，他被萧何器重，由上校晋升至大将。

汉四年，出兵北方之燕及东方之齐的韩信，自立为齐王。刘邦当时在荥阳被包围，因此，虽然对韩信之自立颇表不满，却也不得不予以承认。

现在的韩信已是独当一面的将领。不过，还谈不上是争霸天下的大集团首领。争霸者只剩刘邦和项羽这两人，韩信只能在两者之中择一而从。

中立是不被容许的事情。无论是刘邦或项羽，一旦打倒对方，紧接着要做的事情，一定是扫荡未曾追随自己的杂牌军。韩信军团就规模而言，充其量只是较大型的地方军团，应属于受讨伐之列。

在楚汉相争胜负揭晓之前，投靠哪一方阵营，非有明确态度不可。为此，韩信再三考量，同时不忘搜集各方面的情报，并且派出密使刺探。

武涉、蒯通等游说之士前来主张“天下三分之计”。

天下一分为二时，展开的是楚汉之争，韩信根本没有插手余地。倘若分为三，韩信就有以第三势力跃登舞台的机会。想到这一点时，韩信有些跃跃欲试。

“不过，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韩信立刻否定了这个可能性。与楚、汉二者比较时，韩信的势力，仍明显逊色。亲自率领军队的韩信，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

虽然他是颇有野心的人。

他想做的不是三分天下之一主，而是“君临天下”。可是，目前没有这个力量。因此，较聪明的方法应该是，先密切跟随可能取得天下的人，然后伺机夺权。

所以，判断的基准除了强弱问题外，是否容易夺权也是要点之一。

就情谊而言，韩信与刘邦的关系较为深厚，他曾经担任过汉之大将。虽然他也在项羽阵营待过，但在那里始终没有晋升机会，项羽的确无识人之明。不过从这样的人手中夺权，或许较为容易——韩信正在做诸多评判时，接到项羽所派使者前来的报告。

一六 / 拔山之力

韩信听到报告立刻站起身来。

刘邦就出兵事宜提出具体交换条件，因此，韩信的心已大大倾向刘邦。不过，就夺权这个观点而论时，似乎是项羽较为容易。正在思索之际，项羽派遣的使者来到。

“先看项羽的信怎么说，然后再做决定吧！”他去掉竹简文书上的封泥，开始阅读项羽的来信。才读到一半，他已脸色苍白，持着竹简的双手颤抖起来——这是因为勃然大怒。

信上所写大意如下：

天下形势已定。楚之霸王（指项羽而言）将不需任何人之援助而成为天下主。近闻各地小诸侯企图对楚派遣援兵以表功勋，楚霸王视驰援为应有之事，故无功勋可言，但对未派遣援兵者，定以大军讨灭……

连爬过别人胯下之事都做得到的韩信，是个非常冷静又有耐性的人，但读完这封信时，他却怒不可遏。

这样傲慢的态度岂可容忍！

韩信想起过去在项羽麾下的情形。他迄今忘不了当时受到的种种屈辱。他呕心沥血想出的计策，一次也没被理睬，项羽甚至连“让我考虑看

看”的表示都没有。对韩信而言，这是比钻过别人胯下更难以忍受的屈辱。

愤怒带来憎恶。

势力再怎么大，你毕竟只是个野蛮人……听说曾经向汉王刘邦开口要求单打独斗，结果却被拒绝，我倒要看你还能逞威多久！

项羽的信当然是张良偷天换日写成的。韩信甚至有这样的存疑：在双雄争霸已到摊牌的此时，项羽凭什么敢采取如此的姿态？这封信真的是项羽写的吗？

而憎恶感却压下了这个疑问。对方是过去根本没把我韩信看在眼里的愚笨项羽，至今仍充满了优越感是可以想象的。好！那我就给你颜色看看吧！

“准备出兵！”

韩信为了援助刘邦，立即发布出兵命令。实际上，这次的出兵不如说是为了攻灭项羽而发起的。

韩信由齐——现在的山东省南下。

与此同时，项羽部下大司马周殷叛楚降汉，攻占了一个叫“六”的城。六城在淮水之南。同在淮水之南的偏东处寿春，则有刘贾之军队。

项羽军团在南北慢慢受到双向逼迫。这时，西方更有黥布军队出现，占领了城父。

项羽进入一个叫垓下的城镇，筑起壁垒，淮

备以十万军士据守此地。

这是孤注一掷之举。

韩信将自己的全部兵力投入对汉的支援。不仅如此，他更在这天下一分为二的大战斗场里打头阵。

如张良所预测，在六比四的情形之下，原本观望的地方军阀，已争先恐后地靠向汉了。

——攻打垓下！

这已成了他们的共同口号。

参加垓下包周战的诸军，为数达三十万之多。

汉军的先锋是韩信军团，左翼则为其部将孔熙，右翼是费侯陈贺将军。

刘邦跟在韩信后面进军。刘邦主力的后方是周勃和柴武之部队。

刘邦委托韩信指挥三十万大军。这一点充分显示刘邦器量之大。而欣然接受的韩信，在指挥上当然格外用心。

汉军重重包围垓下。

城内军粮并不丰富。士气甚为低落，逃兵与日俱增。

韩信从会合于垓下的诸军中找来自楚国的人，让他们教一般士兵学习楚国地方民谣，组织楚歌合唱团。

这就是有名的“四面楚歌”。

被包围的军队，最期望的是援军来到，其次是希望在突围后有可以逃避的基地。如此，军兵才熬得过在重围之下的艰苦日子。

而他们却听到从敌军阵营里传出自己故乡的歌谣。莫非前来救援的楚国壮丁，全部降服并被纳入汉军？倘若如此，那救援军就绝对不可能来到，而突围也没有可以逃往的基地，楚国领土好像已经全被占领……在这个状况之下，士气日益低落是可以料到的。

韩信就是为此才让士兵合唱楚歌。这样的心理作战是他的拿手好戏。

——背水之阵。

这个有名战法也是韩信的一次心理作战。

韩信未自立之前，曾以汉之大将的身份攻打赵，此乃汉三年（公元前204年）十月之事。他使一万士兵背对河流布阵。赵军首脑睹状，大笑其愚。

背水阵为绝地。向阪阵为废军。

这是当时有志于兵法之人必读的《尉繚子·天官篇》中的一段。

《尉繚子》据说由三十一篇构成，有人则持二十四篇之说，然两者皆以《天官篇》为始。也

就是说，凡是翻阅此书的人一定会读到这一段。布阵时背水以及面向坡道乃是至愚之举，这是稍涉军事者的必备知识。

而韩信却偏偏做如此不合常理的布阵。之所以如此，理由在于这不是自己训练出来的军队，因此故意采取无法退却的布阵，逼使他们拼死奋战到底。结果，这批士兵果然勇猛奋战，大破赵军。战斗结束后，韩信对幕僚解释：

因为那些都是没有受过训练、临时组编的民间部队，所以只有置之死地，才能逼迫他们抵死奋战。要是置于生地，他们一定全都逃光吧？

包围垓下时的“四面楚歌”，同样是唯有韩信才会想到的心理作战。

中国民谣中，属于北方的一般以叙事、内容简洁者居多，南方则以抒情、缠绵悱恻者为主。南方楚国之民谣素来极为哀怨，而在这个时候，这些哀怨曲调的效果尤大。屈原所做的楚辞也被改编为民谣。

这韵律极其哀切，拖长的语尾由于是以颤抖之声唱出，所以格外扣人心弦：

即使在锣鼓声中
带我到天上华丽的宫殿
但俯瞰故乡时
我的随从面有戚色

我的马匹因怀乡而嘶鸣不前
此时的我，心如刀割

.....

这是改写自屈原《离骚》的楚地民谣。合唱时的音韵更是凄切至极。

听完四面楚歌后，项羽无限喟叹：“唉，我的楚地好像已全被汉占领.....由刚才的合唱看来，汉军之中似有不少楚兵.....”

倔强如项羽者，听了故乡之歌后，心情一下子崩溃了。包围的敌军越来越多。赶着投靠汉军的地方杂牌军队竞相聚集到垓下。其中一些甚至是临时招募的民间农夫，装出军人模样，企图于日后列入功臣名录。

与之相较，被包围的楚军逃兵现象如传染病般蔓延，兵力日减。过去吝于论功行赏的项羽，绝少有因对其感恩而愿意生死与共的家臣。

“剩下的士兵恐怕一千都不到吧？”

即便到这个时候，项羽都不想依赖部下。他认为千骑壮士的力量还不如自己一人。

“我们来举办一次最后的酒宴吧！”三更半夜起来的项羽，叫醒幕僚，准备酒宴。

听了楚歌合唱以来，项羽已患上失眠症，不仅他一人如此，全军都变得神经过敏。这是韩信作战上的胜利。

“把骓牵过来！”项羽如此命令。“骓”是他的爱马之名。这是一匹菊花青的马，能日行千里。项羽命人牵出这匹马，表示他要出阵，这一点，家臣都很明白。

“是的，我们也会准备出阵。”

家臣退下去。

项羽在帐幕里拿起酒杯，虞姬为他斟酒。虞姬知道这是和他生死离别的时刻。

“自从出兵以来，你一直都在我的身边……”一口喝干酒后，项羽道。

“是的，都八年了。”虞姬回答后又斟酒。

八年是前后笼统的算法。项羽之叔项梁举兵是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依秦历算是一年的最后一月。举兵以来的真正岁月，实际上只有六年四个月左右。

“时间过得真快……”项羽有些感伤地说。

“报告大王，骓牵来了。”家臣从帐幕外报告。

“就系在那里吧！”项羽边说边走出帐幕外。

情绪正处高昂状态之下的他，于是以慷慨之气赋诗：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羽重复吟咏自己的这首诗，虞姬与之相和。

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史记》如此描写这个场面，对虞姬后来如何，则只字未提。正史对与历史动向无关的女人遭遇是不会做详细记述的。

《楚汉春秋》载有虞姬对项羽这首诗的答和之诗：

汉兵已略地，
四方楚歌声。
大王意气尽，
贱妾何聊生。

后世文人对这个场面做过各种润色。

一说为，虞姬为使项羽无后顾之忧，咏毕后求项羽赐剑，砍断自己的颈部动脉而亡。据说，项羽起先不允，由于虞姬说了后面的话，才给了她剑——

贱妾愿意跟随突围，尚请大王惠予借剑。

另外一说是，项羽为了断绝烦恼，亲自挥剑砍下虞姬首级。

依据传说，虞姬的头被砍下时，鲜血滴落之处，后来长出惹人怜爱的草，被命名为“虞美人草”，又名“丽春花”或“仙人草”。一说则认为长在她墓地的才是虞美人草。

虞姬之墓据说在安徽省北部灵璧县之东。在较南方的淮河沿岸，也有被认为是虞姬墓地的所在。虽然这是毫无根据的传说，但有些人认为项羽砍下虞姬的头，并且将其遗骸埋葬后，带着她的首级由垓下往南逃逸，并于途中埋葬。这是由于“两个坟墓”之说，后人因而编出的故事吧！

甚至在从垓下逃脱时，项羽尚且以“时不利兮”之词来为自己的失败辩白。他绝不认为自己已被打败，因为他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人。

——是天不我予，而不是我项羽力量不够。对此深信不疑的他，于逃亡期间，不断说着这句话。

举兵时的项羽年仅二十四岁。到争霸天下的最后决战时，他才三十出头。较项羽年长二十五岁的刘邦，这时应已五十五六岁。

“突围往南方走，回到江东（长江之东）让士兵休息一段时期后，再另谋奋起吧！”

项羽一边大声喊叫，一边跨上爱马骓。

由近卫队之中选拔的八百骑精锐跟随于后。

这是深夜时分。项羽猛然踢了马腹，好像在激励自己不要有所眷恋。

骓一声嘶鸣，猛然向前奔去。

一七 / 消失于乌江

项羽一千人举兵之地是项梁曾经亡命到过的吴。这是现今苏州、上海一带的江南之地。垓下则在现在安徽省灵璧县的东南方。因此，从垓下脱逃回到老地方，必须往东南方向走。

项羽趁黑夜，一路往东南方急驰。垓下东边有一条唐河，项羽大概是沿着这条河南下的。

汉军总部一直到黎明才发现项羽业已脱逃。刘邦立刻授五千骑兵予骑将灌婴，予以追击。

项羽一行人原本有八百骑。虽然这是经过精选的，但由于不停奔跑，筋疲力尽的马匹遂逐一落后。渡过淮河时，项羽身边只剩下百骑左右。

汉军骑兵穷追不舍。

项羽马不停蹄地一路往南方奔驰，但来到阴陵县附近时竟然迷路。

阴陵县属于九江郡。九江郡都为寿春，后来一段时期以阴陵为郡都。这个地方在现今安徽省定远县之西北方，与垓下的直线距离大约一百多公里。

“要到江（扬子江），应该怎么走？”项羽的骑兵问了一名当地农夫。

“前面向左边走。”这名农夫回答。

照农夫指示往左边走后，项羽一行来到沼泽

地带。由于无法前进，所以折返回来，往东行进。这一耽搁，缩短了与汉骑兵队的距离。

项羽一行人终于来到东城县。依据《汉书·地理志》之注解，这个地方在现今定远县的东南方。

来到东城县时，跟随项羽的仅余二十八骑。

汉军五千骑兵追击前来。纵使其中部分在途中脱队，追赶上来的至少也有半数。以数千对二十八的战斗，还能称为战斗吗？

项羽停下马，对二十八骑兵道：“举兵迄今已八年，其间与敌军交锋达七十余回，与我为敌者无一不被击败。我从来不知何谓败北，我的军队始终是常胜军团，我也得以霸者身份君临天下。而最后却陷于如此苦境，这是天不我予，并非我不会打仗。我已决心一死了之，最后的愿望是要让汉军知道我的厉害。我将为你们击溃汉军包围，并且砍倒敌军旗帜。我会以此证明是天不我予，而不是我无能力！”

项羽把一切归罪于“天”。

他把二十八骑分为四队，准备往四处逃走。汉军追上来后，立即包围了这个小军团。

“我来为你们取得敌将的首级！”项羽在马背上大叫。他和部下约定在突破敌人包围后，于山之东边的三个地点会合，然后以疾风般的速度冲向汉军。

由于来势汹汹，汉军一时之间仓皇四散，等于为他开了一条路。项羽冲上前去，一刀砍下一名汉将。

汉军骑兵队干将杨喜从后面追上时，项羽突然掉转马头，大喝一声：

“奴才，想干什么！”

此时的项羽眼珠充满血丝，貌如凶煞。

“哇……”

杨喜由于畏惧过度，所以发出既不像惊叫又不似呐喊的声音。畏缩的不只是骑在马背上的杨喜，连他的坐骑都吓得浑身发抖，蹶起后脚立即掉头，没命地往前蹿去。项羽这时候气势的凶猛，由此可见一斑。

项羽一行分别来到约定处，而汉军却不知道为首的项羽在其中哪一处。因此将部队一分为三，分别包围了三个集团。

被包围的二十余骑楚兵立即以横扫千军之势，攻杀汉兵约百骑。项羽也亲手杀了一名汉将。在这场混战中，项羽一方只丧失了二骑。

“我说得没错吧！”项羽说。

自己的力量绝对不弱——他自始至终坚持这一点。连胜七十战的自己，绝对没有力量薄弱的道理。落到这个地步，完全是天意使然。

“是的，大王说得一点没错！”部下全都跪地，毕恭毕敬地说。

项羽于是准备渡过东方的乌江。

《史记》如此记载。

乌江是长江北岸之地，现在为县之下的一“村”，刚好位于安徽、江苏两省交界处。

因此，这个地方距离项羽一行人奋战的东城县尚有相当的路程，起码有一百公里远。汉军骑兵的追击丝毫不放松。在精选的八百骑中，没有脱队而跟随项羽到此地的二十多骑，诚然称得上是以一当千的勇士。来到东城时，为数尚有二十八骑，由于在该地丧失两骑，所以此刻的数目是二十六骑。

渡过长江就是项羽的故乡。再南下二十多公里就到今日的南京市。

乌江亭（驿站）长迎接项羽一行人后，立刻为他们安排渡往对岸的船只。来到这里，附近一带都是自家人。

“江东虽然不大，也是方千里（五六百公里）人口数十万之地。屈就而为此地之王，不是也行吗？快请渡江吧！您请放心，这一带只我一人有船，即使汉军赶到，他们也无法渡江的。”

项羽笑着回答说：“既然天不我予，渡不渡江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是于八年前率领八千江东子弟渡江往西的，而现在却没有一个人生还。就算得到江东父老的同情而答应让我为王，我还有

脸见他们吗？……不，就算他们什么都不说，我还能不愧对他们吗？这是办不到的。”

项羽以温和表情笑着。愤怒时暴跳如雷，愉快时呵呵大笑，是项羽的作风。因此，温和地微笑对项羽来说是难得一见的现象。

果然，一行泪水从他的右眼滑过脸颊，流到下颚。虽然如此，他的嘴边仍泛着笑意。

片刻后，项羽正色对乌江亭长道：“对你这么一位长者，我为自己不能有所报答而遗憾，就请接受我这匹爱马骓吧！这匹马跟我已有五年，曾经有过日行千里之事。我不忍心让这样的名驹白白被杀，请你接受吧！”

“大王……”亭长由于感慨万千，一时不晓得该怎么说。

项羽于是回头，大声对部下说：“你们也都下马吧！这会儿我们来一次白刃战！战到筋疲力尽后慷慨赴义，这才是男儿本色！”

这个声音虽大，却一点没有项羽平时的命令口气。

二十六名部下全都从马背上下来。

他们都是由东城拼命赶到这里来的。八百精骑中仅有的生还者——这一点，证明他们都是勇武之士，而所以能够如此，所骑骏马的功劳也不可忽视。因此，不忍心看到坐骑被杀，他们的心情和项羽没有两样。

骑着骏马的勇士们——这个集团在由东城到乌江约一百公里方圆间，就把汉军骑兵团老远抛在外面了。

但和拼命逃亡的他们一样，追赶的汉军也十分卖力。这是毕生难得一次的立功机会，取得项羽首级的人将可得到黄金千两和一万户土地领主的地位，这样的悬赏还不足以使人为之拼命吗？

项羽和亭长交谈完毕，从马背上下来的一行人，为了迎接即将展开的战斗，做了片刻歇息。不久，前方扬起灰尘，接着传来马蹄声。

项羽和二十六名勇士各自手搭剑柄，屏住气息，等待汉军骑兵团到来。

这是一场白刃战。

《史记》记载：项羽挥剑，一个人就杀死了数百名汉兵。项羽再怎么神勇，这个数目也未免令人难以置信，不过，项羽在乌江畔的勇猛奋战似乎是确实的。

项羽浴血奋战时，身上受了十余处创伤，却毫无怯色。正使出浑身力气连连砍杀敌人时，他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人。

“咦！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哦，你是马童！”项羽吼叫着说。

这是项羽过去的部属，现在已成为汉军骑司马，名叫吕马童。

出仕于楚，而后来投向汉的人为数不少。楚与汉过去属于同一阵营，因此，人员流动并不稀罕。以后来成为汉丞相的陈平为例，“鸿门宴”时他是项羽的家臣。

“啊……”

对吕马童来说，这是非常尴尬的场面。他刻意回避项羽的视线而转头，对在后面的王翳说：“这个人就是项王！”

“马童！”项羽大声吼叫道，“念在我们是旧识，我现在给你立功机会吧！听说汉对我的首级以黄金千两和一万户领地为奖赏，我现在把我的首级送给你，你好好接下吧！”

项羽以威猛气势，站立在马童的面前。

突然间，他把执于右手血淋淋的剑，对准自己的喉咙，左手贴在剑锋背后，头先向后仰，然后猛然往前一倾。

伏于剑。

这是当时的人自决的规矩。

项羽遵照规矩自刎了。

圆瞪大眼的首级滚落到前面，而后躯体倒塌，覆盖在首级之上。

“哇……”众汉兵同时发出野兽般的吼声。

顷刻间，汉军骑兵从四方扑向项羽遗骸。

千两黄金就在眼前！

眼前地上躺着的就是万户领地！

争夺项羽遗骸的汉兵，随即同室操戈起来。

这是一场既凄惨又丑恶的争斗。

攻来打去，你踢我撞，一场人人为私欲斗得你死我活的场面。

被吕马童告知的王翳，首先抢走项羽的首级。依据《史记》记载，众人争夺尸体的场面是这样的：

余骑相蹂践争项王（之尸体），相杀者数十人。

遭践踏的项羽尸体，最后被撕成四块。在这个情形之下，纵使有无比神力的勇士，也无法保护项羽巨大躯体免遭如此下场。

被撕成四块，是因为众人死命地抓住项羽的双手和双脚，彼此猛拉的结果。争夺尸体的人们当然都是浑身鲜血，这时候的他们全和野兽一样，没有人会在意。

连同首级在内，项羽的身躯等于被分成五段。居首功者当然是捡到首级的王翳，他因而被封为杜衍侯。杜衍是某地地名。

分抢到部分尸体的是曾经为项羽部下的吕马童，被项羽一喝而人马皆悚的杨喜，以及吕胜、

阳武四人。后来，这四个人分别受封为中水侯、赤泉侯、涅阳侯和吴防侯。

跟随项羽的二十六名骑兵，悉数在乌江畔被砍死。

一千零五十年后的九世纪中叶，唐代诗人杜牧于游览乌江古战场之际，以“题乌江亭”为题，作了一首诗：

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诗意是：胜败乃兵家常事，结果如何甚难预测；战败，就要忍受一时之耻辱，这样才是真正的男儿。何况江东子弟颇多俊才，当时要是听从乌江亭长的劝告，或许会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项羽相信的只有自己的力量，而不愿意相信江东子弟之“才俊”。在他感觉“我力已尽”的瞬间里，一切已告结束。甚至在这个时候，他还在喊着：“天之亡我，非战之罪！”

“卷土重来”之语出自杜牧此诗，特此附及。

一八 / 巅峰时期

项羽死后，天下终于平定，再也没有能与刘邦匹敌的巨大势力。陈胜、吴广起兵造反是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的事，项羽自刎于乌江畔则在汉五年（公元前202年）正月。前后约七年的动乱，至此终告结束。

项羽麾下抵抗到最后的是鲁。鲁在现在山东省泰山之南，是项羽第一次受封的采邑。刘邦率领大军意图攻打，来到城的附近时，听到了曼妙的乐声和庄严的合唱声从城内流泻而出。这个地方好像正在举行什么仪式。

“据说鲁人极为恪守古礼，殉节风气颇盛，眼前见到的似乎就是这个仪式。攻灭这样的城池，有些于心不忍。”

有此想法的刘邦，遂派出使者至鲁劝降。鲁人到这时候还不相信项羽已经死了，正在盼望项羽赶来救援。刘邦于是让使者带着项羽的首级，进城说服鲁城长老。

鲁人因而未流血，开城投降。

“首级已经让他们看过了，这充满血腥气的东西非赶快处理不可。”

“怎么处理呢？”

“把它埋葬。葬礼由我来安排吧！”

“好。”

刘邦百分之百信赖张良。过去听从他的计策行事，未尝有过不好的结果。他不知道为项羽举行葬礼会产生什么效果，不过，这件事一定有什么重大的意义才对。

项羽过去被楚怀王封为“鲁公”。因此，张良安排了适合鲁公仪式的盛大葬礼。刘邦依照张良的指示，亲自到墓前放声大哭，表示哀悼之意。

“即使心里没有哀伤之意，也要放声大哭。哭声越大越好。”

张良如此告诉刘邦。起初，刘邦认为自己断不可能为往年夙敌之死感到哀伤，但哭着哭着，竟然真的悲从中来，泪如雨下。

鲁城的楚人目睹了刘邦声泪俱下的模样。极为重视礼节的他们，看到刘邦哀痛的神情大受感动。

——这个人值得心服。

连项羽最初领地的住民都有这种感受——张良期待的正是这种心服感情所引起的连锁反应。

赦免项羽一族，也收到同样的效果。换成项羽，他一定把被自己打败的夙敌族人满门抄斩吧？刘邦更把鸿门宴上庇护自己免受项庄行刺的项伯封为射阳侯。

然后，刘邦听从张良的建言，宣告天下底定。

这个宣告的内容是：

兵不得休八年，万民与苦甚。今天下事毕，其赦天下殊死以下（必须处斩之罪）。

群臣恭请汉王刘邦即皇帝位。刘邦固辞三次后才决定即位。

这时候的固辞当然只是形式。天子应该是德高望重者受人们推举，在拗不过民意的情形下，不得不即位称帝的——这是当时人们的想法。不太重视形式的刘邦，面对这等重大事宜，只好听从张良的建议，做一次循规蹈矩的人。

刘邦的即位仪式，于二月甲午日在汜水北岸举行。

紧接着发表重要人事命令。

他封齐王韩信为楚王。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楚之义帝没有后嗣。

建成侯彭越则被立为梁王。

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

韩王信（与韩信为不同之人物）为韩王，并且以阳翟为都邑。

淮南王黥布、燕王臧荼、赵王赵敖等人维持原封。

燕王臧荼于这一年年末造反被灭，由卢绾继为燕王。

但这些“王”后来都逐渐被肃清，以后的王，清一色都是刘邦族人或其他皇族，只有长沙王吴芮勉强得以维持四代。马王堆古墓出土了二千余年前的遗体成为一时话题的“软侯夫人”，其中所指的软侯一族，就是这位长沙王的家臣之长。

在汜水河畔举行即位大典的刘邦，率领群臣进入西边的洛阳。他选定洛阳为国都。

五月间，士兵一律除役，也就是说，战时动员令解除。

“此地的酒实在醇美……”

喜好杯中物的刘邦，日日在洛阳南宫召集群臣举行酒宴。每次干杯，他都称赞此地的酒醇美。实际上不是洛阳的酒特别好，而是饮酒者的心情已和以前迥然不同。

“女人也貌美至极……喏，张良，朕可以不必再忍耐了吧？”皇帝刘邦向张良问道。

讨秦之役进入咸阳时，好女色的刘邦，曾经对始皇帝的三千后宫佳丽大为垂涎。而张良却以有志于天下者非有所克制不可为理由，谏止刘邦过纵欲生活。

“现在可以了。”张良苦笑着回答，“但绝不可因此致使家庭生起风波。陛下的家庭现在已不再是单纯的刘家，而是天子之家。天子之家起风波将是天下大乱的根源，这一点绝不可忘记。”

“放心吧，这一点朕知道。”刘邦回答。

实际上，刘邦只是随便回答而已。他由于宠爱一个叫戚姬的女人，因而引来“糟糠之妻”正室吕后的激烈妒忌，以至于刘家在他死后发生大乱——此事将于后头叙述。

取得天下，当然是一件令人兴奋无比的事情。他无限欣慰地高高举起酒杯，说：“朕取得天下而项羽未能做到，原因何在？你们把各自的看法毫不保留地说出来给朕听听。”

每一个人都有“反刍”自己处在巅峰时期情形的习性。少年时代得过冠军的棒球选手，一旦年老，也会对当时的情形记得清清楚楚，这是因为时常反刍。刘邦之所以向群臣提出这个问题，情形大概如同自恋自己映在水中之影像的那喀索斯(Narcissus)，是出于自我陶醉的心理吧？

一名叫做王陵的家臣，毕恭毕敬地回答：“项羽根本不够资格拿来和陛下比较……虽然如此，陛下时常口出秽言，动辄对人破口大骂。就这一点而言，项羽倒是较能温和地对待僚属……臣的意思是说，他对近臣确实如此……”

这个人可说是相当敢于批评。事实上，这个人胆敢如此，是由于深知刘邦个性。刘邦说“毫不保留地说出来”时，说一些批评的话反而会令刘邦高兴。但这时候他也不能尽说一些使刘邦难堪的话。

王陵又说：“只是，项羽为人过于吝啬。陛下每次攻城成功，获得土地就会分给有功人员，这是与天下共其利的作风。而项羽则不然，他对有功者极为苛刻，对贤者则抱持存疑的眼光。他的作风是一切功劳悉归自己，获得胜利也不将战利品或土地分给下面的人。臣认为这是项羽未能取得天下的原因。”

刘邦一口气喝干杯中的酒，说：“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这一点朕不如子房（张良）；善于内政，收揽民心，巧妙实施经济政策以及确保粮道，这一点朕就不如萧何；率领大军，每战必胜，每攻必取，这一点朕确实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朕的长处则在于善用他们。这是朕取得天下的最大原因。而项羽虽有一名优秀军师，却未能予以善用——这当然是指范增而言。是否能善用人才，才是取得天下的关键所在，你们知道吗？”

“陛下说得甚是。臣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臣惭愧。”王陵跪伏，诚惶诚恐地说。

“知道就好。以后多学习看事物吧！”

刘邦又让人斟酒。

这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但愿能长久陶醉于这样的胜利美酒中。

“洛阳实在是个好地方，帝都应该如此。”

刘邦对洛阳这个城市由衷喜欢，不但食物可口，而且美女如云。在汾河河边酿造的酒，比起刘邦故乡沛的乡下酒实在有天壤之别。他来到洛阳，品尝了真正的好酒。正在对洛阳赞不绝口时，他听到有人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不对！洛阳不是作为汉帝都的理想地方！”

往声音传来的方向转过头去时，刘邦蹙了一下眉头。他看到的是张良。张良平时甚少说话，刘邦一向对他所说的话都是洗耳恭听的。

“为什么呢？”刘邦有些不服，问道。

“周是从西方被赶至此，才在此地建都的。如陛下所知，在幽王为犬戎所杀后，由于他们无法再在关中居住，所以才逃到此地来……”张良道。

“可是殷都一开始就定在这个地方啊！”

“殷代的时候，国家还很小，洛阳可以作为小国首都，但国家变大后，非和周一样的定都关中不可。周就是因为国家变小，所以才迁移到洛阳来。洛阳诚然为要害之地，但格局未免太小。此地面积只有数百里，而且土壤贫瘠，与之相较，关中不但沃野千里，更有巴、蜀为后援，并且一旦东方有事，随时可以利用渭水顺流而下。如此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地才适合作为我汉帝国的国都。”

张良说得有条有理。

“朕知道了，朕知道了。”刘邦搁下酒杯，频频颌首。

帝都于是决定西迁。新都准备在秦都咸阳附近建造——就是长安。前汉二百余年的首都就是如此诞生的。

正值人生黄金时代之人，好像都会变得天真烂漫。刚取得天下的这一年，刘邦过的正是天真烂漫的日子。

韩信也是如此。争夺天下之战进入最后阶段时，由于他的投入，刘邦因而得以战胜项羽。韩信想到这点就无限欣慰。当一个人变得天真烂漫时，就很容易失去警惕心，这也是一定的道理。

垓下之役后，韩信由齐王改封为楚王，他对此倒是一点也不以为意。因为齐楚同级，算是平调，而且他的故乡淮阴隶属于楚，得以衣锦还乡何乐不为。

——改封的理由是由于楚怀王无后嗣。

变得天真的他，竟然相信了刘邦这个托词。聪明如韩信者，这回可以说是思虑有欠周详。

实际上，刘邦的考量是，如此改封较适宜达到封锁韩信的目的。

——由于我的功劳，刘邦才能取得天下。

韩信如此认为，而刘邦的想法却是：

——韩信这个家伙到最后阶段才倒向我，之前一直还都是骑墙派，这分明是待价而沽的作

为，实在可恶！

以为自己受到感激，事实却是被怀恨在心。韩信连这么单纯的道理都没有省悟到，这大概是由于巅峰时期的忘我心态使然吧。

韩信在前往册封的楚都下邳（江苏省徐州市之东边）途中，落脚故乡淮阴。

他在该地，叫来曾经对在饥饿边缘的他施舍食物达数十日之久的洗衣妇，赏以千金。之后，他又找来当时寄居其家一段时期的南昌亭长。韩信原本在这位亭长家中寄居数月之久，后来因为亭长之妻不再弄饭给他吃，所以才被逼离开这个地方。韩信只以百钱赏给这位亭长，说：“你是个小人，好事没有做到底。”

接着，他叫来那名曾经逼他钻过胯下、以屠宰为业的年轻人。被带到韩信面前的这名年轻人吓得浑身发抖，认为自己逃不过脑袋落地的命运。

“让你成为将校，任你为楚国中尉。”未料，韩信说的是这样的话。

然后，他对自己的部下说：“这个年轻人胆子蛮大的，我过去受辱于他。当时要杀掉他，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我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觉得杀这种无聊的人，只会玷污我的手，所以忍耐着受他侮辱。有大志的人必须如此，我就是当时能够忍耐，才有今天。”

这可说是非常痛快的报复方法。他不但达到报复目的，更对自己过去的行止做了一次辩白。

之后，韩信带领大批人马，意气洋洋地进入自己的领国。

巅峰时期不可能维持恒久，终有走下坡的时候。新面临的情况有时候可能是断崖绝壁。

成为皇帝的刘邦，即位之年和次年是他的巅峰时期，而韩信则在被封为楚王的翌年就开始走下坡路。

前往任地的王侯容易割地自雄，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也会变得淡薄。长久居住于领地，变得与朝廷内部疏离，这是一定的事情。韩信由于一直在国都长安布有联络网，所以尚能得到相当分量的情报。依据这些情报显示，廷臣间反韩信的气氛似乎颇为浓厚。

在此种情形下，听了谗言的皇帝起疑心，以至于借故将自己诛灭并不是不可能。

我当初好像应该听从蒯通的意见才对——韩信开始有了这个想法。

蒯通是当初刘邦向韩信央求派出援兵时，主张不可答应的人。依他的意见，趁刘邦、项羽两雄死斗之际，韩信应顺势成为第三势力，并订立天下三分之计才是上策。

韩信当时的想法是，倘若不立即决定投靠一方，事后一定会遭到讨伐。两雄决战后，获胜的一方是绝对不会原谅他当时拒绝派出援兵之事

的。

可是，死斗之后，获胜的一方真有余力派出讨伐我的大军团吗？

想到这一点时，韩信觉得当初没有采纳蒯通的建言好像是一项失策。

现在听到众多廷臣对位居首功的自己极为反感的情报，韩信益发有了后悔莫及的感受。

“如果我是刘邦……”换个立场设想，韩信发现自己确实居于危险地位。

天下之王的皇帝，当然认为能够实现中央集权最为理想。秦始皇彻底实施中央集权制度，结果，他的帝国只维持了十数年。陈胜、吴广仅率数百人起事，偌大的帝国很快就瓦解了。那是由于过度的中央集权，以至于造成地方力量匮乏。

秦灭亡给人的教训是，地方应该设置具有军事力量的诸侯。但地方的力量不可过强，因为这会威胁中央。

楚王韩信的力量似乎已超越了这个基准。韩信认为要是由他来当皇帝，他也会想办法削减楚的实力。刘邦不是没有头脑的人，一定也有这个想法才对。韩信因而觉得自己的处境更加岌岌可危。

干脆割据这个地方吧！韩信遂下了这个决心。皇帝召见，找借口不到国都长安不就得了？皇帝会因此认为我有叛意而派军讨伐吗？

刘邦对韩信指挥军队的能力评价甚高，内心应会有所忌惮才是。

刘邦曾经有过一边吃着豆子一边和韩信批评部下诸将的事。他们做的是“那个只能算是二流”、“这个只是四流角色”一类的批评，而这样的分类是以这个部将能够指挥多少军力作为基准。批评完所有部将后，刘邦问韩信：“朕有资格带多少兵的将军呢？”

“陛下顶多能带十万兵吧！”韩信回答。

“那你能带多少兵呢？”

刘邦又问。韩信对此回答的是——

臣多多而益善耳。

意思是说，他对二十万、三十万，甚至百万大军都有办法掌握。

刘邦这时露出奸诈的微笑，说：“你说你多多益善，而我却只能指挥十万兵力，这一点该如何解释呢？”

韩信回答：“陛下的本领并不在于指挥士兵，而在于指挥将军。将于兵，这一点臣绝不逊于陛下，但将于将，这一点臣就远不如陛下。陛下在这方面的能力是上天所赐，凡人是无法比拟的。”

这句话看似在颂扬刘邦，实际上也有夸示自己作战能力的意味。刘邦对此频频点头。

他应该知道不可小觑我的能力的。韩信做此

判断。皇帝不可能只为了自己没有回京参谒就派兵讨伐，何况由于连年兵役，兵员难道不是已经筋疲力尽了吗？

“韩信这个家伙真可恶！”

刘邦在长安宫殿内吐了一口口水，这实在是个人品大有问题的皇帝。从社会最下层很快地蹿升到皇帝之位，这样的人水准当然不可能太高。

刘邦之所以对韩信怀着怒意，有两个理由。

其一是，未回京觐见，表示割据态度。虽然韩信曾派使者回京，但本人却迟迟不见回朝，分明有由半独立转变为自立的倾向。

其二是，过去顽抗汉军的项羽郎将钟离昧逃入韩信的领土，刘邦虽然命令将他逮捕，韩信却始终置之不理。与钟离昧有深厚交情的韩信，必定已包庇了他。

“韩信本来就盛气凌人，经常轻视我等追随陛下多年的家臣。他一定是有意谋反。不如立即派军讨伐，把他处以活埋之刑吧！”

刘邦部下多人做此主张。以建国第一元勋自居的韩信，由于态度傲慢而惹怒众臣。

“如何是好呢？”刘邦召来陈平，与之商量。

“有韩信谋反或自立的证据吗？”陈平回问。

过去属项羽阵营的陈平，现在是刘邦的谋臣。陈平素有奇谋，与张良相较，在用计上较为诡计多

端。对付韩信，刘邦不找张良而找陈平，为的就是想用他的阴险策略来肃清韩信。

“证据倒没有。”刘邦摇头道。

“陛下的精兵和韩信军队相较，何者为优呢？”

“说实在话，朕在这一点上没有多大自信。”

“陛下麾下众将之中，可有在用兵上强过韩信之人？”

“没有。这是铁的事实。”

“这么说，攻打韩信不见得胜券在握啰？”

“所以我才问你该如何是好啊！”刘邦有些不耐烦地说。

陈平垂头片刻后抬起头来。这时候，他的脸上泛着微笑。

“你是不是想出什么妙计了？”刘邦问道。

“臣想到了一个方法。”

陈平进言的策略是，以天子巡行为理由，诱出韩信。天子巡行是从尧、舜时代即有的习惯。秦始皇过去也屡次巡行各地。巡行时召见附近诸侯也是自古以来的惯例。

天子巡行至楚地附近时，即使韩信势力再大，也非前来迎驾不可。

巡行时不只天子率有军队同行，迎驾诸侯通常也率有军队。对未前来迎驾的人，这些军队有可能成为讨伐军。

刘邦决定到云梦之地一游。云梦是湖北、湖南沼泽地带的总称。

我好像没有理由不迎驾……韩信环抱双臂思量。

说不定这是陷阱，但不前往迎驾，会成为皇帝讨伐的借口。

“好，我带礼物晋见吧！这个礼物一定会使刘邦惊喜万分的……”

韩信准备携带的是，此刻正投靠自己身边的项羽部将钟离昧的首级。

不久，刘邦一行由长安长乐宫出发前往云梦。长乐宫是将秦之兴乐宫修改而成的，位于长安城东隅。

此次巡行封为留侯的张良并未随行，理由是生病。但皇帝出发之际，他特地前往长乐宫恭送，并且在门前请求谒见，在命旁人退出后，他对皇帝道：“绝不可杀害韩信。”

“咦？你这是哪里听来的呢？”刘邦没有把陈平的进言告诉任何人。

“听到陛下要巡幸云梦，臣立刻就猜到了。”

“朕实在瞒不过你。可是，为什么不能杀掉韩信呢？”

“因为这会引起天下大乱。”

“天下不是已经平定了吗？”

“就是因为如此，所以更加容易起乱子。”

“朕只是要逮捕韩信一个人啊！”

“平定天下韩信居首功，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听到韩信被杀，功劳不如韩信的诸侯不是都会惶惶不安吗？建立大功的人连生命都难保——诸侯心里发生动摇，将会是天下大乱的根源。”

“可是，韩信拥军自重、割地自雄，这样的情形非遏止不可。放任不管，不才是天下大乱的根源吗？”

“陛下此言确属事实，臣并不反对将韩信逮捕。臣只说不可杀他。陛下可以以有嫌疑为由，将他由王降格为侯，让他无力再养大军……不凭嫌疑诛杀功臣——这件事情传出去后，人们会颂扬陛下仁慈的。”

“可是，韩信会乖乖就范吗？”

“陛下难道还怕战斗力被削减、领地被减半的韩信吗？”张良抬头凝视刘邦的脸。

“知道了，知道了。我不是从来没有反对过你说的话吗？”刘邦苦笑着说。

刘邦于高祖六年十月末出发。

当时尚依据秦历法，以十月为一年的开始。恢复夏历法以春正月为岁首，是九十七年后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的事情。因此，皇帝一行人等于是年初离开长安的。

与此同时，刘邦对各地诸侯发出如下命令

于陈地会合。

诸侯聚集陈地是十二月间的事。

韩信也带着装有钟离昧首级的小木匣来到。

“臣诛杀了之前奉命逮捕的钟离昧。请陛下亲自过目。”

韩信把装有首级的小木匣推到前面。

刘邦看都不看这个木匣，只说：“喔，韩信，你来得正好。朕有事情要问你。”

“问我？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不是问话的场所。”刘邦回头喊道，“来人哪！把楚王绑起来！”

刘邦话声未落，已见数名健壮的武士冲了出来，迅速扭住韩信的胳膊将他按倒在地，把他的手反绑在背后。这一切都只是瞬间发生的事。

刘邦将韩信塞在后面的车子里，一路押往洛阳。韩信在车子里故意大声喊道：“古人说得一点没错，‘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不正是‘敌国灭而谋臣亡’吗？……张良这个家伙早就知道会有此事，所以称病不来。既然天下已定，我被烹是当然之事吧？”

行动敏捷的兔子被捕尽后，猎狗由于已无用处，被煮食是必然的下场。飞鸟被猎尽后，良弓也用不上了，只有收藏起来。与此相同，敌国被

攻灭后，谋臣派不上用场，必然会被肃清——这是黄石公《三略》中的文句。

张良当然读过黄石公的《三略》，所以称病未来——韩信认为如此。

“你少说张良的坏话，他向来身体羸弱，这一点你也不是不知道。何况张良坚决强调你绝对无罪。由于有人告发，朕才不得不对你进行审问的。”

刘邦回头对后面的车子说。

韩信变得默不吭声。

刘邦队伍抵达洛阳后不久，韩信被释放。

“没有谋反的证据，但也没有得到确切的反证，因而予以释放。但爵位则由王降为侯，封为淮阴侯。”

韩信得到如此告示。

偌大的楚领地于是被分割。

地方王侯乃皇帝之藩屏，因此分封给接近皇统的刘氏一族最为理想。不过，也不能因而造成王侯势力过于强大。纵然是皇族，也不可以威胁到长安的天子。

韩信的领地被一分为二，刘邦的堂兄刘贾受封淮东五十三县，称为荆王。其弟刘交则受封薛郡、东海、彭城等三十六县，称为楚王。同样是楚王，刘交受封之地远较韩信过去的领地小多了。

韩信又如何呢？

“我来学张良吧！”

韩信称病闭门，深居简出。他因此闷闷不乐，当然不用赘述。

由于从王降格为侯，他已被归为与周勃、灌婴等人同列之位。平时瞧不起这些人的韩信，心里何等悔恨，不言可知。

一次，访问樊哙将军时，虽然对方以跪礼迎送，出门后，韩信却呢喃着道：“我虽然幸免于死，却成为与哙同列之人。我怎能咽下这口气呢！你们等着瞧吧！”

二〇 / 匈奴抬头

八年动乱，使得中原疲惫至极。不，早在陈胜、吴广举兵之前，人民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也正因为如此，老百姓才会起而造反。

“天下”富强，边境就平安无事，但天下一旦疲惫，外力就乘虚而入。在中原人民所认为的天下之外尚有“天下”，压力就来自这个地方。

北方是另外一个天地，那个地方住有叫做匈奴的民族。他们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至于人种体型则不知其详。他们是游牧骑马民族，移动甚为频繁，因此也甚难考究匈奴后裔如何之事。

《史记》记载有如下之语：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夏后氏是禹所创立的夏王朝之氏。倘若夏为汉族的王朝，他的末裔匈奴亦应是汉族一系，但这种太古系谱，应该视为传说。就人种而言，可视为斯基泰系，至少是甚受斯基泰文化影响——此种说法较为可信。

匈奴首长称号“单于”，其妻——也就是后妃，称为“阏氏”。

与秦始皇同一时代的匈奴单于是一个名叫头

曼的人物。于秦的全盛时代，匈奴之所以受到压迫，可谓当时诸民族政治力学上的当然结果。

战国时代的各国，为了防御匈奴等塞外民族入侵，各于边境筑有防壁。始皇帝完成统一后，将原有的防壁补修增强，完成了由临洮（甘肃）至辽东长达一万余里的长城。这就是有名的“万里长城”。

战国、秦汉时代的“一里”约等于四百米，万里相当于四千公里。今日我们所看到的长城，由嘉峪关至山海关共有两千四百公里。但这是明代末期的遗迹。始皇帝所建造的长城则大大地迂回于北方，涵盖黄河而远超过山海关，直达现在抚顺附近。因此可以概算为“万里”。

始皇帝于建造长城的同时，授三十万军给将军蒙恬，令他将塞外民族赶至北方，并因此获得现在的鄂尔多斯地区。

关于这一点，《史记》有如下的记载：

是时，蒙恬威振匈奴。

头曼单于被蒙恬将军从鄂尔多斯赶至北方后，为东方东胡、西方月氏两个强国所围挟，处于几近闭塞的状态。

由于始皇帝之死，由南方而来的秦的压力好不容易变得松弛，匈奴得以吁一口气。秦末之乱

使秦国守备部队（主要以罪犯为成员）形同解散，匈奴因而有机会渡越黄河，回到思念已久的鄂尔多斯故地。

虽然这是民族复兴的绝佳机会，但年迈的头曼单于已无指导能力。匈奴兴隆的事业，遂在他儿子的手中完成。

头曼的儿子名叫冒顿。冒顿初时被立为太子，但父亲头曼后来宠爱另外的阏氏，遂以这个女人所生的儿子为继承者。这位父亲的行事可谓相当糊涂。

冒顿不但被废了太子身份，更被送往与匈奴对立的月氏国做人质。关于月氏，同样是诸说纷纭，似乎以和匈奴同属斯基泰系之说为正确。月氏过去被认为居住在较西的地方，一说从这个时候起已进入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势力圈产生重叠现象。

总之，人质是作为两方互不侵犯的“保证品”。倘若一方违反约定，人质就会被杀。头曼单于既将儿子冒顿送至月氏作为人质，却又对月氏发动奇袭。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叫对方将作为人质的儿子杀掉。

而冒顿绝不是会白白等着被杀的人。他偷出一匹觊觎已久、被认为是月氏国首屈一指的名马，快马加鞭，逃回了匈奴营地。

“你这个小子胆量蛮大的嘛！”

头曼单于这才知道这个儿子的豪勇，于是让他成为一万骑的将军。但太子之位已经给了爱妃之子，无可挽回。

看着吧！我会凭自己的力量成为单于的！冒顿此时下了这个决心。

他做了一个叫“鸣镝”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响箭”，用此训练部下的骑射技能。骑射原本就是匈奴的特技，而他更加精益求精。

“我用鸣镝射中的东西，你们必须和我一样射中。违反这个命令的人一定要处死！”

狩猎时，他一射中狐狸，这只狐狸的身上一定接着会被许多的箭射中。射中兔子时，这只兔子也一定会被部下跟着射中而变得如同刺猬。没有跟着射箭的人，都会被当场斩杀。

接着，他拉满弓，射了自己的坐骑。这是他经常向部下夸示的名驹。这时候，有几名部下稍作犹豫而未及时放箭，这几个人当场便被冒顿砍头。

之后，他以自己的爱妻做靶子，射了鸣镝。这支箭发出鸣响，射中冒顿爱妻的心脏。一时之间，部下连忙拉弓射箭。

有两名部下于心不忍，没有放箭。冒顿不发一言，跑到两人面前，拔刀将他们砍杀。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敢不服从他的命令。

不久，他的父亲头曼单于率领群臣举行一次

狩猎。率领自己部下随行的冒顿，于狩猎当中，放箭射了自己的父亲。

头曼单于当然身受无数箭矢倒下。

之后，冒顿逐一杀害了自己的继母、异母弟和不服从他的众大臣。

冒顿于是夺取了单于地位。

如此可怕的人就这样成了匈奴首领，而这时候的中原正处在始皇帝死后的混乱状态下。冒顿单于向东攻打东胡，杀其王并且掠夺人民和家畜。接着，他对月氏发动攻击，将他们赶到远方。

东征西讨后，冒顿单于率领的匈奴军队怒涛般南下，很快夺回了被秦将蒙恬占去的鄂尔多斯之地。匈奴于是出现在好不容易攻灭项羽、完成中国统一的汉面前。

即位后的刘邦，为使自己的新帝国永世不衰，以十数年即寿终正寝的秦作为“反面教材”。

一味模仿秦的作风，一定不能使新帝国维持长久。万里长城和阿房宫之类的大工事、蒙恬北伐之类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凡是秦所做过的这类事情绝对不能重蹈覆辙。

虽然汉已决定以长安作为帝都，但连这首都的城墙，于刘邦有生之年都未能完成。任何事情都不勉强，一切措施都必须三思后而行——他们采取如是消极态度。

相较之下，以冒顿单于这么一个果敢之人为领导者的北方匈奴，采取的全是积极态势。

韩信从楚王被降为淮阴侯的这一年，韩王信上了一次奏折。

韩王信常与韩信被混为一谈，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人物。这个时代的人名多为单名，因此同姓同名的情形比比皆是。为了区别清楚，韩王家子孙被封为韩王的这个人，一般被称为韩王信。

韩王信的奏书内容如下：

——虽然已定晋阳为韩都，但此地离匈奴较远，因而拟迁都至马邑，是否可行，尚请核实。

韩这个藩屏，本来就是为了防御匈奴而设的，离匈奴太远就会失去设置的意义。晋阳是现在的太原市，马邑则为在此北方约一百七十公里处的现今朔州市。

由于韩王信奏请之事颇为合理，刘邦当然立即裁可。

隔年秋季，冒顿单于率领匈奴军团南下包围韩王信于马邑。韩王信开城投降，叛汉降了匈奴。

似乎是极其单纯的造反事件，实际上，其间的经过却是异常曲折。被包围期间，韩王信当然曾多次派使者至包围军阵中，这在当时的战争中是屡见不鲜的事。刘邦与项羽交战时，双方军使也曾经彼此频频往来。

但刘邦却对韩王信与匈奴之间的使者往来，起了疑心。

无赖汉出身的刘邦，向来对名门出身的人有一种自卑感和嫉妒心。对韩王信也是如此。这是起疑心的根本原因。

——你是否有贰心？

刘邦派了使者到马邑，并如此诘问。

这件事情给了韩王信极大震撼。和他同姓同名的韩信去年才遭遇变故。被封为楚王的韩信，只因造反嫌疑就被加镣绳缚，百般受辱，虽然没有造反证据，却被降格为侯。说起来，韩信还是曾救过刘邦的人。在那争夺天下的最后阶段，倘若不是韩信加盟刘邦阵营，说不定根本不会出现汉帝国。

——连建立了如此殊勋的韩信都未能免于绳捕之辱，那刘邦对我将如何呢？

想到这一点，韩王信一点自信都没有。他先前是汉军阵营的人，后来有一段时期归向项羽，最后再回归刘邦麾下，经历可谓相当复杂。

——皇帝对我有所怀疑。如此下去，皇帝一旦有所不悦，自己脑袋随时有落地的可能。

与其如此，不如……韩王信在这个想法下，遂叛到匈奴旗下，并与匈奴合力南下，攻打太原。

刘邦听到韩王信造反消息后，立刻决意亲

征。虽然“绝不勉强”是他的宗旨，但这是巩固国内体制上的重大问题，他非亲自率领讨伐军前往扫荡不可。

在这之前，汉军从未有过和匈奴交锋的经验。因此，不谙他们的作战方式也是当然之事。

冒顿单于率领的匈奴军，在晋阳城与汉军甫一接触就掉头逃窜。汉军深信他们是不敌而走。正如《史记》中的如下一段记述，汉人对匈奴牢不可破的观念是：

（匈奴之性格）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

所以，汉军认为对方是自知无力与汉为敌才急遽逃走的。

汉军不知这是陷阱，在后面穷追不舍。当时正是严冬酷寒季节。

卒之堕指者十二三。

比起匈奴，不习惯寒冷气候且防寒装备不充足的汉兵，莫不因冻伤而大为苦恼。

收复晋阳后，刘邦派人至代谷侦察驻在该地的冒顿单于军队情形。由于冒顿用巧妙的方法藏匿了精兵和良马，不知情的侦察兵遂回来报告

说：

“代谷匈奴阵营只有老弱和瘦马，此时发动攻击，必将获胜无疑。”

作如此报告的不只一两个人。为了获得正确情报而派出了不同情报单位的人员，结果都相同。

“好，发动攻击吧！”

刘邦准备率领三十二万大军出击。

“请等一下！”

此时，有一个人从群臣中走出，跪伏刘邦面前。

刘邦看了这个人一眼。这是以使者身份前往匈奴、不久前才回来的一个叫刘敬的部属。他是正式使节不是谍报人员。

“臣到过匈奴幕舍，同样看到那个地方尽是一些老弱残兵。他们也把臣带到较北之处，而臣在北方各基地都鲜少看到年轻精兵……”

“这一点不用你报告，朕早已知道。朕就是因此才要发动攻击，你说等一下是什么意思呢？”刘邦颇不高兴地说。

“可是，臣却觉得其中似有蹊跷。他们为什么要带臣到北方各基地去看，现在回想，这好像是为了误导臣，让臣认为匈奴是不堪一击的。臣认为他们这样做，为的是要臣回来之后建议出击，另一方面，他们则设下伏兵，企图一举歼灭

我军。因此，臣斗胆建言，不可于此刻出击。”刘敬频频叩头奏道。

“你倒是满执著于不可出击的论调嘛！”刘邦的声音充满着嘲讽、蔑视和震怒的意味。

刘敬只是一名使节。除他以外，还有十多名专职谍报人员奉命派到过匈奴营地从事侦察，而他们的报告都是：“匈奴不堪一击，应即刻出兵攻打！”

匈奴已到不堪一击的地步，这是铁的事实。他们为了避免被打，所以收买汉使节，要他回来做不可出击的主张吧？刘邦如此解释。于是回头对禁卫命令道：“把这个口舌之徒捆绑起来押入牢里！”

“为……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刘敬惶惑不安地抬起头来。他看到刘邦愤怒的表情。

“你以为凭你三寸不烂之舌就能阻止汉军出击，匈奴单于也未免太高估你了！”

刘邦言毕，就进到内室去。

二一 / 勿做勉强之事

准备一举歼灭匈奴的刘邦，亲自打头阵，来到平城。他的身边只有部分军队。三十二万大军大半还在后方。

平城在现今山西省北部，就是因石佛而闻名的大同市。

原来，冒顿单于在这一带埋伏了四十万骑精兵。刘邦所率领的先锋部队刚抵平城，冒顿单于就对全军下达攻击命令。

看到未预料到的敌方大军出现时，刘邦大为错愕，立刻布阵在平城东方的白登山。匈奴军很快便将整座山包围。

“情形不妙……”护军中尉陈平仰望天空道。

这时候正在下雪。大雪似乎有意帮助包围汉军的匈奴，不断从天而降给予汉军压力。

粮食已尽。兵卒中十之二三因冻伤而手指断落。

“西边也被包围了！”刘邦呻吟似的说道。

原本看似只有西边未被包围，实际上却不然。

由骑射训练一事可知冒顿单于是点子极多的人；以包围汉军的队形来说，东边皆是青色之马，北边皆是乌骊（黑色）之马，南边皆是骅

（赤黄色）之马，他们连马匹颜色都是整齐划一的。

而西边是清一色的白马，西边的匈奴兵也一律穿着白衣。汉军之所以迟迟未发现被包围，就是因为出现于银白草原的白衣白马匈奴军队，在无垠的皑皑白雪中不易被觉察。匈奴军队在后续部队未抵达前，将先至的白衣白马军队往西移动，改以青、黑、赤黄之骑兵布阵。

“冒顿单于真有一套……”陈平以钦佩口吻说。

“这是对敌人钦佩的时候吗？你赶快想出对策啊！”刘邦焦急地说。

“我看，这必须使用双层策略才行。”陈平此时已有策略构想了。

依据捕获匈奴将校的说法，冒顿单于此次作战，将会有韩王信的部将王黄和赵利两军参与。根据其他来源的情报显示，王、赵两军由于补给问题，暂时还无法由自己的基地出发。

因此，陈平决定以如下假情报向冒顿单于报告——

王、赵两军本来答应加盟匈奴，后来因接受汉的厚礼而决定不投靠前来。

由于汉军大半在包围线之外，倘若再加上王、赵两军，匈奴军队将陷于被反包围的状态。这对单于来说是非同小可的问题。

传达这项假情报是第一阶段策略，第二阶段策略则为收买单于之妻“阏氏”。陈平决定将大量金银财宝——尤其是居住在北方的匈奴无法取得的珍宝——暗中送给她。

过游牧生活的匈奴，战争期间习惯上仍带着家族同行，所以，阏氏也居住于军中幕舍。受到汉方馈赠的阏氏于是对冒顿单于说：“同样是一国之主，彼此残杀并不是好现象。纵然得到汉的土地，你也不可能长久居住于该地。何况汉王也有他的神……”

匈奴君主的妻子，向来被视为具有预知能力的巫女。匈奴供奉天神，而汉王也有他的“神”——这句话似乎意味着有人将于近日内出现，协助汉王。而协助汉王的人很有可能暗指尚未出现于此次包围战的王、赵两军而言。近来频传王、赵两军决定不来投靠的风闻，倘若如此，就有可能呈现反包围状态，届时匈奴军队将陷于危险——冒顿单于做了如此分析。

一旦陷于危地，就很难再打开局面。冒顿单于迅速下了决定。

“立刻解开南面之围！将汉军赶出白登山后，全军即刻返回北方！”

冒顿单于立刻发布这道命令。

南边的赤黄骑马部队很快向左右移动，为汉军开了一条路。

“我们的策略成功了！”护军中尉陈平睹状大喊。他由敌军的移动情形判断自己的双层策略奏效了。

包括骑兵、步兵在内的汉军，一律以箭离弦的姿态，迅速从南边这个缺口逃出。

刘邦命令勇将樊哙留在山西省北部的代郡，以防备造反的韩王信，并且立自己的兄长刘仲为代王。深信秦的灭亡是大工事以及大规模军事行动所致的刘邦，在军事行动上，持的是无为而治的态度。

因此，他以和亲为对匈奴的主要方针。被派遣至匈奴的使者是先前察知匈奴策略的刘敬。他代表汉王朝与匈奴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条件是，汉每年将棉、丝、酒、米以及其他粮食赠予匈奴。此外，更由汉王一族中选出一名女性，以公主身份下嫁单于。这就是所谓的“和蕃公主”。

另外，匈奴与汉缔结兄弟关系，匈奴为兄，汉为弟。这纯粹是屈辱性条约，但若不如此，就非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不可。而这样做则有可能使新成立的帝国根基发生动摇。

“与其亡国，不如忍辱一时。只要能够维持国体，总有一天会有雪耻机会的。”刘邦说。实际上他比任何人更不甘心。但在“秦国灭亡”这个反面教材下，他有了不可忍也得忍的精神。

虽然以“无为而治”为宗旨，但这是有限度

的。刘邦对韩王信余党蠢动的东垣（河北省）则亲自率军前往讨伐。

讨伐期间，留守长安的丞相萧何负责未央宫的建设工程。刘邦亲征归来时，未央宫已经完成。抬头望见新宫的刘邦突然脸色一变，大声喝道：“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地方不对吗？”萧何问道。

“天下大乱，人民受苦，前后已经多少年了！而今国家基础尚未稳固，朕还得亲自远征。这种情形下，怎么可以建造如此宏伟豪华的宫殿呢！”刘邦口沫横飞地大叫。他认为建造这么宏伟的宫殿是超出能力范围的事情，而这等勉强之事，将是使国家灭亡的原因。

你们一点都不知道我的苦心！刘邦几乎有欲哭无泪的感觉。顿时，他想起了秦的阿房宫。始皇帝建造的阿房宫十分巨大，因此，项羽放火时，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将它烧尽。秦国所以灭亡，建造那么大的宫殿就是主要原因！

萧何指挥建造的未央宫，虽然尚未到达如阿房宫那样殿上可以容纳万人宽坐的程度，但也有数处宫门，建筑得极为壮丽。

“启禀皇上——”萧何道，“就是因为天下尚未平定，所以才要建造豪华宫殿。天子以四海为家，要统治天下，自然非威重不可。倘若宫殿寒酸，不够威重，就很难统治天下。何况现在建造

宏伟的宫殿，皇上子孙将来也可以省去改建的麻烦。”

虽然这道理似是而非，刘邦听后却至为欣然。

刘邦亲征东垣是白登山之役的翌年。过了两年，赵相陈豨于代郡叛变，刘邦再度御驾亲征。但他决不勉强行事。他以金钱收买陈豨的部将，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将造反将兵降服。

高祖十一年可以说是“谋反”的一年。由楚王降为淮阴侯的韩信，在关中叛变。这是这年春天发生的事。倘若是以“王”的身份率领大军，以韩信的作战能力，给予汉帝国的打击一定不小。但此时的韩信已无大军可领，因此，他只能使用谋略一途。

前一年陈豨的造反，原是为了引诱刘邦亲征而与韩信共谋的作战。韩信企图在刘邦离开长安期间，攻击吕后和太子。无法纵横天下争霸称雄的他，把舞台缩小到宫廷——韩信的格局已落到这种程度了。

破绽往往从极小处产生。韩信的一名部下因罪行将被处死，此人之弟为了搭救兄长，遂将韩信准备造反之事密告中央。

但韩信不是泛泛之辈，召唤不见得会应命进宫。萧何于是发布了如下的命令：

天子亲征，已将陈豨伏诛。着令群臣克日进

宫，同表庆贺之意。

由于众臣皆被召唤，因而韩信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会是以自己为对象的计谋。他进宫后立刻被捕。谋事如神的韩信落得如此下场，可以说是输得惨兮兮的。

韩信在未央宫的“钟室”被斩。钟室是宫内吊钟的房间。

韩信被处刑前，咬牙切齿地说：“我就是因为当初没有采用蒯通的献计，才把性命断送在女子与小人手中。我为这一点无限悔恨，但这或许是天命吧？”

刘邦凯旋回长安后，听到韩信已被处死。他这时候的心情相当复杂。这一点，《史记》记载：

且喜，且怜之。

倘若当时没有得到韩信的救援，刘邦未必能够取得天下。想到这一点，刘邦应该深深感激于他。但威胁刘邦汉王朝的人，除韩信外不做第二人想。刘邦一方面想到韩信的功绩而对他怜悯，另一方面又为汉王朝的安泰而内心窃喜。

“韩信这个家伙，临死之前说过什么话没有？”刘邦问吕后。他一定痛恨我而说了许多难

听的话吧？——刘邦如此认为。吕后把韩信临死前的话照实说给刘邦听。

“什么？后悔没有听从蒯通的建议？蒯通是齐的策士，快把那家伙抓来！”刘邦立刻发下命令。

蒯通当时所献的计策，是不考虑从刘邦、项羽二者中选择其一，而要韩信自己以第三势力独立，造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倘若韩信采纳这个计策，刘邦或许迄今犹在为应付项羽而焦头烂额。且对等势力的领袖韩信，也不可能成为刘邦的家臣。也就是说，他不会有被主君诛杀的事发生。

蒯通很快就遭逮捕，并被送到长安来。刘邦亲自审问他。

“据说，你曾经唆使韩信对朕背叛，可有此事？”

被审问时，蒯通昂然回答：“一点没错！韩信当年要是采纳我的计策，他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若是依照我的主意行事，陛下还能杀害他吗！”

“把这个可恶的家伙投入锅中活活煮死！”刘邦怒不可遏地命令道。

“哎……”蒯通仰天嗟叹，“把我这无辜的人投入锅中活活煮死，这样的作为岂不是太不人道吗？”

“你唆使韩信对朕叛变，还说无辜，你在瞎

嘟哝什么！”

“不，我确实是无辜的！陛下知道‘盗跖之犬吠尧帝’这句话吗？”

盗跖是古代大盗。在中国，盗跖已是窃盗的代名词。而尧帝与舜帝则并列为古代中国圣明天子的传说中人物。

“这句话朕好像听说过。”刘邦颌首道。

“窃盗的狗向尧帝吠叫，并不表示尧帝是个不仁之人。狗看到主人以外的任何人都会吠叫。陛下要弄清楚，当时的我只认识韩信，而并不认识陛下。对出仕的人献计，是不对的事情吗？这样的人如果非得统统活活煮死不可，陛下要准备多少锅子才够呢！”蒯通如此说。

刘邦蹙着眉头，露出怪异表情，之后脸颊上泛着微笑说：“算了！免他锅煮之刑吧！”

说完就掉头走到里面去。蒯通遂获得释放。

韩信被处斩是吕后于刘邦不在期间由她主导做的事情。倘若刘邦在长安，他会有魄力决定这件事吗？

依据街头巷尾的传闻，密告韩信谋反，是一名被吕后收买的人做的诬告。这件事情始终是个谜。

二二 / 功臣连连亡

韩信被处刑是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的春天。同年夏天，梁王彭越叛变。实际上，这句话应该说成“据说叛变”较为恰当。

彭越的立场与韩信极为相似。这名盗匪头目曾经于刘邦举兵初期帮助过刘邦，但他并不隶属任何阵营。后来和韩信一样，到了最后阶段才投靠刘邦，攻打项羽。

高祖十年陈豨在代郡叛变时，刘邦曾经命令彭越出兵，当时彭越却称病未亲自率兵出征，只派遣部下将军领军出兵而已。

“朕都御驾亲征，彭越却只派兵前来，意图敷衍了事。这样的作为实在可恶！”

怒不可遏的刘邦于是派遣使者诘问。

彭越为此惶恐不安，准备亲赴刘邦军营所在地邯郸请罪。但在此时，他身边人员持反对意见者居多。

“去了之后要是被拿下，该怎么办？韩信之例在先，事已至此，我们不如举兵叛变，讨伐刘邦以求自立吧！”

多人主张趁这个机会造反。

原本极有魄力的盗匪头目彭越，自从被封为王、得了富贵且年事渐高后，决断能力已大大不

如从前。

虽然他听从部下的话决定不到邯郸，却没有起兵造反的意思。他只派使者到邯郸做如下辩白：

病尚未愈。

彭越被密告的情形与韩信完全相同。韩信是遭一名即将被行刑之人的弟弟密告，而彭越则是即将被杀的太仆逃亡后去密告。两者的情形未免太过巧合。

刘邦采取闪电般的举措。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派使者至梁都定陶，一下子就逮捕了彭越，并且将他送至洛阳。由于事出突然，彭越家臣一时之间都束手无策。

刘邦由邯郸回到洛阳。由于见面三分情，他实在不忍杀害彭越。因此，他决定降彭越为庶民，并且流放至蜀，准其保住一命。

彭越被押赴至西方。途中，来到华山山麓时，和吕后的队列相遇。吕后正在由长安前往洛阳的途中。彭越老泪纵横地对吕后哀求道：“臣已年迈，做梦也没想到要对陛下谋反。受到怀疑是臣不德所至，也许是天命所在，臣因而万万不敢请求恢复原先身份，但求能在自己的故乡昌邑度此余生。恭请皇后代向陛下求情。”

彭越跪伏在草地，频频叩头。

“说起来你是蛮可怜的……”吕后面露同情之

色，“好吧，我替你向陛下求情就是啦！押送兵士，你们听着，这是我的命令。我现在要带彭越跟我一起到洛阳，以便向皇上请愿。”

押送队伍于是掉转马首，朝东再度走向洛阳。

“我有可能回自己的故乡了……”彭越感激涕零地自言自语道。

实际上，彭越在途中遇到吕后是他的噩运。

吕后一到洛阳，就尖声对刘邦诘问道：“陛下准备放彭越一马，这是什么意思？彭越不是规规矩矩的人，而是一介壮士！流放到蜀地后，谁知道他会在那边干出什么好事！陛下自己就是从蜀地攻到关中来的，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应该最清楚！请立刻杀掉彭越吧！让他活着，一定后患无穷，陛下此举不是思虑有欠周详吗？”

她原来是为了杀害彭越，而把他带回洛阳的。

“我知道！我知道！”刘邦对这位皇后说的话，向来是无所不听的。

“幸亏我在路上遇到……”吕后这才感觉欣慰地说。

彭越于是被杀。

彭越死后，刘邦封自己的儿子刘恢为梁王。

成为代王的刘邦兄长刘仲，由于放弃领国回到洛阳，王位被废并降格为侯。代之被立为代王

的是刘邦的儿子刘恒。这个人不是吕后所生，而是薄后所生，就是后来被称为明君的文帝。

韩信和彭越分别在春、夏被杀，秋天时，淮南王黥布造反。

“黥”是文身之意。这个人姓英，名布，但没有人称他英布，都改以黥布称呼。

年轻时，他由于别人之罪而被连坐处文身之刑。被处此罪，一般的人都会哀伤，而他却以此为乐。

“原来指的是这件事情……我是日后会成为王的人！”他沾沾自喜地说道。

——当刑而王。

多年前，有人替他看相而说了这句话。意思是说：你会受一次刑罚，后来则会为王。现在既然受到文身之刑，那么，以后成为王将是指日可期。

陈胜和吴广起兵造反时，黥布是长江一带的群盗头目。后来他认识和徐福有交情的鄱阳长官吴芮（后来的长沙王），并且娶其女儿为妻。

起先跟随项羽的他，后来投靠刘邦。刘邦多承黥布协助，他因而蹿升极快，于汉建国后被立为淮南王，以建国元勋身份与韩信、彭越等人平起平坐。

但在韩信和彭越相继被诛杀后，黥布变得内心惶惶不安：

“我会不会有事情呢？”

韩信和彭越由于家臣告密而出事，黥布则由于对爱妾起疑心而惹上麻烦。黥布的爱妾由于生病就医，担任黥布中大夫的一个名叫贲赫的人，刚好住在这名医生住处附近。黥布怀疑贲赫与其爱妾有染，贲赫因而逃至长安密告黥布谋反。

韩信和彭越被杀后，黥布对身边部队发出紧急警戒命令。这些措置在某些人眼里看来，算是“造反”。黥布因而干脆真正造反。

先前被罗织造反罪名的韩信和彭越，很快就被逮捕定罪，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布阵举兵。与之相较，黥布算是真正举兵，大张旗鼓地对刘邦进行叛变。

“汉军中我只怕韩信和彭越，而这两员大将都已被诛杀。现在我已是天不怕地不怕了。我绝对会打赢这场战争的！哈哈！”黥布如此对麾下将兵夸示。

黥布毕竟是猛将。他由国都六（今安徽省六安市之北）向东边的荆进军击楚，攻杀汉的荆王刘贾（刘邦的堂兄）。黥布军更渡淮水攻楚。

如前所述，韩信封为楚王时的楚国委实过大，刘邦遂于韩信垮台后，将之分为楚国及荆国。攻入楚的黥布于徐州与楚军交锋，楚王刘交（刘邦胞弟）败走。

汉军中只怕韩信和彭越，其余的人根本不放

在眼里——作如此豪语的黥布，忽略了另一名猛将的存在。这个人就是皇帝刘邦。

刘邦于是决定亲征。

但黥布的军队相当精强，刘邦发现想要获胜并非易事。因此，他决定在徐州南方约七十里处的庸城筑造城堡，据此好与黥布对峙。

在城堡上遥望黥布布阵的刘邦，心中有怒不可遏的感觉。因为黥布的布阵方法与项羽一模一样。刘邦这才想起黥布过去属于项羽麾下。但刘邦憎恨的不是这一点。由项羽阵营转投到汉的人，有以护军中尉陈平（后来升为丞相）为首的多人。使刘邦气不过的是：“黥布跟随我多年，对我的布阵方式当然很清楚。而他现在采取项羽式阵形，这不是以此嘲弄我的阵式不如项羽吗！”

站在城堡上的刘邦，对着黥布阵营大声喊道：“你何苦造反呢？”

黥布同样吼了过来：“我要成为皇帝！”

“大胆贼臣！看朕不一口气把你击溃！”

刘邦遂命全军出击。皇帝亲自率领的部队当然都是精锐，而且为数庞大。激战过后，黥布军败，渡淮水逃向江南。

但刘邦却于此次战役中为流箭所伤。虽然伤不及要害，但为求万全计，他决定离开军阵归返国都。

逃至江南的黥布，或许投靠妻子的娘家长沙王是必然的选择。但就被击败的造反军欲投靠的长沙王立场而言，这可是飞来的麻烦事。

黥布的岳父吴芮已于四年前去世，其子吴臣成为新长沙王。这个人是黥布的妻舅。

“我们该如何是好呢？”长沙王吴臣找群臣商量。

“我们不要理他。说来也许对令妹过意不去，但我们是不能协助造反之人的。”群臣异口同声地回答。

黥布平时为人甚为倨傲。他对有亲戚关系的长沙王家臣，向来都是目中无人。他的人缘太差了，没有一个人愿意进言表示应该协助他。

“那我只有叫他到别处去啰！”

长沙王因这位不速之客的出现而心情郁闷至极。

这时，一名叫利仓的近侍发言：“只把黥布赶到别处是不行的。因为黥布和长沙王有姻亲关系，与谋反者有所牵连，将来受连坐之罪是难免的事。”

在座的人莫不深深叹息。这人说得一点没错。各地被封为王的功臣中，燕王臧荼、韩王信、楚王韩信以及梁王彭越等人已先后被杀，赵王赵敖以首席家臣谋反为由被废，目前正被攻打

的则有淮南王黥布。被废的王都以皇族接替。现在非皇族的“王”，只有长沙王吴臣和接替臧荼成为燕王的卢绾两人而已。

朝廷在找机会废除因功而立的王，以皇族取代，这是每个人都觉察到的事情。与黥布有姻亲关系，这个理由已足够被废王位。

“那么该如何呢？”长沙王问道。

“由我们长沙人逮捕黥布，或者是将其首级呈献朝廷，只有这两个方法。有此功绩，长沙王之位才保得住。”利仓回答。

“是吗？”

长沙王开始默然长思。他不忍心杀害妹夫，但倘不如此，自己明天就会厄运临头。于是他下决心，说：“好，那就把黥布杀掉吧！活捉交给皇帝有可能被凌迟，与其如此，不如杀掉，这对他或许较为慈悲……可是，如何杀他呢？”

“这一点可否交给臣办。”利仓胸有成竹地说。这个人本来就点子多而驰名。

“好，那你就妥善处理吧！”

长沙王吴臣决定将此事交给利仓全权处理。

“请大王不要为黥布痛心。他已有令妹这么一位夫人，却还宠爱别的女人，由于嫉妒心的驱使，使得贲赫逃亡去告密。这不是咎由自取吗？”

利仓对长沙王如此说后，立刻采取行动。他

对投靠前来的黥布说：

“我带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暂时避避风头吧。”

这句话正合黥布的心意。

“这样很好。我躲藏一段时期后，准备东山再起。到时候还想向长沙王借一些兵哩！”

然后，理所当然地在利仓的带路下，来到一处较南的地方。

在鄱阳湖东边一个叫兹乡的地方，他们正在休息时，埋伏该处的数十名壮士，突然间同时扑向黥布。

白刃横扫，鲜血溅起处，一世枭雄终于丧命。项羽曾经在新安将二十万投降的秦兵坑杀，执行这项残忍任务的是当时为项羽部将的黥布。此外，奉项羽之命杀害楚义帝的也是当时为九江王的黥布。

这是报应。人们纷纷如此批评。

陪臣身份的利仓，由此次功绩而于三年后被封为软侯。

1972年，两千一百年前的一具女性遗体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被发现。这不是木乃伊，而是皮肤下结缔组织尚存弹性、与新鲜尸体毫无二致的躯体。这位女性就是被封为软侯的利仓之夫人——这一点已由陪葬品得到确认。

二三 / 大风起兮

黥布败走后，刘邦将军队交给部将率领，自己则返回长安。虽然在此次战役中受到的箭伤并不严重，但他毕竟已是年逾六十的人，还是尽量避免过度劳碌为宜。

十二年十月，在返回长安的途中，刘邦回了一趟睽违已久的故乡沛县。

他这真的是衣锦还乡。

他的敌手项羽于攻陷咸阳灭秦后，本来应该留在要害关中之地，而项羽却回到遥远东方自己的故乡。有人认为不妥谏止时，项羽如此驳斥道：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意思是说：一个人成功之后，应该回故乡向乡人夸耀。倘不如此等于是穿华丽衣裳走夜路，实在糟蹋衣裳的价值。如此率性、孩子气的项羽，一切想法都以自己为中心。

相较之下，刘邦的一切就比项羽成熟许多。刘邦懂得忍耐。他当然也有衣锦还乡的念头，但他能在得意时克制自己直到现在，才回到自己的

故乡来。

年轻时代的他在此地过着无赖生活，做的尽是一些令人发指的事情。然而天下风云告急时，人们却推选刘邦为领袖。虽然当时一些人和他有扞格，但总的说来，故乡的人大都是支持他的。

刘邦在故乡沛开了盛大酒宴。

“你们的脸孔朕都记得，我不认识的只有小孩。一些人的脸孔虽分不太清楚，但这应该是长大后脸孔变样的关系吧！”

皇帝显得乐不可支的样子。

“陛下很喜欢小孩，是吧？”沛县老者问道。

“是啊，因为小孩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嘛！”

“那恭请皇上对此地的小孩做一次训话，好吗？”沛县父老代表频频捣头说。

“你们这几个就是当时带头指责我的……”刘邦想到这里就觉得好笑。

“朕没有什么话可以对这些孩子们训诫的。”

刘邦说这句话时，一位白发老者正色而且恭谨地说：“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皇上圣训可奉为世代圭臬，恭请皇上对我们的下一代有所垂教。”

“你们都知道，朕年轻时候是个无赖，没有资格指导别人……”刘邦环顾四周后，又说，“如果说我有资格教人，那大概只有一件事。”

“一件事？还请皇上明白示教沛县子弟。”

“你们连朕说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可以要求教这一点呢！”

“我们相信皇帝教的事情绝对是有益的嘛！”

“哈！哈！朕有把握教的，大概只有唱歌。因为朕打从年轻时代起，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击筑（一种弦乐器），唱着自己随便谱写的歌词……”

“那就恭请陛下把自己谱写的歌教给此地的孩子们吧！”

“好，那你们将此地的孩子们召集过来。最好是把沛县八岁到十四岁的小孩全都找来。朕来教他们唱歌就是啦！”

刘邦说着呵呵大笑起来。这样的事情，只有回到故乡才能做到。

“是的，遵命。”

沛县父老立刻着手召集小孩。很快有一百二十多名少年被带到刘邦面前。

“喏……全都是可爱的孩子。好，你们现在配合筑器，来合唱朕所作的歌。你们先听朕唱一遍。”

刘邦站起身来，两手叉腰，用相当嘹亮的声音唱起了自己所谱的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群沛县少年，经过重复练习后，都能朗朗上口歌咏皇帝作词的这首歌了。

两千两百多年前，在中国争霸天下的两名英雄都留下各自写作的歌，这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

其中，项羽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歌词来自赞，战败之事则以“时不利兮骓不逝”将责任转嫁别人。

而刘邦并未在歌词中提及自己的“力量”。

虽已取得天下衣锦还乡，但为使这个天下永远保持安定，必须四处找来猛士，使之担负保国卫民任务——这首歌的词意如此。他在这首歌里赞美的是别人的力量，而不是自己的力量。

少年合唱的歌声诚可谓绕梁三日。正因为他们天真无邪的小孩，所以这首歌听来格外令人感动。

刘邦越唱越来劲，最后甚至站起身来手舞足蹈。舞毕，他还潸然落泪。

“话说‘游子思故乡’。虽然朕以关中为都，在朕死后，朕的魂魄还是系在沛地吧？对，朕是由沛公发迹逐渐爬升，最后成为天子的，所以，沛诚可谓吉祥之地。为了庆祝这份吉祥，朕决定将沛地今后的一切租税和夫役全予免除！”

听到这句语时，沛县父老莫不叩头称谢：“皇上大恩大德，小民没齿难忘，叩谢皇恩！”

刘邦在故乡接连设宴十多天，连日与乡人开怀畅饮。最后，他要离此回京，故乡父老却极力挽留。

“不，朕带有许多家臣，朕知道光是他们的餐食就带给你们极大负担。这是非走不可的时候了。”

刘邦于是命令出发。

“那……让我们恭送到县境吧！”

沛县百姓家家户户倾家而出，全体为刘邦送行至西边县境。据《汉书》记载，沛郡人口约为两百万，下辖三十七县，而沛县是其中之一，因此，县人口应该有七八万以上。这么多的人跟在皇帝队列的后面走着。

来到县境时，刘邦由于依依难舍，所以又和他们举行酒宴。这酒宴一连又是三天。由于喝了酒而有些得意忘形的乡人中，竟然有人开口向皇帝请求：“请皇上准许隔邻丰县和我们一样免除租税和夫役，可以吗？”

与沛为邻的丰县，刘邦年轻时候也曾待过一段时期。沛、丰两县的人因颇多婚姻关系而情同手足。沛县父老是为有亲戚关系的丰县百姓向皇帝请求这项恩典的。

“不行！丰县的人曾经背叛过朕。”

刘邦说不给丰县百姓恩典的理由。他刚起义时，派守丰县的雍齿曾经背叛他投向魏。虽然刘邦企图予以收复，但由于丰县城墙坚固，而且刘邦自己后来得病，不得不改变初衷，率军返回沛县。

“这一点我们知道。但那是雍齿干的事情，丰县百姓是被迫从命的。请皇上特别开恩……”沛县父老为丰县百姓拼命恳求。

被迫从命的人，守城会守得那么顽强吗？……算了，同样的恩典也给予丰县人民吧，因为都是朕的故乡嘛！

刘邦最后还是答允了。

在故乡，时而落泪，时而成为感情的俘虏，这都是刘邦业已年迈、感情变得脆弱所致吧？实际上，他的健康情形这个时候已经不太好了。

亲自出来讨伐黥布，其实对他的身体并不好。原本，他是准备以太子为将军率领诸将出征的。

但吕后坚决反对这样做。

刘邦的家庭内幕相当复杂。他目前最宠爱的女人是戚夫人，糟糠之妻吕后被疏远已久。刘邦举兵之际，曾经受到吕后娘家在物资和精神双方面的极大援助。原本只是无赖之徒的刘邦，之所以能在沛县受到众人拥戴，完全是有吕家做后盾

的缘故。因此，刘邦在吕后面前，向来是抬不起头的。

而且，吕后不是只有内助之功而已。如前所述，刘邦原欲放他一马的彭越，却被她以欺骗手段杀害。对于去除有危险性的功臣一事，吕后犹较刘邦热心。

对刘邦而言，吕后不仅是正室夫人，更是取得天下、患难与共的同志，这也就是令他感觉局促不安的原因。因此，他对吕后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内心真正宠爱的是戚夫人。

戚夫人对皇帝极尽撒娇之能事。身为母亲的她，当然溺爱自己的儿子如意，并且恳求刘邦立他为太子。男人一般都敌不过枕边人的哭泣哀求，何况刘邦对太子盈过于软弱一事向来甚为不满。

——身为天子的人，个性必须刚健。盈的个性过于软弱，将来难以统治天下。

刘邦甚至在群臣面前说过这样的话。

看到如意淘气的样子，他就眯着眼睛喜滋滋地说：

——这个孩子很活泼，很像朕小的时候。

因此，宫里开始传出这样的话了：

——皇帝似乎有意废不肖（指太子盈而言）而立爱子（指如意而言）。

吕后当然因此感觉焦躁。她只有盈这么一个儿子。对于盈的个性软弱这一点，她自己也引为憾事。吕后不想将与丈夫辛苦得来的天下送给别人，于是她找来胞兄建成侯商量。

建成侯转而找天下第一智者张良商量。

——骨肉之间（骨肉间之事），虽臣等百余人何益？

对此，张良如此回答。意思是说，关于战争或政治上的事，他可以献策，但事关皇帝家族的问题，即使有一百个张良也于事无补。不过，他倒是给了建成侯这样的建议：

——陛下曾经广招天下贤者，却有四个人始终不肯应召进宫。这四个人都是老者。倘若能请到他们伺候太子，太子的身份或许能得以保全吧？

张良更教他如何邀请四贤人的方法。

就在这时候，皇帝下旨，以太子盈为将军，讨伐黥布。

除皇帝以外，太子是位阶最高的人。太子无论有何等重大功绩，也不可能再行晋升。相反的，万一失败，就有立刻被废的可能。因此，吕后强烈反对乃是当然之事。

——黥布是天下猛将，而前往讨伐的诸将，尽是你的旧时同僚，这不是形同以羊率领狼群吗？诸将绝对不会听从太子命令的。而且知道太

子为统帅时，黥布一定会勇气百倍地鸣鼓而攻。黥布现在最怕的，只有你一人而已。尚请皇上以我们母子为重，考虑亲征之事。

吕后如此哭诉。

刘邦本来就对太子的评价不高。他原本就在担心以太子领军，征讨之事有可能因之拖长。因此，听到吕后哭诉时， he 知道自己非亲征不可了：

——好啦，好啦，朕决定亲征就是嘛！虽然朕近来身体有些不舒服……

身体本来就不太健康的人，此时更为流箭所伤。还好讨伐形势已定，刘邦遂决定返回长安，在回故乡沛县一趟后，御车一路朝西方行进。

“实在累人……”刘邦在御车里连连自语。

十多日来的连续酒宴，使他有些吃不消。他是个喜欢酒宴的人，每每以长夜酒宴恢复征战的疲劳。而现在却因酒宴而疲劳，这不正证明他已年老了吗？

“我的寿命或许所剩无几……”他无法抹除这个不祥的预感。

在返回长安的途中，北方传来捷报。原来周勃已将代郡、雁门、云中等地全部平定，并且将叛将陈豨于一个叫当城的地方斩了。

“这确实是好消息……”刘邦不掩喜色地说。剩下的时间好像不多。在这之前，当然是解决越

多的事情越好。尤其解决陈豨之乱更是好事一桩。

但数日后由北方来的使者，却传来另一个消息。

——依据陈豨降将的供词，燕王卢绾与陈豨好像有所勾结。

“这下子我又要忙了……”

二四 / 皇帝病倒

——太子的问题和讨伐卢绾事宜。

凯旋长安后，这是得立即着手解决的两件事。现在的情形和以往不同，由于时间有限，所以非尽速解决不可。

根据报告，燕王卢绾与陈豨串通，但这件事情尚真伪莫辨。虽然下令卢绾前来京都接受查问，卢绾却称病不来。因为有韩信和彭越的前例，他是不敢贸然前来的。

事实上，燕王卢绾与陈豨确实有所联络。不过，这并不是为了谋反，而是为了保身。他所以汲汲于保身之策，乃是当然之事。韩信、彭越、黥布等皇族以外的王，已先后遭到肃清。剩余的只有长沙王吴臣和燕王卢绾两人。长沙王由于谋杀妹婿黥布，因而得以保住王位。

燕王卢绾已处在极端恐惧的状态下。他的王位能安泰，乃是由于中央军忙于讨伐造反的陈豨，一时无力攻打燕的缘故。因此，燕王当然希望陈豨势力强大，讨伐时日延宕越久越好。所以，卢绾在讨伐上只是做做虚与委蛇的动作。不仅如此，他还派遣家臣张敖至匈奴，设法使匈奴对陈豨有所援助。

在讨伐作战上手下留情，并且斡旋第三势力

给予敌人援助——有这等行为的卢绾，被指责为“造反”，也实在难以为自己辩白。

由于卢绾不出面，刘邦遂派审食其以使者身份至燕。使者的任务在于促请卢绾上京，也顺便在燕地调查卢绾身边事宜。卢绾依然称病拒绝上京。

审食其在燕地调查的结果，发现可疑之处颇多。其中一点是，卢绾不仅与陈豨勾结，与匈奴似乎也有联络。他于是回长安报告——

燕王确实有造反迹象。

同一个时候，一名匈奴俘虏做了如下告白

亡命至匈奴的张胜，实际上是燕王的密使。卢绾造反，至此证据确凿。

刘邦于是命令樊哙讨伐卢绾。卢绾的王位当然被剥夺，新封的燕王是刘邦的儿子建。

“直接向陛下辩明，一定会获得谅解。事态演变到如此地步，完全是陛下身边人物嫉妒我的缘故……找到机会面奏陛下、当面道歉的话，陛下一定会原谅我的……”卢绾如此告诉家臣，并且也坚信这一点。对自己最为嫉妒的是吕后。趁吕后不在场时与皇帝面对面沟通，这样，皇帝的怀疑一定会冰释才对。他和皇帝是儿时好友，双方父亲也是挚友。何况，刘邦和卢绾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

——这一对孩子注定一辈子成为好朋友，因为他们都是同日诞生的。

村人因而曾经致赠羊肉和酒至双方家庭。

无赖时代的刘邦，过去曾因犯罪而躲藏一段时期，当时，挚友卢绾虽然自己未有任何罪行，由于担心刘邦孤独寂寞，所以从头到尾陪伴着他。因此，卢绾自信只要能有单独谈话的机会，刘邦一定会原谅他才是。卢绾未应召入京，是因为听说刘邦正躺在病榻上，他认为将无机会和刘邦单独谈话。

“我必须忍耐等到皇帝病愈……”

卢绾于是率领家族、家臣和数千骑兵退到长城下。讨伐军统帅樊哙将心比心，体察卢绾的用意，故意向长城相反方向进军，并称此为“索敌”行动。卢绾和樊哙分别出身丰县和沛县，也是儿时旧友。

“鸿门宴”之际，樊哙曾经以身保护刘邦。身为禁卫队队长的他，获得刘邦绝对的信任，而且樊哙的妻子吕须是吕后的胞妹，皇帝和皇后当然对他百分之百地信赖。因此，纵然讨伐事宜稍为拖延，也绝无受弹劾之虞——这一点，他有充分的自信。

但刘邦此刻躺在病榻上，情况和平时不可同日而语。病倒后，刘邦唯一担心的，是他所宠爱的戚夫人和其子如意的事。刘邦病榻旁有戚夫人

派遣的宦官在暗中进行策划，他们不断建议刘邦尽快废立太子。

樊哙由于为人单纯，所以丝毫未曾怀疑自己的安全会出问题。但娶吕后之妹为妻的他，在戚夫人一派人士的眼里看来正是敌人。戚夫人一派比谁都怕樊哙，早视他为非拔除不可的眼中钉。

“陛下，您不觉得皇子如意可爱吗？还有戚夫人……”伺候病榻边的宦官，经常如此向刘邦嘀咕。

“朕当然疼爱。如意是朕在世界上最疼爱的人……朕一定会找机会立他为太子的……”刘邦回答。

“可是，如意皇子的处境很危险啊！”

“这是谁说的？”

“只要陛下龙体康泰，他当然不会有事……”

“你的意思是朕去世后……”

“吕后视戚夫人和如意皇子如背上芒刺啊！”

“女人还能做什么！如意正式被立为太子后，诸臣自然会拥护他，所以，这是不必担忧的。”

“是吗？吕后的妹夫樊哙将军，正率领二十万大军在北征途上。樊将军要是兴起叛意，以此大军杀尽戚夫人、如意皇子一族，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只要吕后发出命令……”

“喔……”

刘邦不得不有所思量。吕后是敢断然发下这等命令的女人。过去刘邦准备放过的彭越，不正是由于她的坚持而丧命吗？

“依据由燕地来的商人传话，樊将军未有征讨卢绾之意，而将军队推向相反方向，好让士兵休息哩！”宦官压低声音，咬着刘邦的耳朵道。

刘邦立刻欠起身，命令道：“叫陈平和周勃来！”

两人来到后，眼睛充满血丝的刘邦喘着气，道：“你们两人立即前往燕地，周勃代樊哙指挥讨伐军，陈平则逮捕樊哙，于军中问斩。事情刻不容缓，你们坐驿车以各驿换马的方式，赶紧前往吧！”

“遵命！臣等这就出发！”

两人退出后，相觑摇头。

“皇上的模样实在异于平时……”陈平道。

“对，皇上由于生病，所以身心俱疲……如此一来，适才的命令我们是否该照单全收呢？”

“这确实是个问题……斩了樊哙，皇上日后反悔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妹夫被斩，吕后会默不吭声吗？……此时，我们绝对不能鲁莽行事。”

“可是，敕命毕竟是敕命……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先逮捕樊哙，把他送到长安吧。倘若皇上届时有了悔意，他自然会释放樊哙的。反正，让

皇上亲自处罚樊哙就是了。”

“或许这是最好的方法吧？”

两人协议后，出发前往燕地。

中央政府的最高官位是“相国”，而此时就此位的是萧何。在这之上更有与政府体制无关的“太傅”。太傅是天子的教师，也就是对天下大事提出意见的人。任命太傅，一般选择较有硬汉气概且对事情较为挑剔者居多。当时的太傅是叔孙通。叔孙通拼命反对废立太子之事。

“知道了，朕不废太子就是了。”

关于废立太子事宜，刘邦表面上说的是这句话，并以此敷衍援引古今事例、强调绝不可如此、脾气倔强的叔孙通。刘邦内心却依旧有废太子盈改立如意的念头，并且计划伺机行事。

喜欢宴会的刘邦，卧病期间也常召集群臣设宴。一天，正在行宴时，太子盈带着四名老者来到。

这四个人都是八十多岁，头发、眉毛、胡须全都雪白。他们衣冠楚楚，人品之佳更是无与伦比。

“四位老先生，请把各人的名字报出来。”刘邦说。

“愚老名叫东园公。”

“人们称在下为角里先生。”

“民以绮里季为名。”

“我的名字是夏黄公。”

听到四位老者道出姓名时，刘邦大吃一惊。这四个人不正是昔日想邀请而不可得、盛名如雷贯耳的四贤人吗！

“朕想邀请诸位，寻访已久，却始终未能达到目的。你们现在为何跟随太子呢？”

“我们四人盼望能出仕于仁孝恭敬的明君。”东园公回答。

“你的意思是说，朕不配你们跟随吗？”刘邦问道。

“这一点请陛下扪心自问。陛下是否有过轻视士大夫之事？大声辱骂因一时失察而犯错的人，陛下是否有过这等行为？”角里先生问道。

刘邦默然不语。他知道自己经常如此。

“我们都不希望到了这个年纪之后还受人辱骂，所以，听到皇上有意邀请，就躲了起来。”绮里季捋着胡须说道。

“可是……”夏黄公紧接着说，“据闻，太子盈人品高洁，礼贤下士，天下人民莫不乐意为其牺牲自己，我们四个人遂有‘这才是值得侍奉的明君’的共识，所以由隐居处出来跟随太子。”

刘邦凝视四人片刻后，行揖道：“希望你们四位永远辅佐太子，好好开导他。”

就在这个瞬间，刘邦决定打消废立太子之事

了。四位老者退出后，刘邦叫来戚夫人，对她说：“朕本来想顺你的意，立如意为太子，但盈现在身边有那四位贤人，诚可谓羽毛已丰，所以，朕也奈何不得。你最好死了这条心吧！”

戚夫人当场哭倒。

“你别再哭了，朕希望你起来为朕舞一曲楚舞。来，朕为你唱一首楚歌吧！”

刘邦于是唱出了下面这首歌：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

羽翮已就，横绝四海。

横绝四海，当可奈何！

虽有矰缴，尚安所施（“矰缴”为附有
线之箭）！

大意是：太子盈已能翱翔天空，用任何强弩弓箭都射不到。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刘邦重复唱了几遍，而戚夫人却聊无舞兴，一直啜泣不停。

在这之后，刘邦病情迅速恶化。虽然吕后请来的名医频以“皇上之病必将痊愈”的话作为激励，躺在病床上的刘邦却无力地摇摇头，说：“我的生命在老天爷的控制之下，这一切都是命。再了不起的名医，在命运之前也是无可奈何的。我出身卑微能以三尺剑取得天下是命，同

样，因病而亡也是命。你不用再为朕治疗了。”

刘邦给这位医生黄金五十斤，让他回去。

看到吕后哭泣不已的样子时，刘邦笑道：“什么事情让你伤心呢？朕死后有盈这个继承者，而盈不是也有萧何这么一位可以倚重的辅佐人吗？”

“可是，萧相国已经年迈，倘若萧相国去世，又该如何是好呢？”

“有曹参可以接替他呀！”

萧何和曹参都是沛县出身的人。

“曹参同样不年轻，一旦他也不在，该如何是好呢？”吕后问道。

“可以起用王陵。虽然这个人有点愚直，但有个好帮手应该就不会有问题。这个帮手以陈平最为理想。陈平的智力确实出众，但他一个人无法挑起这个大任。周勃是个粗鲁军人，但任命他为太尉（国防部长），刘氏的天下一定会安泰的。”

“那在王陵、陈平、周勃这些人之后呢？”

吕后再问时，刘邦露出厌烦的表情，闭起眼睛回答：“那个时候的事情，你大概可以不用管了吧？”

到那个时候，你这个老太婆应该早已翘辫子了，你这个贪心的女人想活多久呢？

倘若不是在病榻上，刘邦大概会如此回答

吧？

二五 / 后宫残虐

吕后问起何人可以委重后事时，病榻上的刘邦之所以未提及张良，是这时候的张良已在“辟谷”的缘故。刘邦取得天下后，张良以自己的职志已遂为理由，请求从此引退。他当时说的话是：

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

赤松子是太古时代的仙人，而要成为仙人，第一个规定是绝不可食五谷，这叫做“辟谷”。因此，对一个有意弃世的人，当然不能让他担任政事。

想要成为仙人，必须服用仙药，也就是所谓的仙丹。而服用仙丹之前，必先清扫肠胃。清扫肠胃的先决条件是禁食谷类。然而，不吃谷类，吃什么呢？

食气以绝谷。

这是称为仙术教科书的《抱朴子》中的一句话。就是所谓的“不食人间烟火”。

一种说法是：张良所以求仙，是为了保身。

取得天下后，刘邦逐一肃清功臣。被肃清的有韩信、臧荼、韩王信、彭越、黥布等，此外，连儿时好友卢绾都成为被讨伐的对象，更有救命要处斩这批讨伐军的统帅樊哙。预见这一切状况的张良，当然尽可能回避，以免见疑于皇上。对皇帝而言，一个弃世的人自然是最没有威胁的。

天下统一后，张良对刘邦来说，只是他叙旧的对象而已。谈到之外的事情，尤其是与政治有关的问题时，张良都以“这件事情与我无关”为挡箭牌而三缄其口。

张良因而得免于成为肃清对象。

刘邦死于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四月甲辰日这一天。

因皇帝之死樊哙得以保住一命。被免除讨伐卢绾军统帅职务、原本应在军中被就地处斩的他，由于陈平决定将他送回长安接受处置，所以被五花大绑，利用囚车押解回京。继位皇帝不是戚夫人之子如意，而是吕后的独子盈。盈正是樊哙妻子胞姐的儿子，他们之间有亲戚关系，因此，樊哙再也没有被斩之虞。

另一方面，因皇帝之死而希望完全幻灭的是卢绾。

“说明后，一定会得到饶恕才对……”原本认为若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刘邦辩明，一定会得到饶恕的他，这下子诚可谓投诉无门了。如此一

来，他的造反污名，不是永远没有洗雪的机会吗？

在长城附近观望的他，接到皇帝去世的消息时，就意识到自己已无希望，于是立刻亡命匈奴，匈奴给了他“东胡卢王”的名位。

在冒顿单于统治之下，新兴气象蓬勃的匈奴，由于急需各方面人才，所以格外优遇由汉亡命前来的人。韩王信也投靠匈奴，成为匈奴将军，后来与汉的柴将军交战中败死。

卢绾约一年后在匈奴病死。他的孙子和韩王信的孙子后来都再度向汉归降，被封为侯。

吕后遵照丈夫的遗言，委托相国萧何负责国政。而她最感谢的是，教授她利用四位在野贤老的计策、使太子盈得以确立地位的张良。她于是要求张良不要再“辟谷”。

“人生短暂，何必这样受苦呢？您不要再勉强自己辟谷吧！”

但张良还是坚决表示不愿从政。

“臣健康情形不佳，尚请皇后准予静养。”

既然以健康不佳为理由，吕后自然无法强其所难。于是改以审食其为她商量的对象。向来担任肃清功臣任务的此人，准备采用同样的方针。

——为了使年少、软弱的新帝地位稳固，最好的方法莫如将拥有重兵的将军全都杀尽！

他提出的建议可谓激烈至极。吕后由于爱子

心切，遂同意采取这个手段。

但听到此事的酈商，立刻找审食其，并以无比严厉的态度诘问他：

“你是不是存心要使汉朝灭亡！你是否对汉有怨？周勃将军正拥二十万大军于燕地，灌婴将军则以十万兵力守着荥阳。听到诸将被诛杀的消息时，你想他们不会率领大军大举攻入关中吗？汉帝国不是要因此而灭亡吗？”

审食其听后，觉得酈商所言甚是，于是立即入宫向吕后进言此项方针必须作废。

无赖出身的刘邦之所以能成功地纠合众人，最后取得天下，完全是因为吕氏一族在背后支援的结果——吕后坚信如此。然而，刘邦取得天下依靠吕氏是事实，不过，也不能说是完全仰赖吕氏一族的力量。最大的原因应该在于群臣的功劳，尤其是刘邦的领导有方。而吕后却认为自己一族的贡献最大。

吕氏一族应该受到优遇！这是她的想法。她认为诛杀功臣有所贡献的自己，应该算是功不可没。因此，她以内举不避亲的态度，逐一起用自己娘家的人。

她生有一男一女。女儿鲁元公主下嫁一名叫做张敖的人，险遭废立的独子盈，由于张良奇计而得以保住皇位。

皇位险些被戚夫人的儿子如意夺去——想到

这一点，吕后就由衷痛恨戚夫人母子。丈夫刘邦晚年只宠爱戚夫人而根本不在意糟糠之妻——这也使得她痛恨有加。

“我绝不饶恕那对母子！”

吕后已是大权在握，成为皇帝的独子盈（即惠帝）又优柔寡断，所以，她一切都可为所欲为，于是先把戚夫人抓起来关进永巷。

永巷是幽禁犯罪宫女的场所。戚夫人头发被剃光，脖子上枷，穿着囚犯所穿的赭衣（红衣），被迫整日捣米。

有一首题为《永巷歌》的歌曲留存迄今。据说，这是戚夫人当时边捣米边唱的歌。

子为王，母为虏，
终日舂薄暮，
常与死为伍！
相离三千里，
当谁使告女？

这首歌词未见记载于《史记》，只见于《汉书》中，因此，它很有可能是同情戚夫人的后人所作。

总而言之，吕后的复仇手段可谓残忍至极。然而以上所述，只是复仇的初步而已。

如歌词中“相离三千里”之语所指，戚夫人的

儿子如意正以赵王身份，身处赵地，有意杀害这对母子的吕后，遂命令赵王如意上京。赵国宰相是建平侯周昌，他早看出吕后意图，因而对使者说：“先帝曾托微臣妥善保护赵王。如今赵王年幼，此刻实是有病在身，未克亲赴长安。”

使者前后往返三趟，周昌始终以先帝有守护如意的遗诏为托词，执意不从吕后命令。

怒不可遏的吕后遂改召周昌上京。对召见赵王如意的命令，周昌还可以抬出先帝遗诏，但对召见本人的命令则无法不服从。等到周昌离开赵国后，吕后再度派使者命令赵王上京。此时赵国已无胆敢拒绝此项命令的家臣。

诚如那四位贤人以“仁慈”称赞惠帝，惠帝确实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知道年幼的弟弟如意一旦进宫，一定会为母后所杀。因此，他亲自到灞上迎接这位弟弟——赵王如意，然后陪他一起入宫，与之共同起居。惠帝这样做，为的是不使母后有机会对自己的异母兄弟下手。

惠帝如此以身庇护，而吕后则虎视眈眈地等待机会。

十二月的某一天，惠帝一早就准备出去打猎。年幼的如意还不会打猎，而且根本没有早起的习惯。惠帝一边换装，一边望着还在酣睡的弟弟的脸，心想：“天还没有亮，母后应该还在安寝，所以，如意应该不会有事才对。”

事实上，这是惠帝的误算。他的身边随时都有吕后部署的奸细。奸细得到的指令是：无论深夜或凌晨，只要发现如意单独一人，就立刻报告。

吕后当然很快接获这项报告。于是她让女官带着早就准备好的鸩毒，让如意喝下。

鸩毒是用一种叫做“鸩”的毒鸟羽毛浸泡制成的毒液。这种鸟以毒蛇为食，据说，被鸩的尿液撒到的石头会立即腐烂，其毒性之强烈由此可见。这是一种状类似雁、羽毛黑紫而喙颇长的鸟，应该归类于现在的何种鸟则不甚明了。这类具有剧毒的鸟，或许早已灭种也说不定。总之，饮下鸩毒的人是绝对无法救活的。

“如意皇子因急病暴毙了——”

狩猎回来的惠帝，在门口就听到家臣给他的报告。

他立刻跑进自己的房间，关起门来放声大哭。——他是一位生性懦弱的皇帝。

吕后使用鸩毒，轻易地就将年幼的如意杀害。但对恨之入骨的戚夫人可不会这么便宜。她打算慢慢地折磨戚夫人，让她生不如死，以泄心头之恨。

她先把戚夫人的双手和双脚全都砍断。然后将她的眼珠挖出，再用火烧她耳朵使她成为聋

子，并且用药灌其口使她成为哑巴。最后，她把戚夫人置于厕所，谓之“人彘”（人猪）。

这样的作为诚可谓残虐至极。遭受这等处置的人竟然没有因出血过量或休克立刻死去，而尚苟活数日，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后来，吕氏一族被灭，所有的恶行全都归到吕后头上。吕后的恶行似乎被夸张渲染了。她是以最恶毒的手段，对丈夫的宠妃戚夫人进行报复，但“人彘”之事果真如史书所记载的吗？对于这一点，作者心存怀疑。吕后大概是将戚夫人折磨至死，对尸体百般凌辱后，再将死者称为“人彘”的吧？

吕后也把这“人彘”让自己的儿子惠帝看。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她指着蠕动的物体问道。

“孩儿看不出是什么。好像是生物，对不对？”

“是一头猪！”

“猪？猪怎么没有脚呢？”惠帝讶异地问道。

“是一只人猪！而且是母的！”

“什么……”听到这句话时，惠帝已有醒悟。但他不愿意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母后再怎么残忍，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才对。他真想祈求上苍，证明自己的母亲不是这样的人。

“这就是戚夫人！”吕后直截了当地说。

“什么……”惠帝一声惊叫。霎时间，他的脸色变得铁青，一双眼睛紧紧地闭起来。但适才看过的人猪模样，鲜明地映在他的眼前。他的膝盖开始发抖。他的牙齿咯咯作响。

“你好好看着吧！身为侧室而过分跋扈的女人，下场就是这样！”母后说的话，惠帝只听到这里。因为一阵耳鸣后，他已失去意识，当场瘫痪了。

心志软弱的惠帝自从目睹“人彘”后，由于所受震惊过巨，竟然病倒，直到一年后才逐渐痊愈。还躺在病榻上的他，派人向母后奏道：母后所为太悖人道。儿以生为母后之子为憾事，再也没有自信治理天下了。

打从这一天起，惠帝全然不管政事，整日沉湎在醇酒女人的生活中。如此一来，政治大权自然旁落到吕后手里。

“连先帝爱妾之命都守不住，这样的我还有资格保护天下万民，执行政事吗？”这是惠帝的想法。

若孝惠者，可谓笃于小仁而未知大谊也。

后世史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惠帝的作为做如此批判。

刘邦极欲更换太子，也许就是因为忧虑惠帝如此神经质的缘故吧？他的这项打算，不见得完全出自于对戚夫人的爱情吧？

《史记》作者司马迁是以现实为重的史家，他对皇帝都以“本纪”记述其事迹，而对惠帝则不然。或许，他认为身为皇帝的惠帝并没有做“皇帝”的实绩吧？

二六 / 吕后专权

吕太后立自己女儿鲁元公主生的女儿（也就是外孙女）为自己儿子惠帝之后。对惠帝来说，他娶的是自己胞姐的女儿，也就是外甥女。吕太后意欲由吕氏一族掌握政权，因此在妇道人家的想法下，企图由“亲上加亲”的方式着手。

但世间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惠帝之后迟迟未有喜讯。鲁元公主和吕太后都为此焦急万分，四处求神问卜，也让她服用各种药物，还是没有效果。

吕氏的繁荣与皇统息息相关。吕太后无论如何都想要能由自己操纵自如的皇太子。她于是命令皇后：“你用个东西绑在肚子上，开始伪装怀孕吧！”

刚好这时有一名与吕氏有亲戚关系、过去在宫内服务、目前回到乡下娘家待产的有孕妇人。吕太后把这名妇人藏到某处，待其产下男婴，立刻宣布皇后弄璋之喜的讯息。为了守住这项秘密，吕太后把这名婴孩的母亲杀害了。

虽然如此，吕太后还是觉得不安。只有一个皇嗣，万一发生不测，她不能放心。皇嗣应该多多益善。

惠帝过的是纵欲生活，却未曾听到后宫佳丽

有人怀孕之事。吕太后于是将吕氏族亲中，凡有男婴诞生就一律佯称为因受惠帝宠爱而生，并且在宫廷内养育。

除了皇太子以外，因这个方式而被视为皇帝之子的，共有五人。这五人全被封为王侯，即：

淮阳王刘强
常山王刘不疑
襄城侯刘山
轹侯刘朝
壶关侯刘武

虽然这几个人都称刘姓，实际上他们没有一个是惠帝真正的儿子。吕氏一门的这几个人，是皇太子有不测时的候补人员，换句话说，就是备用的傀儡。

刘邦有八个儿子。正室吕太后生的惠帝是老二。在这之前，一名侧室先生下了长子。这名长子名叫刘肥，被立为齐王。

惠帝即位第二年，齐王肥入朝。

“归朝”、“来朝”用以指“归国”、“来国”之意，而往昔的“朝”指的是在国都的朝廷。因此，“入朝”的意思是上京进宫晋谒皇上。

虽然齐王是兄长，但由于弟弟是天子，所以非执臣下之礼不可。而心地淳朴的惠帝却依家族

礼数，让兄长齐王就上座，设宴款待。

吕太后睹状勃然大怒。使这位老太婆震怒的后果何等可怕，这一点可以由不久前的“人彘”事件证明。她把掺有鸩毒的酒放到齐王面前，说了一句：“请喝吧！”

齐王不经意地伸手要端起这只酒杯。但另外一只手比他先伸到这只酒杯来。这个人是坐在齐王旁边的惠帝。

惠帝由于看过人彘，知道母后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人。因此，当看到吕太后把酒杯放到齐王面前劝饮时，立刻察觉到母后的意思。

“不好！母后要毒杀哥哥……”他立即伸手抓杯，为的是要救兄长一命。

“这不是难得一见的事情吗？向来极其内向的这个人，怎么会有这种举动呢？”齐王对惠帝的举动颇为费解。向来静如处子的惠帝会伸手抢夺别人的酒杯，真是匪夷所思。

这一瞬间，吕太后的一只手伸向惠帝，强拉他的衣袖。酒杯因而从惠帝手中掉落，酒浆倒在地板上。

“喔！原来是……”齐王这才恍然大悟，脸色霍然变青。他险些遇害了。这个场面因惠帝的搭救而幸免于难，但吕太后绝不会就此罢休吧？

“哦！我醉了……不能再喝了……我确实醉了……”齐王佯装酒醉，总算躲过这个宴会场

面。但回到下榻处后，想到今后的事情就一筹莫展，只是叹息而已。

“依臣之见……”此时，一名智臣对齐王献策说。

“你有什么良策，快说出来吧！”

“太后对她的女儿鲁元公主格外疼爱，公主的相公张敖只是拥有数城的宣平侯而已，而大王则领有七十余座城池。为求活命，于今之计，唯有割地一途可以考虑。大王不如将领地中的一郡献给太后，请她转赐鲁元公主作为礼物，以此取悦太后。大王意下如何？”

“这或许是唯一的方法吧。”

齐王于是献上城阳郡。

吕太后果然大悦，择日莅临齐王府邸，举行盛宴，齐王也因而得以平安归国。

惠帝不但性格较弱，身体也非常羸弱。这样的人沉湎于酒色生活，健康情形恶化是不言而喻的事。他在位七年就去世。

吕太后为他行哭礼，眼眶里却没有一滴眼泪。

“太后为什么没有流眼泪，你知道吗？”

年仅十五岁的张辟强问了丞相陈平。张辟强是张良的儿子。

“我实在搞不懂。做母亲的人，为什么不会为自己儿子的死而哀恸呢？”陈平露出诧异的表

情反问道。

“实际上，太后并不是不悲伤。骨肉至亲的儿子死而不悲伤，天下绝没有这种事情的。太后的情形是来不及悲伤。因为她的恐惧心理比悲伤还要强许多嘛！”

“太后恐惧什么呢？”

“天子崩殂而新帝年幼——在这个情形下，大臣采取专横态度压抑太后，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想到这一点时，太后还有时间悲伤吗？”

“那该如何是好呢？”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先设法使太后安心。”

“如何才能使太后安心呢？”

“任命吕台、吕产、吕禄这班吕氏族中的台面上人物为将军，让他们握有兵权，此外再起用其余吕氏家族人物担任政务，如此一来，太后一定会安心吧？”

“说的也是……兵权和政权全都在吕氏族人的掌握中时，太后当然会安心的。”

丞相陈平依照十五岁少年所说的话去安排一切。太后因无后顾之忧，这才露出悲伤神色来。人在心里有所恐惧时，不会有喜怒哀乐的情绪反应。而在恐惧感驱使之下的人，会狗急跳墙地做出什么事，往往令人想象不到——尤其是生性残忍至极的吕太后光凭想象就已令人毛骨悚然。

所以，丞相陈平当然努力使吕太后去除恐惧感。

成为将军的吕台是吕太后长兄的儿子，吕产则为其弟。吕禄是吕后次兄的儿子。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吕太后的侄儿。军队归自己族人统率，这一点使吕太后大大安心。

吕氏族人一时之间飞黄腾达。吕台后来被立为吕王。刘氏以外而获有王位的人，原先只有一个长沙王吴臣，而现在更诞生了吕氏之王。

因献上城阳郡而保住一命的齐王，其子刘章娶吕禄的女儿为妻。这一点证明，虽然贵为王者之刘氏，倘若不与吕氏攀上姻亲关系，也难保地位稳固。

樊哙之妻是吕太后的妹妹吕须，她被封为临光侯。女性封侯，此例在中国为首见。

而幼帝恭不知是从哪里听来的，知道自己的母亲被吕太后所杀。口无遮拦的小孩竟然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

“太后杀了朕的母亲。对朕而言，太后是母亲的仇人。朕因尚年幼，所以现在还奈何不了她，但长大以后，朕一定要报这个仇的！”

听到有人报告这件事情时，吕太后撂下狠话道：“说什么大话！我捡来让你当上皇帝的小鬼胆敢说这种话，简直是忘恩负义！你有本事尽管来报仇啊！”

她遂把幼帝幽禁于永巷，不准任何人接近。表面上，她宣布皇帝龙体欠安，不久后，吕太后召集群臣商议。

“皇帝不但病重，精神状态也不正常，连宗庙祀事都无法参加。这样的天子已经丧失天子资格，看样子非予更换不可。各位大臣意下如何？”

这哪里算是商讨，实质上无异于命令。群臣中当然无人敢表示反对。

吕太后索性把幼帝杀掉。视自己为杀母仇人的小鬼得趁早除掉，以免引起后患。她不愁没有补缺用的傀儡皇帝。

五名候补皇帝中，常山王刘不疑已死，于是将襄城侯刘山改名为刘义，立为常山王。现在，再将常山王义改名为弘，奉为皇帝。实际上这样的皇帝根本是个傀儡，这一点毋庸赘述。

被封为吕王的吕台死后，继位的吕嘉由于行为骄横，因而被废，改以吕台之弟吕产为吕王。纵然是吕氏族人，凡是不合吕太后之意者照样被剥夺王位，由此可见吕太后君临天下的野心。

与刘邦共同纵横战场、经营天下的功臣中，大半已于刘邦在世期间被灭，剩余的人不是病故就是年迈，根本无力牵制吕太后，这也是她如此跋扈的一个原因吧。

相国萧何于惠帝二年死，其继任者曹参于在职三年后去世。这同样是惠帝在位期间的事。这两个人都是沛县出身，刘邦起义时，萧何是衙门书记，曹参则为监狱看守。当时为亭长的刘邦，算来和他们是同僚。实际上，萧何曾经帮过不十分善尽职守的刘邦不少忙。

另一名大功臣张良则以修行仙道为由，过着遁世一般的生活，因而不需顾虑他的存在。樊哙之妻乃吕太后之妹，因此，算是姻亲。

虽然吕太后有将娘家人尽可能置于显职的专横行径，但这毕竟只是宫廷内的事，一般庶民并未受到多大影响。

司马迁在《史记》中详述吕太后的专横事迹，在文末却做如下批评：惠帝与吕太后时代，天下万民得以脱离战国时代的苦难，君民莫不希冀过着无为（太平无事）的生活。因此，惠帝以垂拱（袖手不做事）为宗旨，吕太后虽以女流执政，却未踏出宫殿一步，天下尚称太平无事。当时绝少有用刑之事，罪犯不多，人们得以专心务农，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由于长久战乱，人民由衷渴望太平是事实。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身为国君的惠帝沉溺于酒色之中，而且毫无作为，这不能不谓上天绝妙的配合。虽然吕太后搅乱宫廷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但这终究只能算是

茶杯内的风波而已。

这样的吕太后却也有过一次因震怒而意图挥动干戈。那是匈奴冒顿单于惠帝三年送来无礼的书信时。

陛下独立，孤僂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野蛮匈奴胆敢如此无礼！”

吕太后立即召集群臣，商讨如何对付如此无礼的匈奴。

这时候，吕太后的妹夫樊哙说：“请授臣十万大军。由臣率领这批军队深入匈奴国内，一定会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

而中郎将季布却表示反对：“依臣之见，樊哙罪应处斩。先帝昔日于白登山为匈奴所围时，樊哙身为三十二万汉兵之上将军，尚且未能解敌人之包围。民间迄今尚传当时苦战之歌，当时受伤之兵至今方告痊愈。而今樊哙犹自狂言能以十万军队横扫匈奴大军，莫非樊哙企图陷天下于大乱？秦所以亡国，最大的原因在于于北地兴动大军应付匈奴。有意循此仿效者，理应处予斩罪！”

“那应该如何是好呢？”吕太后问道。

“夷狄无异禽兽。为其所称赞不足为喜，为

其所咒骂不足为怒。如此无礼来函，随意回话就是了。”

“说的也是。”

吕太后遂依季布的话行事。

据传，汉此时回给匈奴的函件，内容大约如下：妾为汉帝糟糠之妻，已年老珠黄，不敢承蒙贵大王钟意。

匈奴似乎也对前函中文词的鲁莽有所反省，再度遣使者送来函件：

因未知中原礼节，前函文词欠妥之处，尚祈见谅。

总之，动兵危机因而得以回避，在吕太后掌握实权约十五年期间，从未有过大规模战事。

在吕太后的专权时代，光是与吕氏关系友好，还不能成为护身符。

赵王刘友就是最好的例子。刘友是刘邦的第六个儿子，当然不是吕后所生。起先封淮阳王的他，于吕太后时代被改封为赵王。他是娶吕氏族中女性为正室夫人的。

但刘友并不爱他的妻子。那是个既骄傲又善妒的女人。他连看妻子一眼都不愿意，所以宠爱着另外的女人。妻子吕氏遂因愤怒而对吕太后进谗言。

——赵王刘友说，吕太前一死，他要把吕氏一族悉数杀尽。

她如此诬告自己的丈夫。

吕太后震怒，立刻命令赵王上京。

赵王来到长安后，吕太后将他幽禁在皇都的赵王藩邸，命令禁卫士兵将府邸重重包围，不许任何人供应粮食。虽然赵王家臣有意偷偷送进食物，但由于害怕被发现会受严惩而却步。府邸的包围愈来愈森严，连企图接近都不可能。

藩邸内的赵王只有饿死一途。

他于临死前作了一首歌，其中最后一段如下：

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
吕氏理绝兮，托天报仇！

赵王死后的第十二天曾经出现日食现象，白昼犹暗。

吕太后一边的脸颊上泛着冷笑，道：“这日食是因为我的缘故……”

那个时代，天变地异一律被视为老天爷对为政者的训诫。吕太后知道自己的行止并不很对。

赵王死后，刘邦第五子——死去的赵王兄长梁王刘恢被立为赵王。新的梁王则由吕产递任。

吕太后将新梁王吕产之女许配给新赵王刘恢。

刘恢为此怏怏不乐。

吕产之女并不貌美，这一点尚可忍受，他实在忍受不了的是，这位妻子处处依恃娘家的权势耀武扬威。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这个被迫而娶的女人，真正的任务是在监视自己的言行。

“这个女人只是名义上的妻子，实际无异于狱吏！”

刘恢于是不理会这样的妻子，一心宠爱另外的女人。他不是不知道前任赵王——自己胞弟刘友的前例，却用这样的想法激励自己：“我为什么非向吕氏一族的女人低头不可呢！我可是堂堂

高祖刘邦的皇子啊！”

他所宠爱的女人由于担心发生事端，因而劝说道：“惹怒太后，说不定会落得和先前赵王同样的下场，还是小心为妙。”

“你不用担心。友所以有那样的下场，是由于被召就乖乖到长安去的缘故。太后再怎么下旨，我都不会上京的！”

刘恢如此让她安心。

他的妻子嫉妒心之强，远超过先前赵王——刘友的妻子。她竟然把丈夫刘恢所爱的女人毒杀了。

刘恢哀叹之余，做了悼念之歌，叫宫殿乐人歌唱，最后自杀身死。这是他的弟弟友饿死后仅仅六个月的事情。

被立为新赵王的是吕禄。

三个月后，刘邦之末子燕王刘建去世。虽然刘建有子，却被吕太后派人将他杀害，而后立吕通为新燕王。

高祖刘邦崩殂时，各地之王除长沙王吴臣外，清一色都是刘氏族人。

——今后倘若有刘氏以外之人自立为王，必须合力将之击灭。

刘邦甚至对家臣说过这样的话。

而非刘氏的吕氏之王接连产生，刘氏之王反而逐一被灭。

虽然不是吕氏之王，但如吕太后女儿鲁元公主之子张偃被立为鲁王，以及吕太后胞妹之子被立为琅邪王等情形比比皆是。因此，不仅中央，即使连地方，大半都已属吕氏天下。

受刘邦“刘氏以外之人自立为王时，必须合力将之击灭”命令的家臣，为何默视吕氏家族之王陆续产生呢？

理由可以列举如下：

其一，过去纵横沙场的乱世英雄，于功成名遂后，开始觉得不愿意失掉好不容易取得的地位。汉帝国军队已全在吕氏一族的掌握之中。要推翻吕氏一族，非与军队为敌不可。但年老的功臣再也不愿意冒这个险。

其二，吕太后已年迈。老太婆余年不多了。吕氏得以专横，完全是因为这个为所欲为的老太婆在世的缘故。不如等待她百年以后再说吧！暂时不必勉强……丞相陈平以及太尉周勃都做此想法。

立吕氏一族为各地之王，原本就是陈平和周勃这批人决定的事情。将军权交到吕氏手中的，也是他们。

硬汉王陵为此愤慨地诘问陈平和周勃，而他们回答说：“你是直言之士，这一点我们由衷钦佩。但光凭直言是不能使汉帝国和刘氏子孙得到安定的。我们做的是你做不到的事情。”

如前所述，怂恿陈平起用吕氏一族的，是年仅十五岁的张辟强。经验丰富的丞相陈平竟然听从十五岁少年的意见，《史记》这段记述必然有其背景。张辟强是智谋之士张良的儿子。

张良已成遁世之人，他断食五谷声称要成为仙人，于刘邦死后，从未在政治舞台登场。陈平大概是通过这名少年，向其父亲张良征求意见的吧？

——混乱如麻的天下，好不容易统一。此刻应以维持珍贵的和平为优先考虑。吕太后天性残忍、刻薄、猜疑，倘若使其不安，不知会搞出什么事情来。因此，目前首要之务在于使她安心。横竖她想再活几十年是不可能的事情。暂时把军权和政权全交给吕氏吧！如此一来，她应该不会搞出惊天动地的事来。

张良一定是通过儿子，将此意见向陈平表达。

吕太后的为非作歹，确实历历可见。她不但杀害如意，使刘友饿死，更逼使刘恢自杀。她让丈夫和别的女人生的三个儿子相继死亡，甚至传言末子刘建病死是她一手策划的结果。虽然如此，刘邦的儿子中得以苟全性命者也大有人在，这大概可归因于吕太后掌握军权和政权之后而较为安心吧！倘若她在不安状态下，承袭刘邦血统的人，理应全遭杀害才对。

——太后亡后该如何？

陈平问时，少年回答：

——这个问题，容我明天再答复吧！

少年之所以如此回答，为的是要回家请教父亲张良。翌日，少年做了如此简单扼要的回答：

——必须夺回军权。这件事情应该归太尉周勃负责。

但少年并没有把父亲在这之后喃喃而语的话转告陈平。

——管他天下之主是刘氏或吕氏，只要人民能安居乐业就好。

一言以蔽之，这是等待时间来解决一切。也就是说，必须等到吕太后死后才能出现转机。

被众人盼望早日归西，天底下这样的人除吕太后外，恐怕再没有第二个人吧？

八年三月，吕太后行“祓除”礼。

“祓除”是斋戒沐浴、向神祷告以除不祥的意思。举行这个仪式时，一定要使用桃木做的弓和荆棘之箭。据传，桃树有驱邪之力，一些村落的人口或周围种有桃树，目的就在于此。“祓禊”（濯于水边以除不祥）也是“祓除”之一种。

祓除习惯上于“三月上巳日”（三月份第一个巳日）举行。自三世纪的魏代起，这个日子无论是否为巳日，一律改为三月三日举行。

端午节原本是五月份第一个午日，故称端

午，后来却被固定在五月五日，情形与此相同。

旧历三月初气候乍暖，所以适宜祓禊。汉王室习惯上于长安附近的灞水河畔举行祓禊。

吕太后由于业已年迈，因此，这一天的祓禊反而使得身体不适。她在回途中就略为发烧。

归途中，人们仿佛看到一只苍狗似的妖怪突然跳进吕太后的胳肢窝。但，再仔细看时，妖怪已形影杳然。

在那个时代，一有异变发生，就要找占卦师来占卜。

“这是已故赵王如意在作祟。”占卦师说。

在中国，黄色被认为是最尊贵的颜色，也是一切颜色的中心色。围绕黄色的四个颜色是基本色，一方面代表方向，一方面则代表其守护神兽。分类情形如下：

青为东，季节为春，神为青龙。（“青春”之语因此而来）

红为南，季节为夏，神为朱雀。

白为西，季节为秋，神为白虎。

黑（玄）为北，季节为冬，神为玄武（乌龟）。

狗有白色、黑色或黄色，但蓝色的狗（苍

狗)则几乎未曾看过。

后世诗人杜甫曾经以“苍狗”形容天上行云，所指意境是“无法捉摸的奇怪之物”。这等奇妙的苍狗跳进胳肢窝，自然是不祥的前兆。

听到占卦师的话，吕太后略为颌首。因为这是确实发生过的事情。

“如果这是如意作祟，一定是连他的母亲也一起作祟。这对母子共同作的祟，必然非比寻常吧？”吕太后呢喃着说。

她曾毒杀如意，而对其母戚夫人则以无比残忍的方法使其成为“人彘”。这两个人的冤魂联合起来作祟时，还有什么方法能将之驱除呢？想到这一点，吕太后只有唉声叹气的份儿。

《史记》记载：

高后（吕太后）遂病掖伤。

原来，苍狗跳进的胳肢窝部位开始觉得不适。或许是今日所谓的乳癌吧？

吕太后于三月发病，四月间汉水泛滥，万余户人家因而流失。天灾在当时被认为是天意的表现。汉水泛滥绝不是好预兆。

“都是因为我的缘故。”日食时如此，汉水泛滥时吕太后也在病榻上说了同样的话。

丧尽天良——这一点她自己知道得最清楚。

“要找我作祟，尽管来吧！”在病榻上的她甚至如此祈愿。

她祈求所有被自己害死的冤魂都以她作为怨恨的对象，避免殃及吕氏一族。——作为一族之长的她有这样的想法。

“但愿我能再活十年……”吕太后时常呓语般地说这句话。

倘若再活十年，她有把握让吕氏一族独揽天下。到现在为止，由于她孜孜不辍的努力，吕氏一派的实力确实已有显著发展。但受刘氏提拔的大臣及将军为数尚属不少。

“现在的情形大概是平分秋色吧？”她的看法如此。

平分秋色是连她的力量也包括在内的估计。若她一死，这个比率当然会大大倾向另一边。想到这一点，她就坐立难安。

这个比率非在自己还活着的期间补强不可。

吕太后把北军上将军吕产以及南军领袖吕禄等吕氏中心人物叫到病榻边来。

“你们两个人是吕氏家族的两大柱石，柱石非绝对坚固不可。刘氏提拔的家臣对现状极为不满。而且皇帝尚幼，所以，吕氏一族的安危全看你们两个！你们必须好好掌握军队，吕氏一族才能得以安泰。这一点绝不可忘记！”

她说完这些话后，又呢喃着：“但愿我能再

活十年……”

或许是视力衰退，她常说：“好暗，好暗啊！为什么周遭这么幽暗呢？”

对此，伺候病榻边的宫女们甚至在白天里也习惯回答：“那是因为已到黄昏的缘故。”

临终前，吕太后再度召吕禄和吕产来到枕边托交后事：“我的葬仪不必隆重。趁吕氏族人忙于办理葬礼时，宫廷要是为不满分子所占，就不得了了。记住！军队必须绝对掌握……待我死后，发布大赦令……由吕产担任相国……吕禄有个女儿……立她为皇后吧……”

吕太后之死是七月间的事情。

朝廷遵照她的遗诏，发布大赦，吕产成为相国，并且立吕禄之女为皇后。皇帝弘和这位皇后此时都未满十岁，是一对扮家家酒式的夫妇。

吕太后死后，皇都长安曾经持续一段时期的对峙态势。虽然陈平、周勃等刘派重臣认为这是打倒吕氏的绝佳机会，奈何因为军队实权掌握在吕氏手中，因此，想要采取行动谈何容易。

吕氏这一方，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毫不容情地排斥刘氏，以建立吕氏新帝国的机运。但他们碍于陈平、周勃、灌婴等刘邦直系实力人物的分量，因而一时不敢有所蠢动。

地方上的情势同样相当复杂。

刘邦长子齐王刘肥因献奉领地予鲁元公主而得以保命之事，已如前述。这位刘肥于惠帝六年死去，其子襄继位。刘襄之弟刘章上京时，吕太后曾经将吕禄之女许配与他。刘章是个硬骨头。

吕太后死前一年，一天，宫中举行一场宴会，刘章被命为“酒吏”。酒吏是宴会的主持人，掌理有关酒宴一切事宜。

“酒吏行仪方式各有不同，微王由于出身将军家庭，所以希望能依军法行仪。”刘章说。

“可以。你高兴怎样就怎样吧！”吕太后表示准许。

大家喝得酒酣耳热之际，身为主持人的刘章四处劝酒，并且要人上台做即兴歌舞表演。由于宴会以“军法”进行，因此，被指名的人不得推诿。不服从命令的人，理当处以斩刑。

这时，刘章上前几步道：“微王现在为太后唱一首耕田歌。”

“你的父亲由于出身微贱，所以知道农民之事，但你生下就是个王子，怎么会知道耕田之事呢？”

刘章之父刘肥是高祖刘邦的长子。刘邦在五十岁之前是一名地方小官，对农耕之事应不陌生。因此，他的长子知道如何耕作是有可能的事。但隔了一代为齐之王子的刘章，对农业应该一无所知才对。

“不，微王知道。耕田啦、播种啦、种苗啦以及除草啦，都有不同的歌。”刘章回答。

“好，你就唱唱看吧！”太后把刘章当小孩，笑道。

刘章于是站起来开始唱：

深耕耨种，
立苗欲疏；
非其种者，

鋤而去之。

吕太后听后说不出话来。这首歌确实唱出农耕工作的要领。但歌词听来有些刺耳。这歌词可以解释为：“这是刘氏的天下，因此，非刘氏之人蔓延时，非用武力铲除不可。”换一个角度做的解释是：“因为这是吕氏的天下，所以，非吕氏的人自然应被铲除。”

后来，吕氏族人中的某人，由于略有醉意，企图离席溜走。刘章从后面追了上去，拔剑就将他斩杀。回来后，他向吕太后报告：“有人私自退席，故依军法斩杀。”

吕太后先前允许刘章可以依军法主持酒宴，因而无法将他问罪。虽然娶的是吕禄之女，他这等作为诚可谓大胆之极，其凛然气骨也由此可见一斑。

吕太后死后，刘章认为这是刘氏推倒吕氏的最佳机会，于是促请在封地的胞兄齐王刘襄起义。

刘章由于岳父吕禄是吕氏柱石，因而知道吕氏准备控制国都，以取代刘氏的预谋。事不宜迟，不然，天下将归吕氏所有。刘氏现在多已欲振乏力，到了那个时候，高祖刘邦大业肯定被夺无疑。

皇都长安已在吕氏军队的控制之下，因此，

从地方举兵，大举攻向京都才是上策。一旦听到地方举兵，曾受恩于刘氏的在京诸臣，应该也会为打倒吕氏而有所奋起才是。

在弟弟的促请下，齐王决心举兵。

齐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附近），这个地方是往昔周朝建国元勋太公望被封的营丘之地。

齐王刘襄企图举兵，一举击倒吕氏，但齐国宰相召平是吕氏派来的人，担任监视齐王的任务。

齐国世代家臣驺钧、祝午、魏勃等人都赞成举兵。其中驺钧更是齐王母舅，关系非常密切。

担任监视任务的召平发现齐王图谋不轨后，以先发制人方式包围了宫殿。此时，中尉魏勃率兵赶来，对召平道：“辛苦你啦！我来协助守备宫殿吧！”

“谢谢你的协助。”召平连忙称谢，但他没想到魏勃包围的不是宫殿，而是召平的府邸。

——哎！“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道家说的话一点没错。

后悔莫及的召平因此自杀。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对包围宫殿有所犹疑完全是自己欠缺决断力的缘故。没有及早杀掉齐王刘襄是自己不对，现在反而被迫自杀，这还能怨谁呢？

齐王刘襄逼迫召平自杀后，准备率军西进，此时他最担心的是南邻琅邪国的动向。

在山东半岛南边根部的琅邪原是齐的领地，但从吕太后时代起就脱离齐而独立成国，并且以刘泽为琅邪国王。

刘泽为高祖刘邦的堂弟，在刘氏一族中是最大长老。他原本是大将军，但由于吕太后有意让吕氏族人掌握兵符，刘泽遂被下放至琅邪为王。吕太后叫他交出兵权，然后给予王位作为怀柔，此外，更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也就是说，他由吕氏得到王位和年轻妻子。

“琅邪王刘泽到底站在刘氏这一边还是吕氏那一边，实在弄不清楚。我们只好用计一试了。”驷钧说。

齐遂派使者至琅邪。

据报，吕氏于长安行叛，为此，齐王拟发兵赴西。唯齐王弱冠，对战争所知不多，因而有意央请自高祖在世时即担任将军职的琅邪王为总指挥，为了协商讨论，恳请贵王枉驾至敝地一趟。此事本应由齐王亲自移樽就教，奈何弱冠齐王此时不便离开封国，深恐出国期间境内生乱，不情之请尚祈伏察。

琅邪王刘泽看了齐王的亲笔函后，果然来到临淄。

虽然接受吕太后的怀柔，刘泽毕竟是不折不扣的刘氏族人，而且又是最大的长老。他认为吕太后死后，吕氏的荣华势必不会长久，他甚至有意利用这个机会掌握讨伐吕氏的主导权。

未料，来到临淄后，他竟然被扣留。

就齐的立场而言，由于未知琅邪王究竟站在刘氏这边或吕氏那边，因而深恐出兵西讨后，背后被他乘虚而入。何况吕太后时代，齐不但将城阳郡献给鲁元公主，更有琅邪郡、济南郡等地前后被削之事，领地较之前减少许多，军队数目自然也随着减少。虽然齐自己兵力不足，盼望能与琅邪合力西征。但倘若正式提出联合之议，老练的将军琅邪王刘泽执意担任联军统帅，则是笃定的事情。

齐因而以联军之议为饵，请来琅邪王并将他扣留，再佯称“琅邪王命令”，将琅邪军队纳编为自己的军队。

“我这不是上了年轻人的当吗？”琅邪王刘泽苦笑起来。

老奸巨猾的刘泽当然不是甘愿受骗的人。他遂对齐王家臣说：“讨灭吕氏后，天下无疑又将回归刘氏之手，但就推何人为帝一事，族人及重臣定将有所争议。我个人认为适合就帝位的，除

高祖长子家的齐王外，绝不做第二人想。我准备对在长安的刘氏一族及众臣力说此事，你们为我准备到长安的车马如何？”

齐王家臣当然十分欢迎这个建议。

接到齐举兵西向的消息，在长安的相国吕产，立刻授兵灌婴，命令前往迎战。

灌婴率领大军往东方出发，心中却了无战意。

“纵使灭齐，只是让吕氏一族额手称庆而已。”这是他的想法。

于是他派遣密使至齐军传言——

吾等交锋，只是让吕氏获渔翁之利。失去太后后，吕氏目前急欲夺取刘氏天下，并因此而浮躁。不出多时，相信他们会有所行动。届时，吾等可以竖起“讨伐逆贼”之旗帜，联合攻进长安。在这之前，愿贵军退兵不动。敝军自然答允绝不前进。

双方谈妥，齐军后退至国境线，灌婴军则扎营于荥阳不动。

如密使所言，吕氏一族确实有些浮躁。失去吕太后这么一大支柱后，他们已无最后王牌。在这之前，他们只要顺从吕太后的意思就可以，族人之中从未有过擅自决断的事。他们不习惯自己做决定，充其量只是整日开会、彼此辩驳，结果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

外则害怕齐军进攻和灌婴阵前倒戈，内则担心陈平、周勃等曾受恩于刘氏的重臣的反扑。他们处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状态之下。

“这般寝食不安的日子，实在令人难受。每天在这种紧张兮兮的气氛中过日子，不是叫人崩溃吗？这个局面非设法打开不可。”变得有些神经衰弱的北军上将军吕禄如此想着。

一天，他的挚友酈寄前来拜访，说：“我知道你内心不安，事实上，众臣和诸侯也都惴惴不安啊！大家都在不安状态之下，这个时候，除非解除众臣和诸侯的不安，否则，你自己的不安也无法消除！”

“他们不安的原因是什么？”

“你被立为赵王而不赴任领国，依旧以上将军身份率领大军，他们担心的是随时会被你讨伐呀！”

“我可没有意思讨伐任何人。”

“可是，他们有此疑惧啊！只要你仍拥有大军，他们绝对无法高枕无忧。不安程度增加的结果，会采取什么行动，实在难于预料。狗急跳墙，这样的事例世上多得很呢！”

“那如何才能消解他们的不安呢？”

“你最好奉还上将军印绶，将军队交给太尉，然后尽早前往领国。不然，受不安心理驱使的大臣和诸侯，不知会搞出什么事情来。再拖延

下去，你可能到不了赵地喔！”

“说的也是……”

吕禄听从挚友的劝告，遂将军队交给太尉周勃。

“复兴刘氏的机会终于来到！”周勃喜滋滋地走进军门。北军数万军兵就在此地。汉军军装和日本和服相同，将左右衣襟重叠于胸前，并且系以腰带。

周勃大声命令道：“愿意为吕氏出力的人右袒（露出右边臂膀）！愿意为刘氏出力的人左袒！”

结果，北军军兵无一例外，毫不犹豫地露出左边臂膀，表示愿意对刘氏尽忠。

愿意拥护某一方，称为“左袒”，乃由这个典故而来。

吕氏之所以令人惧怕，是由于拥有军权的缘故。南北两军中，北军已重归刘氏之手。如此一来，胜负可谓定矣。

勇将刘章率领北军对尚在吕氏掌握之下的南军发动攻击。这一战，好像刮大风，南军主将吕产和部属尚未交战就已四散。刘章穷追吕产，追至厕所内将之斩杀。他更冲进宫内，将长乐宫警卫队队长吕更始一刀砍死。

这是吕太后死后第二个月的事情。

吕氏一族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被抓处斩。奉

还北军的吕禄也在劫难逃。他连到达领国赵赴任的机会都没有。

当时唯一身在领国的吕氏之王——燕王吕通，则被派人诛杀。

权倾一时的吕太后胞妹——樊哙（于惠帝六年病歿）未亡人——吕须则被鞭打而死。吕须所生的樊伉也一并被杀。

吕氏一门彻底遭到肃清。

二九 / 天下重归刘氏

吕氏被灭，天下再度成为刘氏之汉。

皇帝刘弘，表面上是惠帝之子，实际上是吕氏家族的一名女子所生，这一点无人不晓。

这位傀儡皇帝当然被废。然则，现在该推何人就皇帝位呢？

众臣及诸侯为这个问题举行会议。担任会议主席的是刘氏一族最大长老——琅邪王刘泽。

——我来说服族人领袖和重臣使齐王就帝位吧！

他是在这个承诺之下，被齐释放的。但他一点也没有遵守这个诺言的意思。他绝不会忘记上了后生小辈齐王的当，以及被扣留于齐的屈辱。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齐王就帝位的！”他的心意已决。

皇帝的候选者为数当然有限。

高祖刘邦的八个儿子中，尚存活的只有代王刘恒和淮南王刘长而已。

这两个人自然被视为候选者。

刘恒为四子，而刘长则为七子。

这两个人的差异一目了然。代王恒是很有慈悲心的人，且为人宽厚。两相比较，淮南王长则欠稳重，且为人甚为骄傲。倘若一定要从高祖遗

子之中选择皇帝，代王恒自然是唯一人选。

“先帝既歿，是否可以考虑高祖之孙为皇帝？”也有人提此意见。

依此说法，齐王刘襄是高祖嫡系长孙，似乎可以作为皇帝候选者。何况这一次因不满吕氏专横，诸侯当中首先起义的便是齐王。他不仅是嫡系长孙，更有功绩在身。

于是，大家决定以代王和齐王这两个人做最后选择。

齐王当然期望琅邪王能履行他的承诺。琅邪王刘泽在这个会议上做了重要发言，其内容却对齐王大大不利。

“刘氏的汉帝国遭遇如此重大的横祸，完全是因为外戚吕氏势力过大的缘故。同样的事情以后绝对不可以再发生！因此，于推选新皇帝之际，本人认为非慎重考虑外戚问题不可。妻子或母亲娘家的人掌握大权——我们不希望新皇帝有这等情事，这次受到的教训可说是痛彻心肺，绝不能再重蹈覆辙！”刘泽以沉重语气表示。

会议场面顿时清静得听不到一声声响。没有一个人反对这项发言。

“外戚”问题遂成为这次会议的关键性考量事宜。

齐王身边有一个名叫驷钧的实力强大的外戚。齐王颇受这位母舅支配——这是人人皆知的

事实。

——齐王一旦成为皇帝，驷钧一族有得势而成为吕氏第二之虞。

大家不免如此想着。

代王的母亲为薄氏。

高祖刘邦死后，嫉妒心极强的吕太后曾经将所有丈夫宠爱过的女人关进宫殿监牢里。其中，丈夫最宠爱的戚夫人更被弄成“人彘”。只有薄氏被允许带其子恒前往代地。也就是说，吕太后唯独对这位薄氏没有起嫉妒心。薄氏这个女人何等静默而不易为人注目，由此可见一斑。

薄氏受到高祖宠爱，相传有个饶富趣味的故事。

汉的后宫有无数佳丽，薄夫人与其中的管夫人和赵子儿两人感情甚笃。

这三个要好的姐妹老早就约定：

——不管什么人先飞黄腾达，我们约定永远相好如故。

美人胚子的管夫人和赵子儿早就受到高祖宠爱。

——我们两个人早就受到汉王宠爱，得以居住河南宫，她却到现在还，没有这个机会……

——她这个人实在要命。太没有女人味嘛！

两人正在聊天时，被刚好经过的刘邦听到。

——你们说没有女人味的女人，指的是哪

个？

刘邦因而得知薄氏这么一个女人。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召见了一次这个女人。

结果，薄氏因这一次宠幸怀孕，生下了恒。她在这之后就绝少再见到高祖。

由于是这样一个若有似无的女人，薄氏因而得以躲过吕太后的魔掌。

这一次推选新皇帝，以“外戚牵连越少越好”为最重要条件，在这一点上，她是完全合格的。

代王恒于是被奉迎至长安就帝位。这就是被称为明君的文帝。

文帝和其子景帝之治世，可以说是人民充分得到休养生息的时代，这两位皇帝近四十年的统治，等于是为之后的武帝黄金时代作准备。

文帝与景帝这对父子的治世，表面上相似，实际上却有一个极大的差异点。

父亲文帝，由于是在吕氏灭亡后被皇族以及重臣推选而就帝位的，所以对讨灭吕氏有功人士，非给予恩赏不可。

当时身为代王的刘恒之所以能就帝位，端赖琅邪王刘泽的发言。文帝因而将刘泽立为比琅邪王地位更高的燕地之王，以酬报其功劳。

斩吕产而被视为讨伐吕氏最大功臣的勇将刘章，被立为城阳王，其弟刘兴居则被立为济北

王。

遭吕太后幽禁饿死的赵王刘友，虽然有子却被废位。文帝立刘友的遗子刘遂为赵王，并立其弟刘辟强为河间王。

饮恨失去帝位的齐王刘襄于文帝即位之年去世，文帝将吕太后夺去的琅邪以及济南等领地还给他，并且使其子刘侧继任王位。

齐王刘侧于在位十四年后去世，死后无嗣。依据规定，这时候领地应由中央收回，但心地善良的文帝却没有这么做。

齐王刘侧歿后虽然无子，兄弟倒不少。所幸齐地甚广，文王遂将这些土地分给刘侧的众兄弟，并且各封为王。过去的齐地，因而成为七王领地。

由于代王刘恒即位为皇帝，他的儿子刘武遂继承为代王。

文帝刘恒在位二十三年间，宫室、庭园、衣服、日用品，以至于狗、马之类玩赏物等，一无所增。

他的弟弟刘恢由梁王改封赵王，并因自己所爱的女人被妻子吕氏所杀，结果悲愤自杀之事，已如前述。

之后成为赵王的就是吕禄，实际上，在这之前曾经有过以代王刘恒为赵王之议。代地与匈奴接近，即所谓的“边境”。而赵则在离现今北京甚

远的南方，是以邯郸为国都的一带地区。因此，由代移封至赵，不能不谓是殊遇。

代王刘恒却拒绝此议。

——代与匈奴甚为接近，为此，微王为边防事宜苦心经营多年，此时遽然移封，对国家而言是一大损失。因此，伏请撤销移封之议。

这是他当时提出的理由。吕太后听到此话当然大为高兴。或许这是刘恒的一个保身之策。代王恒并未一看到眼前之饵便急急咬上，他因此咬到“帝位”这个不知要大上多少倍的饵。

有一次文帝曾想要建造阳台，让工匠估价的结果，知道需要花费黄金百两。他因而立刻中止这项计划。

——黄金百两等于十家中等家庭的财产。这样的东西不建造也罢。

他的理由如此。

当时后宫女性穿的都是长裙，而文帝却不准许裙长到拖地的程度。

虽然穿着长裙的目的在于显示优雅气质，但这的确是一种浪费。万事讲究节俭的文帝不准许这一点。

此外，文帝也一概不准许宫殿内的窗帘施以刺绣。

中国历代皇帝皆于即位的同时，就开始营造自己的陵墓。文帝当然也不例外，不过，他绝不

以金银铜锡等豪华金属装饰陵墓，他使用的尽是瓦器。因此，文帝之墓灞陵在汉朝历代皇帝的陵墓中最为朴素。

文帝于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去世。

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时发现一只表示瑞兆的玉杯。这只玉杯上刻有“人主延寿”四个吉祥文字。经常出入宫廷、名叫新垣平的占卜师在这之前就曾预言——

瑞兆玉器将于近期出现。

后来，吉祥玉杯果然出现，文帝为了纪念这件事情，于是宣布：

——明年起改元为“后元”。

这只是以前后为别的年号，像样的年号则要到武帝时代才告订定。总之，文帝的“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可以说是年号的起始。

不料，后来才发现这只玉杯是占卜师新垣平叫人奉赠给文帝的东西。原来这是一场骗局。

新垣平因而以欺君之罪，诛杀三族。这个年号于诞生之际就有了不祥之事。

新垣平被处刑后，也不便再行改元，“后元”的年号依然被使用。后元七年文帝歿故，留下的遗诏将其为人表露无遗：

凡有生者必然有死，此乃天地之理，万物之

自然，丝毫不值得哀伤。

朕不德，未能妥善照顾人民，因而不欲死后为服丧事宜拖累人民。朕死后，人民仅行三日哭礼即可，礼毕应速卸去丧服，过后，结婚、祭拜及肉食饮酒之事悉听自便。

文帝死后，其子刘启即位。

刘启即位之时，发布大赦令，减免租税之半，并立诸子为王。

刘氏以外唯一异姓王——长沙王吴著由于没有后嗣，因而收回其领地，改以新帝之子刘发为长沙王。

新帝即景帝。这个人就是在位五十余年、被称为中国的太阳王的武帝之父。

景帝原本企盼萧规曹随，照父皇文帝所铺的路走，但他有一个非改革不可的问题。因为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高祖刘邦建国之初，各地之王尚不满十指之数，景帝即位时却已膨胀到二十多个。

汉的建国理想依旧为中央集权制，为了避免重蹈秦朝覆辙，因而刻意减少藩屏之数。

然而，由于文帝论功行赏及心肠软的缘故，王的数目变得越来越多。姑且不提诸王领地税收入不入国库之事，汉帝国精神上的统一，因群王割据各地而受到阻碍，已是极严重的问题。

王的封立应以最低限度为佳——这是文帝时

代廷臣们既有的共识。倘若依据这个见解，各地之王多数非被废位不可。

文帝时代，每当有人提此意见时，皇帝总是摇摇头说：“这的确是早晚必须处理的事情。不过，等朕死后，让后人去处理吧！”

文帝本身就是过去的代王。曾经为王的人现在要废别人的王位或削减其领地——文帝大概不忍心做这样的事情吧。

到了文帝之子景帝时代，由于皇帝是由皇太子践祚的，因而对各地之王没有如父皇所持的同情心。

文帝、景帝这对父子各方面都很像，他们最大的差异点在于对各封王的态度不同。

景帝做了父皇未能做到的事情。那是——将各地封王的领地慢慢削减，渐次编入中央的直辖领土。

三〇 / 吴楚七国之乱

有一个人好像是为了削减各地之王的领地而出生的。

这个人名字叫做晁错。他是颍川人，学过商鞅的刑名学（政治学），性格耿直而有些绝情。

绝情，是不为情所动，也就是为人固执。

晁错是景帝太子时代的家臣。

景帝即位后，任命跟随他多年的晁错为“内史”。景帝是一位明君，他拔擢家臣，并不是以曾经跟随自己多年为唯一理由，而是因为此人的确有才华。

内史系首都长官，是仅次于三公九卿、领二千石俸给的高级官僚。由于晁错所学的是政治，同时也因位居首都长官的关系，所以是个极为热心的中央集权论者，而且非常固执。他认为对的政策，纵然有人反对，也会以强硬态度付诸实施。或许有些依恃景帝对他的宠爱吧！总之，他无视群臣的态度相当露骨，动不动就瞟一眼在场的三公九卿及众臣，对皇帝奏言道：“请皇上叫在座的各位暂时回避，臣现在要奏报天下大事……”

景帝每次听到晁错如此说，也就毫不客气地宣示：“是吗？好！你们全都回避吧！”

群臣因此感到不快，乃是毋庸赘言的事。

对这一点最不高兴的是丞相申屠嘉。丞相是三公之首、国政的最高负责人。事关国政问题，丞相却被皇帝命令回避，这口气他怎么咽得下呢？

丞相进言甚少受到采用，而内史说的话却大部分被接纳，法令改订之事屡见不鲜。

“小厮，你等着瞧吧！”申屠嘉一提到晁错，就难掩不悦之色。

内史的办公场所在太上皇庙内墙外的空地上，东侧有门。太上皇庙奉祀的是高祖刘邦的父亲。由于从东门出入颇多不便，晁错因而在南侧也开了一扇门。这个地方一面是庙的外墙。

“我终于逮到机会了！”申屠嘉认为他抓到可以将晁错诛杀的罪证了。在奉祀始祖父亲的庙墙上挖一个洞——这不是大不敬之罪吗！

晁错早就知道申屠嘉视自己为眼中钉，因而派有密探，卧底于丞相府邸。这名密探察觉丞相的动向后，立即向晁错报告。

晁错于是急遽入宫，晋谒景帝，就开南侧门之事有所说明，并且请求事后追认。

——臣这个措置完全是为了迅速处理国政，伏请皇上特别允准。

对此，景帝果然允准了。

——算了，那个地方只是外墙而已。

不久，丞相进宫禀报内史不敬之罪，并且奏道：“此罪该当诛杀。”

而景帝却以下面的话，驳回了丞相的奏言：“喔，你说的这件事情，内史已向朕禀报过了。外墙不能和庙墙视为等同，因此不能说是必须诛杀之罪。”

丞相申屠嘉回到府邸后直跺脚，说：“应该先杀了那个小厮后才奏报。我没有如此做是自己失策，还能怨谁呢！”

或许是过度愤慨的缘故，申屠嘉不久便病殁。

政敌不在后，晁错更能掌握实权，职位也次第晋升，最后成为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为三公之一，地位等于副丞相。依据汉朝制度，当过御史大夫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丞相。

晁错更具有随心所欲去推动自己政策的立场了。

他开始将全副精神投入，绞尽脑汁削减各地之王及诸侯的领地。诸侯稍有过错，他就以之为借口，削减其领地。

晁错成为诸侯憎恨的对象，是自然的趋势。他明知道这一点，却丝毫不肯退让——倘若不如此，大汉帝国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虽然不至于挑剔，但一旦发现有不对的地方，便以之为由，削减领地——这是晁错对待各诸侯王的方针。

连自认清清楚楚的诸侯都动辄被找岔子，做贼心虚的诸侯更是一听到他的名字就会浑身泛起寒意。

最为心虚的应该首推吴王刘濞。

刘濞是高祖刘邦胞兄刘仲的儿子，与景帝有叔侄关系。最初被封为代王的刘仲，在匈奴攻打下败走。刘邦碍于兄弟情分，不便将他处刑，只剥夺其王位，降格为侯。

后来黥布背叛，刘邦亲征之事已如前述，当时年仅二十岁的刘仲之子刘濞以骑将身份从军，立下赫赫战功。

由于吴和会稽（江苏、浙江）的人民极为彪悍，有必要以强人统治，当时刘邦诸子都还年轻，一时寻觅不到适当人选，只得立刘濞为吴王。

吴的豫章郡有铜山，可以铸造铜钱，海岸地区则盛产盐。吴王领地可谓相当丰庶，住民一律免缴税。人们簇集到不必纳税之地，是必然的现象。

刘濞受封的是经济繁荣、人口众多的一等之地，而且这个地距离国都长安甚远。虽然刘濞尚不至于想谋反，但在吴地出生的他和其一族逐渐

摆出小霸王姿态，也是难免的事情。

文帝治世，景帝尚为皇太子时，吴王刘濞的长子曾经来到长安。这叫做“入朝”，也是诸王侯的义务之一。当时他大概是代理父亲的身份前来晋谒皇帝的吧。

后来举行酒宴时，吴王长子与皇太子玩博弈的游戏。

“博弈”顾名思义应该是一种赌博，只是，玩法如何则无法稽考。这是早就不时兴的赌博方式。

吴王的儿子与皇太子玩这个游戏时，曾经发生争执。争执的内容大概是可不可以回手之类的事情吧。

与皇太子游戏而据理不让，吴王儿子的小霸王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这件事情，《史记》记载：

博，争道，不恭。

在吴国无人敢向他顶撞，在长安他好像也认为理该如此。

皇太子为此动了肝火。

这个乡巴佬胆敢无礼！皇太子抓起棋盘，用力摔向吴王的儿子。这个棋盘或许有现在的围棋棋盘大。吴王的儿子脑袋被这棋盘砸到而死。

朝廷派人将其遗骸送回吴。

吴王刘濞为此激怒。

——我们都是族人。皇族刘氏的一员在长安死亡，这时候理应安葬于长安。将遗骸送回吴是什么意思！

他于是把儿子的遗骸送回长安。

依据吴王刘濞的想法，皇帝居住地长安才是刘氏一族的老家。依照道理，在长安身亡的族人，应该葬于该地。自己以吴王身份住在吴地，只是受封派驻，自己的本籍地仍在长安！

——不要忘记，我也是皇族的一员！

吴王送回儿子的遗骸，目的似乎在于表示这一点。

虽然诸王有入朝的义务，吴王却从此称病，再也不到长安了。

朝廷对吴王的态度也甚为不快，因而吴国每次一派使者前来，就将之投狱。

在这个情形下，吴王刘濞当然更下不了台。

文帝考虑到这一点，于是言明把过去的一切付诸东流，赐凭肘之具和拐杖给吴王，并宣告：你已年迈，今后免于入朝。

吴王未入朝之事因而获得谅解，朝廷与吴的关系也得以避免愈加恶化。

能有这等妥协，纯粹是文帝主政的缘故。文

帝死后其子景帝即位，由于身边有晁错这么一个狂热的中央集权主义者，各地王侯动辄以些微理由而被削减领地。

吴王过去不恭顺之事根本不必刻意去挑剔，眼下随意列举就不知凡几。

铸造铜钱、制盐、庇护亡命者……

这些都可以堂而皇之地作为借口。铸钱和制盐都是国家专营事业，根本不容地方之王涉足其间。由于这是不必缴纳税金的国家，各地无业游民甚至遭官方追缉的人，常跑到这个地方来。

楚王刘戊在服丧期间玩女人，被削减了领地一部分的东海郡。

胶西王刘卬则因出售爵位，被没收六县。

吴王不恭顺的罪行，比起楚王或胶西王不知要严重多少倍，或许不是没收部分领地就可了事，搞不好会被没收全土，甚至王之一族悉数被杀——为避免有人怀恨复仇而杀尽族人，在当时可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被干掉之前，先干掉他们！吴王刘濞遂有了这个想法。

汉立国以来，虽曾有过吕氏为王的现象，但这些人后来都被诛杀，非皇族的诸侯王只剩长沙王吴氏一家。这个吴氏也在文帝死后不久，于领主吴著死后，因其无后嗣而被收回封土。因此，目前各地之王都是皇族。

刘濞遂与各地诸侯王密谋造反。他最为倚重的是血气方刚的胶西王刘卬。刘卬因卖爵行为失去六县，但卖爵行为是每个诸侯都有的事情，唯独他二人受罚，胶西王对这一点甚为不服。

各封王中有一些人仍不免犹豫观望，但吴王的檄文对他们而言确实有极大的说服力：虽然现在尚无大碍，但总有一天你们会被剥得精光的！

胶西王对被削减六县之事原想忍耐了事。但连卖爵行为都被削减六县，倘若再有更大是非，结果将不是只被削县而已，恐怕连郡都有被削的可能。这样，自己到头来岂不一无所有吗！

——据说，御史大夫晁错发过豪语，将不容许任何王存在于这个国家！

当时正流传着这样的传闻。

这好像不仅仅是传闻。景帝即位以来，晁错领导下的中央政策，似乎一直在努力推动这件事情。

接到因铸钱、制盐等罪而酌予削减会稽、豫章二郡的诏书时，吴王决定奋然起兵。

他揭橥的大义名分是：诛晁错，清君侧。

呼应吴王举兵的诸王共有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等六国，包括吴在内共有七国。

这就是所谓的“吴楚七国之乱”。

吴王刘濞对领地全境发下命令：“虽然我已

是六十二岁高龄，但仍要以将军身份亲自出征。我年仅十四岁的么子也要从军。因此，全境凡是十四岁以上、六十二岁以下的男子必须全部出阵！”

动员的军力高达二十几万。

吴越七国外，檄文更远布到被视为未开发地域的闽越、东越等地，这是浙江南部以至于福建、广东的地方政权。

这样的动乱自然非同小可。

皇都长安为之错愕。太尉周亚夫立即率领三十六将军团前往讨伐。

大将军窦婴是景帝之母窦太后的堂兄之子。他在临出征前，推荐了过去被派遣至吴国的袁盎。

袁盎是与御史大夫晁错水火不容的人。任何场面只要有晁错在场，袁盎就离开。相反，有袁盎在的场面，晁错也绝不参加。

晁错过去以御史大夫身份，用“贪污”为由弹劾过袁盎，说袁盎受到吴王贿赂。袁盎因而被贬为庶民。

这样的袁盎将再度登场了。

三一 / 爱憎之火

“镇压此乱，可有良策？”景帝垂问袁盎。

“良策是有，但在臣禀告之前，请皇上叫在座的人回避。”袁盎答道。

“好，你们全都回避吧！”景帝下了命令。

除晁错以外的廷臣全都退下。请皇上命令旁人回避是晁错的老套。习惯做如此要求以便与皇帝单独相对的他，绝没有想到袁盎这个要求实际上包括自己在内。他认为自己不必离开皇上身边是天经地义之事。

“你可以禀告了。”景帝道。

而袁盎却盯着晁错的脸说：“臣所请求的事尚未做到。”

“你所请求的事……”

“臣请求所有的人回避。”

“众臣不是全都退下了吗？”

“还有晁错在场。”

“喔，对……错，你也下去吧！”

听到此话时，晁错只有怏然离开皇帝身边。他向来给予其余廷臣的正是这份屈辱感。

“好，现在大家都出去了，把你的良策说出来吧！”景帝道。

“是的。以吴王为盟主的造反，全因晁错削

减诸藩封地而起，因此，第一个非采取不可的措置是将晁错处斩。”

“处斩晁错，造反就能平息吗？”

“这一点，臣不敢保证。但处斩晁错之举，无异于朝廷承认削减诸藩乃错误决策，如此，造反将失去理由。而没有理由的造反，绝无成功之理。”

“说的也是。”景帝思考片刻后，下了决心似的道，“近日内派人到晁错住处，叫他到廷尉办公场所报到吧！”

“不，这样不行！必须叫他进宫，然后命其座车开往东市，将他在该地处斩才行！”

“一定得将他处斩不可吗？”

“是的！”袁盎回答。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这是当时的原则。也就是说，礼节应为士大夫阶级遵守，不需将此清规戒律强制于庶民。但从“不知礼者非人”的观点来看，这等于不承认庶民的人格，亦即庶民视同禽兽。

士大夫必须严守礼乐，但可不受刑罚，换言之，士大夫犯再大的错也可不受刑罚，但这毕竟只是原则。

依据不成文规定，朝廷使人带“召至廷尉处”的命令至士大夫家时，受命的士大夫必须当场自刎。

即使是冤枉，身为士大夫者，一旦受到嫌疑，必须不予辩白就自杀。

“报到”只是形式而已，实际上是“自杀”的命令。这时候，派去的人习惯上会带毒药去，一并交给对方。

这才是“刑不上大夫”的真相。

然而，要平息吴楚七国的叛乱，光“晁错已自杀身亡”是不够的。必须要让他们知道“晁错已被斩”，不然会欠缺说服力。

一天，朝廷派车来接，要晁错即刻进宫。晁错认为这是天子有什么事情要召询，所以仓促换穿进宫的礼服，登上派来的车子。

结果，车子没有向宫殿的方向前进，而是一路驶向东市。

“喂！你这是要到哪儿去呢？你没有走错路吗？这是往东市的路呀！”晁错对驭者说。

“是的，我就是奉命带您到东市去哩！”驭者答道。

长安城在东西两处各有偌大的市场。在市场以外之地做生意是不被准许的。因此，这两个市场经常有大堆群众。

刑罚的目的在于警示众人。不分中外，往昔的处刑都于公开场面、在群众面前执行。

所以，在汉代，市场也就是刑场。

“什么！到东市！哦……”

晁错一下子就觉察到自己的命运，他这时才知道自己被陷害，但为时已晚。“袁盎日前请皇上叫人回避……原来他是在那个时候奏请皇上把我处刑的……没有料到这一点是我的失策！”

曾经格外受到皇宠的晁错，遂以身着朝服的模样，被斩于东市。

造反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一旦起义后，不是喊停就可以停的。

——诛贼臣晁错，以收回被削减的故地！

这封檄文已广送至各地封王手里。他们憎恨的对象晁错已为朝廷所斩。但不能因此而收兵。作战还在进行就中途停止，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

袁盎当然知道这一点。但他曾经因晁错而被贬为庶民，他这样做，为的是报复，不过，斩杀晁错确实多少有了挫造反军气势的效果。

但吴楚七国之乱最后归于失败，原因不在于晁错被斩。最大的理由是作战失利。

吴王刘濞动员二十余万兵力西进时，吴国大将军田禄伯曾经献策：“只知道率领大军前进，不能算是高明之策。敬请大王授兵五万予臣，臣将以此作为机动部队，由淮南攻破长沙，再由武关攻入关中，而后与主力合流。如此一来，敌军一定会败得十分狼狈。”

“我考虑考虑。”

虽然吴王如此回答，后来召开同族会议时，太子却表示强烈反对：“造反本身已是违反秩序的行动。我们做的事情，部属也会向我们看齐。此时给予田禄伯五万兵马，倘若他造反，该怎么办？我们这一次举兵，无论如何非获胜不可，哪有余裕采用不知能否成功的奇策呢！”

吴王认为这也有道理，所以没有采用田禄伯机动袭击的构想。

吴国少将桓将军则做了如下进言：“我们吴以步兵为主力，而汉则以车骑为主力。步兵以山地战为拿手好戏，而车骑则以平地作战较为有利。因此，我军于平地之城遭遇顽强抵抗时，应即放弃攻城念头尽速西进，早日占据山河复杂的洛阳之西。如此一来，用不着过函谷关，即等于平定天下。若欲逐一攻克平地之城再进军，在汉军车骑涌至之下，我军一定会在梁楚平原陷于苦战的。”

吴王就这项进言，问了老将们的意见。

——此乃少年推锋之计。

正统派将军们据此否定了桓将军的献策。

对敌军攻过来的锋头，由正面迎战——这是暴虎冯河式的战法。不先攻克顽强抵抗之城，结果一定会遭敌军追击。老将们都认为年轻人的思虑有欠周全，不值得采用。

战争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打，老将们

想使用的是传统的战法。

虽然不用奇策，但造反军也未免太过于无策。

当时，洛阳附近有一个叫剧孟的侠客，具有极大势力。由吴、楚西进时，倘若能够笼络剧孟，获其协助，一定会使西进军队如虎添翼。而吴、楚军师中，却没有人想到这一点。

奉命讨伐吴、楚等七国造反军的是周勃的儿子周亚夫。

讨灭吕氏时，他的父亲曾经以太尉身份大受注目，而这次镇压空前庞大的造反军则由儿子以太尉身份出征。父子两代分别挑起如此大任，堪称一门光荣。

周亚夫急遽赶往洛阳，会晤剧孟后，吁了一口气。

“吴、楚那班鼠辈胆敢造反而不曾想到对剧孟有所笼络。哈！他们的作战头脑由此可见！”周亚夫心情愉快地说。

造反军只知道逐一克城这个古老的战法，此外丝毫没有新招。这样的战法怎么能成功呢？

周亚夫对造反军采取的是一方面与他们交战于梁，另一方面断绝吴楚粮道的作战方式。

梁王刘武是景帝的胞弟，当然没有参加吴、楚的造反。因此，造反军攻打了梁都睢阳。

倘若吴王采用桓将军的进言，他们一定会放

弃对方坚守而不易攻破的睢阳，继续朝西边洛阳前进吧？而造反的吴、楚大军却只知道照一般手法打仗，竟然在此地消耗三个月之久的时间。周亚夫利用这段时间断绝造反军粮道，使得被包围的将兵由于饥饿难耐而不得不败走。

梁在受到造反军猛攻时，曾经派人向周亚夫请求救援。而周亚夫却未派出援军。梁因而派急使向长安请求救援。

败走的吴王渡长江逃进驻屯该地的同盟军东越阵中。东越是在利诱之下加盟吴、楚联合军的。而汉此时已对东越展开利诱。

东越遂杀吴王，将其首级送至长安。

楚王刘戊自杀而亡。

胶东王、胶西王、菑川王、济南王以及赵王全部身亡。济北王由于是在要挟之下参加造反军，所以未被诛杀。

天下大乱因而得以平息。但后遗症却延续了一段时期。

前后两代皆立大功的周亚夫，变得越来越傲慢。实际上，生性倔强的他，常有与景帝冲突之事。

另一方面，曾经向周亚夫请求救援而被置之不理的梁王刘武，对他怀恨于心。

如前所述，景帝和梁王都是窦太后所生的亲兄弟。窦太后非常疼爱梁王，简直到了溺爱的程

度。

窦太后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启（皇帝）去世后，让武（梁王）继位如何？

由于汉朝皇位不采兄终弟及的继位方式，所以，这件事情当然被众臣否决。其中反对最猛烈的是杀死晁错的袁盎。

梁王怒而派刺客暗杀他。

其中一位刺客由于敬仰袁盎的为人，所以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我受梁王之命前来刺杀你。但像你这样的有德之人，我实在不忍心下手。可是，刺客除了我以外还有十几个，希望你多加提防。”

结果，袁盎还是于访问占卜师的归途中，在安陵郭门处，为梁王所派的刺客刺死。

吴、楚七国之乱后，周亚夫成为丞相，但同样与景帝处得不好。

匈奴王徐卢投降时，景帝有意封他为侯。之所以如此，为的是期待会有更多的投降者。

周亚夫却坚决反对。

“他们是背叛自己的主子向我们投降的。如果封他为侯，无异于鼓励人们谋反。封侯之事万万不可。”

而景帝不顾丞相反对，封徐卢为侯。

“周亚夫这个死顽固！”景帝心里感觉悻然。身为丞相的人应该要有更敏锐的政治感觉——这

是他不满的一点。

徐卢被封为侯后，周亚夫称病辞职。

周亚夫原本就为梁王及溺爱梁王的窦太后所憎恨。现在再使景帝不悦，如此一来，他的命运堪称岌岌可危。

周亚夫的儿子购买宫中工官制造的陪葬品，准备于父亲举行葬礼时使用。这只是铠甲及盾牌的仿造品。然而这件事情被发现后，引起轩然大波。

虽然不过是陪葬品，但宫中工官制造的东西，原则上只供天子使用。臣属妄加使用，被认为是违法犯上的行为。

周亚夫绝食而死。

他的死是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的事，梁王刘武于前一年的四月去世。

三二 / 女人之争

如前所述，吕氏被灭后，皇族就选拔继位皇帝事宜举行会议时，曾经决定以较能不受外戚影响者为首要条件。这是因为外戚吕氏的专横，给了他们极大教训。

结果，被选出的是文帝。文帝之母薄氏是个少有自我主张的女人。生性极为内敛的薄氏，大概只有在选孙媳妇这一件事上，出现了她一生中难得的坚持。

“这是我这一辈子中仅有的一次要求，孙媳妇让我从我娘家的女孩中挑选吧！”

生性内敛的薄氏一辈子中仅仅一次的要求——还能不听吗？

文帝之后窦氏，原本也有从自己族人的女孩中物色长媳的念头，但听到婆婆如此说时，她只好死心。

景帝即位时，母亲窦氏和祖母薄氏都还在世。

皇帝之母窦氏被称为皇太后，祖母薄氏则被奉为太皇太后。

结果当然是祖母薄氏族人的女子被立为皇后。

但，这位薄氏的存在同样极为渺小。因为成

为景帝皇后的她，一个孩子都没生下。

景帝似乎也不爱祖母做主许配给他的正室夫人。祖母在世时，他还知道有所收敛，但薄太皇太后于景帝即位的翌年歿故。结果，景帝废了薄皇后。

不过，他没有立即册立新的皇后。虽然他有众多侧室，但正室夫人——即皇后之位，却让它空了一段时期。

景帝共有十四个儿子，都是侧室所生。侧室为他生下了多位皇子，而正室夫人却无子——这一点使后嗣问题变得相当复杂。

——最受宠爱的女人所生的儿子，不拘长幼之序，都将成为继位候选人吧？这位儿子的生母自然会被立为皇后……

一般人都如此想。

——母以子贵。

这是当时人们的观念。

皇后之位悬空时，理当立皇太子之母为皇后——这是常识。

而景帝的想法却与众不同。

以最优秀的儿子为皇太子。以最优秀的女人为皇后。他认为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码子事。

天子是代天统治万民的人，因此非具备杰出才华不可。光以心爱的女人所生为由而选定皇太子是不对的。

皇后的选立当然必须是自己中意的女人。薄氏不是不好，但毕竟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夫妻关系本来就如此微妙。

吴楚七国之乱平息的翌年四月，景帝下诏：“立荣为皇太子。”

刘荣是景帝众多儿子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位。他的生母是一个叫栗姬的女人。栗姬除荣以外，还生有德、阏于两个儿子。

景帝原本有意立德为皇太子。这个儿子不但酷爱学问，风度更是令人称赞。但学问和政治不可混为一谈。就统治才能而言，德似乎较兄长荣略逊一筹。

“德是个书呆子，而荣则有吸引人的魅力，比较适合当皇帝。”这是景帝下的判断。

其余的儿子不是才华平庸，就是年纪尚幼，所以还无法下判断。

景帝依据自己的信念，立荣为皇太子，而并没有将其生母栗姬立为皇后。皇后之位依旧悬空着。

栗姬为此焦躁不已。

——皇太子生母栗姬应该被立为后。

不仅她本身，连她周遭的人，不，世上所有的人都认为如此。但，左等右等却始终没有这个迹象。

“这不是在拿我开玩笑吗！”栗姬竖起柳眉。

她变得有些歇斯底里了。

天子已有一段时日没来看她，也没召她过去。

——为什么不立我为皇后呢！

栗姬开始做各方面的揣测。

——莫非皇上有了新宠！

想来想去，想到这个当时后宫女性都会留意的问题。

她的情绪变得极不稳定。她的幺子阼于于吴楚七国之乱期间去世，也是使她脾气暴躁的原因之一。被立为临江王的阼于，由于无后嗣，所以，领地当然被收回。

长子被立为皇太子，但幺子去世——她的神经因这等悲喜交错之事而疲惫不堪。

“是新欢还是旧宠，你去调查后回来向我报告，知道吗？”栗姬对侍女命令道。

她认为自己被冷落，是因为皇上有了别的女人的缘故。

已为景帝生子的有程姬、贾夫人、唐姬以及王氏姐妹等，这些都是旧有的女人。是不是新出现的女人抓住皇上的心了？

奉命调查的侍女到处探听后，回来向栗姬报告：“长公主近来介绍不少女人给皇上，因此，皇上看中的是哪一个，一时还查不出来。”

“有这么多吗？”栗姬有了自尊心受损的感受，“皇上如此猎色，是因为对我不满足的缘故。可是，我是皇太子的母亲，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呢！”

她有无限怨恨。但即使在这个时候，她也没有对皇帝本身有所怨怼。她憎恨的是不停为皇上介绍新女人的长公主。

公主在日本被称为内亲王，也就是皇帝之女。现今皇帝之女是公主，而先帝之女——即现今皇帝的姐妹——也是公主。公主当中年纪最大的被称为长公主。

这个时候的长公主是景帝的姐姐嫖。由于她领有馆陶之地，因而又名馆陶公主。

她是窦太后的长女儿，也是景帝的胞姐，两人关系非常密切。

这个时代，皇帝的兄弟以及皇族男子，全都过着相当不舒畅的生活。他们受封至各地，却时刻受着中央所派官员的监视，担心着吴楚七国之乱这类的造反事件再度发生。他们所受的压力可谓相当巨大。

与之相较，女人倒很轻松。公主们都已下嫁，丈夫全是居住皇都的老实人。她们的行径再怎么荒唐，也绝没有离婚之虞。一切家事由众多侍女担任，她们过的是无所事事的日子。

由于实在太清闲，所以，一些公主们甚至以

偷情为乐。馆陶公主的乐趣则在于玩弄权势。她以皇帝胞姐的身份玩弄权势，感觉甚为快乐。永远掌握这份权势是她的最大心愿，也是她最关心的事。为此，她随时都在动脑筋。馆陶公主遂成了一名谋略家。

——死后也不愿意放弃这份权势。

迷于权势的她甚至有这样的妄想。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然而如果使用特殊手段，这也不是办不到的事情。这个手段是：让后继者继承这份权势。

馆陶公主有一个女儿，名字叫做娇。虽然她还是少女，但在当时的贵族社会，这样的年龄谈婚论嫁，一点不算稀奇。

“对！可以让阿娇成为下一代皇后！”她拍了一下自己的膝盖，为想到这个点子而高兴。

人间最高的权力者是皇帝，再者就是皇后。皇太子已立妥，是栗姬所生的荣。年龄虽悬殊了些，但这一点可以不必计较。

馆陶公主立刻派人对栗姬说：“我准备把我的女儿阿娇立为皇太子妃，尊意如何？他们不是很相配的一对吗？”

虽然是皇帝胞姐，但已下嫁而为臣籍。所以，馆陶公主谈这门亲事时，采取相当低的姿态。

然而，谈这件事情的时机似乎不对。栗姬此

时正为迟迟未获册立为后的音讯心浮气躁，而她怨怼的对象，正是时常为皇帝介绍女人的馆陶公主。这样的仇人竟然说要把她的女儿立为皇太子妃！

“不行！”栗姬失声叫了起来，“鸩母的女儿想当皇太子妃，别开玩笑啦！何况，听说陈家阿娇早已许配给一个名叫彻的男孩。一听到荣被立为皇太子就抛弃彻，想把女儿塞给荣，这种母亲不是太现实了吗？”

栗姬的回答一五一十地被传到馆陶公主的耳里，这会儿事情可闹大了。

“什么！那个女人竟敢说我是鸩母！”自尊心极强的馆陶公主当场竖起了柳眉。

虽然嫁给陈午而降为臣籍，但她毕竟是先帝长女，也是当今皇上的姐姐。栗姬竟然以“鸩母”称呼她，这样的无礼还能饶恕吗？

那个女人说我是“鸩母”，是指我常为皇上找女人而言。我这样做，全都是因为后宫没有像样的女人，皇上大为不满。我是为皇上效劳的呀！

“那个贱女人因儿子被立为皇太子而嚣张起来，竟敢辱骂我这个长公主！”馆陶公主气得几乎吐血。

如此可恶的栗姬，说不定有一天会以皇太子生母身份被立为皇后，于景帝亡后更以皇太后身

份君临大内——想到这些，馆陶公主就有全身血液逆流的感觉。

“我绝不让那个女人成为皇后！”她内心如此起誓。

她原本就是个好玩谋略的女人，现在总算有了值得全力以赴的目标。气愤不过的她，由于找到值得拼老命去做的事情而感到欣慰。

为了不使栗姬成为皇后，最好的方法是把荣从皇太子之位拉下来。该用什么方法呢？这是馆陶公主第一件想到的事情。

虽然皇太子业已立妥，但这个地位尚不能称之为屹立不坠。皇子还有十几个。其中多数是庸才，但也有在选拔时由于年纪尚幼所以未成为考虑对象的人。

对！不是有彻那个孩子吗！那个孩子天赋不错！

景帝侧室中有一对王氏姐妹。其中，姐姐生的孩子当中有一个叫做彻的男孩，这个小孩虽还不满七岁，却很伶俐活泼。

——长公主女儿阿娇早已许配给阿彻……

歇斯底里的栗姬说的这句话，不是没有根据的。

年幼的阿彻到馆陶公主家玩时，一些大人曾逗弄着他问：阿彻，你想不想娶新娘呢？

结果，阿彻这个小孩昂然回答说：我想啊！

——你想要的新娘子是哪个好呢？是这个，还是那个？

大人们一个一个指着馆陶公主府邸的侍女问，而阿彻默然摇头不答。当时，馆陶公主的幼女阿娇也在场。

——这个怎么样？

一个大人指着阿娇问时，阿彻深深吸一口气后，爽快地说了：对！我要阿娇！

馆陶公主于是以逗笑的口气问道：我不反对你娶我家阿娇，可是，你准备怎样对待她呢？

阿彻思量片刻后，以充满自信的口吻说：如果阿娇肯嫁给我，我一定要用黄金盖一幢房子让她住。

大人们莫不呵呵大笑。

——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

后世文人常引用这句话来形容不知天高地厚之少年的梦呓壮语。

虽然是童言无忌，这的确是豪言壮语，充分显示这名少年充满理想，并且反应敏捷。这事很快就传了出去。栗姬说“阿娇已许配给阿彻”，也是听了这件事情的缘故。

我来想办法让阿彻成为皇太子吧！馆陶公主由于痛恨栗姬，所以有了这个构想。她遂暗访王夫人道：“我想使阿彻成为皇太子，条件是以我家阿娇为皇太子妃。你愿意协力吗？”

“我当然愿意。”王夫人回答。
女人的战争于此开始。

三三 / 女人的陷阱

综观前汉、后汉四百年历史，若将创始者高祖刘邦另当别论，有资格被称为“大帝”的天子，大概只有武帝一人吧。

汉武帝，有“太阳王”之称的这位大帝，是因为成了皇帝，才能将其才华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倘若未成为皇帝，大概会成为籍籍无名的地方诸侯王而终其一生吧。

他并不是自己想成为皇帝的。他七岁时成为皇太子，而这当然不是靠自己力量取得。

武帝刘彻是靠什么人的力量成为皇帝的呢？
答案是：女人的力量！

皇帝之姐馆陶公主受到皇太子刘荣生母栗姬的侮辱后，愤然决意要废立皇太子。

馆陶公主与王夫人的联手因而成立。

当时的栗姬，由于歇斯底里的症状越来越严重，经常在后宫乱发脾气，因而成为人人厌恶的对象。

王夫人的胞妹也在后宫，这对姐妹花和所有宫女都相处得很好。因此，馆陶公主不是只和王夫人联手，等于和全体后宫女人结盟。

此外，身为皇帝胞姐的馆陶公主，从小就彻底了解弟弟的性格。这个弟弟怎样会高兴，什么

时候会生气，想的是什么，对于这些，她都了如指掌。

相反的，栗姬只知道与景帝共房，对他的了解可以说是皮毛而已。

这两个女人的斗争，胜负岂不是一开始就很明显了吗？

馆陶公主先会见了阿彻这个孩子。

父亲景帝即位时，阿彻还在母亲的肚子里。

这对女人的斗争于景帝六七年间发生。因此，此时的刘彻才六七岁。

“你的孩子实在了不起。我不是为讨好你才这样说，阿彻这个孩子既聪明又开朗，比起头脑虽好却个性阴沉的皇太子荣，不知要强上多少倍哩！”

见过阿彻后，馆陶公主对王夫人如此说。如她所说，这绝不是客套话。阿彻这个孩子的明朗个性确实有其独特的魅力。

皇太子荣由于为人稳重有深度而富于魅力，阿彻则以个性爽朗具亲和力为其最大特点……难分高下——这是馆陶公主的看法。

荣的个性阴沉，而阿彻的个性开朗。

这两个人中，何者就帝位将影响到大汉帝国的性格。尤其若由阿彻即位时，这个变化将会极明显。

文帝和景帝都是个性内敛的人。两人都以谨

守祖业为重，在内政及外交双方面极为保守。无为而治是他们处理国政的基本方针。

这样的作风已经到了应该有所改变的时候。不过，若由荣即位，大概不会有太大的转变。倘若由阿彻即位，变化的可能性就很大。

馆陶公主当然不是站在这个立场上考虑废立皇太子问题的。她的一切，出自于对栗姬的憎恨。

她先从在弟弟景帝面前夸奖阿彻着手。

——王夫人生的阿彻实在不简单。他不但聪明，胆量更是超人一等。

熟知其弟性格的她，战术当然极为巧妙。

景帝选择荣为皇太子，是认为这个儿子智虑深远且有统治能力的缘故。这些都是荣承继自景帝的特点。而人都会对十分酷似自己的他人兴起一种排拒感。景帝有时候也会有如此的想法：慎重不是不好，可是，为了配合今后的时代，非多少具有积极性不可。我自己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我盼望后继者在这一点上较有魄力……

作为姐姐的馆陶公主，立刻洞察到景帝这个心理。

“阿彻是做事态度非常积极的小孩，热心程度常令人咋舌不已哩！”她更若无其事地说，“大概是王夫人管教得宜吧！”

“也许是吧。”景帝微微颌首。

馆陶公主睹状，立刻有了信心：这件事情一定办得成才对！

景帝心中开始考虑以两位王夫人中的姐姐递补悬缺着的皇后之位。

皇帝君临于两个场面：其一是行政治的朝廷，其二是私生活的后宫。

在朝廷由丞相辅佐，在后宫则由皇后辅佐。

皇后除了是皇帝的正室夫人外，更有管理后宫的任务。后宫有无数宫女、宦官，管理这批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望，不然命令将难贯彻。

虽然景帝认为立太子与册立皇后是两码子事，但他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以皇太子生母栗姬为皇后。

不过，栗姬被评定为不合格。

栗姬是非常自我中心的人，而且度量极窄。她一点也没有体谅别人的心，谈吐之间更是常常话中带刺。

景帝测知这一点的方法是尽量找机会派宫女到皇后候选人处。例如叫来宫女，把竹简交给对方说：“你把这封信带去给栗姬。”

他如此交代的目地，在于观察宫女这时候的表情。所有的宫女没有一个例外，听到要跑一趟栗姬处就皱起眉头。由于是皇帝的命令，她们当

然不敢说“不”，但景帝绝没有看错宫女在这刹那间的表情。

相反，被命令到王夫人处时，每一个宫女都顿时露出欣喜表情。好像是王夫人的人望最好……景帝做此判断，因而以王夫人为皇后候选人之冠。

而景帝对册立王夫人为皇后之事有所犹豫，为的是顾虑与皇太子之间的关系。

皇后不是皇太子的生母，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

这一点可能引起相当大的风波。倘若生母已歿，就无话可说，在其尚在世期间如此做，很有可能在感情上产生复杂问题。

似乎以皇太子生母为皇后最为理想……景帝遂有了这个想法。

但他又想到与此相反的形态，似乎更为理想。以选出皇后所生的儿子为皇太子，不是更理想吗？

栗姬的情形是，本人不及格而儿子及格。王夫人的情形则为，本人及格而儿子也并不差。上次由于阿彻尚年幼，所以未能成为选拔的对象。

姐姐馆陶公主对王夫人的儿子阿彻赞不绝口——说这个孩子有自己所欠缺的积极性。

好像非慎重考虑不可……景帝遂决定将这件事情先搁下来，过一些时候再说。

此处简单介绍王夫人的生平如下：

高祖刘邦尚在争霸天下时，曾经有一位名叫臧荼的燕国将军向他投诚，并立了大功，被封为燕王。这个人后来却因造反而受高祖亲自征讨，结果被捕。

臧荼有一个叫臧儿的孙女儿，最初嫁给槐里一个名叫王仲的人，生了一子二女。但由于丈夫王仲去世，所以再嫁长陵田氏，又生了两个男孩。

“贞女不仕二夫”是儒教体制强化后才有的事情，再婚在这个时代是司空见惯之事。

臧儿头一次结婚所生的两个女儿就是现在景帝后宫的王氏姐妹。其中生下刘彻的姐姐，在入宫之前曾经嫁给一个名叫金王孙的人，并生了一名叫俗的女儿。

文帝时代当时被立为皇太子的景帝，一天于狩猎归途看到一名美女。

“那个女人好美哦！”

虽然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家臣已明白他的意思，立刻着手调查这个女人的身份。

调查结果知道：

她是一个名叫臧儿的妇人的拖油瓶，目前嫁给金某人，生有一女。

皇太子家臣于是找来臧儿老太太，对她说：皇太子看上你的女儿。你可有什么打算？

臧儿老太太由于是谋反者的孙女，许多年来过的是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的生活。这样的日子已达四十年之久，实在难熬，真想能够早日脱离。现在女儿被皇太子看上，这不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吗？虽然女儿已有丈夫，但此刻也管不了这么多。

臧儿老太太于是找来女婿金王孙，骗他说：“算命的说，暂时让我的女儿回娘家住，这会带来好运气。”

她把女儿带回便送进宫里了。

臧儿老太太两个拖油瓶中的姐姐就是如此成为皇太子侧室的，并且生下三女一子。其中儿子就是后来的武帝彻。

由于她的介绍，胞妹也成为皇太子侧室，并生下四个男孩。

虽然这是儒教体制强化前的事情，但这样的做法也未免太过分，这位姐姐的丈夫金先生一定气得直跺脚吧。

馆陶公主屡次将年幼的阿彻带到景帝面前。

这个孩子好像很有前途，尤其对任何事情都很积极，这一点的确令人欣赏。这个小孩将来说不定比荣更有作为哩！景帝逐渐有了这个想法。

馆陶公主一有机会就称赞王夫人，对栗姬则有意无意地有所非难。王夫人也在景帝面前装出

极为贤淑的样子。这两个女人的搭配可谓天衣无缝。

一次，景帝得了感冒，老是好不了。万乘天子的龙体有恙，虽然症状轻微，已经是天下大事。

“皇上一旦有了万一，我们刘氏一族该如何是好？男人或许比较没有问题，但我们女人和小孩岂不是完全失去依靠吗？皇太子尚未成人，势将无力保护我们。所以，请皇上把皇太子生母栗姬立为后宫之主，以照顾我们吧！”馆陶公主对弟弟景帝说。她的眼中还泛着眼泪呢！

一点点小病就这般大惊小怪，女人实在要命……既然如此担忧，那朕就让你们遂心所愿如何？

景帝于是召来栗姬，如姐姐所请求，交代她：一旦自己有个三长两短时，必须妥善照顾十几个皇子以及所有皇族女人。

“什么？”栗姬的一双眉毛颤动几下。这是歇斯底里症发作的前兆。不，她这个症状事实上已经发作了。

馆陶公主早已安排好一切。她把伺候栗姬的侍女全部收买妥当了。由于栗姬时常对侍女乱发脾气，所以她们对这位主人一点好感也没有，很快就被收买。

用早餐时，盛汤的碗突然裂开为二，餐桌被

弄得一塌糊涂。这是侍女事先把碗砸破，然后用饭粒黏在一起的缘故。盛热汤后，充做糰糊用的饭粒溶化，汤碗当然裂开。

穿衣服时，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缝合处居然裂开，因而被迫换穿另外一套。

准备穿鞋时，竟然找不到其中的一只。找了半天，才在狗屋中找到这只绣花鞋，却已破烂不堪，侍女们说，这只鞋大概是被狗咬坏的。

一大早就连续发生这些事情，栗姬的精神被搞得有些不寻常。正在昂扬状态下的她，听到景帝说的话就莫名其妙地凶了起来：

“我原本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已夭折。我光照顾皇太子和河间王两个，就已筋疲力尽，为什么还得照顾别人生的十几个孩子呢！这样的事情我不干！”

景帝听后大动肝火是用不着说的。

生性内敛的他，当然还能压抑怒意，但让栗姬下去后，他开始有了重大决心。

在这个情形下，朕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年幼的诸儿不是要受这个女人的虐待吗！为了不使遗族受到虐待，万万不能让栗姬握有权力。否则，由于是皇帝生母而被奉为皇太后的这个女人，大概什么残忍的事情都干得出来。预防这一点，唯一的途径是不让她成为皇帝的生母，也就是说，非更换皇太子不可！

馆陶公主对弟弟的心理动向看得一清二楚。“再加把劲就能达到目的……”

现在只消设计一些契机，自己的目的就能实现。

馆陶公主暗中策动众臣，让他们向皇帝奏言：

语云，母以子为贵。恭请皇上立皇太子生母栗姬为皇后。

“不行！”景帝一句话将之驳斥。

这就是馆陶公主和王夫人所设计的“契机”。

不久，皇帝发布了如下敕令：

废皇太子荣，改立为临江王。

五个月后再发布的勒令是：

立王夫人为皇后。

立皇子彻为皇太子。

栗姬因而气死。一场女人的斗争终于有了胜负。

三四 / 武帝登场前夕

刘彻被立为皇太子是景帝前七年（公元前150年）四月的事，当时的他才七岁。

如前所述，这是在原先的皇太子刘荣被废的五个月后的。

由于母亲王夫人和馆陶公主这两个女人的联手，彻得以被立为皇太子，实际上，在皇太子位虚悬的这五个月期间，情势相当微妙。

这又与女人有关。

这件事情起因于彻的祖母——也就是景帝之母窦太后的突发奇想。

此时的窦太后几近失明，感情的起伏因而相当异常。她生有馆陶公主、景帝和梁王刘武这三个孩子，而溺爱的是么子梁王，这一点已如前述。

——启（景帝）歿后，希望能由武（梁王）继位。

她冀望能够兄终弟及。她当然也疼孙儿，但溺爱么子犹胜于此。

栗姬所生的荣被剥夺皇太子之位、降格为临江王后，她开始主张：

“不必再立皇太子，干脆让梁王继位吧！”

对此表示猛烈反对的是袁盎。

“春秋时代，宋宣公未立太子而将君位让与弟弟穆公，因而祸乱丛生，导致五代之久的斗争。此时若将帝位让予梁王，汉帝国定将趋向灭亡。”

由于袁盎极力反对，窦太后企图将帝位让与梁王之议遂不了了之。

窦太后的骨肉之爱有些超乎寻常。这一点或许与贫穷家庭出身的她长久以来渴望骨肉之情大有关系。

她的丈夫文帝之所以由北边代王地位被迎回长安就帝位，主要原因在于外戚无力，这一点已叙述于前。

不但文帝之母薄氏是绝少有自我主张的女人，连文帝的妻子窦氏，娘家也是毫无势力可言。

窦太后出生于以产美女出名的赵之清河郡观津。这个地方大约在现今河北省的武邑县。

由于家里贫穷，她于初长成时就被送至长安，充当吕太后的侍女。

在当时，侍女等于物品，时常被当做赠送用的礼物。某年中元节，吕太后拟送各地诸王各五名宫女。

窦氏知道这是自己回故乡的唯一机会。倘若被送给赵王，她就能重回怀念不已的故乡。她于是向负责分配事宜的宦官恳求道：“求求你把我

编在送到赵王处的这一组里。”

对此，这名宦官满口答应：“好，好，我知道啦！我会让你如愿以偿的。”

结果他把受托之事完全忘记，把她编入送到代王处的这一组里。

如果她手头有一些钱，稍作贿赂，这名宦官应该不会忘记受托之事才对——想到这一点，她就为自己的贫穷感到哀伤。

她念念不忘的是离别时才四岁的弟弟。家乡寄来的信上说：少君（弟弟之名）被人贩子掳走，去向不明。

而她对这一点却心存怀疑。弟弟很有可能是被穷困潦倒的父母卖给人贩子的吧？

准备到长安后宫做事时，她曾经和弟弟单独两个人在观津驿舍，一边以泪洗面，一边用洗米水为他洗澡、喂他吃东西。

——姐姐，你为什么哭呢？

还不太会说话的弟弟，当时这样问她。

这个场面仍历历在目。那个可爱的弟弟，今生是否再也无法见面了？

希望落空的她，被送到代地。

代王是过朴素生活的人。吕太后送来的五个宫女当中，他只留下一个，其余四个都分赠给重要的家臣。被留在代王后宫的正是窦氏。

代王当然已有正室，而且生有四个儿子。作

为侧室的窦氏也为代王生了三个孩子，就是馆陶公主、景帝启和梁王武。

后来，代王正室夫人去世。

当时，国都长安的吕氏一族已被讨灭，皇族会议指名代王为继位皇帝。

——代王之母薄家谨直善良，妻子窦家贫穷无力。

代王被选为新皇帝，理由在于其外戚毫无势力。

由这个观点看时，窦氏对使丈夫成为皇帝而言，算是颇有功绩。

代王成为文帝，窦氏则为皇后。

一天，一名奴隶上书道：皇后陛下莫非是我的姐姐？奴才最近跟随主人前来长安，风闻新天子的皇后乃观津窦氏。在下亦为观津窦氏，于五岁时为人所掳，依稀记得有一位姐姐……

难道……窦氏立刻叫来这个人。

于四五岁离别后，现在见到的是业已成年的入，所以甚难确认是否就是自己的弟弟。详细询问时，对方回答：“奴才只依稀记得在一个像是驿舍的地方，姐姐喂我吃东西，同时帮我洗澡……那不是在河边沐浴，而是使用白色的水……现在回想，好像是洗米水。因为那滑滑的感觉，奴才印象很深刻……”

“没错！你就是少君……”窦氏抱着对方放声

大哭起来，在观津驿舍离别时的情形，窦氏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连洗米水之事都知道，光凭这一点，就证明这个人的确是自己的弟弟少君！

陪侍左右的众臣也都为这戏剧性的场面而感动流泪。

这个窦少君后来受封为章武侯。经历前半生的劳苦，在拥有尊贵地位后，丝毫不露骄矜之色，终其一生过着安分的生活。

这个故事，让我们得以窥知窦太后对骨肉感情格外强烈的缘由。

皇位险些被叔叔梁王夺取的彻，幸亏有袁盎的谏言，得以守住皇太子宝座。

袁盎因而遭梁王怀恨，结果在其所派刺客的手下死于非命，此事已如前述。

最可怜的是皇太子之位被废的刘荣。他的生母愤怒而死，他本人则必须以临江王身份赴任领地。临江，顾名思义就是离长安遥远的长江沿岸之地。

刘荣后来在该地因敲毁宗庙之壁以建造自己宫殿的罪名，被召回长安。

对刘荣而言，不幸的是，负责审问这件事情的中尉是有“酷吏中的酷吏”之称的郅都。这个人审问极其严厉，根本不管对方身份如何。他甚至对皇帝说话都肆无忌惮。

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

那是皇后之位还悬缺着的时候。一天，景帝到上林御苑游玩。这是秦始皇建造阿房宫的地点，当时是一片偌大的林园。

这一次奉陪皇上的是贾夫人。正当贾夫人如厕时，不知从哪里来了一只山猪，晃到厕所附近。

——把它赶走！

景帝对在旁的郅都以目示意，而对方却装出一副与我无关的样子。景帝于是提剑准备亲自赶走它，郅都却阻止道：“失去一个女人，随时可以再补回来。贾夫人对皇上难道如此重要吗？皇上轻举，与山猪搏斗，倘若发生万一，宗庙将由谁祭祀呢？皇太后将由什么人侍奉？望皇上三思。”

景帝当场默然坐了下来。

在厕所附近晃来晃去的山猪不久后走开，人人得以无事。

后来，听到这件事情的贾夫人对郅都至为痛恨。其实，这也是当然之事。被如此看待而尚能泰然处之者——天下有这样的人吗？

1968年，在河北省满城县发现的汉墓中，有金缕玉衣出土。和其余出土品一并稽考的结果，知道这是中山王刘胜之墓。这位刘胜正是贾夫人所生的儿子。

言归正传，由于这位酷吏的审问极为严厉，前皇太子荣遂因悲观，竟然自杀身亡。

对窦太后而言，荣是她极为疼爱的孙子。这样的心肝宝贝等于被郅都杀害，窦太后岂会甘休？

“郅都这个人是没有一点人性的魔鬼。这样的人不及早诛杀，将来不知会带来多大灾害！”

向窦太后进言的不是别人，正是贾夫人。贾夫人这类女人随时都可以得到——她绝不饶恕出此诳语的人。

景帝爱惜郅都之才，担心他被女人杀害，因而将他调为雁门太守。雁门是与匈奴邻接的北边要冲。文帝与景帝时代虽然未曾有过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然局部性国境纷争则时有所闻。郅都坐镇该地后，对匈奴确实发挥了震慑效果。匈奴以他的样子做成稻草人，作为士兵骑射标的——他被畏惧的程度由此可见。

虽然如此，他还是逃不过厄运。女人的怨恨之深和不择手段，实在令人咋舌。

——使用和天子一样的旗帜，意图鱼目混珠。

他因这个理由被召回长安。

“郅都是个忠臣，至少饶他一命吧！”景帝向母亲恳求。

“那个是忠臣，这个也是忠臣，所有的人都

非饶他们一命不可，是不是！不是忠臣的，只有我的孙儿阿荣一个，是不是！”

被窦太后如此一说，景帝实在无法反抗到底。

郅都遂在长安东市被处腰斩之刑。

与此相反，为天下政道计、景帝极欲处刑的另一个人，却在女人们的压力之下，始终无法如愿以偿。

在前述袁盎被暗杀事件的背后，有梁王这么一个人存在，这一点经由后来的调查，已查明属实。

吴楚七国之乱时，梁王曾经有过独立抵抗造反军的功绩。此外，他又受到窦太后异乎寻常的溺爱。以此作为依恃的梁王，态度极为倨傲。他的宫殿内拥有众多食客，其中有名叫羊胜和公孙诡的策士，暗杀袁盎是由这两个人策划和指挥的，而这当然也是梁王授意的。

由插在尸体上的刀子查出磨刀师，因此获得破案线索。中央遂派阁僚级大臣田叔到梁进行调查。可是，怎么也找不到羊胜和公孙诡两个人。其实这也难怪，因为两人早被梁王藏到他的后宫了。

田叔于是对梁的首席家臣韩安国说：“找不到那两个人，大概只有将梁王召回长安一途吧。连皇子临江王都在狱中自杀，皇弟比起诸皇子又

更为疏远，梁王应该有所决心啰。”

梁王听后，再也不敢表现出倔强态度，遂叫羊胜和公孙诡自杀，将其首级交出。

虽然田叔获得梁王与事件有关的确凿证据，却于返回长安之前，将这两个首级投火烧掉。

——倘若梁王有罪，我一定要自杀！

窦太后说过这句话。因此，田叔好不容易得到确证，却不得不将之烧弃。

虽然如此，梁王还是处在战战兢兢的状态之下。

诸王上京晋谒皇帝时，依照规定，汉的官员会到城外迎驾。梁王唯恐被汉的迎接官员直接带到监牢，因而乘坐简陋的车辆，只带二骑，悄悄进入，到姐姐馆陶公主的府邸要求庇护。直到姐姐和母亲窦太后向景帝说情，知道确实安全后才敢露脸。

梁王于景帝中六年（公元前144年）四月间死去。

“我的儿子是被你害死的！”

面对号啕不已的窦太后，景帝实在拿她没有办法。

由此可见，武帝刘彻的少年时代，虽然表面尚称平和，背后却有极大的女性压力。因此在内政、外交、军事等各方面都极为消极。概括而言，这也可以说是女性的时代。

年轻的皇太子对这样的时代风气，一定有极大的反感吧？可是，他怎能把自己置之度外呢？他之所以能成为皇太子，完全是因为他的母亲王氏和姑姑馆陶公主联手成功的结果。他还因此而娶姑姑的女儿——也就是表妹——阿娇为妻子呢！

景帝于弟弟梁王死后的第三年歿故。

——甲寅之日，皇太子冠。

——甲子之日，帝崩未央宫。

这都是这一年正月的事情。

皇太子冠（举行成人式）是父皇崩殂的十日前。皇太子仓促举行成年加冕典礼，大概是由于父皇病笃的缘故吧。

刘彻遂于十六岁时即位。

汉武帝辉煌灿烂的时代至此开启。

三五 / 少年皇帝的雌伏

虽然举行过成年加冕典礼，十六岁的武帝在宫廷里仍被当做一个小孩。如同他的父亲景帝即位时有母亲窦氏和祖母薄氏，他即位时也有母亲王氏和祖母窦氏。

虽然这位祖母——窦太皇太后几近失明，精神却甚为矍铄，依然君临后宫。

已为臣籍的岳母馆陶公主，权势欲望始终极强，一有事情就频频出入后宫。

武帝本身也有胞姐平阳公主，这也是个相当难缠的女人。

即位后的武帝还是为一群女人所包围。

我要以我的方法行事，把这个世界推向新的方向。十六岁的武帝有这个抱负。他对宫廷的气氛实在厌烦透了。

女人过于跋扈！这是他非常讨厌的一点。

什么事情都拖泥带水，这算什么！他常常为这一点而牢骚满腹。

他的父亲和祖父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之所以如此，是有其哲学性背景的。那是黄老之道。

传说中的圣人黄帝和以推展其道为职志的老子所提倡的生活原理就是“黄老之道”。这个道，现在以“老庄”称呼。不提传说中的圣人，而以承

继老子之道的庄子与之并称，用以对抗“孔孟”。“无为而化”是这个道的根本精神。说得明白一些就是：急也没有用，任何事情都有定数。最好的方法是一切听其自然，不要勉强。

人生短暂，犹如南柯一梦，所有努力挣扎都是无谓之事——武帝对这种思想当然极为反对。

而宫廷的实际支配者窦太后就是“黄老之道”的狂热信徒。她以半强迫性手段，要所有的族人阅读老庄之书。这和如今信仰新兴宗教的老太婆，广向亲戚介绍这个宗教是同样的情形。只是这位老太婆是握有极大实权的。

十六岁孤立无援的少年皇帝当然敌不过这位老太婆。武帝遂决定暂时雌伏。

少年皇帝的身边聚集了许多反对老太婆“老庄”思想的人。这批人信奉的是与“老庄”思想对立的“孔孟”学说。

孔孟所说的儒学向以序列为重。他们强调上下、贵贱之别，对礼义礼节更是讲究，认为老庄一切听其自然之说是旁门左道。

孔孟一派于武帝即位后受到相当重用，连窦太后的族人窦婴和王太后（武帝生母）的弟弟田蚡都分别被任命为丞相和太尉。这两人虽是外戚人士，但对窦太后的思想十分反对。

他们陆续让孔孟学派人士任政府要职。赵绾被任命为御史大夫，王臧则被任命为郎中令（宫

廷警察长官)。

赵绾认为，要一扫老庄派人士，根本之计在于剥夺老太婆的实权，因而上奏：向东宫奏报政事之举应作罢。

“东宫”，现在的解释是皇太子的居处或指其人，而当时太后的居处长乐宫在东边，这里是指窦太后而言。

由于皇帝尚年少，窦太后因而成为监护人，一切政事必得向她奏报。赵绾的意思是废止这个规定，改为皇帝亲政。

老太婆知道后，大为震怒：“想把我除掉？别想！”

她立刻派人调查赵绾的身边事宜。任何人多少都有疮疤，这是免不了的事情。找到些许疮疤后，用吹毛求疵的方式大兴问罪之师，是使一个人垮台的最佳途径。

孔孟派赵绾和王臧为此被迫自杀。窦婴和田蚡因为是外戚的关系，得免于死，不过也被解职。

老太婆的势力依旧很大。

老太婆已七十多岁了，看她还能活多久！总有一天，时间会解决一切吧！不过，另外的一个还年轻，不知还要再等多久，这一点倒很要命……

少年武帝呢喃自语。

另外的一个还年轻——武帝指的是陈皇后而言。

他以父亲胞姐馆陶公主的女儿为皇后，他的这位表妹是个非常骄纵的女人。

其实，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她知道自己的丈夫之所以能成为皇帝，完全是靠她母亲策动的结果。

而且，她的家庭本来就是女人高居男人之上的作风。母亲是以皇帝女儿身份下嫁给身为臣下的父亲陈午的。父亲在其公主身份的妻子面前压根儿抬不起头。自幼看惯这种情形的她，自然认为女人的地位本来就在男人之上。

陈皇后在与武帝的家庭生活中，常有藐视丈夫之事。

对于这一点，武帝甚为不悦。

身边有不少令他不高兴的人，但以祖母窦太后为例，她的日子已不多了，再忍耐一些时候，就可以眼不见为净。可是，皇后陈氏还年轻，今后不知还要相处多久，武帝心里实在有些怅然。

而且皇后迄今未生半子。本以为她身体有什么缺陷，曾劝她服用各种药物，却是一点效果也没有。

“不生皇子，难道让我们汉帝国就此断绝吗？你干脆去宠爱皇后以外的女人吧！其实，这也是家常便饭的事呀！”

如此告诉武帝的是他的胞姐平阳公主。

“可是，阿娇她……”武帝缩缩脖子说。阿娇是陈皇后的名字。

“不用管阿娇说什么，你是皇帝，一国之主。生皇子是你对国家的责任之一啊！”平阳公主有些焦急地说。

她难得进宫一趟，陈皇后刚好不在，这对姐弟才有如此闲聊的机会。

“朕当然也希望有孩子啊……”

“你对皇后有所顾忌，是吗？”

“也不是这样……因为没有遇到中意的女人嘛！”

“那是因为身在宫中没有机会。好，这件事情交给我办吧！”平阳公主道。

陈皇后的母亲馆陶公主，在先帝时代，也曾以皇帝胞姐身份为弟弟物色女子，因而受到栗姬的怨恨。平阳公主现在也以武帝胞姐的身份，和姑妈馆陶公主当年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由于弟弟武帝没有子息，所以，平阳公主认为自己这样做，是以皇族一分子的身份，为国家效劳的正当之事。

“下次到灞水祷神消灾后，顺便到我家来吧！我会为你准备一些美女的。”平阳公主嫣然笑道。

她的丈夫是建国大功臣曹参的曾孙——受封

为平阳侯的曹时。他也是被妻子骑在脖子上的丈夫。胞弟成为皇帝后，平阳公主本来很想大大掌握权势，但身为皇后之母的姑妈馆陶公主却以皇帝监护人的姿态掌管一切。

平阳公主对姑妈馆陶公主有了敌对意识。

“我是胞姐，陛下应该视我比姑妈更亲近啊！”平阳公主内心甚为不满。

姑妈所以拥有权势，是因为女儿阿娇是皇后的缘故。但这位陈皇后结婚多年始终没有生下孩子。不能衍生后嗣的女人算什么呢！

遗憾的是，平阳公主自己没有适婚年龄的女儿。但这可以用找的——买卖奴隶在当时是公然行之的事情。此外，只要肯花钱，歌女、舞女都可以拥为己有。

于三月第一个巳日以桃木弓箭消灾、行祓禊是一般的风习，这一点已如前述。

吕太后就是于祓禊的归途遇到妖异，因而得病死的。这一点令人怀疑祓禊的效果，但武帝时代，习惯上还是依公式行事。

皇室的祓禊都在灞水河畔举行。武帝于归途到了姐姐平阳公主的府邸。酒宴时，除了山珍海味外，还有歌舞表演。倒酒、唱歌以及跳舞的人全是年轻姑娘。

为了这一天，平阳公主尽其所能地找来美女。其中包括原本就在府邸的侍女和新买来的女

奴，此外，也有临时请来的姑娘。这些女子都是经过平阳公主鉴定合格的美女。

“陛下请仔细过目。如果有中意的姑娘，请随时吩咐。”平阳公主对武帝道。

虽然武帝这时只有十八岁，但娶陈氏为妻已有五年，他自认对女性的鉴赏眼光是足够的。

酒宴和余兴节目完毕后，武帝道：“朕要去更衣。”

这里所谓的“更衣”，实际上就是“上厕所”。

当时的王侯贵族如厕时，一定要脱下身上所有的一套，事后换穿另外一套。这脱和穿不是自己来，而是由专人伺候。由于与更衣室连在一起，所以厕所的面积极大。吕太后死后发生政变时，吕产曾经被迫到厕所里遇害，可见厕所面积大到足够供人打斗的程度。

“要叫哪个女人尚衣呢？”平阳公主问道。

“尚衣”是指更衣时伺候在侧的女性。平阳公主问武帝要指明哪一位侍女来担任这件事情。实际上，这句话问的是：中意哪个？

“朕请由正面看最左边的一位讴者。”

“讴者”是齐声唱歌的人，也就是合唱队员。这一天宴席上的合唱队员有五个。

“最左边？呃，那是子夫。”平阳公主露出意外表情说。

那是名字叫卫子夫的歌女，是在平阳公主府

邸担任洗衣工作，她是名叫卫姬的老女人生的女儿。除非有特殊事由，孩子随父姓是一般的习惯，而同姓不婚也是不成文规定。卫老太太的女儿却以“卫”为姓，一定是因为不知道父亲姓氏的缘故。其实，不要说父亲的姓氏，卫老太太连谁是女儿的父亲都不知道。

——因为找我的汉子太多嘛！

卫老太太毫无腼腆之色，说过这样的话。

她确实是个美人胚子。虽然已年老珠黄，但尚有几分姿色。这样的人在年轻时代颇受男人青睐，这一点，没有一个人不相信。

卫老太太有好几个孩子。在子夫之下还有一个名叫青的儿子，而这个儿子也姓卫。

有那么多大家闺秀，偏偏要……平阳公主心想着，却没说出口来。因为她对弟弟了解得太清楚了。他不是会听别人的话而改变自己意见的，这时候多说也无益。还好子夫对她说的话是百依百顺的。

“是的，遵命。”平阳公主嫣然一笑。

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轩中，得幸。

还坐欢甚。

此事《汉书》记述如前。“轩”是指厕所而言。连打斗都不妨碍，供为男女做爱的地方，当

然不成问题。

武帝带卫子夫回宫中。卫子夫上车时，平阳公主抚着她的背道：“你要好好加油哦！要多吃好东西，增加体力……有飞黄腾达的一天时，你可不能忘记我喔！”

雌伏中的少年皇帝这一点事情还做得到。虽然陈皇后和她的母亲馆陶公主甚为不悦，而后宫之主窦太后却对孙儿的这个行为大表赞成：“还没有生小孩嘛，是应该多接触几个女人。”

武帝对事情倒是看得很开的。我还在准备阶段……

虽然抱负很大，但他还没有力量冲破连绵文帝、景帝二代的消极性政策之壁垒。在信奉“一切听其自然”老庄思想的祖母窦太后在世期间，他唯一能做的是为将来做准备。发动大规模作战当然不行，但派遣较少人数的探险队，祖母总不至于反对吧？

西方有一个以“月氏”为名的国家，他的国王为匈奴所杀，全族被赶至遥远的西方。匈奴以月氏王的骷髅为酒杯，月氏人民因此憎恨匈奴已到极点，正在寻觅同盟国共同攻打匈奴。

听到匈奴降兵说的这些话时，武帝立刻决定与月氏国取得联络。

结果决定派遣以张骞为首、以一百多人组成的探险队。这已是雌伏时代的武帝所能做到的最

大事情。

三六 / 皇后败退

窦太后死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

她留有遗言：我死后，财产全部送给馆陶公主。

对窦太后而言，武帝是她的内孙，而陈皇后则为外孙，整个皇宫完全在她的主宰之下。

对武帝来说，祖母之死等于使他获得自由。他已不需再对任何人有所顾忌，他可以为实现抱负而勇往直前。

——我要为世界开拓一条新路！

武帝当时二十二岁。

高祖刘邦创建汉帝国已七十多年，这当中除了吴楚七国之乱以外，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战争，也未曾有过严重水灾或旱魃。春秋战国以及楚汉争霸天下时，壮丁曾经被迫参加战争，老弱则负责输送任务，人民疲惫至极，但，这个现象总算消解，眼前社会呈现的是：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首都的铜币多到泛滥的程度，人们的储蓄自然增加许多。“贯”是贯穿中间有孔之铜币的绳子。这绳子会因腐烂而无法计算铜币之数，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储蓄数额何其巨大。

《汉书》有如下记载：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
腐败不可食。

“太仓”是政府的粮食仓库，“粟”主要指米而言。“陈”指的是陈腐之意，也就是东西搁置太久。旧米之上又堆积旧米，仓库因而饱满，放不进仓库的米则堆积在外面，结果全都坏掉而不能食用了。

国力充实的程度由此可见。

父亲和祖父他们都不知道如何使用财货……武帝看到在仓库内未物尽其用的谷物和铜钱而内心嘲笑他们。

但，想到这七十年来的汉帝国之指导思想乃是老庄——便见怪不怪了。

——一切听其自然，无为是最高的道德，任何事情不可勉强为之。

武帝也受祖母之命读过老庄著作，但对其思想却不以为然。

如此，人活着为的是什么呢？这样人不是等同蝼蚁吗？有才华、有力量的人为何不可发挥自己的才华或力量？

祖母再怎么用心教导，年轻的武帝还是无法肯定“无为”。

有一天如果我能自由行事……祖母还健在、武帝没有行动自由时，他时常如此暗忖。

他想做的事情实在很多，于是把它们一一定了顺位，而一切的基准是：发扬大汉帝国的国威。

世界上以汉帝国为文明气息最为浓厚的地域。因此，拓展汉帝国版图，等于是推广文明——武帝以此认识为出发点。

文明根源的汉帝国倘若威严受损，无异文明本身受到侮辱，也等于人被视为不如禽兽。天下岂能容许这样的事情？

而现实状态确实如此。汉与匈奴的关系即为证明。

高祖刘邦曾经于大同，在一片白雪中为匈奴包围，后来靠行贿才得以逃出，而媾和条件对汉而言屈辱至极。

汉每年必须将大量布匹和谷物送给匈奴。此外，也得使皇族女性下嫁匈奴。其中，“威严”之丧失远较物资之损失为大。

在外交关系上，匈奴是兄，汉是弟。这种无法忍受的事情，在现实里的确存在！

击灭匈奴，雪父祖之耻！列出许多想做的事情而依其重要性定顺位时，这是无条件居于首位的最重要工作。

但，讨伐匈奴谈何容易。它必须经过周详的

准备。派遣探险队至月氏，正是这个准备工作的一环。

除了讨伐匈奴以外，武帝想做的是，在个人的意志之下创造自己的家庭。

有表妹关系的皇后陈氏，开始对武帝心存芥蒂。由于认为武帝是靠自己母亲的安排才得以登基的，她的一切作为非常骄傲。同时，她又是个醋劲极强的女人。

“我要从容不迫地爱我所喜欢的女人。人要这样过日子才有意义，不是吗？我为什么要和自己讨厌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呢！娶阿娇不是我的本意……”

家庭问题与匈奴问题不同的一点是，“意志”重于“准备”。只要有毅然态度就能解决一切。

陈皇后没有看出丈夫的心，她看到的只是表象而已——在祖母的压迫之下，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她认定只要加以压制，丈夫永远会乖乖听话的。

她嫉妒的对象是武帝由姐姐府邸带回、正受宠爱的卫子夫。但她再胆大妄为，也不能对天子的爱妾出手。陈皇后于是找母亲馆陶公主研究对策。

“听说，卫子夫的弟弟在建章宫担任舍人（皇帝近侍）……”馆陶公主给了女儿这个情

报。建章宫是武帝离宫。

“他不是平阳公主府邸的仆人吗？”

“那是以前的事情。姐姐发迹后，弟弟当然也鸡犬升天。据说，卫子夫非常疼爱这个弟弟，因而恳求天子，为他安排在建章宫的这份差事。”

“真是！”

陈皇后竖起了柳眉。凭借得宠而向天子做诸多要求，这样的行径多么令人不齿！

“据说，卫青也是个父亲不详的孩子。人们说这对姐弟的父亲是同一个，所以卫子夫特别照顾这个弟弟嘛！”馆陶公主添油加醋地对女儿说。

虽然对居住宫中的卫子夫直接加害是困难的事情，但杀害她疼爱的弟弟，一定会给予她极大打击才对。因嫉妒而失去理智的女人想到了这一点。帮凶居然是她的母亲。

在建章宫担任庶务职位的卫青，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得时常上街。陈皇后和馆陶公主于是雇用地痞流氓，趁卫青上街的机会将其掳走，带到馆陶公主府邸。

——把他折磨死后，再将尸体丢弃在马路上，并且设法使卫子夫听到这件事情。她一定会万分哀痛吧？

陈皇后企图如此泄恨。

而卫青上街时却带有一名随从。这名随从趁着上街机会要回母亲家里一趟，卫青允准了他。卫青就是在等待随从回来时被掳走的。

在母亲家耽搁一些时间才回来的随从，来到约定地点，却没有看到卫青的踪影。这时候，他无意中看到前方有十几名汉子走过，他们好像在搬运一件笨重的东西。这名随从走上前去，准备问他们有没有看到卫青这么一个人，却不期听到他们如下的对话：

——掳一个人就可以领取巨额奖金，这是真的吗？

——你放心吧，人家馆陶公主说话算话，绝不会食言的。

——可是，这个年轻小伙子未免也太可怜。他大概会没命吧？

我的天！这不是掳人事件吗！吓了一跳的随从立刻跑去找公孙敖。公孙敖是卫青的好朋友。

公孙敖听到消息，脸色遽变，立即纠聚朋友冲到馆陶公主府邸，于千钧一发之际救出卫青。

这个卫青就是后来七讨匈奴而成为大将军的人物。

他确实是由于姐姐的关系而被起用。倘若不是姐姐受武帝宠爱，他或许不可能有发迹的一天。但，他生下来就是武将的料子，他建立的功

绩远较武帝所期待为大。到后来甚至产生由于他的功勋而使姐姐的地位更形强化的现象。

无论如何，陈皇后派人掳走卫青，可以说是一种不智的挣扎行为。她因挣扎而坠入不可挽回的破灭深渊里。

陈皇后被剥夺皇后地位，受命蛰居长门宫是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的事。

那是卫子夫受武帝宠爱后第九年，也是武帝因窦太后之死而获得自由后第五年的事情。

卫子夫连续生了三个孩子，但全都是女儿。她到陈皇后被废两年后才生下男孩。卫青当时已以车骑将军身份参加第一次讨伐匈奴，并立下建国以来首次越过长城之赫赫功勋。

卫子夫生下男儿后，始被立为皇后。陈皇后被废后，皇后之位曾经虚悬两年。

陈皇后为了想生孩子，曾经不惜花费巨资搜购所有名药。但皇帝临幸的次数越来越少。纵然服用再高贵的药，不与皇帝共房，怎么可能怀孕呢？

她再也忍受不了皇帝如此对待。一生下来就极为任性的她，对事情绝对不会忍耐。就这一点而言，她有位公主母亲可以说是极大的不幸。因为她的母亲馆陶公主仗着公主这个身份处处欺压丈夫陈午，作风任性至极，而看惯这个情形的

她，竟然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任性的人遇到事情不顺时，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陈皇后想到咒杀敌人的方法——巫蛊术。

当时的人都相信这一套。这是一种用桐木刻出木偶，将之埋入土中，经巫师使用咒术，对方就会被咒杀的古老说法。现代人或许认为这荒唐无稽。在当时，人们对咒术效果却是深信不疑的。

虽然事情在秘密中进行，但风声还是传了出去。

在深宫里长大而不知忍耐为何物的陈皇后，虽然自以为隐蔽得很彻底，却在无意中把事情泄露出去。

听到这个风声后，武帝立即派人着手调查。负责调查任务的是御史（检察官）张汤。

这位张汤是几近偏执的人。他是个推理名手，根据资料就能大致判断案情内容。

下面是一则有关他的故事。

他年幼时，一天，在长安担任法官的父亲外出之前，交代他好好看家。但回家后发现家里的肉被老鼠偷走，父亲因而发怒将儿子鞭打一顿。

张汤于是在墙壁上挖洞，找到鼠巢，并且发现一只老鼠和老鼠吃剩的肉。他于是抓起这只老鼠加以拷问，同时作成供状，借此求刑，并依据

证物肉片，撰写判决书，在家门口将这只老鼠执行死刑。

这位父亲错愕地发现儿子所写的法律文书不输给老练法官的手笔，因此，以后所有的判决书都叫儿子代笔。

老鼠当然不会说话，因此，所谓的供状，实际上是尚未长大的张汤凭自己推理而写成的东西。而这篇文书的内容却有条有理，前后丝毫没有自相矛盾之处。——倘若张汤生在今日，一定会成为一名推理小说作家吧？

这样的人物要捏造事件，当然易如反掌。

他还有一个习惯。后来成为御史大夫、掌握天下刑罚于一身的他，处理事件时，经常备妥几种判决书，最后裁决则央请皇帝决定。所以如此，说得好听一点，是尊重政治上的考虑，说得难听一点，是迎合皇帝之意。

皇帝所企求的到底是什么，于侦查以及判决时，他第一个考虑的是这一点。

负责侦查陈皇后这起巫蛊事件时，他也先从探知皇帝意图这一点着手。头脑敏锐的他探测到的是：皇帝意在将陈皇后废位，不过不忍心将之处死。

结论已有。这时候该采取的方法是：先准备判决书，然后据此作成侦查纪录及本末倒置的各种程序。这正是张汤的拿手好戏。

结果，他作了如下的侦查报告：

名叫楚服的巫师怂恿皇后，促其采用巫蛊之术，目的在于咒死卫子夫。

也就是说，主犯系巫师，皇后只是受了怂恿。且咒杀的对象不是皇帝，而是卫子夫——这时候的卫子夫还不是皇后。因此，还不算触犯大逆之罪，受怂恿的皇后得免于被处极刑。

主犯楚服被处磔刑，连坐者三百多人。

——皇后为巫师所惑，未尽辅佐天子的职务，应归还皇后玺绶，于长门宫闭门思过。

武帝以自己的决定为敕书，下达给皇后。

张汤因这起事件而获嘉许，以后在宦途上平步青云。

“这位年轻朋友，请等一下。”

卫青因被喊住而回头望了一眼。这是他还年少时的事情。他看到坐在路旁捋着白须的一位老人。

“老先生对我说话吗？”卫青问道。

“没错，我在对你说话。你有贵人之相，有这个面相的人非常稀罕。”

“什么叫做贵人之相呢？”

“将来至少会受封为侯……”

“侯？你是说王侯？别寻我开心吧。我是一名奴隶，主人不鞭打我，我就谢天谢地，此外我不敢有奢望啊！”

“不管你盼望或不盼望，这是你的命运。”

“老先生是算命先生吗？”

“年轻时我曾经学过命相之术，不过，后来犯了一件小罪，因而在此地过着囚犯生活，之后一直住在这里。我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特别的贵人之相。”

“老先生，你或许是年纪太大，眼睛花了。奴隶的儿子会成为王侯，你的命相术大概已经不灵了。哈！哈！哈！”卫青置之一笑。

这个故事也见史书记载，但真实性则似有疑

义。依作者的推测，很可能是命运论者鉴于他的发迹迅速，基于“我早就料到”之类观点杜撰的故事。

这个故事里值得注目的一点是，卫青以“奴隶”自称。事实上，他的确是奴隶出身的人。

年轻时姿色撩人的卫老太太，曾经和许多男人发生关系，也生下许多孩子。她都把女儿留在身边。因为女孩子长大后可以帮佣赚钱，倘若姿色姣好，更有可能成为人家的姨太太。在卫老太太这样的母亲眼里，女儿是摇钱树。果然，卫子夫被在平阳公主府邸担任洗衣工作的母亲带到同一个地方做事，也因此而得到发迹机会。她后来不是成为人家的姨太太，而是成了皇后！

儿子们如何呢？

卫老太太几乎把所有的男孩塞给对方。

“这是你的儿子，应该由你带去。”

听她如此说时，男人大都睁大双眼，露出讶异的表情说：“这真的是我的儿子吗？”

但做过亏心事的这些人，都无法坚辞推托。

功利着眼的卫老太太当然不会随便和穷鬼发生关系。她委身的都是地主之类颇有资产的人。

地主的生活建立在奴隶的劳动上。由于奴隶是唯一的生产工具，身为地主的人为了防止其老化，非经常补充年轻奴隶不可。雇来就可以立即派上用场的奴隶价格甚高。而未成年的奴隶虽然

在足堪使用之前需要一段时间，进价则低廉许多。

养年幼奴隶如同养雏鸡，只要喂以剩饭，哪怕是婴孩，总有一天会长大。实际上，当时买卖婴孩奴隶也是常有的事。

受逼于卫老太太的男人们，在把婴儿抱回家后当然不能对太太说这是自己的孩子。不过，他们可以用这样的话瞒骗太太：我买了这个婴孩。看起来很健康，而且价钱便宜嘛！

卫青经由如此过程，被带到可能是自己父亲的家。但他不是以儿子的身份生活，而是被当成奴隶。

虽然主人尽可能地隐瞒这件事情，但人言难防，久而久之，人们开始说这样的话了：奴隶孩子是骗人的话，实际上是他在外面的女人生的儿子！

听到这个风闻时，大为光火的是正室的儿子们：奴隶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兄弟！呸！

他们一方面吐口水，一方面虐待卫青。他们似乎认为自己的尊严因卫青的存在而受损。

卫青的命运因这个风闻恶化到极点。他被迫过着奴隶与私生子双重身份的痛苦生活。

对卫青而言，是主子也可能是生父的这个人，是平阳一名地主。这个地方在今山西省，与其称为与匈奴接境，不如说它是匈奴与汉族的杂居

地，较符合事实。他在这个地方兼营农耕业和畜牧业。

“我不忍心看到青被虐待的样子。但从事耕作又非和大家在一起不可，不如把他调到牧羊区吧！这样， he 可以和别人疏离一些。”

在这人大动恻隐之心下，卫青遂被调为牧童。

虽然不会再受到正室儿子们的迫害，但他被带往边地。这个地方也有匈奴人在经营畜牧业。而孩子们是最容易打成一片的，年幼的卫青很快便与匈奴孩子们要好。

过流浪生活的人，有其警惕心甚高的一面，但一般都颇为和蔼可亲，他们的好客也是出了名的。卫青也常被请到匈奴朋友的家中，接受招待。

他每日都在荒野上策马奔驰。骑马至较远处时，有时会遇到移动中的匈奴部族。身为牧童的他，穿的是分不出汉族抑或匈奴的服装。

“你是哪里人？”

对方以匈奴语发问时，他也以匈奴语回答：“我是平阳人。”

“那刚好。我们正要到平阳，劳驾你为我们带路，可以吗？”

“可以。”

卫青有时候在这样的情形下，与匈奴骑马兵

团同路走过沙漠。

过了几年这样的生活后，他已熟知匈奴人对事物的想法和集团生活方式等。这不同于由见闻而得到的知识。

这是得和匈奴人一起生活多年才能体会到的实际经验。卫青对匈奴的认识，已成为自己血肉的一部分，所以，它已不是单纯的知识。

“以汉奴而言，你的骑马技术实在很高超。”

一名匈奴老人曾经如此称赞卫青。匈奴人是习惯以“汉奴”称呼汉人的。

一天，主人从农园来到牧场。打从去年起，卫青已发现这名有可能是自己父亲的主人态度有些不自然。态度起变化的不只是他而已，连偶尔会见面的正室儿子们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虐待卫青。

这是我已经长大的缘故吧？卫青心中如此解释。

来到牧场的主人开口就说：“你立刻动身到长安去吧！”

“长安？我干吗到长安去呢？”

“因为你母亲把你赎回了。”

“我母亲？可是，我喜欢在这里工作啊！”

他对尚未懂事之前就离开的母亲没有什么特殊感情。他由于听到传言而知道自己和这位主人的关系，但关于母亲的事情则全然不知。

“你的工作态度认真，这一点我很感谢你，其实我不想放你走，但我还是不得不如此做。”

“为什么呢？”

“因为发生了意料不到的事情——也就是说，你母亲发迹了……她现在是有权势的人啊！”

“权势？”卫青不太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这个字眼他不是没有听过，但怎么想也无法和母亲联结起来。

“正确地说，发迹的不是你母亲，而是你姐姐。听说，她由于偶然的机会有天子宫殿做事。起先她只是个为天子洗脚或伺候身边的侍女……但后来受到天子宠爱了。”

“这……”卫青听到这件事情当然是头一遭。他连自己有个姐姐都不知道。

“开始的时候，她只是侧室，但天子越来越喜欢她，现在找她的次数比找皇后的次数更多……话说母以女为贵……我怎么能不让你的母亲赎回你呢！她是有天子为后盾的人啊！”主人说毕，若无气力地泛出了微笑。

原来如此……卫青这才明白事情原委。

这些日子以来，主人正室的儿子们对自己变得客气，原来是这个原因——他们还多次主动打招呼呢！

他们的态度随着姐姐受天子宠爱的程度加深

而起变化。起先只是有所顾忌吧？

“这个家伙的姐姐侍奉在天子身边。这类女人迟早会被甩掉，但起码目前，得对他客气一点……”

“而天子对他姐姐的宠爱越来越深，听说这个女人日后有可能成为皇后。”

“要是继续虐待卫青，我们以后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他们甚至有一种恐惧感。

离开平阳之前，卫青曾到一位匈奴朋友家去告别。这位朋友的父亲拍着他的肩膀说：“听说你要到汉都。汉灭亡后，你随时回来吧！”

“什么？汉会灭亡？”卫青听到对方说的话而讶然。

“我偷偷告诉你……”友人的父亲压低声音说，“听说汉准备出其不意地攻击匈奴，匈奴单于极为光火，因而决心先下手为强，现在已经开始招兵买马了。”

“这不是很要命的事情吗？”卫青说。

“怎么会要命呢？我们匈奴的骑兵团是所向无敌的。我们将夺得汉土，使它全部成为牧草地，可以养几百万头羊和马。人们不是能因此而过更好的日子吗？”

这位朋友的父亲似乎忘记了卫青是汉人这个事实。换句话说，卫青和匈奴人交心达到了这个

程度。

“你说的出其不意地攻打匈奴，指的是怎么回事？”

友人的父亲对这件事情简单扼要地做了说明。

汉领马邑（山西省）有一个名叫聂壹的人。这个人以贩卖汉的物资给匈奴为业，也就是所谓的走私商人。由于生意上的关系，他时常到匈奴领地。

这个聂壹一次谒见单于时，用这样的话引诱单于：

——下次回去，我会把汉族县官杀光，你就派大军来接收吧！马邑有无数丝布和谷物。你不但可以不折一兵半卒就取得该地，还能获得这么多物资啊！

不折损一兵半卒就取得一个县……军臣单于当然为之心动。由于和聂壹认识已久，他完全相信对方说的话。

后来才知道这是诱敌入彀的战术。

军臣单于率领十万大军，前往马邑。

原来聂壹是受汉将王恢密令所指使的。汉动员三十万大军，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里。汉军的计划是，等匈奴军进入马邑后，立即将之包围，并且生擒单于。

聂壹把死囚首级成排挂在城壁上，匈奴军侦

察队将校因而向上级报告：马邑的叛乱似乎是成功了。

军臣单于一边进兵，一边觉得纳闷。好像事有蹊跷。

遍地都是牛马和羊群，却望不到半个人影。这里应该有放牧的人，怎么不见这些人呢？莫非这些人受命撤离此地？倘若如此，为什么？难道是汉军准备展开作战？

其中似乎有诈……军臣单于起了疑心后，在行动上格外慎重。

三十万汉军中，有一些人的埋伏技术较差。一个在望楼附近晃来晃去的汉军为匈奴军发现，并被带到单于面前。

由于极端恐惧，这名将校把汉军的计划全都说了出来。

“好！我非给他们颜色瞧瞧不可！”军臣单于狠狠地说完，就立刻命令全军后退。

匈奴决定要加强对汉的攻击，是因为有过这件事情。

马邑诱敌入彀的作战，汉动员了三十万大军，此时的统帅是御史大夫韩安国。

实际上韩安国在对匈奴问题的看法上是慎重派分子。因窦太后之死终能为所欲为的武帝，曾与群臣研讨匈奴政策，其时以最坚决的态度主张必须维持现状的，就是韩安国。

与之相对，极力主战的是王恢。订下以马邑为饵、企图诱军臣单于入彀计划的正是这个王恢。马邑之役时，王恢以将屯将军身份，位居韩安国之下。

事情肇因于匈奴为了更新和平条约派遣使者来时，韩安国赞成以与过去同样的条件更新条约。这是高祖、文帝、景帝三代的外交方针，不得轻易变更——这是他所持的理由。

——高皇帝（指高祖刘邦）于平城受围，虽然心中万分不甘，为天下万民计，一切仍以忍辱为重。

这个精神非承继不可。而且作战必须经过周全准备，与匈奴交战，战争会延续多久甚难估算。在未有确切胜算之前，绝不可开战。

韩安国做此主张。

对此，王恢却以如下理由反驳：

外交方针因时代而变。高皇帝忍受平城之辱，是因为建国方始，国力尚未充实的缘故。现在天下统一，国家基础固若金汤，人民也获得充分休养。比起高皇帝创业时，国力已大大增强，因此，现在的外交方针必须有所修改。当时忍辱，乃是不得已情形下的权衡之计。如今我们必须以雪耻为首要政策。过去因为做不到，所以无话可说，但我们现在已有这个力量。讨灭匈奴，才是我们奉慰三代先帝之灵最上之道！

年轻的武帝较倾向于王恢的主张。

问题在于是否有胜算。此时，王恢拍胸脯提出的就是这个诱单于入彀的诡计。听说连具体计划都备妥了，武帝遂准其所请，决定开启战端。

结果，如前所述，这个诡计还是归于失败。

单于不至，以故汉兵无所得。

对于这一点，《史记》上如此记载。

订立这个计划的王恢，当然责任重大。军律严如秋霜，战败只有论死一途。

——事实上不是战败，而是敌军撤退。汉军并未损失一兵半卒。

王恢如此向丞相田蚡哀求，请他代为说情。

丞相田蚡是武帝之母王太后的异父弟。田蚡央求王太后向武帝求情，将处刑王恢之事作罢。

——虽然未损失一兵半卒，但动员这三十万大兵，国家付出何等巨大的代价！使国家白白蒙受这项损失，这个责任难道比打败仗轻吗？

虽然有母亲出面说情，武帝还是坚持己见，不肯通融。

——求求母后千万别学祖母。

由于武帝如此说，王太后也不便再为王恢求情。武帝已下定决心再也不听女人的话。想起即位初期受到女人们的干涉，他就一肚子的火。

奴隶卫青被母亲赎回，来到长安，就是马邑之役刚过的时候。

母亲卫老太太依旧在平阳公主府邸，她就把儿子推荐给平阳公主做随身保镖。卫青是个魁伟青年，透过劳动锻炼的身体健壮如钢铁，牧童出身的他，动作更是敏捷至极。

——这个年轻小伙子身体真棒！

平阳公主好像非常中意卫老太太的这个儿子。不过，这时候的她，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丧夫后，竟然会把这名青年作为第二任丈夫。

在宫中的卫子夫更得宠于天子，甚至有了为弟弟在宫内谋差事的能力。

卫青险些为陈皇后和馆陶公主所杀之事，即发生在这个时候。讽刺的是，他因这起事件而踏上平步青云之途。

原本只是个庶务人员的他，竟被起用为正式

军人了。

卫青才成为军人，就被安置在接近中枢的地位。人们理所当然认为这是靠姐姐的庇荫。实际上，这是只知道表象的人说的话。

那起袭击事件发生后，武帝才第一次由卫子夫口中听到有关她弟弟的事情，召来卫青垂询后，内心实在大大折服。

卫青不是个喜欢说话的人，即使说起话来也甚为木讷。这也难怪，在北方边境牧地过惯孤独生活的他，偶尔与人谈话，对象不是带着北方腔调的汉人就是匈奴人。刚开始的一段时期，他甚至不晓得在宫中该怎样用词哩！

但他的谈话内容却使武帝大大惊异。

为雪国耻、以对匈奴政策为第一优先的武帝，自认在搜集匈奴情报方面非常透彻。国境守备军队将军如聂壹者流、从事对匈奴贸易的商人以及匈奴降将降兵——他时常从这些人身上得到有关匈奴的各种不同资讯。

而卫青所说的却是武帝从未听说过的事情，那是匈奴人的生活方式、对事物的想法以及行动模式，在作战上甚有参考价值。

匈奴降兵只就侦讯内容回答，缺乏客观性。就这一点而言，卫青毕竟是汉人，可以用客观立场观察匈奴。

如果启用这个人为将军，使之带兵与匈奴交

战，一定会有辉煌战果吧？做如此想的武帝，遂任命爱人的弟弟就军职。倘若他的出发点是为了使爱人高兴大概会给予位阶高但无实权的地位吧？

武帝这项人事命令绝非依情而行，而是以人才为基准的判断。

除了器重卫青通晓匈奴国情和地理外，武帝期待的是，置这名年轻人于军事中枢而为军队带来崭新风气。

武帝即位时的汉军，当然维持着立国以来的旧体系。

这已是老古董，早就发霉了！年轻的武帝认为这一点非有所改革不可。

但这样的事情于窦太后在世期间绝对不能着手去做。要是胆敢如此，老太婆会大发雷霆，决不会任其为所欲为。

匈奴派遣要求更新和平条约的使者前来，是窦太后死后第二年的事情。主张丢弃屈辱性条约的主战派和主张维持条约的慎重派，为这个问题在宫廷内展开舌战。结果，由于主战论者王恢保证“能以诡计获胜”，因而决定派三十万军至马邑，这一点已如前述。

然而，这个诡计却为匈奴识破，以致计划败露，汉的三十万伏兵也成为天下人嘲笑的对象。

虽然母亲王太后从中说情，武帝还是将王恢

论罪。

这个举措表面上是为失败负责，武帝的意图却在于借此翻新军队体系。

军队干部中世袭者为多。偶尔的人事变动，并没有在实质上起任何变化。换了人后，做的还是同样的事情。继父兄或派系头目地位的人，一切以承袭为旨。

朕就利用卫青，把古老的军队体系连根拔起吧！武帝提拔所宠爱女人的弟弟作为有力的王牌，内心颇为窃喜。

武帝废陈皇后，不啻向天下宣示自己完全取得独裁权——这是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也就是马邑之役后第三年的事情。武帝当时二十七岁，距即位之时已过十二年。

元光六年，武帝任命卫青为车骑将军。一万骑兵之首的这个地位，约等于机动部队的师长吧。

武帝意图刷新风气，不是只针对军队而已。在行政范畴的世袭倾向，同样极为浓厚。有功人员的子弟，不必经过考试就可受到重用。这是所谓的“任子”制度。依这个制度而被起用的人，习惯上都墨守成规。武帝对这一点非常不满。他于即位初期曾经任用过赵绾、王臧等儒学系统的新人物，结果都被窦太后罢免。

“老太婆在的时候，我实在没有发挥能力的

余地。”少年武帝只有等待时机到来。

窦太后死后第二年，武帝命令各郡和诸侯领国向中央推举人才。

各郡和各国都推荐一名贤良之士。一百多名各地代表来到国都后，接受天子亲自出题考试，及格者得以就重要职位。

相较于靠父兄余荫得以任命为官的“任子”，受推举参加考试后被选拔为官的人才，则称之为“举子”。

虽然广泛寻觅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的制度，在文帝时代即有，但被推荐的这些人，没有一个能就枢要地位。这是因为重世袭和关系的保守势力，对起用不知来历的“举子”之事极力抗拒的缘故。

不过，保守势力的中心人物窦太后死后，从元光元年开始的人才招募中，甚至出现了跃居国政首位的重要人物。

这个人是后来成为宰相的公孙弘。

在“武”方面的卫青和在“文”方面的公孙弘，是武帝心目中的“新风气”人物。

以公孙弘代表“新风气”，或许有些格格不入。因为他的年纪相当大，被推荐时已年逾七十。

公孙弘是现今山东省菑川之地的人。曾经担任监狱看守，算来只是一名微吏。此一低微职

务，他还曾因失职而被免职。

“养猪过日子吧……”失业了的公孙弘，无奈之下，准备以此作为维生之计。相较于牛或马，猪在饲养上比较简单，以剩饭喂之即可。持此想法的他，也算是个懒惰的人吧。

虽说要养猪，他却根本没有土地。菑川是海岸地区，因此，不适合于农耕的临海地域，倒有一些不归属于任何人的土地。他便决定在海岸养猪。

这时候的他已年逾四十。由于养猪工作相当轻松，因此，他利用空闲时间开始读书。山东本来就是儒学极为盛行的地方，公孙弘为了消磨时间，于是读起《春秋》。

武帝在祖母尚在世时，就致力于招募人才。由于这是窦太后的丈夫文帝开始着手做的事情，所以她并没有表示反对。她只是以保守派的立场，反对将经过选拔的人置于枢要地位而已。

公孙弘六十岁时，曾一度受到推荐，经任用而以使者身份前往匈奴。但生性懒惰的他并未圆满完成任务，同时，为人机灵的他，看得出保守派对他们这些“举子”甚为排斥，因而认为没有什么前途，不如养猪落得轻松，便以生病为由提出辞呈。

十年后，于元光五年举行人才招募时，他再度被推荐。

虽然固辞不就，但菑川官员却不准他如此。各地官员倘若没有推荐一名“贤良”，会被冠以“办事不力”罪名而受到处罚。在当地读过书的人不多，地方官员除了公孙弘以外，实在推不出第二个。公孙弘是被再三拜托才答应动身的。

“那我就去吧！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及格的，不过，既然是免费旅行，我就做这辈子最后一次的长安观光旅行吧！”

如他自己所预测，考试果然没有及格。但是，阅读考卷的武帝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激赏之余竟然将他擢为榜首。

原因大概是充满抱负、精神抖擞的年轻武帝，读了对仕途无积极意愿的七十老书生的灰调论文而感受到特殊魅力吧。

第二年，这位老书生被任命为左内史。这是首都治安的最高负责人。而后再由副丞相升为丞相。他在短短五年内，就坐上处理国政的第一把交椅了。

在“武”方面的卫青，在“文”方面的公孙弘——这两个人的被重用都不寻常。就这一点而言，武帝确实为政治带来了“新风气”。

起用卫青带来新风气——然则，汉军中的旧风气到底如何呢？

马邑之役的统帅韩安国，是以副丞相身份参与国政，似乎不能称之为纯粹的职业军人。马邑一战的提案人王恢，这时候已被撤职。

奔驰沙场的将军中，当时被称为双璧的是李广和程不识。这两个人大概是旧风气代表性人物吧。

虽然这两位武将常被并称，他们的性格却有天壤之别。

李广可以算得上是武将中的武将。他是陇西成纪人，家系代代都是秦的将军。祖先当中有一位名叫李信的将军，是秦始皇时代的人。

——一定能以二十万军队击灭楚！

这个人就是曾如此夸口结果却遭惨败，始皇帝后来不得不央请老将王翦出马的那位青年将军。他后来因讨灭燕太子丹而恢复了名誉。

秦灭亡后，李家仍然以军职出仕于汉。李家代代以弓术相传，可以说是这一家人的家传本领。李广于文帝十四年匈奴入侵甘肃萧关时从军。由于他骑射技术超群，杀敌无数，因而被拔擢为武骑常侍。这是禁卫骑兵团中伺候天子身边

的将校，升到此一地位的人，之后一定会成为高级官员。

此役中，李广的堂弟李蔡也从军，并同样被拔擢为武骑常侍。

文帝曾经对他们说过：可惜你们生不逢时。倘若你们生于高祖（刘邦）时代，一定早就成为万户之侯了吧。

李广于吴楚七国之乱时，以骁骑都尉身份出征。他后来历任陇西、北地、雁门、云中、上郡等地的太守。虽然郡太守是地方长官，但这几个郡全都与匈奴接壤。因此，与匈奴发生国境纷争时，他屡次以指挥官身份出阵。

武帝即位后，他升为未央宫卫尉。卫尉是禁门守备主任，地位约等于今日的近卫师团长。皇帝当时居住于未央宫，皇太后则以长乐宫为居处。近卫师团分别设置于这两个宫内。

相对于未央宫卫尉李广，被任命为长乐宫卫尉的是程不识。这两个人虽然在经历上颇为相似，性格上则迥然不同。

——行无队伍、行阵。

这是李广的作风。也就是说，他的部队不以队伍为重，布阵情形也相当随便。扎营时，他也只是命令：“各自找适当的地方，径行扎营吧！”对琐碎之事并无硬性规定。

司令部的联络文书，他也尽可能地避繁就

简，能省掉的就尽量省掉。

作风看似放纵的他，实际上在该细心的地方则彻底细心，以派侦察兵为例，他丝毫不曾马虎，由于警戒心高，所以他的部队从来没有受过奇袭。

与之相较，程不识的作风则是一切有板有眼，一丝不苟。以行军为例，他对士兵的要求是，步伐整齐，队伍不得紊乱。

在程不识的司令部，他对任何事情都要详细记录，大可不必的文书也一定要作成。他的人员经常要为整理文书或账簿而熬夜，不得好好休息。

他对兵员的装备检查极为严厉，一些士兵只因腰带没有扎正就会受到处罚。

士兵当然都恨透了这个管理严厉的司令部。部队重编时，被分配到李广部队的人莫不欣喜雀跃，被分配到程不识部队的人则垂头丧气。

程不识当然也知道这点，所以曾经发过牢骚：“在李广部队或许比较轻松，但一旦遭受突袭，一定会溃不成军吧。我的部队确实对纪律要求很严，让人觉得难以消受，可是，绝不会出现被敌人袭击之事。这边的安全性要高出那边许多，而大家在听到被编入李广部队就乐不可支，这不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吗？”

与他们交战的匈奴，似乎认为李广比程不识

更为棘手。喜欢展开奔放式作战的李广，每每使匈奴疲于应付。

也许是性格完全相反的缘故，他们的名字常被并列在一起。后来，他们同时各就任为东（长乐宫）西（未央宫）两宫近卫师团团团长。

马邑之役时，程不识并没有参加，李广则以骁骑将军身份出阵。如前所述，这次战役没有成为真正的战争。

当时的廷臣分为两派，一派声援李广，另一派则声援程不识。但这并不是派阀之争，其情形如同现在的球迷，各人声援自己喜欢的球队。

武帝时代，曾经有一名叫灌夫酒性甚差的大臣。一天在宴席上，他来到正在谈话的临汝侯和程不识面前蛮缠起来。武安侯睹状上前劝止：“程不识和李广分别是东西近卫军团团长。你不知道如此侮辱程将军，等于侮辱与他同等身份的李将军吗？”

此事见载于《史记》。酒性不好的灌夫是非常支持李广的人，这是武安侯说这句话的原因。

不过，烂醉如泥的灌夫不但听不进劝解，竟然还大声嚷道：“想杀我，你就杀吧！要剁要剮，悉听尊便！我现在不管谁是李广谁是程不识了！”

总之，如此受人支持的李广，也已成为过气人物。因为新人业已登场。

这个新人当然就是卫子夫的弟弟卫青。

这新、旧人的交替非常富于戏剧性。

马邑之役时，匈奴方面因为被骗甚为愤怒。

这一点，卫青于离开平阳时听匈奴朋友的父亲说过而知道。

匈奴军在与汉的国境交界处多次从事掠夺。

虽然不是大规模侵略，次数却极为频繁。这个情形继续下去，总有一天会爆发大规模战争的。

——匈奴非讨灭不可！

向来有此一想法的武帝，认为时机似已成熟。

不过，他再也不敢使用诡计了。上次在王恢的舌灿莲花之下，一时失察采用诡计，因而在马邑大大地丢了一次脸。以后非堂堂正正开战不可——武帝有了这个决心。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武帝终于兴讨伐匈奴之师。

旧人李广和新人卫青都以一方将领身份，参加这一年的作战。

卫青以车骑将军身份，率领一万骑兵，由河北省北方居庸关向匈奴进击。

李广以原本近卫军团团长身份，率军由山西省雁门附近朝向北方匈奴展开进击。

对李广而言，这已经是不知第几次对匈奴作战。长年来，他以郡太守身份与匈奴展开局部性小规模作战的经验，次数多得连他自己都记不清

楚。

卫青则第一次以将军身份参战，不，连参加战争都是生平头一遭。他以直捣黄龙的态度，直接攻向匈奴基地——龙城。

越过长城——他不当一回事的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划时代的大事。

万里长城原本就是以防备匈奴为目的而建造的。这座长城原是战国时代的各国所构筑，于秦统一天下后，由始皇帝将之连接，并且补强而成。这是以防守为目的的城墙，并非以攻击为目的。

匈奴过去曾多次越过长城，侵入汉的领土。而汉军越过长城，踏入北方匈奴之地，则是未曾有过之事。卫青则做到这一点。攻入龙城杀敌数百，当然是赫赫战果，但比起越过长城的事实，这还不算什么。

“干得好！”听到卫青越过长城的消息时，整个长安都哗然。

卫子夫激动得几乎流出眼泪来。

她目前的处境非常微妙。陈氏被废后，皇后之位悬缺迄今。改立她为皇后，宫廷内外尚颇多反对之声。主要理由在于她的出身过于卑微。

换成别的女人，可以有娘家为靠山，但她连娘家都没有。

在弟弟卫青出现之前，她连他是否存在都不

知道。他对她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家族”成员。确定有这么一个亲人，她已高兴得要命，而这个弟弟现在居然完成汉开国以来的壮举！

卫子夫的喜悦程度由此可以推测。她把手贴在自己的肚子上——第四个孩子正在孕育着。她的手感觉到胎动。这个孩子如果是男孩……

相较于新人卫青的赫赫战功，令人不禁为之同情的，是旧人李广的战败。

从雁门出发的李广，面对了云霞般的匈奴大军。就兵力的对比来看，这已是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何况卫青的胜利过于辉煌，李广的败北益发显得惨兮兮。

如同汉对匈奴的动向做过彻底的侦查，匈奴对汉的侦查也非常详尽。

——由雁门出发的是李广将军。

得此情报的匈奴，决定以主力应战李广。

——匈奴过去屡遭李广将军痛击。如前所述，匈奴畏惧李广犹胜于程不识。单于发布了如下命令：生擒李广！

擒住最强的敌人，使之为己方效力——这是匈奴的传统战术。汉将降伏而在匈奴受到重用的前例不少。与之相反，虽然向汉降伏而受封为侯或受名目上厚遇的人为数颇多，但被赋予军事或国政上重要地位的人，则极其有限。

匈奴由间谍的报告，知道汉军分三路而来，研究结果，决定以主力迎战来自雁门的李广军。

——什么？有一个名叫卫青的将军从居庸关的方向攻过来！这个名字从来没听说过，大概是个新手将军吧？这种部队不足为惧，咱们还是以李广为主要对象吧！

结果，匈奴不以卫青部队为意，将主力精锐集中在雁门方面。

卫青是个杰出将军，在起步上更是得天独厚。他以秋风扫落叶姿态，进击了敌军防守较弱的地域。由于匈奴基地龙城精锐部队都被派往雁门，卫青因而得以一万骑兵队蹂躏该地。

李广则运气极差。

在匈奴大军的包围下，连李广本身也为箭所伤。他已不年轻。文帝十四年时以青年将校从军以来，已过了三十七个年头。虽然在作战指导上的反应依旧强人一倍，但体力已减弱许多。年轻时不当一回事的箭伤，现在却着实使他吃不消。匈奴经常使用涂有毒液的箭，这箭有时候是剧毒，有时候毒性则仅能致使伤口化脓。

李广因箭伤而发高烧，陷入意识不清的状态达数日之久。不幸的是，左右战局的决定性战斗竟然发生在他失去意识的期间。汉军本营因受到匈奴奇袭而溃灭。

“是李广——李广将军！”

发现躺在汉军本营最里面的病人就是李广时，匈奴士兵莫不狂喜跳跃起来。

——得李广则必将之生致。

这是因为他们受到这项严格命令的缘故。

要命的高烧原来是毒箭所致。匈奴既能制造毒药，自然也备有解毒之药。匈奴军医让李广喝下解热之剂，并且用马将他运走。没有意识的病人当然不会骑马，他们的方法是，将两匹马并排系住，马背上放置门板，然后使李广躺在上面。

李广在被运送途中恢复意识。他在放置于马背的门板上眯着眼睛望向周遭后，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事——原来他已成为俘虏了。

由于护送中的敌将病情严重，所以在戒备上不甚严密。一名骑着骏马的年轻匈奴士兵跟随在旁。这个人大概是单于的儿子或族人吧。

李广觉得自己有脱逃机会。只要马匹好，在这样的地方脱逃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能夺下这名年轻人所骑的骏马！

虽然他被捆绑在门板上，但捆绑只是为了使他不滑落下来，绳子不过轻轻扣住而已。

他悄悄把绳子解开。

机会来了！他霍然跳起来，扑向这名年轻人，夺下对方的弓箭，并且把人推落，跃上马背立刻掉转马首，一路往南方奔驰。

这件事情发生于刹那间。匈奴士兵连忙由后

追赶，而骑射名手李广用箭射中跑在前头的队长，他仗着骏马的脚力，一路逃回汉军阵地。

四〇 / 射上岩石的箭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的对匈奴作战，参战者除由居庸关（上谷）出发的卫青和由雁门出发的李广外，尚有分别由云中和代出发的公孙贺、公孙敖两位将军。

公孙敖已在前面介绍过。他就是卫青被陈皇后和馆陶公主所派的地痞流氓掳走时，听到其从者的通报，率同伙伴前往救出卫青的人。和卫青甚为要好的他因此受到拔擢，并以骑将军身份由代郡出发前往攻打匈奴。但受提拔的他却未能回报上面的期待，结果丧失七千兵骑而败退，下场可谓相当凄惨。

另一名将军公孙贺，是吴楚七国之乱时，因战功受封为平曲侯的公孙昆邪的孙子。出身名门的他，过去是武帝的太仆（负责车马事宜之官）。他的发迹是因为娶了武帝宠姬卫子夫的姐姐。

卫青的母亲卫老太太生有三个女儿。长女为君孺，次女为少儿，子夫则为三女。

武帝照顾了爱人的两位姐姐。

他将大姐君孺嫁给公孙贺。娶这样的女人以后一定会发迹，但却非处处仰承妻子的鼻息不可。

二姐少儿原是一个叫霍仲孺的侧室，并且生有孩子，而武帝却以应该嫁给像样一点的男人为由，把她嫁给詹事（皇后或皇太子的执事）陈掌。

霍仲孺稍有财力，卫老太太因此才把女儿给他做侧室，而武帝却认为霍仲孺没有资格做爱人的姐夫。不过，少儿与霍仲孺所生的霍去病，后来也就了军职，并大为活跃。

言归正传。元光六年匈奴之役，立大功的只有卫青一人，老将李广成为俘虏，被拔擢的公孙敖则大尝战败的苦果。

公孙贺则连日进军，始终没有遭遇匈奴军队，最后只有空手折返。这在军律上应该多少受到处罚，但托妻子的福，他得免于被问罪。

一度成为俘虏、后来逃脱回来的李广和丧失七千士兵的公孙敖理当被处死罪。只是，当时的习惯是，只要拿出钱财赎罪，就可免除死刑。这两个人都以巨金而免被处死，只被剥夺官籍，降为庶人。

这样的人往往会为了挽回名誉而拼命做事，所以常有降为庶人后再度被起用的情形。而这两个人就是如此。

但这也要历经一段所有特权全被剥夺的雌伏时期。

李广为此甚觉悻然。

我的运气真的这么坏吗？他时常如此叹气。

吴楚七国之乱时，他曾经跟随太尉周亚夫立了大功。不过，他却没有因此获得恩赏。

其实，这是其来有自的。吴楚之役时，负责镇压造反军的是景帝之弟梁王，中央军则专司断绝敌军粮道之事，直到最后决战时才出现在主战场。李广大有表现就是在这个时候。

——你的表现很好。授你将军印绶吧！

梁王因而授予他将军印绶。他当时的职位是骁骑都尉，地位较将军为低。

由于梁王是窦太后溺爱的对象，一时被视为可能继承景帝之位，其权势之大由此可见。因此，李广接受了梁王的恩赏。但这反而成了他吃亏之处。

——李广已由梁王予以恩赏。

李广遂在这个理由下，从中央的论功行赏对象中被剔除。

奋战情形激烈，令梁王刮目相看——这样的自己，说来也够倒霉。

就拿这一次战争来说，匈奴似乎针对他而来。不幸的是自己大意受到箭伤，于重要关头未能指挥作战，更受被捕之辱。这样的自己，还不算倒霉至极吗？

失去官职后，李广不知如何消磨时间。除了家传弓术外，他没有什么嗜好。搬到一个叫蓝田

的地方居住后，他一有时间就以打猎散心。

由于匈奴军针对我打过来，所以让卫青那个小伙子捡了便宜……卫青这个没有经验的小伙子，只因为他是卫子夫的弟弟而爬起来，而他的蹿起更是正好利用了我的失势……

李广越想越气。因此，不打猎时，他就酗酒度日。酒，确实是无上的解愁妙药。

狩猎时他不喜欢以狐狸、兔子之类的东西为猎物，而是尽可能找寻猛兽。当时的中原各地尚有许多老虎出没，李广最喜欢以老虎为行猎对象。

——老虎出来了！

人们越是谈虎色变，他越精神抖擞，背着弓箭，策马赶到老虎可能出现的地点。

一天，他听说老虎出现，立刻赶到山中。仔细浏览四方，发现一只老虎静静地趴在草丛里。——实际上，那不是老虎，而是形状和颜色酷似老虎的一块岩石。

甘肃省石嘴山出产的贺兰石砚相当不错。笔者曾在西安购来使用，品质之好实在令人中意。这是一块灰黑色底子、上有草色条纹的石砚，草色部分则有各种雕刻。笔者没有看过原石，李广误以为老虎的大概是这一类岩石吧？

箭上弓后，用浑身之力拉满弓弦，对准目标射去。

箭果然射中老虎——可是，老虎却连动都不动一下。感到讶异的李广遂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才发现原来是一块岩石。不过，他射出的箭确实确实插入这块岩石中。

箭居然能插到岩石上！

李广再一次取箭上弓，同样拉满弓弦，射向这块岩石。结果，箭一射到岩石，就被弹回。重复数次，结果也都相同。

这是因为认定目标是老虎，在集中意志的状况下所产生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吧？

这有名的“以箭射石”故事的主角，正是潦倒时期的李广。

虽然以狩猎和喝酒打发着过日子，但心境并不是悠然自得的。

一天，在朋友家喝酒喝到很晚，带着随从回家的途中，来到灞陵亭。亭是行政单位之一，以十亭为一乡，也就是宿驿。这时候，同样酒醉的亭尉（派驻军官）对李广喝道：“你到哪里去！”

在这个时代，夜间行路是被禁止的。城门在入夜后就关闭。由于乡下没有城门，所以比起城市来，夜间禁止行路之事，在执行上较为宽松。

“这位是以前的将军李广阁下。”

听到李广的随从说这句话时，喝醉酒的亭尉反而用更大的声音喝道：“规定就是规定，连现任将军都不准夜行！何况你是下了台的将军，跽

什么呢！”

李广主从不得已在灞陵宿驿简陋的办公室过了一夜。

“哈！我是下了台的将军……”李广再度为自己的际遇叹气。

比起运气不佳的老将李广，年轻的卫青则是福星高照，一切顺利。

卫青初次参战立大功的第二年，他的姐姐终于喜获麟儿。

武帝这时二十九岁。虽然他已有好几个女儿，获得男孩倒是第一次。他的喜悦程度当然是难以言喻的。

“太好啦！太好啦！”武帝不知说了多少遍这句话。出生的男孩非常健康，帝王获得后嗣的喜悦，应该远较一般老百姓为大吧。

卫子夫终于坐上陈氏被废后空了两年的皇后宝座。

这件事情当然也遭到些许反弹。理由是卫子夫的出身过于低贱。但武帝想做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法抑止。武帝伤脑筋的，只是如何巧立名目罢了。

——母以子为贵。

所幸儒教教条中有这么一句话：皇太子的母亲当然应该是皇后。

卫子夫生皇太子而被立为皇后是元朔元年春的事，而到这一年秋天时，北方战事又告急。

原来是二万匈奴骑兵入侵汉领域，杀死辽西郡太守等两千乡人。辽西郡系自河北省北部到辽宁省西部的地域，现在的北京一带则为渔阳郡。渔阳郡有韩安国以材官将军身份驻屯在那里。材官将军是步兵军团团长。韩安国是曾做到副丞相御史大夫的人，马邑之役时则为全军统帅。他的身份后来次第被贬，这时候只是一军之长而已。

有人左迁，有人则荣升。年轻的卫青这次再度以车骑将军身份，率领三万骑兵由雁门出发。结果，他长驱进兵至西方陇西，杀敌数千，并且获得家畜数十万头。由于他的活跃，过去属匈奴领土的地方被汉纳入，并以“朔方郡”为名。

卫青因第二次的功绩而被封为长平侯。

在渔阳的材官将军韩安国听信俘虏说的“匈奴已远去”而疏于防备，结果吃了一次大亏。武帝听到此事后，将韩安国改调至右北平。右北平是所谓的热河地区，比渔阳更接近边境。他是越贬越下。对曾在中央爬升到副丞相地位的韩安国而言，这真是情何以堪呀！

韩安国变得闷闷不乐。由于已入老境，所以很想提出辞呈，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只有在东方边境，静静看着后辈卫青在西方以破竹之势扫荡匈奴，战果辉煌，并且逐渐晋升。

这是一段非常难熬的过程。他因积郁成疾，生了一场大病，最后咯血而死。这是他被调右北平后数月之事。

右北平是东端国境，也是重要据点。这个地方的太守非任命极优秀的人物不可。

右北平太守的继任人选事宜迟迟未见决定。

“虽然那人已经年迈，但看样子，除了他以外没有第二个人选吧？”武帝道。

“好像只有这个选择。”丞相以下众臣都表赞成。

他们所谓的“他”，指的就是由雁门出发攻讨匈奴失败、被俘后脱逃的李广。理当被问死罪的这位老将以金钱赎罪，得免于死，被降为庶人后，以狩猎和饮酒度日。而老将军却没有消失，他的复出较预期更快。

“老朽已年迈，何况是一度有罪的人，尚请皇上将此事作罢。”李广依照惯例做了形式上的谦辞。像这样的時候，即使心里再怎么渴求，表面上却必须辞退，这是一般的惯例。

“你看！到头来还不是有求于我吗！”李广内心沾沾自喜。

在朝廷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请下，固辞不遂，不得不接受新职——他采取的是这个形式。李广复出为右北平太守。

“敕命不敢不听，谨此拜受。但为了遂行职

务，恳请准予自行指名数名幕僚。”

李广于赴任之际，提出此项申请。

这也是当时的惯例。想要偕同心腹部属前赴任地，而这些人都有现职，可否将他们调职？

——他请求的是这一点。

——想要几个人都可以，自己选择带去吧！

武帝也依照惯例准其所请。

李广决定从中央及其周边挑出数名有可能成为自己心腹部属的人，前赴任地。而他指名的人员中，只有一个人不属于他的派系。

这个人正是那名灞陵亭尉——于深夜对李广大喝“前任将军跣什么”并且把他拘留于简陋场所的那个人。

李广绝没有忘记那一次所受的屈辱。一个人在不遇时情感最为尖锐。他是在这样的时候受到侮辱的。想到当时的情形，他就有浑身血液逆流的感觉。

前赴任地，由长安出发来到灞陵附近时，李广拔剑对这名灞陵亭尉命令道：“你到外面来！”

亭尉脸色铁青，脚步踉跄地走到外面来。

李广手执的剑，在夕阳的映射之下染成血红。剑光一闪——

灞陵亭尉的头颅当场滚落地上。

阅读李广传记，我们都同情他坎坷的一生。但读到他斩杀灞陵亭尉的这一段时，不免对他生

起反感。

一个人在走霉运时，最容易显露兽性——不是吗？

四一 / 时运不济

匈奴惧怕李广。李广成为右北平郡太守后，匈奴不敢侵犯这个地方达数十年之久。

汉之飞将军——匈奴人如此称呼他。

实际上，匈奴之所以暂时停止蠢动，不只是害怕李广，另一方面也因自己内部起了纷争。

匈奴王军臣单于之死是元朔三年之事。

军臣单于之弟伊稚斜遂自称单于，攻打军臣单于之子於单。一场叔侄斗争于此发生，结果於单被打败，亡命至汉。

张骞在这一年回国。

在现今敦煌附近，往昔有过一个名叫月氏的国家。关于“月氏”，可谓诸说纷纭，依据一般的看法，这大概是属于斯基泰系民族。由于受到匈奴之袭击，月氏王被杀，月氏之民被迫向西方逃离。

匈奴之单于（王）杀害了月氏王，并以其头颅作为酒杯。这对月氏而言是莫大的屈辱。所以，被赶至西方的月氏国人民，无一不发愤图强，矢志报仇。

武帝因此决定与月氏联盟，合力攻讨匈奴。张骞就是在这个目的之下被派遣的使者。

然而，要到月氏国，非经过匈奴领域不可。

张骞率领一个名叫甘父的匈奴人以及百余名部下从陇西（甘肃省）启程往西，结果一下子就为匈奴所擒。

当时的匈奴王军臣单于对张骞道：“想到月氏国？月氏国在我国的那一边，你以为我会准许你们通过此地吗？你想想看，如果我要派使者到越国，汉皇帝会准许我的使者通过汉吗？同样的道理，你别想通过我的国土。”

越乃泛指中国南方。

张骞在匈奴被扣留达十数年之久。匈奴使他成亲，并生下孩子。虽说被扣留，实际上接受的是客卿待遇，连家庭都建立了起来，张骞因此装出对现状非常满意的样子。

“没想到在此地得到妻儿，本人已心满意足。”

张骞逢人便说这句话，实际上这是为了使匈奴心生大意的计策。果然，匈奴对他的看管越来越松。后来，在一个机会下，他成功地和家人、甘父和部分部下逃出匈奴国。

往西奔跑数十日后，抵达一个叫大宛的国家。这是中亚的菲尔迦那地区。这个国家的国王很会做生意，由于素闻汉土之富裕，因而企图借善待张骞打开日后与汉的交易之途。他特地派向导和通译人员，经由康居国，送张骞至月氏国。

被匈奴由敦煌地区赶出的月氏人民，在西方

找到的安身立命之处是奥古塞斯河之北——今乌兹别克斯坦之布哈拉至撒马尔罕的一片富庶的沙漠绿洲。他们更征服了在阿富汗北部的大夏。

这一带的土地相当肥沃，附近更无强敌。他们对现状非常满意，逐渐丧失了对匈奴报复的念头。

张骞再怎么怂恿与汉结盟，他们还是以如下理由坚持拒绝：“汉与我们相去甚远，而匈奴并无攻打我们月氏国的迹象。与一方结盟，便形同与另一方为敌。这违背我国的外交方针。”

滞留一年多，未见结盟成立，张骞只有死了这条心归国。归途中为求慎重，他避开匈奴，走的是藏人之地，但还是为匈奴发现而被拘捕。

张骞再度为匈奴扣留，大约一年后，军臣单于去世而发生前述继位之争。他遂趁混乱，与匈奴妻子和甘父一起逃回汉。

这时离最初出发已十三年。百余人的一行中，回来的只剩两个。

虽然未能达成与月氏结盟这个目的，但过去对西方情形只略知一二，由于张骞之行，而进展为大致明了的程度。

除了张骞亲身走过的土地以外，汉更得知他在当地耳闻的有关条支（叙利亚）、黎轩（亚历山大）以及身毒（印度）等地的事情。

这位大旅行家后来以校尉身份从军讨伐匈

奴。通过长年旅行和滞留匈奴国的经验而熟知水草所在的他，成为汉军不可多得的向导，军队得以行动自如。他因此功受封为博望侯。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运气不佳的将军李广与博望侯张骞为了攻讨匈奴，共同由右北平出发。

这一年，李广的堂弟李蔡为丞相。这是行政机构的最高位阶。李蔡和李广一起长大，两人曾经一同出仕于文帝之下。堂弟李蔡在才华上差自己一大截——李广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而李蔡却晋升得非常迅速，现在居然成为丞相！

“我的运气实在不好！”他又叹息着发出这句牢骚。

“是不是因为我面相不好的关系呢？”

他毕竟是当时的人，对面相一时颇为看重，故求助于相学权威。当时有一个名叫王朔的人以“望气”（看气色而判断命运）闻名。李广问此人道：“自从汉与匈奴开启战端以来，我可以说不役不参加。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立过大功。才华明显比我差许多的人却逐一因战功而受封为侯，因对匈奴战争而被封侯的人前后已达数十人之多，我却迟迟没有这个机会。难道这就是我的命运吗？”

对此，王朔反问道：“将军可曾做过亏心

事？”

李广于担任陇西太守时代，曾经说服造反的藏族人归顺，后来却将这八百余人悉数杀戮。他认为自己做过的亏心事仅此一件。听完李广的告白后，王朔颌首道：“杀害业已归顺的人，此罪非同小可，受报应乃当然之事。”

与张骞共同出阵的元狩二年之后，对李广而言又是一次噩运。他率领四千骑兵先行出发，张骞则率领一万骑直追其后。李广所率领的四千骑兵，为匈奴左贤王率领的四万骑所包围，全军为之惊慌。李广将数十骑精兵授予跟从军的儿子李敢，命令道：“你去侦察匈奴阵中情形。”

李敢疾驱匈奴阵中后，回来报告：“敌军只是为数庞大，不足为惧。”

通过匈奴大军之中而平安无事，这一点就是最大的佐证，将兵因而相信他的话，认为匈奴军不值得畏惧。

实际上，匈奴军队是精锐大军，李敢穿越其中而平安归来，完全是靠他的胆识。李广是想借此去除全军之恐惧心。

李广于是以圆阵对付四万骑敌军包围。

李广最拿手的是肉搏战。以猎虎为例，他一定要让老虎来到近处才射箭。

——越接近越能使对方受到重创。

这对他来说是自然之理。但从另一观点而言，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李广就因此而常被老虎抓伤。

这次战役他也是为了等敌军更形接近，故迟迟不发下“射击”命令。

等到敌军前来肉搏时，方才下令，虽使对方受到重大创伤，但汉军自己也折损了不少士兵。

激战两日后，汉军已折兵大半。

博望侯张骞率领的一万骑终于在这时候出现，匈奴军因而撤除包围后退。

虽然不算打败仗，但情形差不了多少。主要责任在于未能如期抵达的张骞，这一点应属死罪。张骞遂以巨款赎罪，官爵均被剥夺，降为庶人。

虽然李广奋勇作战，但以阵亡人数过多为理由，被判“功过相抵”，虽不致问罪，但也未被列入叙奖名单之中。

“我的运气实在不好！”李广又一次仰天长叹。

“李广的确有军事才能，不过，他是个扫帚星，这种人绝不能用。”两年后的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于征讨匈奴出发之际，武帝再三交代大将军卫青。

李广“运道不佳”之事，不是只有他自己在怨

叹，连所有的人都知道。

李广已是年迈之人，内心感觉万分焦躁。他绝不愿自己的一生就如此结束，这样太凄惨了。每次有征战之议时，这位运气不佳的老将军都表示了从军意愿。武帝屡次置之不理，但每次都拗不过他的恳求，最后还是准许了：“你想去就去吧！”虽然如此，武帝对大将军卫青则不会忘记做前述交代。因为李广的确是个扫帚星！

李广一心一意想要恢复自己的名誉。打仗是他唯一的生命意义。三个儿子当中，长子当户和次子椒都夭折，膝下只剩幼子敢。这位老将军在家庭方面，也是运气不佳的人。

这个时代，对匈奴战争的主角已由大将军卫青慢慢变为更年轻的霍去病。霍去病是卫青姐姐的儿子。骠骑将军霍去病由定襄出发攻打匈奴时，曾经由俘虏口中听到单于在东方的消息，因而决定到代郡，卫青则到定襄。李广这时候才如愿以偿，以前将军身份出征。

——绝不可用李广这个扫帚星。

武帝如此交代卫青之事，李广当然不知道。

卫青经由对俘虏的讯问和得自间者的报告，知道单于的所在地后，就决定与中将军公孙敖率兵急速前往。同时，他命令前将军李广和右将军赵食其走东道。

东道是极为迂回的途径，途上缺乏水草，在

大军行军和扎营上都极为不便。与单于交战时，东道是翼部，不能投入主战场。

李广对这一点甚表不满：“大将军未免太有所偏袒了。”

卫青当年被陈皇后所派的人掳走，险些遇害时，带同伙伴前往救他的就是公孙敖。

两年前，公孙敖与霍去病由北地出击时，两人走不同的路，结果，公孙敖以未能及时协助作战之罪，丧失“合骑侯”这个爵位。卫青这次是有意给予救命恩人恢复名誉的机会。

正因为如此，李广格外愤慨。他认为这是假公济私。

实际上，即使没有这件事，由于武帝有所交代，所以李广也绝不可能受重用。

“由前将军担任前锋，这是常理。把我转到东道，这一点恕难接受！”老将军如此据理力争。

“老家伙这是在怄气。然而，战争绝不容许任何人耍性子。我说走东道，他就得走东道！”

大将军卫青于是派了幕僚到李广处，传达如下命令：依照指示行事。违抗军令者一律处死。

李广心不甘情不愿地率兵走东道前进。出发之前，他连到直属长官——大将军——面前报告一声都不肯。

“这个牛脾气的老家伙！”卫青摇摇头呢喃

道。实际上，就这一次作战而言，李广是个累赘。

或许是不甘不愿出发的缘故吧！李广竟然在途中迷路了。像这样的時候应该由向导带路才对，而发过“塞外如我家庭院”豪语的李广却没有使用向导。

大将军卫青率领的主力军队虽与单于交战，主要目标单于却逃逸遁走。依据《史记·匈奴传》记载，此役中伊稚斜单于在数百名贴身卫队的保护下，侥幸突围逃往西北。匈奴于此役中损失将兵约二万。

倘若李广未迷途而来到主战场附近，汉军的包围态势应该更为彻底才对。卫青于归途中越过南方沙漠时，遇到了迷路的李广军队。

虽然单于逃逸，但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攻击匈奴的战果是辉煌的。这是一场大胜利。

卫青为了向皇帝做详细报告，要求李广到司令部叙述行军经过。

年轻时代曾经是奴隶的卫青是个饱经世故的人。这一次他也准备在报告中就李广迷途之事做适宜掩饰，以使老将军免受处罚。不过，这也得李广本人前来说明才做得到。

李广却认为被召唤是为了责问。

“我束发以来与匈奴交战达七十余次，今有幸在大将军之下与匈奴交锋，武将之荣幸莫此为

甚，而大将军却将我的部署予以调动。更要命的是，我竟然迷途了。天下还有比我更倒霉的人吗？或许这是天命！我这年纪一大把的人，还能站在法吏面前接受审问吗！我只有认命了。”

李广便拔剑当场自刎。

四二 / 憎恶之火

李广将军自杀身亡后，属下将兵莫不放声大哭。哭的人不是只有部下，连老百姓都为这位运气不佳的武将悲剧性的下场而流泪。

如前所述，李广将军的长子当户很早就过世。当户酷似其父，是个很有骨气的男子。他过去在宫廷内服勤，隶属禁卫军军官。

关于李当户，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当时，宫廷里有一个名叫韩嫣的人，名字虽女性化，实际上却是堂堂六尺之躯的男子汉。不仅如此，他更是韩王信的曾孙，乃名门之后。

韩嫣与武帝有“学友”关系，幼年时期曾经陪伴皇帝读过书。韩嫣与武帝的感情较一般儿时之友更为非比寻常，这一点，整个宫廷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男色”在日本称为“众道”，在中国，似乎没有这个字眼。《红楼梦》中的“男风”一词，史书中的“常与上（皇帝）共卧起”之记载，指的就是这个。

韩嫣是武帝断袖之癖的对象。如此说来，你或许会幻想他是忸怩作态的男娼，实际上他不仅是骑射高手，同时也学过兵法，是男人中的男人。依恃皇帝宠爱的他在态度上有些骄傲，也就

不足为奇。

——那个小子很会摆架子，好像根本没有把我们禁卫军将校放在眼里。

我真想痛揍他一顿！

血气方刚的禁卫军官中常有人说这种话。不过，他们只是说说，没人敢真正动手。

——实在气不过，但也无可奈何。

只能说而不能做——他们为这一点而切齿扼腕。

“好，我来揍他给你们看看！”

李广的儿子李当户如此扬言，并且等待机会。这不是闹着玩儿的事，搞不好脑袋会被砍掉。

一天，韩嫣到灋陵（文帝之陵）莹域，他的佩剑鞘尖碰触了陵垣。

李当户睹状，立刻扑上前去，挥拳猛打了几下韩嫣的头。

“有人捣毁陵垣！大家快来逮住这个人！”

韩嫣不但不敢还手，还铁青着脸没命地逃跑。他必须尽快赶到未央宫向武帝请求饶命。破坏陵域建筑物罪该万死。其实，这件事情应该先查看陵垣是否确实被破坏，但大吃一惊吓得魂不附体的他，一时根本没有余裕想到这一点。

“是那个牛脾气老家伙的儿子，这不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吗？看情形，大概只有用‘哄’这个方

法了……”

被韩嫣哀求的武帝，于是召来李当户，对他道：“当户，你干得好，朕要大大嘉许你一番。被孔武有力的你痛揍一顿，韩嫣一定吃不消吧？不过，他也不是故意那样的。你已替朕处罚他了，这件事情就此作罢了吧。”

结果，李当户算是白白占了便宜。

李当户较父亲李广先死。他去世时，妻子正怀有身孕。生下来的孩子取名为陵。

李陵后来成为不亚于祖父的武将。可与祖父匹敌的不只是武艺，就连运气不佳这一点，也犹有过之。

《史记》作者司马迁由于为这位悲剧将军李陵战败辩护而被处宫刑，这是后来的事情。

成为代郡太守的李当户之弟李椒也较父亲先去世。李广死后，剩下的只有幼子李敢。

李敢的勇猛程度已如前述。

元狩四年之役，李敢与父亲分别出征，归属骠骑将军霍去病之军队。他这次在战场的表现格外令人刮目相看。

这一年的战役，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兵分两路，各有辉煌战绩，其中后者的战果较前者为大。

霍去病与匈奴左贤王之军交战而使对方损失

七万余兵，卫青的战果则不足两万，相差达三倍以上。

战后论功行赏时卫青未受加封，霍去病则加封五千八百户。卫青的部下未有一人受封为侯，而霍去病的部将中受封为侯者有五人，两名原本已为侯者则受加封。

李敢立下了夺左贤王鼓旗的殊勋。

当时的军队都以战鼓或战旗传达命令，因此，将之抢夺，等于使敌军陷入瘫痪状态。他以此功受封为关内侯。

关内侯并非受赐任何领地，只是名目而已，为形式上的封侯。虽然如此，就李敢的经历而言，已是殊荣。这是他的父亲梦想过却没有得到的荣誉。

但他并没有以此为乐。反而勃然大怒。原因当然是为了父亲自杀之事。

是大将军杀了我的父亲！

与父亲同样情感激烈的李敢，纵然对方是大将军也不放过，决意非报一箭之仇不可。

他想起亡兄当户。就是把天子宠爱的韩嫣痛揍一顿的哥哥。好，我来学哥哥，找机会把大将军痛揍一顿吧！

但奴隶出身的卫青为人严谨，不似恃宠而骄的韩嫣，可谓无可乘之隙。

一旦燃起憎恶之火，就连抛弃头颅也在所不

惜——李敢就是这样个性强烈的人。

“我再也没有耐性慢慢等待了！”

他的心情如此起伏。

干脆找卫青打架，把他痛揍一顿吧！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管他三七二十一！打架的理由什么都可以——哦，对，就假装喝醉吧！

喝酒的机会多得很。而且依据过去诸多实例，人人都知道李敢的酒品不怎么好。酒醉之余动手殴打上司，这样的事情人们一定不以为奇吧？起码大家不会认为他是故意的。

“嘿，老兄！”一次酒宴后，李敢对卫青开始纠缠了。

果然开始了……卫青立刻有了这个反应。

为了李广将军的事，性情单纯的儿子李敢可能会以某种形式报仇——这一点卫青早就由李敢的表情和态度料到。

“有何贵干？”卫青对开始纠缠他的李敢问道。

“今天的酒真不好喝，这都是由于你的缘故。”李敢道。

他故意以酒醉语调说，但卫青很清楚，对方一点也没有醉。

看你准备怎么样！

对方是个不怕死的家伙，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久经世故的卫青认为，倘若对方的目的在于

打人，他愿意忍受，挨几记老拳。但要是对方意欲杀人，则就另当别论。他只提防李敢来真的。

“为什么是由于我的缘故呢？”卫青问道。

“我说由于你的缘故就是由于你的缘故。全世界的酒都变得难喝死了！”

李敢一把抓住了大将军的衣襟。

“对方好像没有杀意的样子……”卫青看出对方的心理，内心吁了一口气。

刹那间，砰然一声，卫青感觉到自己左颊上的痛楚直入心肺，原来李敢已挥动铁拳打过来。紧接着，另一记老拳又击上右颊。

卫青脚步踉跄，当场不支倒地。

他的背很快被李敢踢了几下。

大将军让李敢尽情发泄，完全没有抵抗。

“我要给你颜色看看……你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李敢一面用脚猛踩倒在地上的大将军背部，一面大声嚷着。

这时，有人跑过来。

“我没有要了你的老命，你应该感恩吧！”李敢说完了这句话就迅速离开这个地方。

原来跑过来的是霍去病。

“舅舅！你怎么啦？”霍去病连忙抱起了以舅舅相称的大将军。

“没什么……”

“你的额头在流血，这怎么会是没什么

呢！？……刚走开的人好像是李敢，莫非他对你……”

“去病，这件事情就此作罢，知道没有！要是传出去，对我的名声也没有好处，就当它没有发生过。挨几记老拳，我是不会怎样的……”

“可是……”

“记住我的话，千万不可说出去！”卫青以严峻口吻道。

“是的。”霍去病如此回答，却好像窝了一肚子闷气。

虽然是族人，相较于当过奴隶的卫青，霍去病从懂事开始就是显贵子弟。因此，自尊心特别强。舅舅卫青能忍受的事情，他不见得能忍受。

这一次尤其如此。

身为皇帝外戚而白白被揍——这对年轻的霍去病来说，是绝对无法忍受的。

这件事情就此作罢，千万不可说出去——虽然舅舅说这句话时他曾点头，但霍去病无意袖手不管。

动手打人，这样的人必须置之死地。敢冒犯我们一族，非将之干掉不可！——在霍去病心中燃烧起憎恶的火焰。

随行天子主持的狩猎时，霍去病终于逮到这个机会。

狩猎时当然可以携带弓箭，并且策马奔驰。

随行人员中也有李敢在。

“李敢被杀，没有人会想到是我干的吧？”霍去病想。

李敢因父亲之事而憎恨卫青，这一点很多人都知道，不过，这和霍去病扯不上关系。因为卫青被毆之事始终没有宣扬出去。

他正等待着周遭无人的机会。由于狩猎场是一片宽广的地方，这样的机会很容易找到。

霍去病佯装捡拾猎得的动物，躲到一棵树后，就迅速朝骑在马背上的李敢射箭。一箭正中脸颊，李敢因而从马背上滚落下来。霍去病跑上前去，拔掉箭，并且以小刀猛刺对方心脏。

“这是你应得之罪！”

他低声说这句话，但看到许多人跑过来，立刻改口大声喊道：“你怎么啦？振作起来！”

——李敢于狩猎时为鹿角所伤而毙命。

上头得到的是这样的报告。

虽然卫青禁止霍去病将自己被毆之事说出去，但对武帝，他则一切具实报告。

“原来是霍去病替舅舅报仇……”听到李敢为鹿角所伤毙命时，武帝立即察觉到这一点。武艺高超不亚于猎虎名手父亲的李敢，会为鹿角所伤而死，这是断不可能发生的。

说起狩猎——甚受武帝宠爱的韩嫣之死，也与狩猎有关。

那是武帝之弟江都王上京时的事情。

——咱们一起狩猎去吧！

应皇帝之诏，江都王来到皇室狩猎场——上林苑。看到一辆豪华马车在百余骑武士护卫之下经过时，江都王叫从者退下，跪伏路边准备谒见天子。

实际上，坐在马车里的不是武帝，而是为了查看猎场先行来到的韩嫣。

韩嫣无视于江都王的存在，疾驱而去。

江都王为此勃然大怒。他跑到皇太后面前声泪俱下地说：“儿愿意奉还受封之国，在宫中出仕，享受和韩嫣同等的待遇。”

皇太后于是对胆敢藐视皇族的韩嫣极为憎恨。

韩嫣以宠臣身份，得以自由出入皇帝以外的男性不得进出的永巷（宫女宿舍）。

掌握后宫大权的人是皇太后。之所以如此，在于身为男人的皇帝不宜为女人事宜所烦。

皇太后难得使用了一次绝招。

——韩嫣与宫女有私。

皇太后以这个理由，派使者至韩嫣处，命令他自杀。

武帝大为惊慌，赶紧替韩嫣向母后请命，却未被皇太后接受。

——我有管理后宫的责任。放过韩嫣，我以

后还能怎么管理呢！

对此，武帝无言以对。

四三 / 倾国佳人

霍去病的事业正在蒸蒸日上，相较之下，卫青则有日暮途穷的迹象。虽然如此，这一对舅甥相偕升为大司马，成为汉帝国军的重镇。

经过元狩四年之讨伐后，匈奴势力已大为减弱，再也没有侵犯汉边境的力量了。

虽同为汉军之中领导阶层的重量级人物，但他们的交情非常好，一方面是由于亲戚关系，而更主要的一点在于两人的个性相异。

话说：“两雄难并立。”但卫青和霍去病却相处得极融洽。在军中受欢迎的程度，则以霍去病较高。

但若就做人而言，则卫青较为优秀，只是，他的个性较为阴沉。这或许是在少年时代曾经有过做奴隶经历的缘故吧。

元朔六年之役，曾经有过右将军苏建与匈奴军遭遇、虽然力战却丧失全军、结果只身杀出血路逃回之事。

议郎周霸于是向卫青进言道：“大将军从未有过处斩部将之事。苏建现在犯的是丢弃全军之重罪。大将军应将其处斩，以示威严。”

对此，卫青却回答：“我的确有处斩部将之权力。你说我应该表示威严，事实上，凭我是皇

帝的姻亲这一点就已足够，不必再靠处斩部将来增加威严。关于处分苏建一事，我会将详情奏报陛下，恭请陛下降裁。”

苏建后来以巨款赎罪，得免一死而被降为庶人。

据说，苏建过去有一次对卫青说：“你虽然位极人臣，但士大夫对你的评价似乎不是很高，这是因为你不学习古时名士招贤为客之作风的缘故。你应该广开大门，多招请有能之士才对。”

结果，卫青回答：“广招贤者是陛下做的事情，不是人臣该做的事。”

苏建将此事告诉司马迁，司马迁则将之记载于《史记》中。

沉默寡言而不欺骗人，被李广的儿子李敢殴打也不吭气，卫青就是这种内敛沉郁型的人。虽然他为人谦让，对部下极为体贴，人望却不高。他本人反而是一副担心自己人望过高的样子。

之所以未受士大夫阶层的欢迎，最大的理由似乎在于卫青是个文盲。可是，当过奴隶的人哪有时间读书呢？

相较之下，外甥霍去病从懂事的时候起就以天子姻亲身份被养育，所以好歹是个具备贵族性格的人。霍去病与文盲舅舅不同，当然识字。

霍去病于十八岁初次出征凯旋时，武帝曾经问他：“朕来对你讲解孙子和吴子兵法，你有没

有意思听呢？”

对此，霍去病以充满自信的语气回答：“战事应该以随机应变为重。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学习古时候的兵法。”

武帝听到后，眯起眼睛，十分欣赏这名年轻人。又有一次，武帝说要盖一幢房子给他，而霍去病却以恭谨态度回答：“匈奴未灭，我不想急着拥有自己的房子。”

武帝越发宠爱这名青年。

这位骠骑将军霍去病却以二十四岁英年去世。此时四十岁的武帝对这位青年将军之死极为哀伤，因而为其建造仿照甘肃祁连山（霍去病往年征战之地）的坟墓于自己的陵墓预定地附近。

比起舅舅卫青的内敛个性，霍去病的行径则较有旁若无人之嫌。以每次出征为例，皇帝必定会用数十辆车满载饮食之物赠予他。这么多的东西，一个人当然享用不完，他却宁愿让食物腐烂后丢掉，也不愿分给部下中许多闹饥饿的人。此外，也有过部下忙得疲惫不堪，而他却踢球取乐之事。

身为贵族的霍去病，一点也不知道士兵的痛苦和感情。

不过在朝廷中，比起个性沉郁的卫青，霍去病这种大而化之的性情反而较受欢迎。

霍去病死后，大将军卫青尚在世十余年。但

这期间与匈奴未曾有过大规模战争，有的只是讨伐南越、使朝鲜降伏之类的战争而已。也就是说，擅长对匈奴作战的老将卫青，并没有发挥能力的机会。

卫青的存在，象征着国军之光荣。他甚少外出，家里也鲜有来客。这位大将军抱的是不必强出头的宗旨。奴隶出身且是文盲的他，或许担心因多管事情而泄露自己的底子吧？

我只有对匈奴的知识和打仗方面的能力——卫青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他熟知有关匈奴的地理、心理、生活以及思考模式等，军事指挥能力更是强人一等。而对其余事情则全然不行。实际上，对不识字的他而言，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卫青由于个性内敛，分量变得越来越重。大司马是与丞相、御史大夫并列的三公之一，而在卫青保持沉默的威严之前，连丞相都得敬畏他三分。

汉帝国坐第一把交椅的人，人人都以此指卫青。

武帝之姐平阳公主嫁给建国功臣曹参之曾孙曹时，并生有一子曹襄。只是，这位曹时是个多病的人，平阳公主甚为不满。她要的是生龙活虎般的男人。

——你不如回家乡好好静养吧！

甚为绝情的平阳公主竟然因而与其丈夫断绝婚姻关系，另外选择夫婿。今上之姐要择夫，对象当然得是朝廷中的佼佼者始可。

——人臣中的佼佼者当然是大将军卫青。公主之夫君非卫青将军莫属。

有人如此建议时，平阳公主呵呵大笑，嗤之以鼻：卫青以前是我家的奴隶，我外出时他担任的是护驾任务。他看到我还得跪伏地上，我能嫁给这样的人吗！

可是，再怎么物色也找不到比卫青更理想的男人。平阳公主最后还是选择往年自己家里的奴隶为夫婿。

武帝有三位同母姐姐，平阳公主是最年长的，和武帝在年龄上差距甚大。成为武帝皇后的卫子夫年龄不详，但依据推测，应该较武帝年轻一两岁。而卫青是卫子夫的弟弟。如此一来，卫青娶为妻子的平阳公主，年龄比他大了许多。

让任性而年长的妻子颐指气使的大将军——这样的情景光凭想象就觉得滑稽。

对武帝而言，妻子的弟弟成了姐夫。何况他和卫子夫所生的女儿更嫁给平阳公主与曹时所生的儿子曹襄。其间关系之复杂，连他自己都直摇头。

十六岁即位而于七十岁去世，武帝在位期间达五十五年之久。霍去病去世的元狩六年是武帝

在位的第二十五年。如果要将武帝之治世分为前后期，那么，霍去病死而卫青成为象征性存在的这个时候，应是分界线吧。

前期在军事上有卫青、霍去病，在政治上有公孙弘、张汤、汲黯等名臣，后期则没有什么人值得大书特书。

其原因大概在于武帝是个独裁者。在独裁者之下，任何人都是难以出人头地的。

霍去病去世这一年，武帝年逾四十。卫皇后已成为明日黄花，后宫里年轻美女多如云。

其时，被武帝宠爱的是李夫人。

这件事情又和武帝之姐平阳公主有关。卫皇后原为平阳公主府邸歌女之事已如前述。在府邸拥有专属乐团的平阳公主，对歌舞音乐当然在行。每次发现在歌舞上有天赋的人，她都推荐给宫廷。

一名叫做李延年的作曲家，也是由于平阳公主的推举而进入宫廷的。他把汉之宫廷向来偏阳刚之气的乐曲改为柔和曲调。据说，这些新曲曾经风靡一时。他是个音乐天才，不但会作曲作词，更会自唱。

一次，李延年做了下面这首歌：

北方有佳人，
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
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复倾国？
佳人难再得！

武帝听了之后，不觉叹息道：“世上真有这样的美女吗？”

卫皇后容色渐衰后，武帝在后宫寻遍美女，却没有遇到令他怦然心动的佳人。如这首歌的歌词所言，的确是“佳人难再得”！

听到武帝的喟叹，平阳公主道：“李延年有一个妹妹。这首歌好像是他为妹妹做的。”

“啊……”

“要不要召来看看呢？”

“你就妥善安排吧！”

把卫子夫介绍给武帝的是平阳公主，而将李夫人推荐给武帝的也是她。

姑妈馆陶公主（于霍去病去世前一年死亡）也频频为弟弟景帝介绍女人。皇帝的姐姐好像是专司这类事情的。

看到李夫人时，武帝对她一见钟情。

——“佳人”不正是为这样的女人而产生的字眼吗！

武帝从此无日不与李夫人在一起，完全成了她魅力下的俘虏。

李夫人模样楚楚动人，但蒲柳之质的她，于生下皇子后得了绝症。

武帝于李夫人临终之前探望病榻，是一则很有名的故事。

李夫人这时候蒙着被，坚不露脸，以哀求的声音说道：“望皇上好好照顾昌邑王（李夫人所生之皇子）和臣妾几个兄弟……”

或许这就是永别。武帝想再看一次心爱的李夫人的脸，说来是人之常情。而李夫人却死也不肯从被子里露出脸来。

“话说，妇人不饰貌，不见君父。臣妾因久病而未施脂粉……”她更紧紧地抓住棉被的一端。

“求求你再让我看一次你的容貌吧！这样，我不但会馈赠千金，更会让你的兄弟升官的。”武帝以几近哀求的口吻说。

李夫人依旧不肯从被子里露出脸来。

“肯不肯为我的兄弟加官，端看皇上的意思，请别再勉强我吧！”李夫人在被子里呜咽着。

武帝悻然走出病房。

事后，李夫人的女眷直数落她的不是。由于皇帝以外的男性不得进入后宫，因此，连李夫人的兄弟都不能来到她的临终榻前。在场的尽是李夫人的姊妹妯娌。

“你应该露一下脸，请皇上多关照我们一家人啊！皇上龙心大为不悦哩！”她们以责难语气说。

李夫人虽已气若游丝，却鼓起最后的力气说：“我就是想到我们一家人，所以才没让皇上看到我的脸庞。我是出身微贱的人，仅以姿色得到皇上宠爱。以色事人者，一旦色衰，所获垂爱不复从前是一定的。皇上渴望看到的，是我以前的容貌，而我由于久病，脸庞已变得如此丑陋。要是看到我现在这副病容，皇上难道不会由衷厌恶？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还会有照顾我的家人这个念头吗？不让皇上看到我的脸庞，完全是为你们着想的啊！”

听到李夫人这些话，女人们莫不放声大哭。

李夫人死后，武帝以皇后之礼为她举行葬礼。

武帝对李夫人的爱情似乎相当之深。后来，听说齐国一个叫少翁的人会招魂之术，武帝就命令他招回李夫人之魂。

《史记》记载此时的招魂对象是王夫人。不过，由对遗族照顾之情形来推测，武帝热爱到甚至想见亡魂的对象，应该是如《汉书》所记载的李夫人才对。

李夫人之子昌邑王名叫贺。这位刘贺于武帝之后的昭帝死后，曾经以继承皇位候补者的姿态

登场，结果却未能登基。

四四 / 贰师将军征西

李夫人有两位兄长。其一是有天才音乐家之称的李延年。妹妹死后，李延年受拔擢为协律都尉。这个职位是宫廷乐队之长，在派任上可谓相当适合。另一位就是贰师将军李广利。

武帝为使所爱女人的家人能够发迹，常给予立功机会。卫皇后的弟弟卫青和外甥霍去病被任命为将军，也是由于这个缘故。结果，卫青和霍去病都没使武帝失望。

武帝对李广利有同样的期待。但李广利的才能远逊于卫青和霍去病。

贰师是一个地名，在今日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之菲尔迦那地区，以当时的国名来看，它应是大宛的一个城。

由于张骞的旅行，西域之事在汉已广为人知。

这个时代的战争，胜败完全系于马匹的脚力，对匈奴的战争证明了这一点。军队的机动力在于马匹，拥有较多骏马的一方战力较佳，同时也是获得胜利的主因。

获得优良马匹是国家的最大利益，而人们知道西域是名马产地。

其中，尤以大宛贰师城为最著名的名驹产

地。汉无论如何都想得到贰师城名马，因而派遣使者前往。

——让我们购得一些贰师城名马。

使者进行交涉时，甚至运去与实物同等大小的纯金马像。

贰师城名马之交涉终归于失败。因为大宛早已抓住汉之弱点。

——名马乃大宛国之国宝，岂有将己国国宝售予他国之理！

大宛官员挖苦地说。

——倘若交涉无法成立，汉皇帝将派大军前来攻打。届时，大宛这等小国将不堪一击。

而大宛根本不理这一套。虽然汉之商队以及使者偶尔会来，但一般在越过沙漠时，常因短缺粮食或饮水而半途损失人马大半。更何况北方的匈奴随时会出击，因此，汉断无可能派遣大军。

——悉听尊便，随时攻打过来吧！

大宛官员以讪笑口吻说。

汉使者激怒之余，将运来的金马像用铁锤敲碎了。

事情到这个地步，已变成情绪问题。大宛方面认为不能放过出言不逊的汉使者，于是向属国之一的郁成国命令：阻拦汉使者团于归途，将其人员杀害，并且夺其财物！

郁成国果然依令行事。

皇帝使节被杀！

接到报告的武帝勃然大怒。如此被挑衅，岂有不报复之理！

曾经以使者身份到过太宛，对该地情形极为熟悉的姚定汉奏言道：

“太宛兵力甚为微弱，派三千精兵已足够。”

“三千就够吗？”武帝颌首道。

前年，楼兰国对汉使者有所妨害时，赵破奴将军曾经率领七百轻骑大破楼兰，并且俘获其国王。

楼兰乃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是所谓的沙漠绿洲都市国家，情形与太宛大致相似。虽然太宛略较楼兰为大，但只是距离远了一些，兵力应该同样不强。

对，利用这个机会让李夫人的哥哥立功吧！武帝想到这一点。

李广利遂被任命为远征军统帅，并且以讨伐之地太宛贰师城之地名，授予“贰师将军”称号。

他率领的是属国都尉之下的六千骑兵以及诸国不良少年数万人。

“派三千精兵就已足够”的远征，却动员如此大军，这个战争当然必胜无疑。所以武帝才用已故爱人的哥哥为这场战争的主将。

这是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之事。

李广利率领的远征军于敦煌集结，然后由该

地出发。敦煌之地名出现于历史上，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远征军经过盐水，往西前进。沙漠多咸湖，或许因而有此名。这样的水不能供作饮用。

途中处处可见沙漠绿洲国家，远征军每到一地就征收粮食。对方若不乖乖提供粮食，便立即挥兵攻打。不过，于攻打数日后仍无法攻陷，就放弃作战，继续前进。就是这般吊儿郎当式的进军。

终于抵达大宛国，并开始攻打在其东方的郁成。杀害汉使者的是奉了大宛之命的郁成国王。但郁成出乎预料地强韧。而且李广利毫无军事才能和指导能力。结果，这支部队反而被郁成军队打得狼狈而逃。

李广利向皇帝上书道：路远食乏，士卒不以交战为患，却以饥饿为忧。此外更因兵员不多，甚难攻陷大宛。尚盼停止作战计划，准予退兵。

武帝阅毕大为震怒。这是给他立功机会，而他却恬不知耻地说要退兵，这像话吗！

武帝于是下令：逃亡越过玉门关者格杀勿论！

震慑不已的贰师将军李广利，只好将部队停留于敦煌。但由郁成退却到此地的兵员数只有总人数的十分之一二。李广利是根本无法与卫青或霍去病相提并论的凡庸之将。

勒令不得回玉门关以东之地，李广利非继续作战不可。他遂在敦煌停留一年时光，准备再次作战。

大宛并不如匈奴那样强悍，而汉朝准备的攻击的态势浩大得令人瞠目。他们赦免囚犯，也把地痞流氓之类送到敦煌，人员达六万之多。而且，这只是兵员人数，从卒以及夫役尚未包括在内。搬运辎重动用了十万头牛和三万匹马，此外更有数万头骡马、驴以及骆驼等。

汉军第二次远征大宛，以切断敌人水源之手法，而奏效。大宛城内无井，饮用水由城外引进。汉军捣毁水源，并使水路改道。

大宛被汉军包围达四十日之久，加上水源断绝，而陷入绝境。

——我们之所以遭受这么大的苦难，完全在于国王不将良马售给汉之使节，甚至将之杀害。如果我们呈献国王首级，并且提供良马，汉军一定会停止作战吧？

大宛长老遂杀害国王，向汉军表示降服。

贰师将军李广利将过去优遇汉使的一个名叫昧蔡的大宛贵族，立为大宛王，得名马数十头及中马三千头凯旋。

成为战争直接原因的杀害汉使一事，乃是大宛属国郁成王所为。汉军当然派兵攻打郁成，郁成王畏惧而逃至康居。

这件事情倒使康居感到为难，汉之远征军势如破竹，为了庇护郁成王而被攻打，这是划不来的。因此，康居将逃亡前来的郁成王捆绑，送到贰师将军处。郁成王被斩。

如此叙述，贰师将军的远征看来好像战果辉煌。实际上，回到敦煌接受点名的远征军，显示出令人难以理解的数字。

凯旋的兵员数只剩一万多名。

远征军在大宛国首都贵山城所做的事情，只有包围和切断水路而已，根本没有正式交战。况且由敦煌出发时，携带的粮食非常丰富。

其间有过长官虐待兵卒、逃兵层出不穷的情形。因为士官之中大部分是获得赦免的囚犯，其品质之差可想而知。

此外，出征时的六万兵员数，很有可能是官员为了领取饷银虚报数目。

不过，武帝并没有做深入调查。急欲将已故爱人之兄长封侯的他，认为既已降伏大宛并且获得名马，乃大功一件。因此，贰师将军李广利受封“海西侯”。

如前所述，汉远征大宛，目的在于求得名马，而求得名马的动机在于增强汉军机动力，以预备对匈奴作战。

在大宛，新即位的国王昧蔡风评极恶。

——都是那个家伙一味对汉拍马屁，才弄到

今天这个结果。这对前王是不公平的。

汉军解除包围离去大约一年，大宛一些有志之士杀害新王，拥立前王之侄子为王。

而知道汉军作战态势凶猛的大宛人，极力向汉解释更换国王纯粹是国内情势使然，在外交方针（亲汉路线）上绝无任何变化。

新王将自己的儿子送至汉作为人质，以证明这一点。

汉也表示谅解。

对汉而言，在军事以及外交方面的最大敌人是匈奴。只要得到名马，大宛这等小国的国内问题，根本不值一晒。

贰师将军李广利前赴大宛的这一年，是大将军卫青死后的第二年。

汉军已丧失其中心人物了。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作战后，虽然有过一些局部战争，却未曾大规模动员对匈奴作战，这是由于匈奴势力减弱的缘故。总之，这个地方保持安定状态达二十年之久。

武帝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期望将匈奴从世上彻底消灭。对这曾经在平城凌辱汉王朝始祖（刘邦）以及用高压态度对待吕太后的夙敌，武帝念念不忘要给予毁灭性的复仇。

“春秋时代，齐襄公曾经为九代前的祖先报过仇！”武帝常说这句话，意思是以自己尚未能为三代祖先报仇而遗憾。

依次平定南越、朝鲜和大宛后，现在已是彻底攻打匈奴的时候。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武帝二十年来第一次派远征军攻打匈奴。他任命甫自大宛凯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为远征军统帅。

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准备到祁连山和天山攻打匈奴右贤王。

“我的天！又得到戈壁滩去……”李广利深深叹息。

一般人以为“戈壁”是固有名词，实际上这是指满地石头的沙漠，也就是沙砾之原。与之相较，遍地细砂之处才称为“沙丘”或“沙漠”。

石头沙漠一般都广大无垠，恰似茫茫大海，因而有“滩”之称呼。

笔者曾经多次坐吉普车经过这样的戈壁，每次的感想都是：在这样的地方作战一定很辛苦。

难怪李广利会叹息。经过达四年之久的远征大宛，他对戈壁滩算是尝尽苦头的了。好不容易凯旋回国，受封为侯，结果，还不到两年又要到戈壁去！

何况他根本不是真正的将材，而是靠亡妹李夫人的庇荫被任命为将军的。李夫人原本是个舞

姬，而他的哥哥李延年则是作曲家兼歌者。他的一家人都擅长才艺表演，与武事根本沾不上边。

早知道会如此，我应潜心学习音乐才对。以音乐专长出仕就不会如此受苦啊！李广利甚至如此想。

虽然率领三万骑，但一旦遭受匈奴集中攻击，他是丝毫没有克敌自信的。

非使匈奴军力分散不可。为了如此，最好的方法是派出军队从不同的方向攻击，以引开匈奴主力军。

汉当时在黄河之西通往西域的回廊地带设置四个郡，即所谓的河西四郡，由东边依序为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

当时的酒泉，有由楚地选拔的五千军兵在那里接受对匈奴的作战训练。而在当地担任训练职责的骑都尉正是李陵。

误以为是老虎而将箭射入岩石里的猛将李广，与武威不扬的李广利虽然姓名有些相似，却是性格迥异的刚烈武人。

李广的长子李当户也是一名硬汉，当户英年早逝，遗腹子就是李陵。

李广利对李陵道：“为了牵制匈奴，希望你能率领五千人出击居延之北千余里。”

“是的，遵命。”

李陵立即率领楚（今湖北）之健儿五千，由

酒泉出发。

四五 / 蒙受污名

李陵所率领的五千兵力从一开始就是诱饵部队。

尽量把敌军引诱过来，纵使自己的部队全灭，也算是圆满达成任务。

李陵与匈奴大军遭遇，经过一场激烈奋战，最后落败，却使敌军蒙受巨大的损失。虽然李陵本身被俘，但以诱饵部队而言，这已属大功一件。

而武帝却不承认李陵的功劳。武帝此时五十八岁，其运势正在走下坡。他观察事物逐渐变得欠缺明晰，有以感情为主的倾向。

听说李陵成为机动部队队长时，武帝曾经在心里呢喃道：那个家伙！

武帝认为李陵是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指挥，所以才志愿成为机动部队队长的。

——他就是这样的人，这完全是他的天性！

武帝对李陵的看法是极情绪化的。

曾经动粗殴打武帝所宠爱的韩嫣，就是李陵的父亲李当户。李当户已故，韩嫣也不复于世。韩嫣以和宫女私通的理由被皇太后断罪之事，已如前述。

——被殴打时一定很痛吧？

虽然韩嫣之死与李当户无关，但武帝至今还耿耿于怀。

李陵的祖父李广，虽然以大将军卫青之部将身份出阵，却对被分派的任务不满，从头至尾表露不顺从的态度。最后，他在沙漠中迷途而未能赶上交战时间，在不愿意接受法官审讯的情况下，自杀身亡。对武帝而言，李广自杀好像是为了要死给他看似的。听说全军莫不为李广之死而放声大哭，这一点又使武帝懊恼至极。

为了此事，李陵的叔叔李敢竟然出手殴打大将军卫青，算是为亡父出气，由于卫青不希望公开化，武帝因而放过李敢。不过，他内心是非常不愉快的。这件事情后来因卫青外甥霍去病于狩猎时借机杀死李敢而告了断。

父亲、祖父以及叔叔全部是个性激烈的人！李陵一定也承袭了这个血统——武帝有这样先入为主的观念。志愿为机动部队队长，不是这样的人才会做的事情吗？

大本营作战会议的结果，决定授兵给一位名叫路博德的将军，于途中与李陵的机动部队会合，并且负责殿后作战。

路博德过去是伏波将军，由于无功绩可言，而被降格为都尉。这个人的自我意识和自尊心相当强，年龄比李陵的父亲李当户还大，因而把李陵当做后生小辈看待。

什么？由我担任李陵的殿后军？要我步那个小子的后尘？这样的事情我不干！路博德的自尊心绝不容许自己担任李陵的殿后军。他于是向武帝上书：

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擒也。

武帝看了这封上书后勃然大怒。不过，他发怒的对象不是路博德。

李陵是临出阵之时起了怯意，所以要路博德提出延后出击的上书。武帝如此想。

据说，浚稽山方面的匈奴兵有八万之多。虽然只是诱饵部队，以五千兵员对之，心里兴起怯意是难免之事——这是武帝的想法。

李陵莫名其妙地受到诏书叱责。其内容是：

与路博德私下协定殊属不该，特此谴责。着令按照计划速至东浚稽山之南——龙勒河河畔侦察敌情。倘未与敌军遭遇，则经赵破奴旧道至受降城（内蒙古）休兵。

李陵根本不清楚“与路博德私下协定”指的是什么。不过，从文词来看，皇帝甚为生气似乎是事实。

李陵当然按照计划于九月挥兵北上。

在浚稽山的匈奴先以三万骑包围李陵部队。李陵将大型辎重车排列成圆形，作为临时城堡，以应付包围。将兵全都走出城堡之外，以手持戈矛和盾牌的士兵为前排，射手则藏伏其后。射手除了持弓以外，更就位于千槌巨弩之旁。

匈奴见汉军为数仅仅五千，而以千钧之势发动猛攻。但千槌巨弩齐然发射后，以李陵为首的全军挥着白刃肉搏而来。匈奴由于轻敌，于此役折兵数千而退。

匈奴单于这才知道这批敌军不可轻视，便动员了八万大军。如此一来，五千部队当然无法应付，在寡不敌众的情形之下，逐渐被迫向南后退。诱饵部队的任务在于尽可能地损伤敌军战斗力，并且尽一切努力使敌人停留该地。

李陵圆满达成这项任务。在后退进入山峡时，李陵发现部队行动欠缺锐气。再三猛敲战鼓，也丝毫没有奋起迹象。李陵军是以战鼓为前进、铜锣为停止信号的。

“一定是军中有女人！”

李陵立刻下令搜索全军。

当时常有将犯罪者之妻子或女儿送至边境，充做守备队军妓之事。看样子好像有这样的女人跟着过来。搜索结果，果然在车里发现为数不少的女人。李陵叫人把她们拖了出来，当场全数斩杀。他这个行径实在也过于残忍。

但隔天将兵的战斗意志却提高许多，获得敌人首级三千以上。李陵依然边打边朝南方向后退。四五日后进入沼泽地时，由于匈奴从上风方向放火，一大片干燥的芦苇变成熊熊火焰直逼李军而来。李陵也立刻趁风向转变之际，将附近的芦苇点燃，好不容易才脱困。

匈奴最擅长的是骑马作战，对步兵战则视为畏途。李陵有过将匈奴军诱进无法策马的森林中，杀死数千敌兵之事。

情势是八万大军攻打五千士兵——匈奴早就知道这是诱饵部队，并察觉到李陵军一径往南方后退是因为那边有汉之大军埋伏的缘故，因此，他们在攻击时绝没有忘记提高警觉心。由于担心上当，所以在攻击上欠缺魄力。

未料，此际李陵军有一个叫管敢的军侯（中级将校）与上司发生了冲突，脱队向匈奴投降。——李陵军退却的方向根本没有汉军。同时，李陵军的箭支已快用尽。

这个管敢居然向匈奴提供了这样的情报。

“既然如此，那就发动全面攻击吧！”

单于于是对全军下了总攻击令。

李陵布阵于峡谷，匈奴则从四面山上如雨点般地射箭。李陵军奋勇应战，一天射箭的量达五十万支之多，箭支存量因而告罄。虽然李陵尚率有三千士兵，但在没有箭的情形之下，再也不能

应战了。

不得已之下弃车，卸下车轮之轴以代刀，好不容易逃至鞬汗山峡谷。而知道汉无援兵的匈奴，绝不放松攻击。他们既断路又投石，使李陵军陷于绝境。

“我看我们没有希望了。”李陵将剩余粮食分给部下，命令道，“你们快逃吧！”

汉军最近的城堡在距离约五十公里的一个叫遮虏障的地方。侥幸逃到此地的人只有四百余名而已。

李陵将重要文书和旗帜埋入地中后，率领十余兵骑出峡谷。他是在刀断箭尽情形之下，不得已向匈奴投降的。

同时代曾经有过一位名叫赵破奴的将军，虽然一度被敌军俘获，后来却脱逃回来，不仅没有受到处罚，更因而被封为浞野侯。李陵的战功远较这位赵破奴为大。

——我一定会获得恩赦、受到优遇的。

起码李陵本身确信如此。

武帝对李陵却有先入为主的不良观念。这一点，近臣都知道。

“据说，李陵向匈奴投降，此人当如何处置？”武帝对群臣垂问道。

知道如何迎合皇帝心意的近臣立刻齐声回答：“堂堂一军之将而降于敌军，此罪非同小

可，必须严办。”

这样的席上，掌管过去纪录的太史令一定会被召来，其目的在于查出过去的事实，供为参考。这时候的太史令是司马迁。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同样为太史令。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于泰山举行封禅仪式。这项仪式的用意在于向天昭告受天命就帝位之事，不过，并非每一位天子都会举行封禅仪式。

自秦始皇以来，无人举行过封禅，连汉王朝创建者高祖也没有。武帝之父景帝被怂恿举行此一仪式时，曾经摇头道：朕未有此德。

以其德而能为天下带来太平的圣天子——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封禅。

武帝于即位第三十二年时才决定举行封禅。

由于这是断绝已久的仪式，所以必须从过去的纪录中找出各种事例作为参考。司马谈认为担任保管纪录之职的太史令应该会受邀参加这项盛典才对。但发表封禅事宜的人事命令时，司马谈并没有列名其上。原来，领六百石薪俸的一介史官是不够资格参加封禅盛仪的。

司马谈颇为愤慨。他当时的健康情形原本就不佳，由于愤怒而更加恶化。

从军云南的司马迁这时候刚好回京，得以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司马谈抓着儿子的手，流泪

道：“不能参加封禅盛典，这是我的命运。既然是命运，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可是，身为太史令，担任记述历史职务的我，却还没有完成这项任务。我只完成搜集资料的这个阶段。我死后，你必须继承我的遗志，完成记述历史之事业。”

“儿一定会完成爹的遗业。爹所整理的资料、旧闻，儿会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司马迁流着眼泪对父亲发誓。

于父亲死后第三年，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就任太史令后的第八年，司马迁受命到皇帝面前就李陵战败事宜发表意见。

司马迁仅在某个场合与李陵同席过，两人之间并没有深厚的交情。受垂问的司马迁以客观态度，分析李陵当时的战斗状况，把自己的看法具实说出。

司马迁为李陵的战败有所辩护。

“李陵并没有打败仗。”他说。以不满五千的士兵应对敌人八万大军，被歼灭乃理所当然之事，问题在于如何应战。而李陵善战是铁的事实。

——箭射尽，路被断，最后挥刃攻入敌阵，饮恨被捕。他所以未自尽而亡，为的一定是要找机会再度报效于汉。

他如此辩护。不必冒生命危险、在皇都长安过着舒适日子的人们，对于在漠北之地连连展开

死斗的李陵有所责难——他对这一点由衷感到义愤。

武帝却状颇不悦地蹙起眉头。

这次出击为的是要讨伐匈奴，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目的，便是要给已故爱人李夫人的兄长李广利机会。前次讨伐大宛时，李广利的表现实际上十分窝囊，因此，非再给他一次立功机会不可。

而结果是，李陵独自面对八万敌军全部主力，李广利则拥有三万大军，却几乎未曾和敌军交战过。

“这次战役完全是由李陵孤军奋斗，请皇上明察。”

司马迁说这句话时，武帝已变得怒不可遏。

“怎么会是李陵孤军奋斗！你是在讽刺贰师将军（李广利）！存心不良，快把这个人关进牢里去！”

在独裁者的愤怒之前，学识丰富的史官极为正确的见解也被否定掉。不仅如此，司马迁因为这次发言，竟然被处以极为残忍的宫刑。

宫刑就是去势之刑，一名腐刑。受过此刑的男人不再是男人，也将被士大夫阶级认为是不正常的人，一辈子别想在他人面前抬起头来。

“干脆死掉算了……”司马迁多次萌发这个念头。但在这样的時候，他每次都想起父亲临终前

说的话。我非书写历史不可！要是死了，这件事情不是无法完成吗！我非忍辱偷生，记述历史不可！”

司马迁终于坚强地活下去，并且完成了《史记》。这本书由一百三十篇组成，共有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四六 / 生于异域

对无能的将军李广利执著偏爱，对发表正论的司马迁严加处罚——这些荒唐措置，可以说明武帝已有老化现象吧。年迈之后，武帝常有思绪不定之事。

——李陵好像是尽一切力量战斗的。我这样对他未免太不公平，应该把他救出才对。

武帝有了这个想法。

李陵被俘后一年，武帝授兵公孙敖，要他攻打匈奴之地。这次远征的主要目的在于夺回李陵。

公孙敖是在卫青年轻时为陈皇后所派的地痞流氓抓走时，率领侠客将他救出的人。卫青为了要报答此恩，设法安排公孙敖立功的机会。

李陵的祖父李广因被调职而大为愤慨之事，已如前述。公孙敖在卫青的支持下，于军界崭露头角，不过，其军事才能似乎不甚杰出。

卫青已经死去。他的姐姐卫皇后也年近六十，皇帝的宠爱当然大不如前。虽然卫氏一族的公孙贺目前就宰相之位，但他是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作为宗旨的人。所以，卫氏一族可谓已没落。

由于卫氏一族的关系而成为军界长老之一的

公孙敖，这一次作战又没有成功。率领一万骑兵和三万步兵由雁门出发的他，被匈奴耍弄后空手而归。

不但未能夺回李陵，连对匈奴还击的表现都没有。这一点，回京后该如何向皇上禀明呢？

“匈奴好像已完全摸透我们汉军的作战方式。”公孙敖如此报告。

“匈奴哪有可能知道我们汉军的作战秘诀呢？”武帝不相信。

“依据匈奴俘虏的说法，李将军似乎在匈奴之地指导对汉作战。过去在我军居枢纽地位的人物指导他们作战，对我们当然不利啊！”

实际上，这个辩明一点没有虚假。匈奴俘虏确实供述过李将军训练匈奴兵，并指导他们作战之事。

不过，这里所谓的李将军，实际上指的是先于李陵向匈奴降服的李绪将军。

李绪过去是塞外都尉（国境守备队队长），于其据守的奚侯城被匈奴攻陷时投降。这个人对于取悦妇人很有一套，由于向单于的母亲大献殷勤，因而在匈奴宫廷颇受重用。为匈奴指导对汉作战的他，担任的是军事顾问一职，所以兵卒都知道其人。不过，兵卒只以“李将军”称呼他，并不晓得其真名。

李绪在汉是一介无名军人。听到“李将军”这

个称呼时，汉人当然以为是指李陵而言。

在汉的军界，李陵的位阶较高，但以俘虏而论，则李绪为前辈。于匈奴宫廷内，坐上位的是李绪。

李陵对李绪无甚好感。由于深信汉一定会派兵把他救出，所以，李陵拒绝了单于的再三邀请，不为匈奴担任训练事宜。这是叛国行为，他当然不能做。

以李陵为军事顾问不知要比李绪强上多少倍，这一点，身为军人的单于当然很清楚。因此，他再三要求李陵担任教官一职。

“有李绪担任这个职务，不是就可以了吗？”李陵以此为由，拒绝到底。

因此，汉之宫廷对匈奴阵营中的真相全然不知。听到公孙敖的解释时，武帝勃然大怒。

“李陵胆敢背叛！好，非给他颜色看不可！”

武帝立刻逮捕李陵的母亲和妻子，将之诛杀。《汉书》则记载其弟也一并被杀。但李陵是父亲李当户去世时还在母亲肚子里的遗腹子，因此不可能有同父之弟才对。总之，他留在国内的家人全被杀光了。

李陵辗转听到这个消息。

我在浚稽山奋战到什么地步，汉不可能不知道！以五千兵对抗八万大军，这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事情吗！我之所以后来被打败，原因完全在于

未有援兵前来！我何罪之有？为什么要杀死我的母亲和妻子呢！

李陵愤慨地切齿扼腕。李家一脉相传的刚烈血液这时候在他的血管里奔腾起来。

汉之军使来到匈奴国时，李陵对之怒目相向，道：“我有何罪？为什么要杀害我的家人！”

对此，军使回答道：“你在匈奴国担任军事顾问，负责训练匈奴士兵，指导对汉作战——皇帝从俘虏口中听到这个事实，所以才采取此一措置。”

“哦，那不是我，你们弄错了！——那是塞外都尉李绪……”李陵呻吟着道。

这样的错误不是天大的冤枉吗！

他很想即刻赶回长安，将冤枉他的官员杀掉。但身为匈奴俘虏的自己，这样的事情当然办不到。

“该如何是好呢！”李陵愤怒得直咬牙。

憎恨到极点的人，一定要达到报仇目的才会甘心。如同被堵住的水寻找缺口，李陵终于找到这个对象了。

——对，都是李绪不好！由于他降服匈奴军门后，负责训练匈奴士兵，所以人们才误以为他是我！李绪才是我母亲和妻子的仇人，非找他算账不可！

李陵开始伺机加害李绪。

匈奴中当然也有各式各样的人。其中敬重李陵人品者为数不少。一般而言，匈奴在性格上较汉族更为率直，听到李陵家人被杀之事时，一些匈奴朋友甚至为他流泪。听李陵提起这个原因在于李绪时，好几个人便自告奋勇说：“好，李绪这个家伙我来帮你干掉！”

李陵原本就非常不喜欢李绪。他觉得靠取悦女人发迹的人，连看了都会恶心。因此，他把母亲和妻子被杀害的怨恨一股脑儿加到李绪身上。

“我一定要让李绪好看！”李陵经常口出此言，因此，匈奴之中无人不知李陵痛恨李绪之事。

一天，李绪的尸体在沙砾地被发现，所有的匈奴人当然第一个联想到李陵。实际上，李陵并没有直接下手。他不否认自己有这个意思，但由于对方始终回避着他，所以迟迟没有机会。

“是不是你干的？”单于问李陵。

“我是有这个意思，但很遗憾，不是我干的。”

“那会是什么人干的呢？”

这一点，李陵大概推测得出，不过，他并没把这个人的名字说出来。这个人由于同情我，所以替我把李绪干掉——我怎么能把这个名字说出来呢！

“我不知道……我想大概是老天爷替我报仇

的吧！”李陵如此回答。

“可是，每个人都认为是你干的，包括我的母亲在内。我的母亲格外宠爱李绪，一心一意要为李绪报仇。你的处境非常危险，非小心提防不可。”

当时的匈奴王系且鞮侯单于，母亲为伊稚斜单于的夫人。伊稚斜死后，由儿子乌维继任，乌维单于死后则由其子乌师卢继位。乌师卢少年夭折，因而由其叔（即乌维单于之弟）响犁湖继位，但这个人也于一年后去世。

再由其弟且鞮侯为单于。也就是说，伊稚斜单于的夫人于三个儿子和一个孙儿相继为单于期间，始终以太后身份掌握权势，新即位的且鞮侯压根儿不敢反抗母亲。

“我大概没有能力庇护你。你暂时逃到北方去吧！”

单于遂让李陵逃到北方，他非常欣赏李陵的骨气，也十分讨厌取悦自己母亲而发迹的李绪。听到李绪被杀时，他是比什么人都高兴的。

“谢谢你的关怀。”

李陵由衷地向单于道谢。这时候，他第一次有了出仕匈奴的决心。故国已无母亲和妻子存在，他再也没有什么好牵肠挂肚的了。何况单于想尽办法保护自己！

“你逃亡应该不会很久。”单于说。

单于的母亲业已年迈。

不久，由于大阏氏去世，李陵得以重返匈奴宫廷。单于格外照顾李陵，不但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更立他为右校王。这是破格重用。

当卫青和霍去病忙着讨伐匈奴时，汉与匈奴的关系已极为恶化，两国互相扣留对方的使节。也就是说，外交关系完全断绝。

但，且鞮侯于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一即位，就让扣留着的汉朝大使郭吉及路充国等人归国。这可以视为匈奴有意恢复邦交。汉为了要报答，也决定把扣留在手中的匈奴使节送回。

汉此际的使节团团长是中郎将苏武，副团长是张胜，秘书长则为常惠。这个使节团后来卷入匈奴的内讧。

原来缑王和虞常两人企图在匈奴国造反。不过，他们不是意图推翻匈奴国。

缑王是昆邪王（塞外民族之一）的外甥，昆邪王降服于汉时，他也出仕于汉，后来从军讨伐匈奴之际，为匈奴所虏，现在出仕于匈奴国。

虞常是与卫律相偕投降匈奴的人物。

卫律是在汉成长的匈奴人，经由宫廷乐长李延年的推荐，出仕于汉，甚受武帝垂青。但李延年因罪被诛杀后，曾经受其推荐的卫律担心自己会受到牵连，便带着虞常等人逃亡至匈奴。

武帝为这件事情大为震怒。

——朕待你不薄，而你却背叛朕。忘恩负义之徒绝不饶恕！

武帝因过于生气而口沫横飞地咒骂道。把他们抓回来剁成肉酱——他甚至在群臣面前这样说。

缑王和虞常很想回汉。然而，他们一个是投降，一个是逃亡，这样的人当然不容易获准回国，除非带着什么“特别”礼物。

——卫律的首级！

如果以武帝恨之入骨的卫律首级为礼物，回国之事一定会被准许才对。

即使不能取得首级而只是将其杀害，应该也算是一件好礼物。

纵然杀害卫律，要从匈奴国逃出，则需要汉使节的帮忙。所幸虞常和副使张胜有一面之交，他于是将计划谋杀卫律之事告诉对方。

——这个计划很好。

知道皇帝对卫律甚为光火的张胜，认为协助此事是一件忠义之举，因此在金钱方面给予虞常一些援助。

缑王和虞常动员七十名同道，计划于单于出外狩猎的机会，杀害卫律。但七十人中有人临时起了怯意，于深夜脱逃后，向官方密告了这件事情。

谋杀卫律之计划因而失败，给予造反者金钱

援助的汉使节团，也被卷入事件的漩涡。

这是副使张胜做的事，正使苏武一点也不知情。但苏武是个极富责任感的人，他以有辱君命而深深自责，遂起了引咎自杀的念头。他拔刀刺向自己的胸膛，当场昏倒。

而匈奴却有使死者还魂的秘术。他们在地面挖一个坑，置燠火于其中，然后使死者匍匐其上，并且用脚猛踩其背，死者由于吐尽体内淤血而得以复活。

苏武于半日后苏醒。

单于想使这位杰出人物成为自己的家臣，便用各种方法，也曾予以利诱。此外，甚至将他投狱及放逐至北海（贝加尔湖）边地。

——牡羊生子时让你回汉。

在诸多威逼之下，苏武还是坚决不答应成为匈奴之臣。系狱期间，未有餐食供应时，他将毛毡之毛和雪吞入，用以充饥。在北海期间，他以活捉野鼠、寻觅草根活命。

苏武被扣留的第二年，李陵成了俘虏。受单于密令的李陵前往说服时，苏武却说出如下之语：“如果你一定要说服我归降匈奴，我会和你痛痛快快喝酒喝到天亮，然后死在你面前。”

苏武在匈奴之地被扣留达十九年之久，到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始被准许归国。守节不逾的他，未曾出仕于匈奴。与之相较，出仕于匈奴

且被授予王位的李陵则不得归国。在送别席上，李陵边舞边作了如下之歌：

径万里兮度沙幕（漠），
为君将兮奋匈奴。
路穷绝兮矢刃摧，
士众灭兮名已。
老母已死，
虽欲报恩将安归！

歌毕，李陵潜然泪下，告别苏武后，头也不回地离去。

四七 / 武帝年迈

有个名叫江充的人。这个人自我表现欲强得不可理喻。他此生最大的乐趣，在于被人认为与众不同——他整个脑袋里装的只有这件事。

他是赵国邯郸人，妹妹是鼓琴、歌舞名手，嫁给赵之太子刘丹。由于这层关系，他被赵王奉为上宾。而他却不以此为满足，一定要使自己的存在更为轰轰烈烈才甘心。

当时的赵王刘彭祖是武帝的异母兄。太子刘丹是纨绔子弟型人物，生活相当紊乱。这一点，江充由于从妹妹处听来，所以相当清楚。这种事情大可作为凸显他自己的材料。

江充遂将太子在外面做的坏事告诉太子的父亲赵王。他如此做，为的是想把赵王的家庭搅得一塌糊涂。

“我有把一国之王的家庭弄得鸡犬不宁的能耐……”想到这一点，他已乐得合不拢嘴了。

由于挨了父亲一顿训诫，太子刘丹这才知道江充告密之事。而刘丹并不是好惹的人。痛恨江充的他，决心要报复——就把江充抓来揍个半死不活吧！

江充在千钧一发之际逃亡了。但他的父亲和兄长却被太子抓去杀害了。

江充向西边逃走。他原名“江齐”，“江充”是于逃亡之际使用的化名。来到国都长安后，他将赵太子的恶行向官方呈报。父亲和胞兄被杀的江充，终于等到报仇的时刻。

皇族之恶行乃天下大事。

身为皇族领袖的武帝，决定亲自审理本案，于是下诏引见江充。

——请皇上准予以平时衣着晋谒。

江充事前提出申请且获允准。

自我表现欲极强的江充所谓的“平时衣着”，实际上非常突兀。他意图以此奇装异服引起皇帝的注意。

这是用丝绸做的军衣，弧线的衣摆在后面垂交在一起，形状有点像现代的燕尾服。他的头冠插有长长的羽毛，一走动就摇曳不已。这种矫饰的模样，相当令人作呕。

而武帝具有与一般人不同的兴趣，他竟然欣赏起江充这一身怪异装束来了。

“燕人和赵人的模样儿颇为奇异……”

武帝眯着眼睛，问了江充一些政治上的意见。

赵太子刘丹遂以奸淫胞姐之罪被逮捕。父亲赵王眼见这是儿子的生死关头，所以拼命向皇帝恳求饶恕：

——臣会选拔赵国勇兵，令丹率领前往讨伐

匈奴，报效国家，尚请饶恕丹之小命。

武帝驳回这项请求。

后来，刘丹得免死罪，不过，被废了太子之位。

武帝认为江充告发赵太子刘丹是一桩很有勇气的行为。告发自己的主子同时又是妹夫，当然需要极大勇气，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事情。

武帝任命他为检察官，并认为这是适材适所的安排而甚为满意。这样的人成为检察官后，对皇族、外戚以及近臣都不会有所容情才对。

事实果然如此。江充对皇族格外注意。稍有差错，他就毫不容情地加以检举。

在江充的手下，连皇太子也不能例外。事实上，太子曾有过被江充告发之事。

一次，太子使者的车不经意走上驰道而为江充发现。驰道是街道的中央部分，这个地方只有皇帝的车驾可以通过。其余的人驱车走上这条路时，一定会被问以不敬之罪。

——请你放我一马。这种事情不能让皇上知道。

太子礼貌地恳求，而江充却执意不肯，将一切向皇帝具实报告。

“你干得好！这是检察官应有的态度！”

武帝大为嘉奖江充不畏惧太子威势的工作表现。

江充已然成为所有人畏惧的对象。一些皇族和宫廷权势者，为了攀上交情而拼命向他送礼。虽然他因此而致富，不过，发财不是他的目的。

他要的是显示自己的力量。

——除皇帝以外的任何人，都得向我低头，连太子也不例外，我还不够伟大吗？

他的目的在于满足自我表现欲，得到财物只是其副产品而已。过去把赵王家庭弄得一塌糊涂，甚至引起他们父子纷争，这并不是为了要得到金钱上的利益，而是看到以自己的力量惹出事端便十分高兴。

江充眼前力量之泉源何在？这个力量来自连他也无法居于其上、唯一的例外——武帝。

这时候使用“武帝”这个名词或许不妥，应是“皇帝刘彻”才对。武帝死后，下一代皇帝会给江充同样的力量吗？

江充想到这一点，内心极为不安。

皇太子刘据系武帝长子，乃卫皇后所生。被一般人称为戾太子的这个人，曾经为驰道问题而被江充告发。

为发挥权力，最有效的方法是推倒眼前的权力者，而眼前的权力集团是与卫皇后有关系的人。江充的爪牙遂以这批人为对象。

卫皇后集团当然察觉到这一点。

在这个情形之下，戾太子即位时，江充自然会第一个被肃清。

武帝年纪已经六十多，这在当时来说，是人生的黄昏时期，可谓余日不多。而于武帝二十九岁时诞生的戾太子，此时三十多岁，正是男人气力最为充沛的黄金时期。纵使武帝长寿，皇太子掌握实权的日子也应该不远。或许是看出这一点的缘故吧，进出东宫御所的廷臣越来越多。

我非先发制人不可……

江充有了这个想法。

任何事情我都做得到——他有这个把握。

——太子造反！

如果捏造这样的事件，要使太子的脑袋落地是轻而易举的。而“捏造事件”对江充来说是拿手好戏。

年老的武帝近来认为有人在诅咒他，因而使他精神萎靡。任何英雄豪杰都有缺点，武帝由于疑心自己似乎正被诅咒而苦恼不已。生病时，他更是呻吟着说：“一定有人以咒术杀朕……”

诅咒之术一般又称为巫蛊之术。这个方法是把桐木制的木偶埋入土中，将酒洒于其上，然后请巫师诅咒对方。

江充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曾经将无数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处以死刑。据传，其中绝大部分都以使用巫蛊之术为由，依据史书记载，这个数目

达数万人之多。

武帝再度生病时，有人奏言：“这是有人施巫蛊之术的缘故。”官方立即着手大规模调查。

这样的事情不能因为自认清白就漠不关心，因为随时可能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你家旁边的土中埋入桐制木偶。实际上，当时的江充就是在令人做这种事。

桐制木偶和丝帛文书从太子居所的土中被挖出来！

听到这件事时，连太子都变得脸色苍白。这是何人所干，他一下子就猜了出来。可是，对方不是泛泛之辈，而是绝不放走看中的猎物、吃肉不吐骨头的猛兽！

“该如何是好呢？”太子问太傅石德。

“这样的事情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这显然是江充干的，他的目的在于扳倒卫氏一族。宰相公孙贺和两位公主连遭毒手，现在轮到殿下了。”石德面露悲戚神色说。倘若太子以施巫蛊之术的罪名被处刑，身为太傅的他当然有责任，自然也会被处死。

卫皇后之姐夫——宰相公孙贺，因涉嫌施巫蛊之术而于去年死在狱中。卫皇后所生的两位公主（太子之妹）同样遭江充陷害而死。

“难道没有办法对付江充吗？”皇太子以悲痛的声音说。

“方法只有一个。”

“那是什么？”

“把江充这个浑球干掉！”

“如果这是唯一的方法，也只有如此了！”皇太子颌首道。

武帝当时住在甘泉宫。甘泉宫是武帝将秦之离宫改建而成的宫殿，一名云阳宫。这个宫殿在甘泉山山麓处，离长安相当远，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大约八十公里。

江充连向在甘泉宫的武帝求救的机会都没有。

“你这个赵国乡巴佬！”太子对手脚被缚的江充踢了一脚后，更吐口唾沫，道：“你这个混账，在乡下把赵王家搞得一塌糊涂，这样还不够是吗！现在竟然企图离间我们父子的感情——快把这个家伙的脑袋砍掉！”

此刻的江充再也没有任何力量了，只有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的份。太子卫兵挥刀把江充的头砍了下来。

——肃清江充一派人！

太子一方面在长安贴出这个布告，同时又做了如下宣示：

皇上卧病甘泉宫，闻命在旦夕。今有奸臣欲趁机叛乱，特予以镇压。

由于这是仓促之事，根本没有时间仔细研究

作战方式。这项宣示更非聪明之举。言及皇帝之死，是大不敬罪。事实上，虽然武帝健康情形不佳，也还不到病危的程度。

武帝此时六十六岁，虽已年迈，但向来以全知全能姿态君临天下的他，对一般民众而言，仍具有绝对性威严。于皇帝不在期间，在国都造乱的太子是叛逆之徒——人们都有这个想法。

胜负就此而定。

“戾太子乃大逆不道之叛徒，应将之彻底攻打，格杀勿论！”

武帝遂对宰相下此命令，也就是敕命。抗拒讨伐军者会被视为乱臣贼子。

戾太子解放囚犯后，在长安抵抗五日终于不敌，而从长安东南门向城外逃去。

二十日后，他于湖县一个叫泉鸠里的地方潜伏，但为人所发现。看到隐匿之处已为捕吏包围时，戾太子看破一切，悬梁自尽。

太子之母亲卫皇后也因这起事件连带被赐死。即使与武帝共同生活达四十八年之久的皇后也未能安享天年。

这是发生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八月间的事情。第二年，戾太子的冤枉终告真相大白。不仅皇太子如此，过去涉嫌施行巫蛊妖术而被处刑的数万人，都是受江充陷害，也获得证明。

虽然武帝大大后悔，但这已来不及了。他于

是在戾太子殒命之处的湖县建造“思子宫”。顾名思义，建造这座宫的目的当然在于思念故子。此外，他又建造一座楼台，以“归来望思之台”为名。这个名字的意义当然是“盼望太子之魂回来”。

你当时慌什么呢！你为什么 not 找朕商量？

明知后悔莫及，武帝还是如此叨念着。自己当时的确也欠缺考虑，在怒不可遏的状态下，未免太过急躁了。被自己处分的不是只有戾太子，还有三个孙儿和一个孙女……想起这一点，武帝就潸然落泪。

戾太子的长子已有夫人王氏，和丈夫一并被杀。事实上，两人已生有一个儿子，算是武帝的曾孙。王夫人希望这个儿子能够活命，所幸监禁这个婴儿的廷尉监（高级法官）丙吉，偷偷把他交给女囚抚养。

这个婴儿名叫病己——也就是后来的宣帝。

武帝在为戾太子深深怜惜的同时，对江充更为恨之入骨。因此，他把江充一族悉数杀尽。

“是我看人看走了眼……”武帝深深有此感觉。他觉得自己老了。独裁皇帝的老迈就代表时代的衰微。

戾太子自杀后的八月癸亥日，曾经发生一次令人生惧的地震。戾太子死时是辛亥日，所以这是十二日后的事情。

建造思子宫的翌年，武帝于前往山东半岛东莱之际，曾经准备坐船到据说在海中的神仙岛。但由于飓风猛至，海浪汹涌，船只根本不能出海。

翌月，雍县在无云状态之下，空中突然扬起三声如雷巨响，天上掉了两块漆黑的陨石。

这是什么事情的前兆？

武帝心情变得非常沉重。

四八 / 哀情何其多

戾太子死后，武帝没有另立皇太子，到戾太子死后才知道他是个优秀的继位者。另一个理由是，其余众多皇子，没有一个令武帝赏识。

不，还有一个或许能成器的儿子……

武帝如此安慰自己。他还有一个尚未能看出器量的儿子，这就是么子弗。他六十三岁时，赵婕妤生下了这个儿子。虽然目前还年幼，但武帝已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这个孩子的身上。

——这个孩子与众不同。

武帝相信这一点，因为不如此想便活不下去。实际上，武帝有此信念，也不是没有根据。弗是母亲怀胎十四个月才生的孩子，这不是寻常之事，这样的孩子将来一定会成为非凡人物。

而经过戾太子事件的武帝，再也不敢正式立皇太子。

婕妤是女官位阶之名，人们则以“拳夫人”称呼弗的母亲。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她一只手掌生下来就紧握着，从来没有打开过。

她的娘家非常贫穷，父亲早死，母女到处流浪。她们流浪各地，并不是为了要讨生活，而是母亲不忍让永远握着拳头的女儿被人取笑，因而辗转各地居住。

当时的她被称呼为“拳娘”。母亲为掩盖女儿之畸形，用布裹住了其永远不放开的左手拳头。

“我怀这个孩子时，曾经做过一个梦。一位白发老人对我说：‘你会生下女儿，而这个女儿有异于常人之处。若经高贵之人碰触一下，她的怪异之处立刻会消失，不但变为正常，还会成为人上之人。’”

她的母亲常对别人说这样的话。

母女俩流浪各地，而这位母亲到处说出托梦之事，所以，“拳娘”的故事早为许多人所知。

武帝身边自然有专人经常把诸国怪谈奇闻说给武帝听。因此，武帝当然听过“拳娘”的故事。

“结果，有没有高贵之人碰她一下呢？”武帝好奇地问。

“有几位县令或郡守曾经在好奇心驱使之下碰过她的手，但这个女儿的拳头还是没有打开。这位母亲说，那是因为你不是高贵之人。一些县令听了大为生气，还把这位老太太鞭打一顿呢！”

“真是怪事。”

“是的，这个女孩确实奇怪。”

“朕说的怪事不是指这对母女，而是指区区县令而自以为是高贵之人的这些地方官而言。”武帝道。

一天，武帝出游时，一名近侍禀告道：“据

说，那个拳娘就住在附近。”

“呃，这个女孩的事，朕听说过多次。你去把她带来让朕看看。”武帝也在好奇心驱使之下，如此命令道。

不多一会儿，一名女孩被带来伏跪在武帝面前。左手用布裹着的这名女孩，脸蛋倒是非常标致。

“来，你把手让朕摸摸看。”武帝说。

“皇上，请千万别这样！”跟着女儿来的母亲吓一大跳，连忙猛摇头说。

这个世界上最高贵的人当然是皇帝。倘若让皇帝摸了，拳娘的拳头还是没有打开，如此一来，托梦之事会成为诳语，将此事说出去的她，脑袋说不定会被砍掉。

“这是圣旨，由得了你反对吗！”

被怒喝之下，这位母亲不得已用颤抖的手解开了裹着女儿左手的布。这个女孩的手依然紧握着。由于长久被裹着没有晒过阳光，所以这只手的皮肤十分白皙。

“你不用怕，靠过来一些。”武帝道。

“是的。”拳娘膝行向前。

“把手伸出来。”

拳娘只好听命，怯怯地伸出左手。武帝身躯微微向前倾斜，用手指轻轻摸了一下她的手背。

结果，拳娘紧握着的拳头，手指竟然一根一

根地松开了！嫩葱般纤细的手指像花开一般徐徐展开！

在场的人无一不发出惊叹之声。

多么令人惊异的事情！

这绝非骗局。“拳娘”故事相传已十几年，不是最近才有。不可能临时设计——这一点，每个人都知道。

武帝本人也大大惊讶。这件事情证明了他确实是高贵之人——而且是在众人面前！

“把这位姑娘送进后宫吧！”武帝说。

一股香气弥漫四周。

——这是一大喜事。

群臣交口说着这句话。

在进入后宫之前，为了做一些准备，拳娘被准许回家一趟。她的母亲满面泪水地对她道：“你过去或许埋怨过我这个母亲待你过于苛刻，因为我把你本来就和常人没有任何不同的一只手用布绑起来，让你装成畸形的样子。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使高贵之人注意到你。看到你受罪的样子时，我也是心痛如绞啊！……不过，这个安排生效了，你果然因此而被天子看中，很快就要受到他的宠爱。希望你今后永远幸福，有时候也能想起我这个母亲……全世界知道拳头秘密的只有我一个人而已……”

拳娘遂进入后宫，得婕妤之位，生下皇子后

居住钩弋宫。未料，发迹迅速的她突然重重地跌落。

“把这个女人拖到暴室去！”

一天，武帝突然下了这个命令。“暴室”指的是收容犯罪宫女的监狱。

“这个女人非处死不可！”武帝又说。

君无戏言，一旦说出，绝不可更改。

实际上，拳夫人所犯的罪微不足道，不过是未谙宫廷礼节，犯了一点小错而已。换成别的女官，顶多被谴责一下就没事。因这等小错而被处斩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更何况它是生下皇子的女人。

每一个人都为天子的处置而大吃一惊。

拳夫人跪在武帝面前乞求饶恕，但武帝始终摇头不答应。

“去吧！这是你的命运！”

被宦官拖走时，拳夫人频频回头。在闺房里那么宠爱自己的天子，为何变得如此绝情？——拳夫人实在不敢相信。到临死之前，她一直都认为宣示恩赦的使者会到来。

而使者始终没有出现。

武帝有意让拳夫人所生的儿子继承帝位。在母亲胎内待了十四个月的刘弗，个头较一般的小孩高大，智能也好像特别发达。

只是，他过于幼小。于武帝六十三岁时出生

的这个孩子，就算于十五岁举行男子成人加冕典礼，武帝到时也已七十八岁。

“我可能活不到那么大的岁数……”武帝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十分衰弱。

帝王应该是全能之人，而他却无法防止自己衰老。

据传为武帝所作的《秋风辞》，起首之句是：

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结尾之句则为：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我顶多再活几年吧……

如此一来，继位的皇帝还未能举行成人加冕典礼。幼帝即位时，实权将落入担任监护人的母亲手中，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汉王朝二代皇帝惠帝即位时，虽然不是年幼，一切决定权却归其母亲吕后掌握，刘氏王朝因而濒临覆灭边缘，何况当时的吕后已是思考能力成熟的人。

倘若由刘弗即位，皇帝过于年幼，而皇帝之

母过于年轻。

决定以幺子弗为继位者的武帝，故决定不让拳夫人活着。

与其让幼帝在年轻母亲的监护之下，不如由智虑深远、为人诚直的老臣辅佐。

武帝选的人是霍光和金日磾。

霍光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弟弟。

如前所述，霍去病是卫皇后的姐姐卫少儿成为霍中孺侧室而生的孩子。卫少儿由于妹妹成为皇后，因而嫁给“像样一点的男人”做妻子。霍去病是卫少儿的拖油瓶。

霍中孺于侧室卫少儿走后，再与妻子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霍光。

所以，霍去病和霍光是同父异母兄弟。霍去病由于母亲是卫氏的关系，因此发迹甚快。他于二十四岁去世时，已位极人臣。

霍去病于发迹后，购买田地宅邸送给生父霍中孺，也把异母弟霍光带到长安，为其安排仕途。虽然是兄弟，哥哥霍去病是与卫皇后有血缘关系的外戚，弟弟霍光则与皇后毫无血缘可言。

相较于哥哥，霍光于踏上仕途后始终显赫不起来。他很清楚自己是靠哥哥的关系得到这份差事的，所以知道自己的分寸，绝不敢嚣张。

在霍去病死后，霍光依旧以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身份负责皇帝座车事宜，在皇帝身边伺候达二

十多年。

小心谨慎，未曾有过。

《汉书》做如此记载。

“我原本是没有资格在皇帝身边伺候的。”

他态度如此谦虚，所以极得人缘，也由于工作认真，深获武帝信任。

发生戾太子之乱时，卫皇后以及卫氏一族全被诛杀。

倘若有卫氏血缘，霍光这时候当然也会被肃清。他的确是经由与卫氏有血缘关系的哥哥霍去病推举而出仕朝廷的，不过，霍光本身与卫氏并无血缘关系。

霍光因而得以安然度过戾太子之乱。

武帝选拔为幼帝辅佐人的另一人物金日磾是匈奴人，而不是汉人。

元狩年间，霍去病大破匈奴时，单于有意将打败仗的昆邪王和休屠王诛杀。这两位王不愿白白被杀，于是决定双双向汉投降。

两人经过协商决定后，休屠王却起悔意。

——我是匈奴贵族，怎么可以向敌人降服呢？

听到休屠王如此呢喃时，昆邪王心生不安，便疑心生暗鬼。

“莫非休屠王意图杀害我，而后以我的首级当礼物献给匈奴单于！”

昆邪王于是先发制人，袭击休屠王，将之杀害。然后，他率领休屠王的部下，向汉投降。

——休屠王反对降汉，所以我把他杀了。

昆邪王如此禀报武帝。

对汉而言，迄今为止，归降的匈奴贵族只有昆邪王，于是将之列为侯。昆邪王带来的部下当中，休屠王一家人被认为是反对投降之“贼”，因而成为朝廷奴隶。

此时，休屠王的长子才十四岁。这就是年轻时候的金日磾。他被送到宫廷厩舍，担任马夫工作。匈奴人可说是坐下来就与马儿为伍的民族。他们都是天生骑手，对照料马匹极有天分。所以，让休屠王的儿子照料马匹，应该是适材适所之事。

为获得名驹而派军远征大宛的武帝，是个典型的马迷，对马匹的鉴定眼光也相当高。

“三号厩舍的马匹照料得非常好，是何人照料的？”

一天，武帝如此问。

“是休屠王的儿子金日磾照料的。”一宦官回答。

“呃，对，好像有这么一个人。”武帝想起以匈奴贵族为奴隶之事而产生兴趣，“把这个叫金

日磾的人带来。”

看到金日磾是个容貌出众的高个子美男子时，武帝立刻决定升他为“马监”。

赐汤沐衣冠。

史书此一记载，表示取消其奴隶身份。

武帝非常宠爱这名匈奴青年，使其次第升级，并且置于自己身边。

武帝准备将自己的幼子托交霍光和金日磾。这两人有一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不是显贵出身。由于他们是受赏识而发迹的，在做事方面自有一番拿捏，为人谨慎，断不可能起叛意，因此最适合担任这项职务。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春，武帝病笃。他于临终前一日，立幺子弗为皇太子，分别任命霍光及金日磾为大司马大将军及车骑将军，并且担任辅佐幼帝任务。

武帝享年七十。刘弗即位时年仅八岁。这就是昭帝。

四九 / 保全霍光体制

汉帝国的扩张时代已成过去。扩大版图之事，在武帝的手中完成了。因此，他避开具有侵略性的人物，选择霍光和金日磾这类守成型人物为幼帝之辅佐人。他要的不是如过去卫青或霍去病那样屡建奇功的武将，而是唯恐犯错、态度慎重的大臣。

对幼子昭帝（刘弗）继位之事，表现得极为不悦的是燕王刘旦。

武帝共有六个儿子。原本为皇太子的长子刘据（戾太子）死于悲剧，已如前述。

王夫人生的齐王刘闳和李广利将军之妹李夫人生的昌邑王刘髡，此时已死。

幸存的除了昭帝以外，只有李姬生的燕王旦和广陵王胥这对兄弟。广陵王刘胥由于有同腹兄长，所以压根儿没有当皇帝的念头。而燕王则对年少昭帝之即位甚感不快。

“为什么不是由我当皇帝呢！”

他越想越生气。他的母亲王夫人已病死，而昭帝的母亲拳夫人则因触犯法条而被诛杀。犯罪女人生的儿子，怎么可以当皇帝呢！

燕王是一位雄辩家，阅读不少经书杂说，爱好天文历算，更酷爱游艺和狩猎，兴趣极为广

泛。他也非常好客，燕王宫殿随时可见大批食客出入。

皇太子在时，他当然没有觊觎皇位之意，但皇太子败死后，燕王认为帝位应该由自己继承才对。

武帝之子只剩同腹弟弟和母亲被处刑的么弟。由于身在燕国偏僻地方，所以燕王对朝廷内情相当生疏。因此，他认为么弟之母拳夫人既然被父亲憎恨而遭杀，则这个女人生的儿子不应有继承皇位的资格。而同母弟弟广陵王也确实不成器，以玩乐为能事的他，唯一的长处是膂力超人。他常在家臣面前举起铁制巨鼎而洋洋自得。他不但在举重方面有一手，更有赤手空拳搏倒猛兽的勇猛。但如《汉书》所记载：“动作无法度。”这个任性的弟弟根本不喜欢读书，也就是说，空有蛮力。

因此，燕王认为自己才是有资格成为皇帝的人。

——儿臣想上京入宿卫。

他遂上书父皇。

自己是继位者，因此，不应长期待在燕这等偏僻地方，理当到国都长安，随侍父亲身边。父亲既然年迈，倘有三长两短，自己可以即刻统御群臣——这封上书的含义在此。

“这个家伙昏了头啦！把使者关进牢里去！”

武帝一怒之下，不但将使者投狱，更将燕之领地中的良乡、安次、文安等三县没收。燕王对此措施大感意外。

武帝此时已经决定以幼子弗为继位人。他之所以杀死拳夫人，为的是使幼帝不受牵制。对于这个内情，燕王全然不知。

“老头子由于年纪大，火气也变得特别旺。现在居然变得这般难缠了……”

他只是如此耸了耸肩。

刘旦是受封为燕王的人，最大的任务应该在于好好统治领地。他把父亲的怒意解释为“别想插手管国家大事，好好达成自己的任务”的训诫。

实际上，武帝的怒意表示：“你不是继位者！”但燕王并没有想到这一层。

接到武帝去世通知时，燕王并没有依照惯例行礼，他以“这封敕书的封印过小，莫非国都发生变故”为由，派遣家臣来到长安。

使者回来后，报告了有关昭帝即位的情形。

“先帝未有遗言，盖公主也未得于临终之时被召见。”

盖公主是武帝长女。

“这不是不对劲吗？”

燕王遂决心推翻昭帝，由自己就帝位。他首先散播如下谣言：

先帝未留有遗嘱，系由霍光擅自使幼儿即位。此幼儿并非先帝之亲生儿子。

这不是没有前例。二世皇帝惠帝无后嗣而去世时，吕氏曾将与刘氏无血缘关系的一名幼儿扶上帝位，以为傀儡。

——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燕王期待老百姓想起这个前例，进而相信此一谣言。

而想到自己临终时有可能无法言语的武帝，早已留下“物证”，以证明他要选择幼子弗为继位者。

原来，武帝令人绘制传说中周公背着年幼成王引见诸侯场面的图，并且在群臣面前交给霍光。

——以年幼末子为帝，并且由你辅佐。

他的意图在于：以此图作为自己这个意思的证据。

因此，燕王的企图不得如愿以偿。

“拥戴幼帝的朝廷在不安定状态之下，迟早会发生倾轧，我就等到那个时候再伺机行事吧！”

做此决定的燕王，开始仔细观察昭帝朝廷的动态。

这是霍光的天下。同样受先帝之托为幼帝辅佐人的金日磾，以自己乃外国人为由，处处保持

收敛态度。因此，朝政全归霍光独揽。

一个人的势力特别突出时，不平分子会合力与之对抗，这乃是正常现象。

——对方只有一个人。我们联手起来，一定能将之扳倒。

这样的事情也经常发生。

当时居左将军之职的是一个名叫上官桀的人。其子上官安是骠骑将军，娶霍光的长女为妻。这对夫妇生的女儿由于年龄相配，在昭帝之姐盖公主的斡旋之下，进入后宫，成为昭帝皇后。

这是一对金童玉女型的皇帝和皇后。

霍光与上官桀原本就是姻亲，孙女儿现在更成为皇后。这桩婚姻之所以成立，完全是因两人交情甚笃的缘故。

权力有不可思议之力量，几乎可以“魔力”称之。一个人的心，常因此而完全改变。

霍光的势力愈来愈扩大后，上官桀渐渐感觉内心不快。

“我的位阶原来是比他高的。”

上官桀为武帝时代的宫中席次而耿耿于怀。

“就以皇后同为我们的孙女而言，我是祖父，霍光只是外祖父。而我却被压在下面，真是岂有此理……”

他起先还为亲家霍光的发迹庆幸，但眼看霍光日益飞黄腾达，心里开始颇不是滋味。

“我也想要有那样的权力……”

由于对方权力在握，上官桀非处处央求他帮忙不可。霍光当然尽其所能地帮助上官桀，不过，总是有个限度。

已故武帝将后事托交霍光，就是因为看中他做事情有分寸。也就是说，霍光是不容易为私情所动的人。

上官桀由于孙女儿成为皇后乃得力于盖公主之斡旋，因而一直找机会欲有所回报。

皇帝之姐盖公主是相当淫荡的女人。这段时期，她的姘头是一个名叫丁外人的小白脸，其出身十分低微。但公主之爱人非有诸侯之地位不可。

——请把丁外人封为侯。

上官桀如此央求霍光。但这对霍光而言却是无理要求。

——有功者始得封为侯。

这是汉建国以来的原则。

丁外人充其量只是面貌姣好罢了，对国家并无任何贡献。何况自称出身河间地方的这个人，连来历都不清楚。

“请不要为难我。高皇帝（刘邦）以来，无功不封侯是原则，这一点你不是不知道。”霍光

摇着头说。

“所以我要请你格外通融嘛！”

“有些事情确实无法通融，这一点请你谅解。”

“那么，给他光禄大夫的职位，应该可以吧？”

上官桀不再提封侯之事，主动降低要求。

光禄大夫是枢密顾问官，位阶与九卿相等，是薪俸二千石的官职。有了这个地位，就能晋谒皇帝，因此，上官桀想要为盖公主的爱人争取到这个起码的职位。霍光却依然摇头，说：“这个人有什么功绩或才华，使得我非任命他为光禄大夫不可呢？”

“这不是功绩或才华的问题，而是……而是为了盖公主……”

“朝廷待盖公主不薄，相信她也不敢有所奢求才对……总而言之，这个原则是绝对无法变更的。”

由于被霍光严拒，上官桀气得几乎要吐血了。

“这个家伙升为大司马大将军，就如此跽了起来。”

有姻亲关系的上官桀因而变为反对霍光体制的不满分子。对中央情势极为注意的燕王，很快就得到这个情报。

御史大夫桑弘羊建立了盐铁专卖制和酒税法，为国家增加不少财富，可谓功高一等。他也为自己的亲戚要求官爵，而被霍光拒绝。

“霍光之所以有此官位，威风凛凛，完全是靠我辛辛苦苦推动专卖制度和征税使国家富裕的结果。我要求帮一点忙，他都不肯，这样不是做得太绝吗！”

桑弘羊遂成为反霍光分子。

——又多了一个人！

燕王为增加一名同道而暗自欣喜。

盖公主由于未能为爱人争取到官爵，也对霍光有所埋怨。燕王趁机把她拉来参加阴谋。

造反集团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机会。就在这个时候，霍光增加了大将军麾下校尉（部队长）的人数。在朝廷的造反集团分子于是以燕王名义，提出了弹劾霍光之奏文：

霍光擅自增加所属校尉人数，倘若任其如此越权行事，军队将来悉归其手中，由其指挥自如，难保不因此而有逆行动。本人特此拟奉还燕王地位，进入宫中担任护卫圣上之任务，并监视奸臣之蠢动，尚祈恩准……

当时的官员每五天有一天休假。造反集团刻意选择霍光休假之日，提出奏文。

昭帝当时十四岁。依照习惯，皇帝接到奏文就交给法务官。法务官归御史大夫桑弘羊管辖。

造反集团的计划是：于检讨奏文时，假借圣旨将之判决“有罪”，借以逮捕霍光。

结果，昭帝把奏文扣在手中，并没有交给法务官。

隔天，霍光进宫后，听到自己被弹劾的消息，心生畏惧，不敢进入殿中。

“大将军为何不进来？”昭帝问道。

“由于燕王弹劾大将军，所以他不便进来。”上官桀答道。

“叫他不用怕，赶快进来。”昭帝命令道。

霍光来到皇帝面前，脱下头冠，跪伏等待罪状宣告。

“哈！哈！这封奏文是有人伪造的。大将军增加校尉之数还不到十天，在远地的燕王哪有可能已经知道呢？这不是很矛盾的事情吗？显然这不是燕王上奏的。快去把提出这封奏文的人逮捕起来吧！”昭帝命令道。

提出奏文的人已经逃之夭夭。

造反集团的计划失败。

有霍光才有自己——昭帝虽然才十四岁，对这一点却很清楚。万一失去霍光，燕王即刻会攻打过来——他想象得到这一点。

燕王这一帮人又安排了另一个计划。

由盖公主举行酒宴，招待霍光。到时候，部署伏兵，一举将之杀掉。除掉了霍光，皇帝根本

不足为惧。然后废掉昭帝，改立燕王——这是强行之策。

但这个计划由盖公主一名家臣的父亲——名叫燕仓——告密，所以又告失败。

造反集团上官桀、上官安父子、桑弘羊以及盖公主养的小白脸——丁外人等，连同族人全被处死。

身为皇族的燕王和盖公主，则被皇帝赐死。
霍光体制得以保全。

五〇 / 废帝始末

虽然昭帝为人贤明，却在位仅仅十二年就辞世。去世时他才二十岁，还没有儿子。继位者的问题于此发生。

燕王自杀后，武帝的儿子只剩燕王的同腹弟弟——广陵王刘胥一人。而这个人只会举重，毫无才华可言。

“由广陵王即位妥当吗？”

心中如此疑虑，却绝不说出来——霍光的厉害之处就在这一点。事情绝不由自己说出，而是设法让别人先发言后，才加上一句：“说的也是！”霍光就是这样的人，一切只求无过。

虽然是空有蛮力，广陵王毕竟是武帝唯一活着的儿子。就血统而论，他是最有资格的继位者。

是否有能力成为天子，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周太王废长子太伯而立末子王季。文王也废长子而立武王。广陵王乃已故先帝之兄长，由于条件欠缺，武帝因而未将其立为继位者。也就是说，他已是被废的人，现在立他为帝，这是不合道理的。由广陵王继承宗庙祭祀事宜，确实不

妥。

——一名勇敢的“郎”如此上书。

“说的也是！”

霍光把这封奏文交给丞相杨敞过目。

“我也认为广陵王不适宜。”丞相颌首。

广陵王的庸愚已是天下人嘲笑的对象。

“那么，只有从皇孙中选一人了？”霍光道。

群臣所做的思考，依然以武帝为中心。皇孙当然是指武帝的孙子而言。

因造反之罪而被命令自杀的燕王之子，自然没有资格。齐王刘闳没有嗣子，因此王位已被剥夺。

说起父亲没有问题的孙子，只有李夫人所生的昌邑王刘髡之子刘贺。刘髡在十三年前去世，昌邑王之位由刘贺继承。

“你的意思是说昌邑王……是不是？”丞相问道。

除此以外更无他人，因此，霍光大可直截了当地把这个名字说出，但慎重成习惯的他，还是让丞相说出这个名字来。

“我看，派使者到昌邑吧！”

片刻，霍光说了这句话。昌邑是今日的山东省金乡县。

“许久没有听到有关昌邑王的消息，不晓得

“是什么？”

“是因为他还年轻的关系吧？”

实际上，霍光也为这一点而有些不安。不过，于十三年前继承昌邑王之位时，刘贺只是个幼童。这样的年轻人没有什么风闻，应该也是自然的事情。

有些史书（如《资治通鉴》等）中载有非难刘贺于武帝之丧时继续游猎而未服丧之文章。但李夫人受宠爱是武帝五十岁前后之事，武帝去世时，儿子刘髡才二十岁，依此推算，孙儿刘贺尚在牙牙学语。这样的小孩，哪有可能狩猎呢？

昌邑王刘贺有没有做天子的资质，还是个未知数。

“有我们辅佐，应该不会有问题。”

年轻人只要教导有方，应会有所成长。两位长老——大将军和丞相都做如此想。实际上，这样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

虽然还不到二十岁，刘贺已是名副其实的纨绔子弟。他的为非作歹已到无人能制止的程度。

接到皇太后名义的敕书后，刘贺即日由昌邑出发上京。

——昌邑王要成为天子了！

昌邑人莫不为此大为兴奋。去世的昭帝无嗣，因此，帝位自然会由武帝之子刘胥或孙儿刘贺之中择一继承。而人们对庸愚的刘胥评价甚

差。相较之下，刘贺似乎较有希望。

正当昌邑家臣如此期待时，便接到皇太后的懿旨要刘贺上京。他们认为刘贺已中选，乃当然之事。

刘贺是个好色之徒。在即将决定自己命运的重要上京途中，他竟然掠夺女人与他同行。

“这女人是个尤物！”

十几岁少年说出这种不适合自己的话。这是难得一见的美人儿——他是以这个理由把她抢来并强迫同行的。向刘贺禀报有此美女之事的，是名叫善的大奴（奴隶头子），他之所以升为大奴，完全是经常为主子安排女人的缘故，认为这是对主子尽忠的表现。

但这种行为在这个时期怎么说都是不对的。此时乃昭帝崩殂、天下正在服丧的时候。在乡下长大且没有教养的善，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被掠夺女人的家人乃向官方投诉。

办案官员找来昌邑之相与之理论，并责问：“天下服丧期间，怎么可以为女人之事惹出事端！”

刘贺身边人物郎中令（亲卫队队长）龚遂获知此事，惊讶得连话都说不出。是否能就帝位，端看刘贺这几天的表现而定，在这种重要时刻，怎么可以为女人之事惹出事端呢！

“主上不想就帝位了吗？”龚遂问刘贺道。

“我当然想啊！”

“惹出这样的事端，就帝位之事恐怕会泡汤的。”

“现在该如何是好呢？”

“只有将责任塞给大奴，把他杀掉一途了。”

龚遂早就对常为刘贺物色女人，并且教刘贺为非作歹的大奴甚为气愤。

“没有他，我会有诸多不便。”

“那就饶了他吧，不过，主上得因此放弃就帝位念头！”

“那不行！”

“这时候还需要为这种人的性命有所犹豫吗！”

龚遂抓着大奴善的头发，交给办案官员，将之处以死刑。

刘贺遂上京，接受皇帝印绶即位。

纨绔子弟刘贺就帝位的最大目的，在于利用这个地位尽情享受。

“后宫女人应该都归我自由享受——她们是为天子而存在的！”

刘贺立刻大肆使用这个特权。他经常设宴招请众臣，连夜大吃大喝，尽情狂欢。他把昭帝宠爱的女官蒙叫来，夜夜与她享受闺房乐趣。

虽然这是皇帝应有的权利，但服丧期间应该检点些才对。刘贺即位是继承于已死的昭帝，虽

是叔侄关系，就国家王朝的立场而言，他算是昭帝的嗣子。

于父丧期间，不在歌舞欢乐方面有所节制，反而举行大宴、行淫乱之事。这样的人有资格统治天下吗！

霍光开始深深担忧。把天下交给这种人，汉王朝定将趋向崩溃。

“于今之计，唯有请求皇太后废新帝一途。”

霍光立刻找来好友田延年，与之商量。大司农（农业部长）田延年甚为通晓事理。

“古时候有殷之宰相伊尹废了庸愚的太甲而使国家安泰之前例。现在应该做的是：列举新帝之罪，废其帝位。”田延年说。

霍光频频点头。这次要废立皇帝，他又成功地使田延年成为提案人。

“废新帝之事没有多大困难，只要把由昌邑跟随前来的两百家臣加以控制即可。问题在后面……武帝之孙只剩下燕王后代，可是，总不能把燕王之子立为皇帝呀！”

“没有孙儿，还有曾孙啊！”

“曾孙！哦……”

霍光的眼睛炯炯发亮起来。

戾太子刘据死于非命是在三十八岁时。由于那是早婚的年代，所以他当时已有孙儿。戾太子的儿子史皇孙与王夫人生有一子。虽然戾太子一

族被诛杀殆尽，唯有武帝曾孙的这名婴孩幸免于难、逃过一劫。这个名叫刘询的婴儿在监牢中受到抚养，据说后来在民间成长。

“这个人今年应该已十八岁……”田延年说。

“听说是个很聪明的青年。”

霍光也听过有关在民间的武帝曾孙的风声。

“而且学问很好……”

田延年也听说过。

“总比现在这位皇帝强吧？”霍光压低声音说。

新帝刘贺的命运等于已经决定了。

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

《孝经》中有此语。“争臣”指敢与主君力争、有勇气以坚定态度进谏的家臣而言。

刘贺被废时，曾经以这句话为依据做了抵抗。我虽然庸愚，不懂事理，但如古语所说，有多名优秀家臣在旁，断不会丧失天下。我有以龚遂为首的许多优秀的家臣由昌邑跟随前来，因此有办法好好治理国家——这是他的论调。

刘贺殊不知他的失败就在于所带来的这批“优秀家臣”。

新帝从昌邑带来两百名家臣。

服丧事毕，新帝行天下大政时，定会安排心腹在自己身边。这时候，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丞相杨敞以及大司农田延年岂不是会从政权中心被逐出吗？

“我看以曾孙为帝，似乎较适宜。”田延年说。

武帝之曾孙刘询于出生后不久，因祖父戾太子之乱，父母双双被杀，自己则在狱吏的同情之下得以活命，后来一直在民间生活。他从未到过宫殿，与宫廷无任何人脉关系。由于身在民间，以普通老百姓身份过活，当然没有半个家臣。因此，刘询即位时，所有的大臣自然都会留任。

在这一点上，全体宫廷要人的利害关系完全一致。

不仅政治要人如此，皇太后的立场亦相同。“皇太后”这个字眼容易引起“老太婆”的联想，实际上，因二十岁昭帝去世而成为皇太后的上官氏，连双十年华都不到。虽然年轻，但她对权力斗争之可怕有切实体验。祖父上官桀和外祖父霍光过去就是如此，祖父和父亲也都因而被杀。丧失权力的人何等凄惨，这一点，她比任何人都清楚。

为先帝服丧期间，掌握绝对权力的人是皇太后。新即位的刘贺，同样非以对母亲之礼对待未及双十年华的皇太后不可。皇太后只有在服丧期

间，能以母亲身份废立天子。

“服丧期过后，来自昌邑的那批人一定會在宮內掌握實權。到時候，臣等恐怕無力為皇太后效勞了。”

霍光故意這樣說，為的是要使皇太后在精神上產生動搖。

利害一致的群臣企圖合力趕走新帝，為首的當然是霍光。

帶兩百家臣前來的劉賀，未免過於迂拙。他原本要帶更多部屬，經龔遂諫止，才止于此數。

起了動搖的皇后，接着聽到許多有關天子于服喪期間令人發指的惡行報告。

最具決定性的一件事情是，劉賀為生父昌邑王劉髡之廟舉行祭祀。

一般人相信，人的靈魂會于喪期之後來到祖先面前。因此，依照慣例，服喪期間絕不舉行祖廟祭祀。而劉賀却違背了這個習慣。不仅如此，經調查，查明他于祭文中，以“嗣子皇帝”自稱之事實。

如前所述，劉賀是由于昭帝無嗣，而被視為其嗣子。既以皇帝自稱，他就非稱昭帝為父不可。而他却在生父之廟自稱嗣子，同时又以皇帝自稱。這等于強調“我的生父乃皇帝”，是紊亂皇統之大逆行為。

“這樣的事情有悖大倫，大逆行為莫此為

甚。汉之宗庙绝不能委由此人奉祀！”

皇太后决心要将新帝废除。

——新帝胆敢如此，原因完全在于辅佐家臣未尽职责！

霍光遂将由昌邑前来的二百家臣赶出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张安世则率领近卫军团，将他们悉数逮捕，并且投狱。

新帝被带到皇太后面前时，身边未有半个家臣。这时候的他，已完全孤立了。

“奉皇太后懿旨，你已丧失作为天子的资格。”

霍光抓着刘贺的手，解下皇帝印绶，将之呈交与皇太后。

刘贺被送回昌邑，他带到长安的二百家臣则全数被诛。他们从监狱中被带出，游街示众处斩。

“我真后悔当时没有把霍光斩了！今天这个下场完全是我自己的失策！”

身在两百人中的龚遂在刑场上如此高喊。

五一 / 谋杀皇后

“我实在倒霉透顶，什么事情都不顺利！”许广汉边说这句话，边吐了口唾沫。

他是宦官，是被去势的男人。他过去不是宦官，而是一名正常的官员，这一点可以由娶妻生子一事得到证明。他的女儿名叫平君，非常漂亮，惹人喜爱。

为何被去势？原来他和司马迁一样，本来要被处以死刑，后来志愿去势，因而保住一命。司马迁是为了写历史忍辱，许广汉被去势则纯粹为了保命。

许广汉经常搞出一些糗事，而这等糗事却常常变成“大事”。这就是他倒霉的地方。

年轻时，他曾经出仕于昌邑王——也就是刘贺之父刘髡。那是在武帝的时代，每次皇上行幸甘泉宫时，诸王家臣依照规定必须随从。一次，许广汉被列为随行人员，参加骑马队列。临出发前，他发现自己的马鞍有点损伤。原来是镫带部分磨损，随时有断裂的可能，参加天子行列而马鞍发生问题，这不是闹着玩的事情。因此，他决定暂时借用别人的马鞍。但由于事出仓促，他来不及向这具马鞍的所有者打一声招呼，就私自“借用”了。

对许广汉而言，运气不佳的是，这个当事人性情乖僻，他坚称自己的马鞍是被偷的。

许广汉于是被问以盗窃罪。

偷窃马鞍的罪，照理是被处笞刑或坐几个月牢就会了事，但事情没有如此简单，许广汉特别倒霉的地方就在这里。

天子行幸乃国家神圣大事，被选择随行的人甚至需要斋戒沐浴。没有以清净的心参加行列，临行更行偷窃之事，这是何等大罪！

——玷污天子神圣之行幸。

这样的行径必须论以死罪。

结果，不愿意因此而死的许广汉，志愿接受宫刑，得免于死。

被去势后，他只有在后宫服勤一途。最初，他以宦者丞身份负责管理宦官之事。这个职位在这个圈子里算是相当高的。

到昭帝时代上官桀造反时，许广汉于奉命搜索上官家之际，又做错了一件事情。

他在上官家打开一只柳条箱时，看到里面装着数千条约摸数尺长的绳子。但他并没有将之列为可疑之物而做任何措置。绳子是到处都有的东西，他不认为这会成为自己搜索的对象。

后来，别的官员发现这只柳条箱，将之收押作为重要证物。上官桀发动造反时，曾经计划逮捕所有的反对派人士。这数千条绳子是为了捆绑

数千名反对派人士而准备的。

——先前到上官家搜查的人有没有长眼睛！为什么没有留意到这么重要的证物？

许广汉因此挨了上级的骂，并且又一次受到处分。这次受的罚叫做“鬼薪”。

这是被派到山里砍伐供建造御陵用之木材的劳动。他在那里一天到晚挥斧砍树。

刑期满后，他被调职，担任人人厌恶的“暴室啬夫”。这个职务是女官病房之守卫工作，并且处理其秽物。

许广汉在家中也一样倒霉。

他这个名叫平君的女儿，已与内者令欧侯氏的儿子订立婚约。内者令是专司掌理后宫衣物的官职，薪额六百石，所以，这件婚事还算门当户对。但佳期将近时，欧侯氏的儿子突然死了。

“我的运气实在不好——”

许广汉于是仰天叹息了。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宦官朋友张贺前来拜访。张贺的弟弟是正红得发紫的车骑将军张安世——就是将昌邑王从自己领地带来的两百家臣一网打尽的人。弟弟飞黄腾达，而哥哥只是一介宦官。其原因在于张贺原本为戾太子的家臣，因连坐戾太子造反事件而被处宫刑。

“听说令千金的未婚夫死了？”张贺问道。

“是啊……这实在令我伤脑筋。好不容易为

小女觅到还算不错的对象，结果却如此……你心目中有没有适合小女的对象呢？”

许广汉边叹息边问道。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事啊！”

“来为小女说媒……”

“是啊！”

“对方是怎样一个人？”

“是我以前主子的一位年轻亲戚……”

“你以前的主子不是戾太子吗？”

“没错，是戾太子的孙儿刘询。这样的家系够理想吧？”

“这一点没错，不过……”

“这样的良缘再也找不到了，你现在就决定吧！”

“说的也是，那就这样决定了。”

擅自为女儿婚事做主的许广汉，回家后却被老婆臭骂一顿。

“对方不是值得依靠的人，你准备毁掉女儿的一生，是不是！”

老婆所谓“不是值得依靠的人”，是指“穷光蛋”而言。

身为造反者孙儿的刘询，原本险些被杀，当时，他的祖父母、父母以及族人全被杀光了。尚在襁褓之中的他，由于朝廷法外施恩，所以得免于死。后来查明，戾太子并无谋反之事，但这件

事情现在说也太晚了。孑然一身的刘询全靠朝廷的救济度日，勉强保持“庶人”身份。犯罪者的家族即使得免于死，也得沦为奴隶，这是规定。由于祖父确实无辜，因此才不必为奴。

——降为庶民未免太可怜，给予皇族之待遇如何？

群臣之中却无人敢如此进言。

这时候昭帝已即位。要是胆敢如此进言，有可能会被解释为——继承戾太子血统的人才有资格继承皇统。

贸然做此进言，说不定脑袋会被砍掉。因此，无人愿意管这等闲事。

戾太子之忠实家臣张贺，原本有意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刘询，却遭到弟弟的强烈反对。

——哥哥，你应该替我想一想。请别再提要把女儿许配给戾太子孙儿这件事情吧！

弟弟张安世出仕于昭帝，由车骑将军晋升为右将军。他是皇上的股肱忠臣，要是侄女儿嫁给似乎具有皇位继承权的年轻人，不知会招来多少疑惑——张安世忌讳的是这一点。

张贺由于进退两难，所以起意要把许广汉的女儿许配给刘询。

许广汉虽然被老婆唠叨半天，却以坚定语气说：

“你得好好想一想！未婚夫死后，平君已被

人们视为寡妇，这样的女儿以后还能期待良缘吗？虽然刘询目前的身份是庶民，但他毕竟是与朝廷有血统关系的人！现在穷苦潦倒不算什么，因为他还年轻，以后赚钱的机会多得很呢！”

“你说得也有道理……”

许广汉的老婆终于同意女儿的婚事了。

昭帝之死是没人料想到的事情。才二十岁，身体向来极为强健的他竟然如此短命！何况皇后尚未生子！

在不得已之下，遂奉迎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就帝位，但这个人很快就为人们所不齿。而且，这位“新帝”从领国带来近臣多达两百名！这是事关实权派人士命运的重大事情！朝廷重要职位全为这批来自昌邑的人员占据时，昭帝时代的实权派人士不是只有垮台一途吗！

实权派人士于是在皇太后尚有权力时废了新帝。

——现在该以什么人为天子？

关于这一点，实权派人士的意见完全一致。也就是：

目前流落民间的刘询公子乃武帝嫡曾孙。我们要奉为天子的人，除此之外不做第二人想！

全体实权派人士的真正动机却是：在民间的刘询当然无任何家臣，因此，他们得以确保自己的地位。

在长安尚冠里一处陋屋居住的刘询，在朝廷迎驾之下拜谒皇太后，受封为阳武侯。

无论如何，由庶民一下子跳上来成为皇帝是太过唐突的事情，因此，在程序上必须先取得皇族资格，然后再行即位。

刘询即宣帝。

皇太后成为“太皇太后”。她与宣帝年龄相差无几，却是武帝儿子的媳妇。而宣帝则为武帝之曾孙，因此，前者的辈分较后者高了二代。

许广汉的女儿因而成为皇后。

虽然在民间的宣帝未有近臣，但今后有可能成为近臣的人，应该首推其岳父许广汉吧？

实权派代表人物霍光对此采取措施。

皇后之父亲依例应该被封为侯，而霍光却表示：

许皇后的父亲乃刑余之人，宜经过一段时期观察，待时机合适再行封侯。

许广汉一年后才被封为昌成君。实际上，女儿成为皇后，他自己有足够的金钱花费就已心满意足。霍光经过一年时间的仔细观察，确切看出许广汉的这个性格后才同意封他为侯。

“我的前半辈子可以说霉运连连，老天爷现在好像要弥补我，所以让我行大运了。”

许广汉眯着眼睛说。

他的女儿却不怎么幸福。她于成为皇后的第

三年时，因生产而死——这是表面上的说法，事实上，她是被毒杀的。下此毒手的是宫廷妇科医生淳于衍。医生存心要下毒时，任何人都逃不过。而命令医生如此做的不是别人，正是霍光夫人显。

霍光夫人希冀自己的女儿成君成为皇后。天无二日，地无二君，皇后也只有一个。为达成这个目的，唯有致现今皇后于死地。

——生产乃女人之艰巨任务，许多人因此而死。所以，利用这个机会下手，绝不会启人疑窦……

霍光夫人如此唆使淳于衍。在医药条件欠佳的当时，因生产而死亡的妇女确实不少。

霍光的女儿成君遂被立为皇后。错综复杂的关系因而产生。

被皇后侍奉为祖母的“太皇太后”——即昭帝的皇后——是霍光的外孙女。而皇后是霍光的女儿。对皇后来说，太皇太后是姐姐的女儿，也就是外甥女。

在民间长大而且父亲经常搞出糗事的许皇后，是个尝过辛酸的人。她非常懂事，对年龄相差无几的太皇太后伺候得无微不至，自己过的是极为朴素的生活——因为她知道有所收敛。

与之相反，新立的霍皇后则为非常任性的千金小姐。她过惯奢侈生活，因此，在后宫挥霍无

度。以马车为例，许皇后坐的车辆非常朴素，而霍皇后乘坐者则豪华无比。

许皇后在时，太皇太后一切都很自在，但自从自己的“姨妈”成为皇后后，诸多言行再也无法挥洒自如。

霍皇后虽然没有说出口，心里却对丈夫宣帝有如此看法：

你能成为天子，不是靠我们霍家人的帮忙吗？

这样的观念时常溢于言表。

宣帝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由于长年过着庶民生活，所以他对人情冷暖了解得很透彻。自幼孑然一身的他，也知道如何才能保护自己。他的一个处世之道是：该等待时必须耐心等待。

他等待的是什么？

他一心一意等着——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死去。

目前，整个朝廷在霍氏势力的笼罩之下。年轻皇帝很想把这个局面完全改观。如果是公子哥儿出身的皇帝，为了要照己意行事，这时候一定会操之过急而招致失败。

而宣帝是出身民间的勤苦之人，他采取的是与之慢慢耗时间的方式。

武帝的眼光果然没有错，霍光的确做事小心翼翼，一切以无过为原则。只是，武帝没有把霍

光夫人的为人考虑在内。

霍光夫人谋杀许皇后是擅自决定的事情。她之所以没有先和丈夫商量，是知道说了会被制止的缘故。

由于许皇后的死因可疑，有人上奏应对医生进行调查。霍光夫人到这时候才把真相告诉了丈夫：“要是淳于衍被拷问而把我的事情说出来，那就不得了了！你快替我想办法吧！”

听到这句话时，霍光愕然失色：“你怎么干了这种傻事！”

“这不都是为了要使成君成为皇后吗！”

霍光只有对淳于衍下“不起诉”之裁决了。

五二 / 庶民皇帝

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死于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三月庚午日。

宣帝于霍光临死前，将他的儿子霍禹任为右将军，又把霍光兄长（霍去病）之孙霍山列为侯。

宣帝算是对国家元勋尽了礼数。而这是他期待已久的一天。从现在开始，他可以任意指挥朝廷了。

武帝将年幼的昭帝托交霍光和金日磾辅佐，其中的金日磾于昭帝即位的翌年就死去。因此，朝廷当然在霍光的独揽之下。

宣帝具有在宫廷成长之人所没有的智慧。

宫廷再怎么以儒教礼乐虚饰，对实际政治实无任何裨益——这一点他很清楚。

他对政治之良窳，完全以庶民的感觉捉摸。

——我必须推动对提升庶民生活直接有关的现实政治……

即位以来，他始终抱有这个想法。但遗憾的是，一切政治全在霍光的操纵之下。

由于霍光已死，宣帝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宣帝采取的是不慌不忙的态度，他知道必须耐着性子行事。他徐徐实施的是立足于法家思

想、富于现实性且以民治为重点的政治。

——皇帝是因我们才得以即位的，而且皇后是我们的族人。

持着这等骄傲心理的霍氏一族，依旧非常跋扈。他们好像是以轻视皇帝来显示自己的权势。

霍光兄长之孙霍云任职中郎将，理该每日出仕宫廷。他却时常只派仆人到宫廷说一声“因病请假”就不上班，实际上是带着众多食客出外狩猎。

霍光有多名分别嫁给名门显贵的女儿。霍光夫人常带这些女儿到长信宫玩。长信宫是霍光之外孙女——即太皇太后——居住的宫殿。虽然对方是孙女儿，但这里总是宫殿。宫殿自然有宫殿的规定，例如在访问时间上的限制以及办理访问手续等。而霍光夫人完全无视于此。

她们这样做摆明是以无视宫廷之规定来彰显自己的权势。

霍氏一族不断新建或扩建自己的宅邸。此外，他们乘坐的马车或轿子，莫不以金箔或绣花布装饰得美轮美奂。

宣帝对霍氏一族如此跋扈的作风嗤之以鼻。“要是霍光活着，一定会制止族人如此嚣张吧？”

宣帝心想。

霍氏一族可以说是由于霍光死去，所以更加

狂妄起来。

“我们的荣华富贵不是只靠大司马大将军一个人。大将军去世后，我们依旧如此飞黄腾达，这就是证明！”

这似乎是他们的共同心理。

霍光去世的第二年，即地节三年四月，宣帝立已故许皇后所生的儿子为皇太子。这个儿子名叫奭，就是后来成为元帝的人物。

霍光夫人对此暴跳如雷。

天子把自己正室夫人生的长子立为皇太子是理所当然的，断无受到任何责难的理由。

宣帝若无其事地说出这个决定时，群臣中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因为这是合乎道理的事情。

霍光夫人为什么愤怒得发狂呢？

许皇后去世后，霍光的女儿被立为现任皇后。虽然自己的女儿霍皇后目前尚未生子，但以后总会有生子的可能。依霍光夫人的想法，把霍皇后生的儿子立为皇太子，这才是“理所当然”！

霍光夫人的想法，宣帝当然知道。

——那个孩子是皇上尚在民间时所生的！怎么可以立为皇太子呢！霍皇后日后生下皇子时，难道非被比下不可吗？这样的事情绝对不行！

宣帝想象得到霍光夫人如此歇斯底里鬼叫的样子。

实际上，这个决定用意在于警告：以后不会

让霍氏一族为所欲为！

而霍光故后，族人却只忙于扩张势力，没有一个人领悟到这项警告。

“你把皇太子毒杀掉吧！”

霍光夫人唆使女儿霍皇后。

“这等可怕的事情，我怎么做得出呢！”

“难道你忘记是因为我叫淳于衍毒杀许皇后，所以你才成为皇后这件事吗！”霍光夫人道。

宣帝封已故许皇后的父亲——经常搞出糗事的许广汉为平恩侯。

——他是皇太子的外祖父。

这项封侯以此为由，也是对霍氏一族的挑战。

接着，宣帝把霍光的女婿们逐一左迁，尽可能地调到偏远地区去担任地方长官。

虽然霍光的儿子霍禹继承父亲“大司马”之位，而宣帝却不许他“大冠”。霍光之所以被准许“大冠”，乃因为他是国家元勋的缘故。

只允许霍禹“小冠”，这也是另一种的警告。

——你是托父荫而成为大司马的，根本不是国家元勋。你要认清这一点，在言行上有所节制。

原来的近卫军团仍在霍氏一族的统帅之下。宣帝剥夺其指挥权，改由史家及许家子弟率领。

虽然宣帝是孤儿，他却找出祖母娘家的史氏一族，与已故许皇后的族人一并重用。目的在于削减霍氏一族的势力。

霍山兼任尚书之职。吏民向朝廷呈奉诉状时，一定要经过尚书之手。而宣帝更改了此项规定，令呈奉诉状以及申请拜谒之事，一律不需经由尚书。让他保留尚书职位，却使之有名无实。

如同剥笋皮，他将霍氏一族的权力逐一剥夺。

这是宣帝对他们的挑战，没有耐性的霍氏一族一定会因此而行叛变。到时候，再把霍氏一族的势力一举推翻！

——你是因我们的支持才成为皇帝的！

持此想法的霍氏一族，自然轻视宣帝，但宣帝是尝过霍氏一族从未体验过的艰辛生活的人。

——这个小子！

霍家人因皇帝尚在弱冠之年而瞧不起他。实际上，尝过诸多辛酸的宣帝，个性非常倔强。在他眼里看来，过惯尊贵生活的霍家人根本不堪一击。

宣帝等待着打出最后王牌的机会。

他已握有霍光夫人谋杀许皇后以及霍皇后谋杀皇太子刘宇等事的证据。这是他准备于必要时打出的王牌。宣帝以悠然的态度等待这个日子的来临。

实际上，内心恐慌的是霍氏一族。因为宣帝若隐若现地亮出了这张王牌。

——莫非谋杀许皇后之事被抓到把柄了！

不能了解确实的情形，这对跋扈惯了的霍氏一族来说，是非常难以忍受的事。

——这样下去一定会每况愈下，与其到头来被瓦解，不如现在豁出去造反，碰碰运气吧！

霍氏一族遂有了狗急跳墙的想法。这时候他们当然没有缜密计划，何况宣帝派有间谍在霍氏一族内卧底，因此，他们的一举一动，宣帝都了如指掌。

同族意识极强的他们，任何事都和与霍氏有血缘关系的太皇太后和皇后取得联系。这对宣帝来说，如同在他眼前搭起戏棚，演戏给他看。

霍氏一族的演出可谓漏洞百出。

“既然要干，咱们就来个轰轰烈烈的吧！”

他们常常如此谋议。

——所谓的“轰轰烈烈”，乃是指将以霍禹为皇帝而言。为了如此，当然要把宣帝废掉。

——是咱家拥立的皇帝，我们当然有权利将之废掉！

他们的逻辑只到这个程度，因此，计划当然也非常粗糙。

当时，最贴近宣帝的人物是丞相魏相和前皇后之父亲——平恩侯许广汉。

——只消把丞相和平恩侯除掉就行。

只要有太皇太后的命令，斩除这两个人是易如反掌的。之后将天子废掉，改立霍禹，这样，一切计划算是圆满达成。

废刘氏之天子而改立霍氏之天子！

霍氏一族的计划已到箭在弦上的阶段了。

低估对方实力的计划，一定会失败。

霍氏一族连宣帝在他们周边布有间谍之事都不知道。

他们的计划是：

举行宴会招待丞相和平恩侯。霍光之女婿范明友及邓广汉于席上以“奉太皇太后懿旨”为由，将二人斩杀。而后废宣帝立霍禹……

这些情报早为宣帝所布置的间谍网获得。

在霍光这么一个锐不可当的力量庇护之下，向来诸事顺遂的霍氏一族，根本无法与以“保护自己者除自己以外更无他人”为信条的宣帝为敌。

宣帝如同制伏婴儿般地解决了跋扈已久的霍氏一族。

原来，宣帝把于民间认识的朋友张章派到一个叫张赦的人物身边。张赦和李竟是挚友，而李竟的女儿是霍云的妻子。

布置间谍网不是在霍家中枢，而是在其周边

——这是宣帝极为高妙的部署。

张赦是个小诸葛亮——这个风声，宣帝尚在民间时就已听说过。张赦的亲密朋友中，有一个人与霍氏一族关系密切，因此，张赦很有可能受托为之策划——宣帝做了这样的判断。

由于张章提出控告，张赦因而被逮捕。宣帝高明的一招是竟然下了如此命令：

即刻停止对张赦之侦讯。

宣帝当然没有放过霍氏一族之意。他如此做，为的是要等待造反之事成为事实。

为了诛杀国之大老霍光的遗族，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

——霍光遗族理该被诛杀。

宣帝有必要使世人如此理解。

不久，霍云被调为玄菟太守。这是今日的朝鲜地区，在当时来说是天涯海角之地，一旦被调往该处，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因此，要在长安做的事情，非尽快着手不可。

霍氏族人开始陷于焦躁状态。

焦躁会产生疏失。他们在行动上露出破绽了。

等待已久的宣帝确切抓住了这个破绽。

无法狡辩的铁证遂展现在世人眼前。

霍禹遂以大逆之罪，被处腰斩之刑。

霍光夫人以及众多女儿悉数被处极刑，斩首

于市。

霍皇后被迫为族人之为不检点负起责任，后位被废，并被移至昭台宫。她于十二年后再度被移至云林馆，后来在该处自杀。

到最后阶段时，霍家人才晓得他们所拥立的皇帝是怎样的一个人。

“现在，空气变得清新多了。”

霍氏一族被肃清后，宣帝感慨地说。

垄断朝廷的大派系一下子就烟消云散。要是不做果断措置，宣帝或许会永远在霍氏之下成为傀儡吧？

实际上，留存宣帝心中的“庶民经验”，是不会使他甘于成为别人的傀儡的。

于霍氏灭亡的这一年，宣帝拔擢地方长官中治绩最好的北海太守朱邑为大司农。他如此做的用意在于实践信赏必罚、适材适所之原则。

霍皇后被废的第三年，宣帝决定新立皇后。

他这时宠爱的是华氏、张氏、卫氏等人，而她们都生有皇子或公主。

宣帝刻意选立没有生小孩的王氏为后。选择非其所爱的女人为皇后，这是封建君主的一种冷峻表现。对君临天下的人而言，有时候得采取迫不得已的手段。

虽然宣帝之治世不如武帝黄金时代的辉煌灿烂，但这或许是整个汉代中，百官最为安居乐业

的时期。

这个时期汉的安定，另一个原因也在于匈奴内部发生分裂。

五三 / 所爱唯卿

经历过庶民生活的宣帝，在前汉二百余年期间的诸多皇帝当中，算是行事特殊的明君。

“干吗需要这么多规则！”

对宫廷内的繁文缛节，宣帝常持以鄙视态度。对曾经彷徨于饥饿边缘、杂在庶民中胼手胝足的他而言，磕头的次数、屈膝的角度、手的姿势、吉拜与凶拜的不同……都是穷极无聊的事情。

宣帝认为付高薪给教导礼节的官员，简直是糟蹋公帑。

“依照往昔的规矩，用餐时带骨的肉一定要置于左手边，切开的肉则置于右手边。而现在负责御膳的人都不懂这些规矩。尚请圣上下令恢复古式。”

一名儒者如此进言。

“为什么非恢复古式不可呢？”宣帝冷笑道。

“这……因为这是往昔的规矩……”儒者回答。

“照你的意思，什么都是往昔比较好，是不是？”

“是的，确实如此。”

对儒者而言，往昔是理想之时代，回忆往昔

乃是至善之举，也是每个人必须做到的事情。任何人对这一点应该都没有疑问。这位儒者一时之间对宣帝的质问感到惊讶。

“既然如此，我们干脆回归原始如何？太古时代的人吃东西都是用手抓食的，下次宫廷举行宴会时，我下令禁止大家使用碗盘和箸筷，怎么样？”

宣帝以挖苦口吻说了这些话。

“这……”

儒者为之语塞。

“这样的事情办不到，对不对！那你永远别再提出恢复古式之事吧！”

宣帝用断然的口气说。

吃的肉因带骨或没有带骨而摆的位置不同——计较这样的事情，不是浪费时间吗？宣帝听到这种进言就会升起无名之火，并且想起曾与自己为伍的庶民。

——人们求生存是怎么一回事，天下儒者全然不知。

宣帝现在不仅是生气，更转而对儒者感到深恶痛绝。

“世上任何事物都有秩序，人当然更需要如此。”

一次，宣帝欲询问一件事情，准备召来一名身份较低的官员时，一名儒者以此反对。

“好，”宣帝道，“朕要重新订定这个秩序。这个新秩序将以是否有用为依据。”

宣帝将提出秩序事宜的这名儒者降为不得升殿的低微职位，而把欲询问的那名小官员晋升为支领八百石薪俸的谏议大夫。

自从霍氏一族被灭、宣帝以自己的意志执政时起，儒家系统官吏便逐一被退，法家——即现实派的实务家——不断被起用。

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

《汉书》如此评论宣帝，并以“可谓中兴”为结论。

而这样的宣帝也有烦恼之事。

令他烦恼的是皇太子爽。

统治天下的皇帝必须比任何人都现实。此外，必要之时，天子得牺牲私情。宣帝本身之所以立并不宠爱的王氏为皇后，为的是她没有生小孩。立没有孩子的女人为皇后，自然不会产生外戚把持权势之事。

而皇太子则是一切以情感为重的人。

“是我的教育失败了！”

宣帝深深后悔。最大的失败在于任命儒官为

少傅。十分厌恶儒者的宣帝，为了使皇太子知书达理，还是请了儒官为少傅。

而这位儒官不只教皇太子读书，连人生观等问题也都予以教导。

“真是多管闲事！”

发现到这一点的宣帝，立即将这名儒官解聘，但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不能赶走儒生，应该多起用他们才对！”

解聘这名儒官时，皇太子力谏父皇。

“你说什么！”

宣帝勃然大怒。

——你这小子懂什么！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曾经住在长安陋巷，每天要如牛马般地工作才有饭吃，所以确实知道人民过的是何等艰辛的生活，也彻底了解他们渴望的是怎样的政治。我后来极力排斥虚饰又以唬人为能事的儒家统治，而尽量起用现实派行政官，为的就是这个缘故。我的选择绝对没错！这小子只念过几本书，就胆敢批评老子，这算什么！

《汉书》将宣帝驳斥起用儒生之进言，在怒气之下说的话，做如下记载：

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政治是最现实的。而皇太子性格一如抒情诗人——换句话说，是非现实性的人。他之所以喜爱儒学，大概就是儒学倾向于非现实性的缘故吧？

皇太子钟情一位女子。

这位女子名叫司马良娣。

“良娣”是女官名称，指太子之侧室而言。以宣帝之祖母为例，姓“史”的她是戾太子侧室，因而被称为史良娣。

也就是说，皇太子的爱人是一位姓司马的女性，她的本名史书并未记载。

司马良娣是十分窈窕的美女，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事实上，她的身躯为病魔所侵蚀。不仅身体如此，连神经也纤细异常。

皇太子的后宫有数十名侧室。

“侧室”这个字眼容易引起误解。一般的情形是，先有正室，而后置侧室，但这个时代的权力者则在决定正妻之前，已有众多侍妾服侍在身边。

宣帝之皇太子也不例外，虽然有数十名侧室，正室却尚未决定。

数十名侧室，实际上是徒有其名，皇太子钟情的只有司马良娣。后宫其余女性没有一个与皇太子共衾过，她们都是独守空闺的处女。

关于皇太子行“冠礼”（男子成年时的加冕典

礼)的时期，有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及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二说。倘若以前者为是，年龄为满十二岁；若后者属实，年龄就为十八岁。总之，他开始纳妾，应该是十五岁前后。如此一来，到二十岁时，应该已生有一两个孩子才对。

皇太子却始终没有孩子。其实，这是当然的事情，因为他只爱司马良娣，而她是病弱之身，根本不能生小孩。

急着想要孙子的宣帝，为此极为焦虑不安。——所爱唯卿。

抒情诗人气质的皇太子想必说了这样的话。相信司马良娣一定也依偎着他，以纤细声音如此回话吧——希望你不要碰除我以外的女人。

看到她如此楚楚动人的模样时，皇太子越发感性了：

“对我而言，你是永远的爱人！”

说着，他紧紧搂住了她的细肩。

其余被选入后宫的女子，不但从未受过皇太子的宠爱，就连听他说句话，甚至被瞧一眼的机会都没有。这数十名处女的怨嗟自然非比寻常。

敏锐至极的司马良娣，完全明白这批女人无声的怨嗟。用现代用语来讲，就是“被害妄想症”吧，司马良娣认为自己日益消瘦，并不是由于生病，而是被这些后宫女人诅咒的缘故。

“我一定会被那些女人咒死！”

她常说出这样的话来。

原本就在性格上欠缺理性的皇太子，并没有把这句话当做是病情严重、精神失常的女人出自于妄想的呓语。

司马良娣于临终时说：“我绝对不是死于天命，我的寿命一定能更长久才对。我是希望能永远陪伴在你身边的，可是，由于受后宫女人可怕的诅咒，不得不撒手西归。虽然死于非命，但我的灵魂会永远活在太子你的心里。”

皇太子潸然落泪。他紧握着的双拳微微颤抖，咬着唇角，说：“那些可恶的女人竟敢咒死我最爱的人！我会永远恨她们！”

司马良娣死后，皇太子由于哀痛万分，竟然病倒。

“真是个窝囊废！”宣帝摇头说。

这个儿子实在是不成材！大汉帝国能托交给这种小子吗！不是沉迷于一无是处的儒学，就是因女人死去而痛不欲生，这种儿子有用吗？

“把这个家伙废掉如何？”

皇太子就起用儒生一事有所进言时，宣帝在盛怒之余，有了这样的念头。

他认为张氏所生、被立为淮阳王的刘钦，虽然年轻，却有现实观念，人物较皇太子更胜一筹。

宣帝就此事与丞相黄霸讨论。

“朕有意废皇太子，改立淮阳王。你有意见吗？”

“为什么要如此做呢？”丞相问道。

“因为他沉迷于儒学，而且女人死了就痛不欲生，乱了分寸。朕怀疑这样的人没资格担负国政。”

“请容臣有所禀告。皇太子确实有易为感情所动之处，但太子学养颇佳，才华也出众。纵然有些许缺点，但才年过二十的人，经过锻炼后，这等缺点会改过来的。”

“可是，他没有孩子。为了维持汉之天下，当然需要有后嗣。身为皇帝而无嗣子，这个问题很大啊！”

“殿下才二十出头，谁说以后不会生孩子呢？”

“他开始接触女人，已有七八年之久。如果会生小孩，后宫女人理应早就为他生了几个呀！”

“人有早熟型和晚成型两种。再观察一段时期如何？”丞相奏道。

“好吧！那就再看一年。一年后再没有生小孩之迹象，到时候我会断然废了他，改立淮阳王。”宣帝道。

宣帝之所以踌躇于废太子，是因为剪不断对

已故许皇后的追思。现实主义者宣帝也有这种程度的感伤。被霍光之妻毒杀的许皇后，是宣帝于民间结合的，这个皇太子就在民间陋巷出生。宣帝当时还时常抱着尚在襁褓时期的皇太子哄了又哄的。因此，除非不得已，他也不忍心废掉皇太子。

有一个人在屏风后面听到宣帝和丞相的这段对话。这并不是窃听。守在这个地方听候指使，是这个人的任务。

这个人是在宫里值班的中常侍许嘉。

后汉时代，中常侍大半由宦官充任，在《三国志》中的中常侍，几乎等于宦官之别称。但在前汉时代，中常侍之职务则由一般士大夫担任。

许嘉是于去年辞世的许延寿的儿子。许延寿是许皇后父亲许广汉之弟。对许皇后而言，许嘉是堂哥，对皇太子而言，则是母舅。

“这不是等闲小事！”

许嘉当然有了这个想法。

他之所以能以中常侍身份伺候天子，并且有晋升的保障，这都是和皇太子有姻亲关系的缘故。皇太子一旦被废，他就和宫中再无任何关系，不要说晋升，连保持现在的地位都难。

为使皇太子不被废，唯一的途径是让他在一年的内得子。

然而，丧失司马良娣后的皇太子，由于过分

悲恸，根本不接近女色。过去，司马良娣是他唯一的宠妾，他好像十分坚持这一点。

——她是我心目中唯一的女人……

他时常呓语般地呢喃着。

“殿下不在一年之内生子，皇太子之位会被废掉的。”

许嘉再三奉劝，皇太子却以阴郁的表情说：“我根本无意于帝位。”

许嘉无奈，于是转向皇后请求援助。

如前所述，王氏由于未曾生子，所以才被立为皇后。她将当时尚年幼的皇太子视若己出，养育长大。因此，皇太子与她非常亲近，亦视她如生母。

倘若皇太子即位，她就得以皇太后身份，在宫廷保持权威。要是皇太子被废，改由淮阳王就帝位，结果会如何呢？

淮阳王刘钦的母亲张氏尚健在。到时候，张氏会以皇帝生母身份在宫廷掌握权势，这是不难想象的事情。在那个情形之下，王皇后将只有处处低声下气一途。倘若如此而已尚能忍受，但若被认为如芒刺在背则甚至将遭杀害，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五四 / 和平时代

王皇后当然极力为皇太子安排女人。为了生子，自然必须接触女人，而对已故爱人司马良娣思念不已的皇太子，却对任何女人都不感兴趣。

王皇后锲而不舍地进行说服。

“如果你没有儿子，我的前途将是一片黑暗。与其到时候受罪，不如我现在就当着我的面自尽而亡！”

她甚至说出这等语带要挟的话。

皇太子遂不得不有所让步。

“我不喜欢后宫这些女人，请找来新人吧！不过，我只要一个。”皇太子道。

心爱的司马良娣是被那些后宫女人咒死的——确信此事的他，死也不肯接近那批女人。既然疼爱自己的皇后如此怂恿，那就考虑看看，不过，这女人不能由现有的后宫女人群里挑选出来。一定要是新人才可以，而且至多一个！

“我会带几个人来，你从中挑一个吧！”王皇后说。

“可以。”

皇太子以自暴自弃的口吻回答。

皇后之父亲王奉光正沉迷于时兴的斗鸡。斗鸡当然是一种赌博游戏。宣帝尚以庶民身份在民

间时，王奉光曾经是其赌友。斗鸡大概可以视为如今日之赛马或赛车吧？

这位王老先生是个典型的赌棍。宣帝即位后，曾经有意起用这位往昔伙伴，但这个人绝不是参与国政的料子。

——呃，对，他有一个女儿。让她入后宫吧！

王氏遂因此入了后宫，并于霍后被废后，被立为皇后。如前所述，其理由在于她没有生子。

宣帝最初之正室许氏生的皇太子差一点为霍后所毒杀。倘若以生有孩子的侧室为皇后，这个新后欲使自己孩子成为皇太子，说不定也会意图杀害皇太子。

这就是宣帝将并未钟情、只因过去认识而纳入后宫的王氏为皇后的理由。

王皇后由衷盼望皇太子能成为下一代皇帝。为此，她非让皇太子有孩子不可。

她急急找了五名身体健康的女子，带到皇太子面前来。她本来有意从族人中挑选，但遗憾的是，族人之中并没有适龄的女孩。因此，她挑选的女孩虽然和她无血缘关系，却尽是同样姓王。

五名王姓女子并列站在皇太子面前。

“殿下，你要选择哪个呢？”

皇后急欲皇太子立刻做决定。

“让我仔细看看再说——”

皇太子浏览了一下。原本期待她们当中有人酷似司马良娣。结果，这五人中没有一个像已故的司马良娣。

“既然如此，随便哪一个都没有关系……”

皇太子如此想。

皇后让五名女孩暂时退到另外的房间，再度问皇太子道：“要选择哪一个，殿下一定要给我明确回答。”

皇太子已是没有推诿余地了。

“就决定最旁边的那一个吧！”

皇太子虽然做了回答，却有些意兴阑珊的样子。

“最旁边是由殿下看来的右边呢，还是左边？”

皇后往前微倾身子问道。实际上，皇太子的心情是哪一边都无所谓。

“左边——”

皇太子脱口而出。事实上，他并不特别中意最左边的女孩。虽然是刚刚看过的，他已记不清楚这个女孩长得是什么模样。

“那太好了！事情总算有个着落，我现在可以大大安心了。”

皇后吁了一口气。

皇太子是在皇后逼迫之下不得已随便指出其中一个的。而这个选择却对汉王朝有决定性的重

大意义。

被选出的是一个名叫王禁的人的女儿，叫做政君。皇太子即位后，这位王政君被立为皇后。接着，皇后族人、外戚次第掌握权势。王政君的侄儿王莽，后来甚至篡夺汉之帝位。

一切祸乱全因此次无心的选择而产生。

王莽出现是稍后的事情。先言归正传。

据传，王政君的祖先是战国时代齐之王族。王政君的祖父王贺（字翁孺）于武帝时代担任过绣衣御史。绣衣御史是御史大夫之下的检察官，以逮捕及处刑盗贼为职务。

而王贺在执行职务上相当怠慢。他对检举盗贼不很热心，常以各种理由释放逮捕的嫌犯。

——无能之吏。

王贺遂在这个理由下被免职。此际，王贺长啸道：

“人们说，放生一千人者，子孙将会被封为侯。而我放生的人不止此数，起码也有一万以上。依此推算，我的子孙将来不是会成为地位高高在上的人吗？”

王贺的儿子名禁，字稚君。王禁于年轻时代在长安学法律，并在政府法务机构任职，是个豪放型人物，言行颇多逾越常轨之处。这个人不单饮酒海量，且很好色。

他有多名侧室，共生有八男四女。正妻李氏

生有凤、崇、政君等三个子女。政君的异母弟有曼、谭、商、立、根、逢时等六个。其中曼之子就是王莽。

虽然皇太子选了王政君，但他并不是格外中意于她。已故司马良娣的情影，这时候还鲜活地烙在他的脑海里。但第一天晚上，奉了皇后之命的杜辅、浊贤两名宦官，想尽办法要使他接近这个女人。

这是为了大家好……司马良娣，你原谅我吧！

皇太子一边向已故爱人的亡魂请求原谅，一边抱着王政君。

一幸而有身。

《汉书》如此记载。“有身”就是怀孕，既有“一”之记述，可见皇太子与王政君共衾，前后只这么一次。

已经怀孕——听到这个消息时，皇后乐得心花怒放。怀胎十个月后生下的是男儿，这更使皇后乐不可支。

——这下子，我的地位可以长保安泰了！

实际上，否极泰来的是皇太子。

宣帝原本有意将他废掉，由于喜获孙儿，所以打消了改立淮阳王为皇太子的念头。

尝过孤儿境遇的宣帝，对骨肉情感较常人尤为强烈。孙儿诞生对宣帝而言是值得狂喜的事情。他把这个孙儿放在自己的身边，无时无刻不予以疼爱。

这个皇孙名叫骹，起的字非常直截了当，叫做“太孙”。他就是后来即位成为“成帝”的人物。

皇孙诞生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

对宣帝来说，这是值得庆贺的一年。建国以来的大敌匈奴此时已分裂，而等于是匈奴之皇帝的呼韩邪单于向汉降服，于这一年春，亲自到长安，向宣帝执臣礼。

龙心大悦的宣帝登上长平阪，给予单于特别优惠——免行跪拜之礼。

皇族以下封侯者、重臣、廷臣等数万人，到渭桥边迎接匈奴单于。群众更是集于路边，高喊“万岁”。

高祖以来，汉王朝历代诸帝未能完成的大事业，终于在自己的手中完成。拥有卫青、霍去病等名将的武帝，都未能使匈奴完全降服啊！

宣帝给予匈奴单于较皇族还高的待遇，并且赠送无数珍宝。

而宣帝却于两年后的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十二月于未央宫驾崩，享年四十三。于十八岁即位的他，在位期间前后二十五年。

宣帝之寿命未及武帝是一件憾事。

皇太子即位，皇孙成为皇太子。皇太子之母王政君当然被立为皇后。

皇后之父亲王禁，被封为阳平侯。

新皇帝——元帝——之外祖父许广汉此时已死，元帝则将其弟之子（对自己而言是舅舅）许嘉封为平恩侯。

皇帝重用母亲和皇后的亲戚乃是当时的习惯。年轻皇帝常在母亲和皇后亲戚的包围之中君临天下。这一点对宣帝那样意志坚定的人而言尚不致构成问题，但元帝是个感情脆弱的人。

由于元帝不够理性，宣帝甚至一度有过将他废除之意。

天子必须是个政治家，而元帝毋宁是个艺术家。为爱人之死而痛不欲生的他，可见感情何等敏感，实在不适宜处理斗争不断的政治任务。

——元帝多才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

由史书这段记载可知，他是个会自己作曲、歌唱的音乐家。

果然不出父亲宣帝所料，元帝大量起用儒生，将政治交给思想背离现实的儒者去处理。

后汉史家班彪对元帝治世的批评是：

优游不断、孝宣（帝）之业衰焉。

元帝在位期间达十六年。

在武帝、昭帝、宣帝等几位杰出天子之下，得以异常昌隆的汉之国运，到元帝时开始衰退。他的在位完全建立在父祖的遗业之上。由于基业相当稳固，所以尚不致弄得破绽百出。

乏善可陈、没有什么特别事迹的元帝时代，流传至今的，大概只有王昭君的故事吧？

于宣帝治世，匈奴呼韩邪单于曾经臣服于汉之事，已如前述。到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匈奴分裂中的一派领袖郅支单于，为汉军所攻灭。他的首级于长安槁街示众十日。槁街是蛮夷邸（臣服于汉之塞外诸国的藩邸）所在。

——你们要是胆敢叛汉，下场将会如此！

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以儆效尤。

呼韩邪单于听到政敌败死的消息时，内心既喜且惧。以些微过失为借口，而枭首示众——同样的命运随时有可能降临自己的头上。

“我非以更积极的态度表示恭顺之意不可……”

呼韩邪单于因此决定再到长安。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春，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晋谒皇帝。他这次是在相隔十六年后，再度赴京。

呼韩邪单于上次赴京是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春之事，于二月间便归国。宣帝于这一年的

十二月歿故。竟宁元年的这一回，他同样于正月到长安晋謁皇帝，而元帝后来于五月间去世。呼韩邪分别于宣帝和元帝时代，于皇帝去世之年的元月入宫晋謁，虽然这只是个巧合，而宣帝和元帝都于四十三岁时死亡，父子的寿命相同，这不也是奇缘吗？

呼韩邪单于此次晋謁之际，汉之宫廷决定给予加倍的礼物作为赏赐。

对十六年未曾晋謁皇帝之事，呼韩邪单于事先以书面文字做如下说明：

长久以来无时或忘晋謁天子以示忠诚，却由于西方郅支单于与乌孙族联合，欲对本人伺机攻击，因而迟迟无法上京。所幸郅支业已伏诛，遂于此时得以达成上京愿望……

这封书信中有一句话是：

保卫要塞，以使边境安宁。

这封信被送到长安是建昭五年之事。汉之朝廷对其中“边境安宁”一词甚为中意，因而从翌年起，将年号改为“竟宁”。“境”和“竟”在当时是同义字。

对于此一改元，一说是将“竟”字解释为“永远、永久”之意，目的在求“永远之安宁”。总之，由于北方及西方之威胁解除，“和平时代来临”之气氛确实弥漫了整个汉帝国。

呼韩邪单于于謁见元帝时说道：“我想与汉

结为亲戚，为汉尽一切力量。”

“与汉结为亲戚？”

“是的，我想成为汉之女婿。”单于答道。

“汉之女婿……”

元帝这才知道单于要求的事情。他的意思显然是想娶一个汉族女子。

五五 / 昭君的故事

呼韩邪成为匈奴单于是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之事，因此，于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晋谒汉帝时，在位有二十五年。他的年龄不详，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已不复年轻。

这样的单于对四十三岁的元帝说“我想成为你的女婿”。

“好，我来选择一个适当的女人给你吧！”元帝答道。

这是要把公主或与公主同等身份的汉皇室族人，下嫁给单于为妻。在当时而言，这是极其正常的事情。单于做此请求，也绝不表示倨傲。他欲与汉皇室结亲，毋宁是更进一步恭顺之意的表现。

汉皇室姓刘。皇后及皇太后则全属王姓。公主或与之相同身份地位的女子，当然要从刘姓或王姓人氏中选出。

结果，被选出的就是王昭君。

世上流传的有关王昭君的故事大约如下：

元帝后宫的宫女非常多。元帝命令画工画出每一名宫女的肖像图，逐日翻阅，然后指定——今晚就把这个带到朕的寝宫来吧！

为了得到皇帝的宠爱，每一个宫女都向画工

行贿，希望把自己画得特别美丽。而唯独对自己的美貌有自信的王昭君，未向画工行贿。

——这个女人太跣了。

坏心眼儿的画工，便故意把她画得难看一些。由于这个缘故，她始终没有得到过皇帝的恩召。

被单于请求赐给汉女的皇帝，决定从宫女之中作选择，因而翻阅这本肖像画帖。

他舍不得把美女赐给单于，于是选择了最丑的一个。

——这个最丑……这个丑女人怎么会被选进后宫呢！一定是向宦官行贿，浑水摸鱼进来的吧？这种女人当然一辈子不可能被召，委实也够可怜。不如送给单于，让她去得到单于的宠爱吧！

皇帝遂以此为由，从肖像画帖中选择了王昭君。

单于于离开长安归国之际，带着受赐的王昭君，一同进宫，向皇帝辞行。

——获得如此绝世美女，不胜感激。我滞留长安达月余，却未曾见过如此佳丽。获此厚礼，我现在才知道汉对匈奴的关爱之深。归国后，匈奴人民会因惊艳于王昭君的美丽而更忠诚于汉。

听到单于说这些话时，皇帝不禁暗自窃笑。

“单于这个家伙毕竟是个番奴，根本没有审

美眼光可言。他没有表示异议，这一点倒值得庆幸哩！”

皇帝一边如此想着，一边对跪伏在单于一旁的女人道：你把头抬起来让朕看看。

这是即将被带到朔风凛冽的戈壁沙漠之地的女人。所以，皇帝准备对她说句安慰的话。但看到抬起头来的女人脸庞时，他的表情不觉怔住。

“哦！这个女人居然如此美丽！后宫有这样的绝世美女，我怎么从来不晓得呢！”

皇帝这才知道汉人和匈奴人的审美眼光是一样的。

让这样的美女被带到匈奴之地去，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他深深为自己做的这个决定后悔。

可是，君无戏言，他不能因反悔而取消承诺。

元号才改为竟宁——边境之安宁，维持与匈奴的和平状态是汉帝国眼前的首要之务。这个时候怎么能让匈奴王发怒呢！

皇帝于是忍痛，对王昭君说了送别的话：希望你生活如意。

王昭君穿着匈奴衣裳，抱着琵琶，骑在马上，离汉土而去。

皇帝因此而发觉画工有不诚实之处，经严密调查，收贿之事查明属实。故意把王昭君画得很

丑的画工，最后被处死刑。

据传，被处死刑的人，有毛延寿等十几名。

以上故事来自民间所传，正史的记述则极为简单。

《汉书·元帝纪》中只有如下记载：

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阼氏。

“待诏”是等待恩召，就是指“尚未被召至皇帝寝宫”。“掖庭”指的是后宫，“阼氏”是匈奴皇后之称号。

王嫱在《汉书·匈奴传》中的记载是：“王嫱，字昭君。”也就是指王昭君而言。此名在有些书中的记载是“嫱”。

以花季年华而被带到沙漠之国的女子——王昭君因而深受世人的同情。之所以有前述故事，人们对她同情而起的偏袒应是一大要素。

实际上，皇帝仅依据肖像画帖选择女人，这本身已是怪事一件。如果说是由于宫女为数过多，因而采取此一方法，其实，让宫女排队进行选择，也未尝不可。

后世同情者若不把身世可怜的王昭君捧成绝世美人，则心有不甘——事实应该如此。

——既然是绝世美人，为什么要送给匈奴呢？

这个疑问自然会被提出。答案就是肖像画帖。皇帝事先没有看过本人，这是最好的说明。

名叫毛延寿的画工是否真正存在？事实上，这个名字从未在正史中出现过。唯有的记载是：单于带王昭君归国后，有个地位等于副丞相的御史大夫繁延寿去世。所以，这是将副丞相改为画工，将姓换掉，并且将病死说成刑死的杜撰故事吧？

同一时代，曾经从事讨伐郅支单于的汉将中，也有一个叫甘延寿的人物，顺便附提于此。

“延年益寿”是吉祥字眼，当时的人喜欢以此为名。此外，如许广汉（许皇后之父亲）、冯奉世、王延世、韦玄成、赵充国等以两个字为名之风气开始兴起。在此之前的人，名字以单字为原则，如：刘邦、项羽、张良、韩信等。

人口数增加，单名容易产生同名同姓之事，这是双字名应运而生的原因吧？但这新的命名方式，却因汉末王莽所订的“二名之禁”而为法律所不容。因此，连三国英雄们也都恢复刘备、曹操、孙权之类单名了。

王昭君离开皇都，前往匈奴之地。她是不是因此而陷于不幸呢？

如前所述，匈奴单于在汉受到的是较皇族更高的待遇。因此，成为单于的“阏氏”（正妻），从某个观点而言，应该是好事一件。

以元帝的立场来说，他也不可能把丑女赐给如此重要的人物——单于。

当单于请求以汉女为妻时，元帝应该是召集宫廷重要人员，连同皇后和皇太子在内，以慎重的态度进行选择才对。

成为匈奴国皇后的汉女，等于是汉的钦命全权大使。因此，她必须是个能担负得起这个任务的聪明女子。

双方之和平，完全系于其肩上，所以，这名女子非完全抓住单于之心不可。除了貌美富于魅力外，选择的基准，必须考虑到能获得单于的欢心。

理解诗文、琵琶名手、聪明而美丽——王昭君确实为具备所有条件的人。

王昭君出塞之真相，很有可能是由汉向呼韩邪单于主动提出“娶汉女为妻”之建议的结果。

汉之史官为了面子问题而歪曲事实，将此事改为由匈奴提出请求之记述，不是不可能。因为当时的匈奴根本没有为自己历史做记录之观念。因此，这件事没法对证。

如果是由汉提议的，王昭君这位女子，应该是专为此事早就准备好的一颗棋子。

——这个女人一定会抓住单于的心，完全左右他。

汉似乎在这一点上有十足把握。王昭君可以

说是汉在对付匈奴外交上的一张王牌吧？

倘若王昭君继续留在汉之后宫，其命运将会如何？纵然被元帝宠爱，奈何王皇后健在，其族人更是势如旭日，在各方面握有极大权力。后宫女人绝少出人头地的机会，一辈子不可能有被解放的一天。她们最后都在与外界完全隔绝、闷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后宫终其一生。

游牧民族匈奴，连女人都骑着马匹疾驰草原。与其待在汉之宫廷，不如以匈奴女人身份生活，来得自由惬意！

王昭君在匈奴国被称为“宁胡阏氏”。这个名称的字义是：使胡（匈奴）获得安宁之王妃。

也就是说，匈奴由于得到她而得以过上安宁的生活。她在匈奴甚受敬重，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她有汉之国威作为后盾。

而呼韩邪单于却于她来到匈奴国后的第三年去世。她与单于之间生有一子。这个孩子还年幼，单于和另外的阏氏（妻子）生的儿子都已成年。单于之位由其中的一个继承——这个人叫做复株累若鞮单于。

匈奴人在风俗上与汉人有极大差异。

其中之一是：继承父位的儿子，必须将除了自己生母以外的父亲妻妾悉数归为己有。这对汉族来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史记》作者司马迁

也对匈奴的这个风习，以惊叹笔调，写了如下之语：

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史记》中另有一段，记载汉初投降匈奴的汉人，为匈奴这项风俗所做的辩护：

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家系）之失也。

继承呼韩邪单于之位的年轻单于，当然依照习俗准备将父亲之妻子王昭君纳为己有。

“汉朝无此风俗，请你放过我。”

王昭君以此为由，极力抗拒。

“这里不是汉朝。匈奴之地有匈奴的习俗。虽然你是从汉来的，但现在的身份是匈奴阏氏，应该遵守匈奴的习俗。”年轻单于说。

“我们向汉皇请示后再做决定，可以吗？”

匈奴臣属于汉。由汉赐给的王昭君是否有义务遵守匈奴的习俗，这一点似乎有待商榷。

“可以。反正这也不是非要即刻完成不可。”年轻单于回答。

对于这件事情，汉之朝廷的回答是——入乡随俗。

王昭君遂成为年轻单于的妻子，后来又生了两个女儿。在儒家观念之下，这一点也被视为王昭君的悲剧。但呼韩邪单于业已年迈，而王昭君是既年轻又健康的女性，老夫亡后，再嫁于年轻男子，这真的是人间悲剧吗？

在匈奴国的王昭君，似乎成了对汉外交事宜的顾问。汉每次派遣使节团至匈奴时，依例准予王昭君的家人参与其中。汉甚至一度以王昭君的弟弟为使节团长，奉派前往。

倘若王昭君继续留在长安后宫。她将一辈子没有机会和家人会面，而到了匈奴之地后，才有机会见到家人。

世人同情王昭君，另一个理由在于她是南方出身的人。长江流域——现在的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一带，当时称为南郡。据传，她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

——南国佳丽被送到寒风凛冽的北方匈奴之地，一定无法适应。在寒地生活的她，一定更加感觉孤苦伶仃吧？

人们想到这里，不免为她一洒同情之泪。

因为长得太美，所以遭遇如此不幸。做此想法的她的乡人，甚至故意用烧烫的铁箸，把刚生下的女婴的脸烧伤。

——连丑女都灼面。

据说，该地至今尚流传这句话。

王昭君之墓，在今日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市附近。附近一带的草都是白色的，唯独这座坟墓周边长不出草。另一种说法是，附近一带都是长不出草的荒地，唯独这座孤坟的周边才看得到青草。

一去紫台连朔漠，
独留青冢向黄昏。

“紫台”为天子居所。这是诗圣杜甫为王昭君之墓所做的诗句。

五六 / 王莽出仕

期求边境之安宁，将年号改为“竟宁”。元帝却于这一年歿故。皇太子刘骥因而即位，年号为“建始”。

建始元年是公元前32年。新帝之生母王政君当然成为皇太后。

王氏尚为皇后时，行止并无专横之处。王氏是对司马良娣一片痴情的元帝，在自暴自弃心态之下随意立为皇后的。皇帝对她并无任何爱情可言——这一点，王氏心里十分明白。要是她有任何专横之举，惹怒皇上，会立即被废除皇后之位，这是一定之事。因此，她一心一意奉承元帝，绝不敢有逾越本分之举。

她之所以格外谨慎，为的不只是保住皇后之位，此外，更有为儿子刘骥保住皇太子地位的目的。

皇太子不但嗜酒，更喜欢举行酒宴。

其实，好酒的社交家不见得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但浸淫于儒家教条主义下的元帝，却非常厌恶皇太子的这种性格。

元帝于即位后，宠爱一位名叫傅昭仪（昭仪为女官位阶名）的女子，并将她所生的儿子立为定陶王。由于定陶王是个相当聪明的孩子，因

此，元帝有时候会兴起这样的念头：“把皇太子废掉，改立定陶王如何？”

但慎重考虑之下，发现这个措置似乎有些不妥。皇太子时代的自己，由于父皇极端厌恶儒教，曾经差一点被剥夺皇太子之地位，为淮阳王所替代。

——我之所以让你继续保留皇太子之位，为的是要纪念你已故的母亲……

一次，父亲宣帝于酒后对他说出真心话：因为你的母亲于庶民时代曾经与我同甘共苦，所以不忍把你废掉——父亲的想法原来如此。

——我能就帝位，都是靠已故母亲的庇荫。

元帝常说这句话，王氏不知听过多少遍了。王氏因而有了这个想法——只要我安分守己，骍的地位一定会安稳才对。于是，她在言行上极为收敛，尽力去获得元帝的欢心。她的努力果然奏效，元帝后来改变他的心意了。

——同样的境遇我在皇太子时代已经历过。不要再考虑废立皇太子之事了，这会使他的母亲伤心……

元帝去世时，皇后王氏大大松了一口气。

这也难怪。被立为皇后的十六年来，她从未过一天惬意的日子。为了要博取皇上的同情和欢心，她诚可谓用心良苦。也就是说，她从来没有心情轻松的时候。

“我现在可以吁一口气了……”

身边无人时，她往往如此呢喃着，然后兀地一凛，赶快探看四周。

——幸好没有人在。

留意周遭的一切，已成了她的习性。接着，她又呢喃道：我以后再也不必处处收敛、忍气吞声过日子了。我真正的人生现在才开始……

她说这些话的声音非常低，即使旁边有人也不可能听到。

王氏儿子骃即位时是二十岁。王凤被任命为大司马大将军。王凤是皇太后王氏之胞兄。其余兄弟，只有关内侯成为名目上之“侯”，但到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时，皇太后的五名弟弟同时被封为诸侯。

世人因而哗然。汉帝国建国两百年以来，这样的事情从未有过。

人们称此事为“一日五侯”，不过，这句话并没有尊敬之意，而是一种嘲讽。

皇太后共有八个兄弟。其中的长兄王凤已是大司马大将军，并且承袭父位为阳平侯。皇太后的胞弟王崇被封为安成侯，死后，则由其子王奉世继位。

皇太后的异母弟有六个，其中的王曼很早就死去。剩下的五人于同日被封为侯，即：

王谭为平阿侯
王商为成都侯
王立为红阳侯
王根为曲阳侯
王逢时为高平侯

实际上，皇太后还有一个异父弟弟。皇太后的母亲李氏与王禁仳离后，曾与河内一个名叫耆宾的人再婚，并且生下一子，名叫耆参。皇太后意图将耆参也封为侯。

汉王室有此前例。景帝皇后的异父弟田蚡，曾经被封为侯。

“有田蚡之前例可援引，应该不成问题吧？”
皇太后问儿子皇帝。

儿子是二十五岁的成年人，当然不会处处对母亲唯唯诺诺。他知道为了“一日五侯”之事，自己成了世人窃笑的对象。连封五名舅舅为诸侯都被人们讥为窝囊，他怎么好意思再把关系复杂的异姓舅舅也封为侯呢！

“封田蚡为侯之事，曾经引起颇多争议。因此，此事暂缓为宜。”

成帝对这一点表示歉难照办。

“是吗？要暂缓就暂缓，不过，给他一份官职总可以吧？”皇太后说道。

成帝无奈，遂将耆参任命为侍中，授予水衡

都尉之官职。

“曼这个孩子实在运气不好。他等不到我成为皇太后有权为他作安排就死去，实在太可怜了……”

皇太后始终对八个兄弟中唯一没有成为诸侯的弟弟王曼耿耿于怀。

“对，我就为曼的儿子想想办法吧！”

皇太后开始为薄命弟弟的儿子王莽留意。

“我一定要为那个可怜的孩子安排相当的地位。”

族人越是发迹，她对其中际遇不佳的人怜悯之情也越强。

同样是外甥，父亲为诸侯的年轻人，莫不得意洋洋地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与之相较，成长在没有爵位家庭的王莽，在别人面前始终抬不起头来。每次听到这个消息时，皇太后都为了得赶紧替他想办法而内心焦急不安。

事实上，王莽是皇太后众多外甥当中资质最佳的一个。如同汉王朝历代皇帝中，以经历过庶民生活的宣帝评价最高，尝过人世辛酸的人在素质上确实与众不同。

王莽是王曼的次子。他的哥哥王永出仕后不久就病死。这位哥哥有个儿子名叫王光，王莽把王光视同己出般地养育。并非诸侯家庭子弟的王莽，由于未领食邑，所以生活不如堂兄弟们那样

的宽裕。虽然如此，他却让哥哥的儿子接受较佳的教育。他还时常以礼物馈赠王光的老师和同学们。

“你对宇和获也没有这么好……”

王莽的妻子为此表示不平。

王莽的长子和次子分别叫做宇和获。他照顾这个侄子犹胜于照顾自己的孩子。

“你对这一点不满吗？”

王莽反问他的妻子。

“也不是说不满，只希望你能公平一些……”妻子回答。

“你知道我很穷。”王莽说，“可是，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发迹，让你享尽荣华富贵。为此，首要之务在于出人头地——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吧？”

“我当然明白。”

“那你就不能干涉我善待光。为自己的孩子花再多的钱，这是应该的事情，没有人会为此而称赞你。为了出人头地，我非先得到人们的好评不可，你想过这一点吗？”

“我明白了。你对光再怎么好，我以后也不会多说半句话了。”王莽的妻子说。

毕竟是多年的夫妻，她只听这几句话，就知道自己的丈夫所想的是什麼。

——是个贤人。

——是个孝子。

——是个有识之士。

这样的风声传出去后，总有一天会上达天听，皇帝因而会召见他。

当时被起用除了靠门阀关系以外，一般人都得经过这样的程序。

由于元帝非常重视儒家，因此，这个用人之法相当时兴，之后的成帝时代，情形亦复相同。

王莽企图“广受人们好评”，这样的做法不是唯独他而已，这类伪善者在当时多得很。

此外，王莽对已成为未亡人的兄嫂也执礼以待，多方照料，对于这一点，世人也对他甚为称赞。

他不但穿着朴素，生活也极为节俭。他的堂兄弟们生活越是奢华，他俭朴的生活越受世人注目。

——比起那些纨绔子弟，王莽这个人物不知道要强多少倍！

长安住民莫不以此称赞王莽。

倘若王莽是个无名小卒，他或许不容易成为人们称赞的对象而崭露头角吧？他有皇太后外戚的身份，却际遇不佳——光凭这一点，就成为人们注目的对象。

王氏是个大家族。当时的人对伯伯及叔叔，一般称之为“从父”。侄儿一辈对从父必须恭敬如

父亲，从父对侄儿同样视如己出。不过，这只是儒教伦理的规矩，实际社会的情形倒不尽如此。

彻底遵守规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王莽待兄长之子犹胜于自己的孩子，自然赢得了人们的好评。

何况王氏子息大半都是庸碌之辈，常有为非作歹之事，更是人们诟病的对象，因此，王莽的存在更加显得耀眼。

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大司马大将军王凤病倒，病情已相当严重。成帝亲自到病床之前探望母舅王凤，流着眼泪道：“倘若将军有三长两短，朕会让平阿侯继你的位。”

平阿侯王谭是王凤的弟弟。你死后，我会让你的弟弟继任大司马大将军这个国家最高之职，你大可以瞑目。你建立起来的路线，绝对不会有人加以变更的——成帝为使濒死的王凤安心，便说了这样的话。

而王凤却泪水滂沱地对成帝说：“虽然谭是臣之胞弟，但由于为人骄傲，所以不能委以大事。不仅谭如此，其余弟弟也都没有资格参与国政。”

“那政权应该让什么人担任呢？”成帝问道。

“以臣之见，应该是御史大夫最为适宜。”

“好，朕知道了。朕会任王音为大司马，你放心吧！”成帝颌首道。

御史大夫王音对皇太后以及王凤兄弟而言是“从父”。因为他是他们父亲王禁的弟弟。

大司马是汉王朝政权的最高职权。这个位置通常不是传给儿子或弟弟，而是由高一辈的叔叔继承。虽然如此，也同样是王氏一族的政权。

王凤于这一年的八月去世。从头至尾伺候在病床边的，是难得一见的儒家伦理实践者——他的侄儿王莽。同样为“从父”，但其中排行最长的伯伯或叔叔，特别以“世父”称之。依照规矩，对“世父”必须特别尊敬。对王莽而言，王凤是父执辈中的长兄，所以是名副其实的世父。

王莽在世父王凤的病床边伺候，前后达数个月之久。王凤的政敌当然为数不少。因此，于病倒之际遭毒杀是大有可能之事。伺候病床边的王莽，一定会先把医师送来的药一一亲尝过。此外，他片刻不离病床，也不回家洗澡更衣。

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

《汉书》如此记载王莽当时的情形。他伺候病人的忠诚程度由此可见。

这样的他当然受世人称赞。

王凤死后，王莽好不容易得到官职。成为黄门郎的他，后来晋升为射声校尉。

六年后的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王莽终

于被封为新都侯。这是少府（官职名）戴崇、侍中金涉以及中郎陈汤等当时名士一致推荐的结果。

——他是当今难得一见的贤人。这一点，世人皆有同感……

他们异口同声说了这样的赞词。

皇太后本来就对王莽甚为关怀，因此，对封他为侯之事当然没有异议。王莽当时三十岁。

五七 / 纷乱的后宫

王莽受封为新都侯的翌年——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大司马王音歿故。

接任大司马之位的是“一日五侯”王氏兄弟中的一个——成都侯王商。依顺序而言，继任的应该是平阿侯王谭，但此人已于两年前去世。王莽被封为侯，有点与叔叔王谭去世而由其子继位为侯一样，算是搭上便车。

王莽处事越来越谨慎。

大司马王商的死，是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十二月间之事。依照顺序，这回应该轮到下面的弟弟王立升为大司马。但王立正因土地占有问题被人告发，所以这个机会跳到再下面的弟弟王根头上。

王根由于多病，而以不堪重任为由，屡次请求“归还骸骨”。

就国政重要地位，意味着将自己的躯体奉献给君主。因此，辞职时，以“请求归还骸骨”称之。

王根请求“归还骸骨”时，皇帝慨然“下赐骸骨”，也就是准予辞职。

当时，居九卿之位的外戚当中，以淳于长的地位最高。这个人是王莽父亲姐姐的儿子。王莽

的官位是光禄大夫。虽然同为二千石薪俸官员，但这个地位还在九卿之一的光禄勋之下，在名目上犹逊一筹。

此时，淳于长似乎有可能被任命为大司马，但经王莽各方奔走，这个提案最后被取消。

——淳于长为大司马卧病而欣喜不已。他已对一帮捧场的人承诺给予新职哪！

他如此向皇太后告密。

想要告密，不愁找不着材料。

成帝最初的皇后，是许广汉侄子许嘉的女儿。许嘉于担任宣帝之中常侍时，曾经于听到皇帝说“倘若皇太子（后来之元帝）未于一年内生子，则将之废除，改立淮阳王”这句话后，立即向皇太子报告，并且将王政君硬塞给他，使之生下皇子（成帝），是使皇太子地位得保安泰的有功人物。

这时生下的成帝，不但酷爱杯中物和举行酒宴，更是性喜猎色。

最初之皇后许氏的姐姐以此为忧，因而令人施以祈祷术，企图使皇帝的心再回到她妹子的身上。不仅如此，她更犯下诅咒怀有皇子的后宫女人这项大逆行为。事情被揭穿后，这位姐姐被处死刑，许氏也被废，移至昭台宫。

废后许氏有另一名叫嬿的姐姐。未亡人身份的她，这时是淳于长的情人。

——我可以使你的妹子再度成为左皇后（副皇后）。皇太后格外宠爱我，所以此事我办得到。

淳于长对她有所承诺。

由于成帝当时已立赵氏为皇后，便不可能恢复许氏为正皇后。不过，事实上成帝可怜许氏，已把她从上林苑的昭台宫接回长定宫了。所以，使她成为副皇后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愚不可及的是，淳于长竟然把这个承诺写在一封信上，且信中出现一些不敬之词。

淳于长因而被诛杀。

对手已被消灭。因病急着想要辞职的王根，至此唯有推荐王莽为自己的继任者一途。

虽然王氏族人为数众多，其中真正获得世人好评的，只有王莽一个。其余的人不是昏庸者流，就是纨绔子弟。虽然决定人事可以尽如己意，但也不能全然不顾人们的评论。

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莽终于成为大司马。他当时的年龄是三十八岁。

在这之前的王莽，一切行动都顾虑到人们的评论。他这样的举措可说完全成功。王莽是做事何等有计划的人物，由此可以窥见。

王莽的内心并不以就汉之大司马一职而满足。就任大司马毋宁说只是个开始。他真正发挥本领，是在这之后的事情。

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篡夺汉帝国，建立自己的新王朝，由自己就皇帝之位——他朝着这个目标，把自己的缜密计划一步步付诸实行。

王莽终于篡夺了汉帝国。实际上，汉帝国本身便具有被篡夺也不足为奇的弱点。

宣帝之治世，可说是汉帝国最后发出光芒的时期。

宣帝之子元帝在政治上起用儒生，建立了虚饰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根本没有内容，一切以表面为重。他的十六年治世，由于先代基业良好，所以还不至于出纰漏，然而，政局正暗暗地恶化。

元帝之子成帝，因浸淫于女色，使得汉帝国加速腐蚀。

成帝于王莽就任大司马之翌年，以四十五岁英年崩殂。他等于是把彻底腐烂了的帝国丢在王莽面前就去世了。

在叙述篡夺汉帝国之经过前，暂时述及成帝浸淫女色之始末吧！

最初的皇后许氏垮台之事已如前述。

有一个姓班的女子晋升到“婕妤”地位。这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知道皇帝不再宠爱她，便立刻表示：“愿意于皇太后身边伺候。”因而转入长

信宫，并且得以保身。

成帝之所以不再宠爱许皇后及班婕妤，原因在于一对赵姓姐妹花的登场。

赵氏姐妹出身于身份低微的家庭。据说，姐姐出生时，其父母亲由于无力抚养而将之遗弃，结果，她三日未吃奶却没有死。惊奇之余的父母亲遂把她抱回抚养。这个故事，证明她出生的家庭的确贫穷。

姐姐长大后被送到阳阿公主宅邸做事。阳阿公主是成帝的姐姐。担任女佣工作的她，由于体态轻盈，阳阿公主认为不如让她成为舞姬，因而开始学舞。结果，她果然在舞蹈方面发挥无比的才华。她舞姿曼妙，被称为“飞燕”。

喜欢寻求刺激的成帝常微服出游，与他为伍的是富平侯张放，而成帝则以张放的家人自称，因此，人们均以“张公子”称呼皇帝。

一次微服出游时，成帝到了姐姐的宅邸，在看完飞燕跳舞后，对她情有独钟。

“姐姐，我可以要这个女人吗？”

“当然可以。皇上不如连她妹妹也一起带过去吧！”

“呃？她还有个妹妹呀！”

“这个妹妹另有一种风情哩！”

阳阿公主露着神秘微笑说。

赵氏姐妹遂进入后宫。

如阳阿公主所说，赵氏姐妹在模样及性格上完全迥异。

姐姐飞燕人如其名，是个身段窈窕、举止娴雅的女人。

——舞于掌上。

这个形容对她而言并无过分之处。

相较之下，妹妹是躯体丰腴的艳丽型女子。

这两个女人可说是有长短互补的功能吧？试过柳腰女子后，以丰满女人换个口味，好色者当然会更为满足。

姐姐飞燕被立为皇后，妹妹则晋升为昭仪。昭仪之地位已较婕妤为高。

对于立飞燕为皇后一事，皇太后反对得十分激烈。

反对的理由在于——身份过于低微。

这一点，经由宫廷内游说家淳于长的奔波，先将赵氏姐妹的父亲赵临封为成阳侯，再于一个月后立赵飞燕为皇后，圆满处理完毕。

赵氏姐妹分享成帝的宠爱达数十年之久。

这期间，后宫其余的女人都黯然失色。虽然成帝有时也想搂搂赵氏姐妹以外的女人，但由于这两个人的醋劲特别强，所以不敢明目张胆地做。偶尔偷腥，很快就会被赵氏姐妹查出——这对姐妹花在这方面好像特别敏感。

虽然独占皇帝的爱，赵氏姐妹却始终未生儿

子。关于这一点，缺陷似乎不在于皇帝。皇帝曾经多次使后宫女人生子，只不过生下的孩子全都夭折。班婕妤就生过两次男孩，结果都在数月后死亡。

在幼儿死亡率极高的当时，这是常有的事。但赵氏姐妹进入后宫后，后宫出生的婴儿夭折，已非自然死亡。都是赵氏姐妹迫使皇帝令人下手杀害的。

虽然是在赵氏姐妹的哀求之下，但没有子息的成帝将好不容易获得的孩子处理掉，是匪夷所思的事情。由此可见成帝是多么窝囊。

一度被废的前皇后许氏由上林苑被接回长定宫之事，已如前述。这位废后许氏后来又生孩子，却为赵昭仪所发觉。

成帝答允赵昭仪会处理这个婴儿，而她却坚持：“皇上说不定只是说说而已，臣妾难以绝对相信。臣妾非亲眼目睹不可。”

赵昭仪直到与皇帝一起检视装在柳条箱里的婴儿尸体后，才不再争吵。

中宫史一名叫曹宫的女人也为成帝生了一个孩子。结果，曹宫服下皇帝所赐的毒药而死，婴儿则不知被带到何处——当然是被杀害了。可怜的是跟随曹宫的六名婢女，她们都在赵昭仪的命令之下，被迫饮毒自尽。她们是为了防止皇子遭杀害之事外泄而被灭口的。

成为皇后的姐姐赵飞燕亟欲生养孩子。成为皇后而未成为皇子之母，实无任何权力可言。为了永久享受富贵荣华，她无论如何都非生子不可。

“一定是我的身体与皇上不合……”

赵飞燕如此解释自己不能怀孕的原因。也就是说，如果和别的男人在一起，自己一定会怀孕。因此，她决定找一个男人与之共衾，然后谎称怀了皇子。

然而，后宫是男人禁地，连大司马丞相都不得踏入后宫一步，体力充沛的年轻男子更是更接近后宫都不可能。赵飞燕却想出了一个方法。有一种“犍车”（由小牛拖的车子），专司将物品运入后宫之事。在皇后特别命令之下运入的东西，门卫不会予以检查。注意到这一点的她，遂把一名十七八岁的年轻男子用犍车运到后宫。为防万一被发现，这名男子是男扮女装的。

皇后通奸这种前所未闻之事于此进行。虽然如此，皇后还是不见怀孕的迹象。

成帝终于发现了皇后的荒唐行为。但这时候的他已真心爱上妹妹赵昭仪，实在不便处置爱人的姐姐。

赵昭仪寸步不离地跟在成帝身边。

进入后宫已十多年，鉴于这个事实，这对姐妹对生皇子一事开始死心了。为能于成帝亡后继

续掌握权势，她们计划认养一个会听自己指挥的孩子。

由于皇帝无嗣，因此，只有立最接近皇统的皇族为太子。将年龄条件考虑在内时，最合适候选人是成帝之末弟中山王和成帝之侄儿定陶王。

皇太子时代的成帝确实不成器，他的父亲元帝曾经有过将之废除的意思，当时考虑新立为皇太子的就是定陶王刘康，现在的定陶王则为其子刘欣。

定陶王刘欣之祖母傅氏进宫晋谒皇帝后，向赵氏姐妹行贿，要求她们帮忙，使自己的孙儿能够被选为皇太子。

这是求之不得的机会，赵氏姐妹欣然接受这个请求，对定陶王被立为皇太子一事助以一臂之力。由于有这一层关系，即使发生大变，她们的权势也会屹然不坠。

而大变居然发生。成帝猝死了！

这是服用过多房中药的结果。

——每日只可服用一颗。

侍医交予此药时，曾经如此交代，而当时已有醉意的赵昭仪虽满口答应，却把拿到的七颗药让成帝一次服下。成帝是因此而暴毙的。

对儿子的猝死起了疑窦的皇太后，下命令道：“仔细调查皇上崩殂前后的情形！”

侍医特别叮咛“每日只可服用一颗”之事，有当时在场的几个人证明。但剩余的六颗却怎么找都找不出来。

至此，死因确凿。

这是皇后之妹赵昭仪的过失。她非为这件事情负起责任不可。

据说，临自杀之前，她曾经说了这样的话。

——我把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生为女人，还有比这更得意的事情吗？我是死而无憾的。

五八 老套

燕飞来，
啄皇孙。
皇孙死，
燕啄矢。

成帝死后不久，巷间悄悄流行这样的民谣。最后的“矢”字，依当时的字义解释为“屎”。

“燕儿”代表的是名叫飞燕的赵皇后和其妹赵昭仪。这首民谣暗喻：这对姐妹把后宫女人生的皇子一一杀害，如此泯灭天良的勾当，下场将是受报应而“吃屎”。

妹妹赵昭仪由于醉后过失，使皇帝服下过量药物而死，因而被命令自杀。

另一只燕子不是还活着吗？——这首民谣似乎含有如此讽刺之意。

由于定陶王刘欣即位，这“另一只燕子”得以暂时苟全性命。

刘欣之所以即位，是靠了赵皇后助一臂之力的缘故。

成帝死后，对后宫连续杀害婴儿事件进行调查，结果查出一干人证。

自己儿子被杀的王太后，当然坚决主张深入

调查。虽然有证人出现，但对继位皇帝而言是大恩人的赵皇后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因为皇帝把这件事情一手压下去了。

这位定陶王刘欣，就是哀帝。

二十岁即位的哀帝，在位仅仅六年。

王太后因哀帝即位，更上一层成为太皇太后，赵皇后则成为皇太后。

但皇太后是有过一段劣行的人。在曾助以一臂之力的哀帝在位期间，她还能平安无事，奈何哀帝却短命而死。

哀帝死时并无嗣子。

继位的平帝，是哀帝被立为皇太子时的竞争对手中山王的儿子，这时年仅九岁。

成帝去世时，王莽听了太皇太后如下之语，辞去大司马一职。

——新帝有新帝的外戚，你最好退让。

哀帝在位的六年期间，他母亲娘家丁氏和妻子娘家傅氏一族曾经以外戚身份掌握权势。而除了丁、傅两氏以外，尚有一批权势如日中天的家族——董氏。

哀帝与一个名叫董贤的美少年有同性恋关系，他的族人因而发迹。母亲或妻子的族人以皇帝亲戚身份而居枢要之位，这在当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至于连同性恋对象的族人都受到同样的待遇，则是前所未有之事。

汉王室的紊乱，到这时候已达极点。

中国人称同性恋为“断袖”，将同性恋乐趣称为“断袖之欢”，称此一癖好为“断袖之癖”。这些名词都因哀帝与董贤的一段故事而起。

这两个人不仅夜晚，连白天也在一起，睡午觉时当然不例外。皇帝穿的是有许多垂饰的宽袍，衣袖既宽又长，睡午觉时，董贤都躺在皇帝的衣袖上。一天午睡时，皇帝先睡醒，这时，一旁的董贤仍睡得很香。

“我想起身，可是，一拉动衣袖，董贤一定会醒过来。他睡得这么香，我实在不忍心把他吵醒，该如何是好呢？”

哀帝于是拿起放在旁边的短刀，割断自己的衣袖，然后起身。

哀帝死于元寿二年六月，那是公元前1年之事。

董贤出人意料地以二十一岁之龄被任命为大司马是在前年的十二月。皇室中之最年长的太皇太后对此当然极为不悦。

哀帝死后，太皇太后下了诏书：

大司马董贤年尚弱冠，未孚众望，宜即归还印绶辞职。

董贤接到这道诏书后，当场自尽而亡。

王莽因而于事隔六年后再度登场。太皇太后任命他为大司马。

六年在野期间，王莽并不是无所事事。他依旧谨言慎行，致力于提高世人对他的评价。例如：母亲卧病时，他亲自接待前来探望的客人。当时的贵妇人穿着的都是曳地长裙，而王莽夫人穿的却是长度仅及膝盖的短裙，这是当时女佣的穿着。一些探病访客也以为她是女佣，经介绍，才知道原来她是王夫人……

——那个家庭生活朴素到那样的程度，实在令人赞叹……

把所见所闻传出去是人的天性。王莽利用这一点，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声望。

哀帝“断袖之癖”的对象董贤，当然于哀帝死后垮台。此外，对哀帝之即位助有一臂之力而得以保全一命的赵飞燕，也因哀帝之死结束了生命。

赵飞燕于哀帝时代是皇太后，于平帝即位后，理应升为太皇太后。而新的实权掌握者王莽却不允许。

——降皇太后之称号为皇后。

这个措置的用意在于指出她只能为人妻，却无资格为人母。而且，这项措量只不过维持了一个阶段，没隔多久，王莽又做出新决定——废其皇后称号。

这更是断定她连作为人妻的资格都没有，至此，赵飞燕只有自杀一途。

赵飞燕是咎由自取，受此处罚也无话可说，但哀帝的未亡人傅皇后也被废，并且被迫自杀，倒是令人同情。

哀帝的祖母是曾经为元帝侧室的傅氏，这位傅氏让孙儿哀帝娶了自己族人之女。哀帝即位后，祖母傅氏自称为太皇太后。

元帝的正妻是王氏。虽然这是元帝在爱人司马良娣去世的冲击之下随意选做妻子的，但她毕竟是正室，目前正以太皇太后身份健在于宫廷。而亡夫之侧室傅氏却以皇帝祖母及皇后姑妈身份进入宫廷，开始跋扈起来。因此，太皇太后极为不悦。

傅氏于孙儿哀帝在位期间死去，经由哀帝和皇后同意，葬于元帝陵墓左边。对此，太皇太后更是怒不可遏。因为这是具正室身份的她日后该被安葬的地方。

“侧室怎可享此殊遇！”

虽然怒不可遏，但既是出自哀帝的意思，她也无话可说。太皇太后只得咬紧牙关忍耐着。哀帝死后，太皇太后压抑已久的怒意爆发了。

年轻的傅皇后受已死傅氏的连累，第一个遭殃。哀帝死后平帝即位时，太皇太后已年逾七十，但女人的怨恨似乎不因年迈而消退。

太皇太后于三十八岁时成为未亡人，于儿子成帝在位的二十六年期间，其族人权势之大，曾

经令人咋舌。但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哀帝即位后，她就命令以王莽为首的全体王氏族人，立即从政治舞台退下。这是她令人佩服的一点。

哀帝时代掌握权势的是傅氏和丁氏，然而，这只是昙花一现，仅仅六年就告没落。

太皇太后于是登场。年过七十的她，再度任命侄儿王莽为大司马。不过，此时的王莽已有超越王氏所给予职位的企图。

——他意图篡夺汉之天下！

由于平帝即位时年仅九岁，因此，王莽除了大司马一职外，更被任命为“太傅”。天子年幼，当然需要监护人。毋庸赘言，太傅的地位在三公之上。

原本为新都侯的他，亦于此时升格为安汉公。

这是为了期望“汉能得到安宁”而定的爵号，王莽却没有意思要做自己称号分内之事。

皇帝更为他加封二万八千户。

对于这一点，王莽则以坚辞表态。

“等老百姓都富裕后，臣再接受此一加封。”

全国老百姓莫不为此大大称赞他。实际上，这是他的老套——以虚怀若谷为手段，把自己的名号打响。

——王莽是个圣人。

他企图的是老百姓如此赞赏他，好让他达成

篡夺汉之天下的野心。

掌握实权的王莽最警惕的是，权力会被年幼的平帝之母亲卫氏族人所夺。为此，他处心积虑把卫氏一族从宫廷内扫出。

要做到这一点，有一个很好的借口：

“众所周知，先帝在位时，天子母亲丁氏以及祖母娘家傅氏一族曾经极尽专横之能事。为重蹈覆辙，这一点非特别留意不可。”

在王莽的进言之下，太皇太后遂发布幼帝之母卫氏及其弟卫宝、卫玄等卫氏一族必须居留于故乡中山，不得上京之规定。

有人对此表示抗议。

一名叫申屠刚的大臣毅然直言：

“硬生生把年幼的圣上和骨肉、外戚分开，这是不合人情的。汉王室向来习惯尽量起用外戚，以沟通君臣之间的关系。尚请派遣使者至中山，奉请天子母亲至国都，以便随时召见。至于外戚人士，可令他们执戈宿卫，如此，当可使社稷安宁。”

对此，王莽假借太皇太后诏书，以如下理由驳斥，并把这个人撤职：

此人所言乃属妄言。违背大义！

天子外戚当然不满于王莽对他们的压迫。

“皇帝不会永远年幼的！”

他们期待皇帝的成长。到皇帝不再需要王莽这个监护人、能独立裁决政事时，应该可以回到皇都，也就能在宫廷占据枢要地位才对。

忍耐一段时间吧！

他们告诫自己。

一方的期待对另一方来说则是不安。

“皇帝长大成人时……”

这是王莽最担心的一点，因而他必须在皇帝长大之前篡夺王朝。这一点他当然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家人在内。

因此，最担心皇帝成长的，应该是不知道王莽意图的他的家人吧？其中，长子王宇更是个容易操心的人。

卫氏迟早会在宫廷内抬头，不如现在就和他们保持良好关系吧！王宇有了这个想法。

他于是悄悄写信给卫宝，叫他请帝母上书皇帝，恳求准予上京。帝母上书送到朝廷时，皇帝只批准“增加七千户为妆费”，却没有准许上京之事。

王宇于是找自己的老师吴章及内兄吕宽等人商量。

“家父是绝对不听谏言的人。如何才能使他改变对卫氏的成见呢？”

王宇以恳求的态度向吴章请教。吴章则反问王宇道：

“任何人都有弱点。再怎么强的人，也会有心防容易被攻破的部分。于今之计，只有从这一点下手。安汉公有什么弱点，希望你能说出来。”

对此，王宇思量片刻后说：

“家父是个十足的强人。但如果硬要举例出来，迷信或许是他最大的弱点吧？他是个非常讲究吉凶的人。”

“那太好啦！你就攻他这一点吧！”

吴章遂授计王宇。

——对做坏事的人，鬼神会在他家洒鲜血，以为警告。

这个迷信深植于当时的人心中。比一般人更为迷信的王莽，受到鬼神之警告时，应该会深深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才对。他不用思考就会知道自己所做的最大恶事是“压迫外戚卫氏”这一点吧？

在杀了一只牛，大量采取牛血后，有人在深夜将这些牛血涂在王莽宅邸的内壁。

实际上，王莽一点不信鬼神，他只是如此佯装。王莽是个很会演戏的人，佯装之事，连他的儿子都不知道。

“有人想以此恫吓我。”

看到内壁上的鲜血时，他立刻警觉到这一点。很会演戏的他，头脑比在壁上涂血的人犹高

一筹！他于是悄悄等待对方再度下手的时候。

认为涂牛血于内壁无甚效果的这些人，决定改在宅邸建筑物内再涂一次鲜血。结果却被守着的王莽现场逮到。被雇来干这件事的人，一下子就把雇主的名字说了出来。

“这是再好不过的机会！”

王莽遂以此弹劾卫氏，并且借此逼迫皇母以外的所有卫氏族人自杀。

王莽以“首谋”罪名，让自己的长子王宇服毒自尽。

——卫氏从事阴谋应是确有其事！因为安汉公连自己的儿子都杀了！

对人们的批评甚为在意的王莽，这是他为了获得民心而施行的苦肉计。怀有身孕的王宇妻子，于生下孩子后，也被王莽逼死。

——为了忠义，不徇私情！

王莽得到了人们这样的称赞。

五九 / 皇位在望

王莽成为安汉公的元始元年，恰好是公元1年。

他篡夺汉王朝建立以“新”为名的王朝是公元8年之事，而他和新王朝都于公元23年灭亡。

如前所述，王莽因杀害自己的长子夫妻而赢得“为了忠义，不徇私情”之美誉。

事实上，在这之前的在野期间，他也曾经杀害自己的次子。

事情的缘由是，他的次子王获杀了一名奴隶。认为罪不可恕的王莽，便命令儿子自杀。

——安汉公是前任大司马。这么高贵的人，为了区区一名奴隶的性命而让自己的公子偿命，他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由衷钦佩。

世人感动之余，莫不如此称赞王莽。

人无贵贱之分，现在的人们看来，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公元前数年的中国，贵族的命和奴隶的命可是天壤之别。

听到这件事的人，其反应之强烈，远超乎现代人所能想象的程度。

但对这起事件的处置评价，也因人而有极大差异。

将贵族儿子的命和一名奴隶的命视为等同，

且做如此的处理——有人因此对王莽的评价甚高。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他是害怕儿子的罪会连累自己，所以不得不以冷酷手段处分，这是六亲不认的利己主义者。由他过去的表现和日后的所作所为来看，王莽应该属于后者。

但他命令次子自尽一事，确实给了下层人民这样的期待——王大人一定会为我们做一些事的。

王莽对上层人士则将儒教运用得淋漓尽致。儒教的教义之一是：有德者受天命成为支配天下之人。

这个论调对王莽非常有利，没有不好好利用的道理。为此，他特别致力于推广儒教。国都大学招生人数到了饱和的程度，逾越万人。

此外，虽然汉王朝建国以来，出现的功臣多如繁星，然而他们的子孙并不一定都发迹。王莽于是追查历史，对功臣子孙加以叙勋。

他因而也得到上层的支持。他以极慎重态度，由上至下，无所遗漏地为篡夺而布局。

王莽从年轻时代就非常喜爱学问。但当时有一个他怎么用功都比不上的大秀才，这个人正是成帝时代被誉为一世大儒刘向的儿子刘歆。一天，王莽叫来刘歆，说：“我想施行以孔教为方针的政治。”

“这个方针很好。”刘歆回答。

“我有许多政治抱负。这都是我自己想出的新方针。我喜欢新的事情，不过，相信这并没有背离孔教教义。遗憾的是，孔夫子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指示。我说的意思，你明白吗？”

王莽重复说了几遍“你明白吗”，大秀才刘歆立刻觉察到了他这句话的意思。

“我明白了。”

刘歆用肯定的口气回答。

王莽的意思是要他伪造证据。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王莽要刘歆为他捏造让他方便行事的伪经典。

“孔子有意恢复周之制度。”王莽避开对方的视线说。

“周之制度乃周公所订，却没有传到现在。”

“虽然没有传到现在，以你这么一位大学者，对周朝制度应该相当了解吧？”

“在下稍有研究，所以大略知道。”

“和我共同研究最为理想的周朝制度，用以复原‘周礼’如何？”

“这是值得一做的工作。”刘歆道。

——请伪造经典，好让我要推动的事情有根据。

王莽的要求，用意在此。对此允以“值得一做”，可见刘歆对伪造儒家经典一事是持积极态度的。

王莽于复职后仅仅八年就篡夺汉之天下，速度不可谓不快。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汉王朝能轻易地被除了“风评”不错之外无甚才华的王莽所篡夺，可见其流弊已到无药可救的地步。

由于多年苦心经营，王莽已逐渐被认为是个“圣人”。正因为如此，他的一举一动非格外谨慎不可。

他把自己的女儿塞给才十来岁的平帝做皇后，而这也并不是由身为“圣人”的他自己启口说的。

——希望皇上立安汉公之女为皇后。

他让众人向皇帝请愿。为这件事情而上书的人日达千余，公卿、大夫等有资格进宫者，则亲自到朝廷奏请。实际上，王莽并不是收买这些人，他只是交代其中的一小部分人而已，其余则期待群众的附和。讨好掌握人事大权的王莽，一定会有回报。——这不是单纯的附和，而是巧妙利用人们的功利心态。

关于禁止双字名一事已如前述。由于同姓同名的人愈来愈多，所以，起双字名的情形，到这时候已逐渐普遍化，而王莽却下令禁止这个风尚。

理由很简单，因为这是“过去”没有的事情。

过去，指的是神圣之时代，也就是周代。王莽极力推动回到周代之复古政治——这一点无异

于推翻汉之体制。王莽认为这就是新体制。

双字名之禁止，实际上也是如法炮制。王莽是先让别人上书，然后由他推动的。就此事上书皇帝的不是别人，而是匈奴单于。上书的内容是：

据闻汉廷以双字名为卑。因此，臣属愿将“囊知牙斯”之原名改为“知”，以从圣制。

实际内情是，王莽令使者前往收买单于，使他写了这封奏文。

王莽决定使自己的地位更上一层楼，此为篡夺天下的手段之一。虽然“大司马”已是为人臣者的最高位，但这并不算特别，因为哀帝之同性恋对象——即二十一岁的董贤——也曾就大司马这个职位。王莽要的是从未有人坐过的特别宝座。

大司马或公侯之头衔，在他看来微不足道。他想要史无前例的称号。这样的称号当然需要创造。结果，他想出了这个称号，不过，和过去一样，并没有由自己说出来。身为圣人，这样的事情绝不能做，他遂又借助于别人的口与笔。

这特别的称号是什么？

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人臣而几乎与皇帝同尊者，唯有商之开国元勋伊尹和辅佐成王的周公两人。伊尹称为“阿衡”，周公则称为“太宰”。

安汉公较有圣人之称的阿衡及太宰犹

胜一筹，其功绩足以匹敌后二者之总和。
恳请皇上准予以“宰衡”为安汉公之称呼。

这样的请愿书达八千封之多。

一个人而兼备两位皇帝代理人的称号，因此，“宰衡”这个名称，给予人超越皇帝代理人的印象。

王莽开始使用“宰衡”之称号是元始四年（公元4年），于翌年五月他更拜领“九锡”之位。

九锡之位的人可以使用与皇帝同样的车马、衣服、乐器、朱户、纳陛（纳为“内”之意。当时的人可以在屋外设石阶，在屋内设石阶则为皇帝之特权）、虎贲（特别亲卫仪仗队员）百人、铁钺、弓箭、祭器等。

称号和格式几乎接近皇帝，王莽的野心到了快要完全实现的地步。

顶多再一两年……

王莽如此认为。

为了要篡夺连绵达两百年的王朝，一切非异常谨慎不可。

万事依照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只有一件事他未曾料到。

这件事情是，平帝出乎意料地敏感。表面看似温顺的他，内心里对王莽的所作所为，好像甚为不悦。这一点，可以由他的表情和行止窥见。

皇上十四岁了……

到了这个年龄，几乎已不需要辅佐人。

虽然王莽步步为营地即将成为皇帝，但目前的他，毕竟还是臣属身份。

——王莽有叛逆意图，应即诛杀！

倘若皇帝下此诏，结果将会如何？王莽一派人士占廷臣的八成以上，因此，王莽确信自己绝不会被逮捕或遭诛杀之事。

但这必须以廷臣之八成“完全效忠”王莽为前提。因为其中可能有不少人表面对王莽效忠、内心却摇摆不定甚至憎恶王莽之专横——这样的人尤以皇族为多。

遭逮捕后，会被拖着绕行街市，然后在刽子手的刀下脑袋落地——王莽想象着这个场面，禁不住地捏了一把冷汗。

这样的事情不是不可能发生……他有这个警觉。

——王莽！你给我记住！你杀害了朕之母后的全部族人！等朕长大成年时……

王莽有时候会觉得十四岁皇帝的表情露出的是这个意思。

就王莽的立场而言，他是为了除掉平帝之母卫氏一族，所以才连自己的儿子王宇都作为牺牲品。而且，虽然杀害卫氏一族，他却没有杀平帝之母，只把她安置在中山，不准到长安来而已。

他倒认为平帝应该感激他才对。

对十四岁的人，已不能使用哄骗小孩的手段，对方随时可以利用皇帝的权力。这是岌岌可危的时刻，即将临头的灾难非设法去除不可。

干脆把皇帝杀掉！王莽遂下了这个决心。

王莽原本认为在平帝十七八岁之前，可以把他当做傀儡，但这个估算似乎错误。既然错误，那就得及早作调整。

宫廷犹如密室。只要懂得要领，行事得宜，在这里干杀人勾当，反而不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何况宫廷医生，没有一个不仰承王莽鼻息。

王莽被授九锡的这一年十二月，平帝死于未央宫。他于九岁即位，十四岁时死亡。表面上是病死，实际上是在王莽的命令之下被毒杀的。

虽然没有证据，人们内心里却想：还是被王莽干掉了……

现在要考虑的是皇嗣问题。由于元帝之系统已绝，因此，非从宣帝之系统选出不可。宣帝之曾孙有五位王和四十八名侯。王莽却主张——

由与先帝同一代的人继位不合道理。皇统必须由下一代的人继承。

宣帝系统亦无相当于平帝这一辈的曾孙，王莽便坚持要从玄孙中找人。他做此主张，原因在于这一辈的人尚年幼。

结果，被选为继位者的是宣帝之玄孙刘婴。

刘婴此时年仅两岁，而且，这名婴儿只是被立为皇太子，并没有即位为皇帝。

——虽然刘婴是继位人，但过于年幼。

王莽以此为由，没有让选出来的继位者立刻即位。

这时候，武功县一位名叫孟通的知事在浚井时，从井底捞起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上面用丹朱写着如下几个字：

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王莽又使群臣将这件事向太皇太后报告。

“胡扯！荒唐！”

年近八十的王莽之姑母——太皇太后听到时，立刻以鄙视的表情说了这句话。这位老太太当然知道这是自己侄儿王莽搞的花样。

六〇 / 汉一度灭亡

“‘为皇帝’这句话应该是代年幼的皇太子摄行皇帝之任务的天意吧？”

由于大臣说了这样的话，太皇太后遂有所让步，答允这一点。

衣冠和仪仗全与皇帝一模一样，南面行政事，并且祭祀天地、明堂、宗庙、群神等，廷臣对之以“臣”自称。这不是和皇帝毫无差异吗？只是，王莽不使用天子之第一人称“朕”，而以“予”称呼自己。

此外，王莽对太皇太后行臣属之礼。人们以“摄皇帝”称呼王莽，而举行祭礼时，则自称“假皇帝”。到这个地步时，王莽与皇帝已混淆不清了。

平帝死后的翌年当然要改元，结果竟然改成“居摄元年”之年号。这个年号代表的是摄政王莽——这一点，任何人都一目了然。

一切都照王莽的预定计划进行。其间当然不是毫无反弹。这一点，王莽事前就有所觉悟。取得天下这等大事，自然不可能进行得诸事顺遂。

皇族之一的安众侯刘崇首先竖起反王莽旗帜，攻打宛城，却未克而败走。这是居摄元年之事。

居摄二年（公元7年）发生更猛烈的反抗。

东郡太守翟义与其姐之子陈丰，共同以“讨伐国贼王莽”为口号，揭竿而起。

皇族严乡侯刘信、其弟武平侯刘璜，以及居东郡都尉之职的刘宇等人与之呼应。刘信的儿子刘匡是东平王，所以召集的是东平之兵。据传，其数达十余万之多。他们除了立刘信为“天子”，称翟义为“大司马、柱天大将军”外，更飞檄各地，以如下之词，声讨王莽：

王莽毒杀平帝，摄天子之位，意图将汉室灭绝。今天子已立，将对之行天罚！

这次举兵发生于九月间。

王莽因听到翟义举兵之消息而寝食难安。他已夺得大半汉之天下，但这是靠“舆论工作”的结果，并不是以武力取得的。他对战争毫无经验。

据说，看到王莽狼狈的样子时，他的姑妈太皇太后，也曾经以不屑的语气说：“我原本以为企图篡夺汉之天下的莽是个胆大包天的人，原来他和我们弱女子没有什么两样嘛！”

但王莽安然渡过这个危机。事态之所以转变为有利于他，应该是下列三点理由：

第一，他的“舆论工作”进行得相当彻底。虽然动机出自于野心，但他以取得民心为目的的政策非常巧妙。例如：五年前各地发生旱灾时，由于同时带来蝗害，农民饱受其苦。当时，王莽除

了捐出百万金钱及田地三十顷（一顷为百亩，汉代之一顷约为十一点五英亩）外，更促请二百三十名官吏富豪捐出田宅，以资赈灾。

他更想到“购买蝗虫”这个点子。于秋割期间，蔽天而至的蝗虫群带来巨大农害之事，中国的史书颇多记载。这无数蝗虫不但在须臾之间吃光农作物，连杂草也吃尽。尔后，蝗群会转移他地。王莽的措置是鼓励人们捕捉蝗虫，由政府以每百只若干金钱的标准收购。对贫民而言，这是赚取外快的好机会。

此外，政府也于这一年，将免税基准大幅降低，贫民几乎全都免于纳税。在发生传染病的地区设立医疗设施，对有人死亡的家庭致赠葬仪补助金——王莽的福利政策做到了这个程度。

如前所述，他命令杀害奴隶的儿子自杀，这件事情也曾经提高了王莽的声望。

王莽的人望可谓渗透到社会底层。

因此，皇族刘信虽然以天子自称，反王莽之气势却没有像燎原之火般地扩大。

第二，响应刘信一千人而举兵的人物当中，以流氓居多，到处做出放火抢夺的勾当，大大失去人心。这一点对王莽非常有利。原本就颇有人望的他，因对方的恶行而更加显得伟大。

第三，王莽致力于舆论工作的结果，已建立了他的派系势力。由于根本没有其他派系对抗，

所以呈现一派独大的局面。属于这个大派系的人知道王莽的命运和自己休戚相关。因此，他们都以极为认真的态度拥护王莽。这等于是以生命作为赌注，他们当然是无比卖力的。

王莽以身边心腹孙建为奋武将军、刘宏为奋冲将军、窦况为奋威将军，叫他们分别率领军队，赶赴前线。

此外，王氏一族中的虎牙将军王邑、强弩将军王骏、震威将军王况以及中坚将军王昌等人，也前后出征。

他们率领的都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将兵。相较之下，反王莽军则为掺杂颇多盗匪的乌合之众。

王莽所派诸将，在一个叫陈留的地方大破反王莽军。

王莽闻讯大为喜悦，对立下战功之将兵论功行赏，并且封将校中的五十五人为侯。此外，他又大赦天下。由于些微刑责者将被赦免，反王莽军因而日有逃兵现象。

至此，大势可谓已定。

十二月，王莽派大军包围围城。翟义和刘信弃军逃走后，翟义于一个叫固始的地方遭逮捕，被处磔刑。

刘信的行踪杳然，王莽再怎么派人搜索也找不到。

经过这次的大试炼后，王莽的自信心愈来愈强。

翌年，各地频频报来瑞兆。

真天子出现时，上天会以瑞兆告诉人们——古人对此深信不疑。

前年的白石是瑞兆之发端。

当时人们的迷信程度远超乎我们的想象。王莽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

齐郡（今天的山东省）临淄县一个叫昌兴的地方村长辛当，某晚，重复做了几次同样的梦。

——我乃天公使者。天公派我来要你告诉世人“摄皇帝乃真皇帝”。如果不相信我的话，你去看村子里是否多了一口新井。这口井是为了显示天公威灵而送给你们的。

这位村长和村人到处寻找，果然发现了一口从未见过的深约百尺的新井。

“这真是令人惊异。看样子，安汉公就要成为真天子了。这口井就是证据啊！”

人们一见了面，就谈论此事，村长更派人到皇都去报告。

事情的真相是：奉了王莽之意的村长，于几个月前就在这人迹稀罕的穷乡僻壤挖好这口井，然后加盖，并覆盖以土。村长于说出托梦之事的前日除去井盖，使之显现于乡人眼前，如此而已。

此外，也有过写着“天已预告真天子即将出现”之意文章的铜板，在四川运来之石造牛像前出现之事。

有人则将刻有这类预言式文字的铜柜呈献给朝廷。

布置可谓相当周全。

王莽遂于居摄三年十一月，将年号改为“初始”，并行登基。他并且订十二月一日为“始建国元年”正月一日。这叫做“奉正朔”，表示服从之意。

新王朝以“新”为名。

平帝亡后，汉将幼儿刘婴定为帝位继承人，却尚未举行即位大典。刘婴只被称为“孺子”。

由于尚未登基，所以，相传传自秦始皇的“传国之玺”至今尚保存于长乐宫。在往昔的中国，这传国玺是皇统之证明。

长乐宫的主人是太皇太后王政君。年近八十的她是王莽之姑妈。这个人令王莽十分犯怵。她是王氏族人，嫁给汉皇室刘氏已六十年。

太皇太后果然暴怒如烈火。料到她会愤怒，所以，王莽特地派了姑妈最中意的王舜来传话。但纵然派来的使者是自己中意的人，她的怒意还是无法平息。

“王氏一族是靠汉家的权力才发迹的。不图报恩，更趁恩人力量薄弱时篡夺其位，这是人做

的事情吗！这种人吃剩的东西，恐怕连猪狗都不吃吧？这个世界会有这种事吗？井啦、铜板啦……哀家知道那些都是王莽搞的鬼！他还变更正朔、更改服制。既然如此，他大可自己造出传国之玺啊！何必计较这个亡国的不祥玉玺呢！哀家是汉家老寡妇，余命无几。待哀家死后，这玉玺将与哀家埋葬在一起！”

听到她的这段话，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潸然落泪。

王舜也当场哭倒，泣不成声地说：

“可是……王大人志在得到传国玺……这一点……以太皇太后的力量也抗御不了他的……”

“说的也是——”

八十岁老寡妇深深叹了一口气，放弃了抗御的念头。想要的东西使出任何手段都得取到——她对王莽个性知道得很清楚。王莽是为达成野心，连杀死自己两个儿子都狠得下心的人！为得到天下之主的证明物件——传国之玺，他还会在乎杀害一个姑妈吗？

太皇太后想起从家臣口中听到的处刑叛徒的场面。某次处刑时，王莽曾经让医生将叛徒活活解剖。他这样做，为的是要知道人体内脏的位置、大小、重量等，以供医疗上的参考。

——用细竹捞起时，那些脏器还在蠕动呢！

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天，她整日都忍不住要作

呕。倘若坚持不交出传国之玺，自己说不定也会有同样的遭遇吧？

哀家什么都不管了！

太皇太后拿出传国之玺，掷到地板上说：“拿去吧！我已经衰老，很快就要撒手西归。我看，你们也活不久的！而且一定不得好死！”

翌年——由于正朔更新，这一年的十二月就是新年。王莽将原来预定继承汉王朝的六岁“孺子”刘婴封为“安定公”。

王莽朗读的“策”（诏书）内容如下：

咨尔婴。昔皇天右乃太祖，历世十二，享国二百一十载。历数（命运）在于予躬。诗（经）不云乎：“（殷之子孙亦）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尔为定安公，永为新室宾（客）。于戏！敬天之休，往践乃（诸侯之）位，毋废予命。

而后，他牵着六岁刘婴的手，流着眼泪道：“往昔，周公曾经以摄政身份辅佐年幼的成王，于成王成长后，将大政奉还。我本来有意仿效周公，奈何迫于皇天威命，不得如愿以偿。我是于不得已情况之下成为天子的。”

宦官将刘婴一度带出宫殿外，然后使这名幼

儿北面而坐，对王莽行臣下之礼。

百僚陪位，莫不感动。

《汉书·王莽传》如此记载这个场面。

意思是说，在场的百官没有一个不大为感动。可是，他们为何感动呢？

他们是因思及迫于皇天威命、不得不登基的王莽的苦衷而感动呢？抑或眼看不懂事的孺子刘婴改向往日的臣属王莽执臣下之礼的情形，为其命运多舛而洒下同情之泪呢？

从高祖刘邦成为汉王的公元前206年算起，汉王朝算是于第二百一十四年，被王莽篡位而一度灭亡。

光武帝于十年后复兴汉王朝，以后的部分称为后汉，但这实应视为另一个王朝。

被王莽篡夺的汉王朝——即前汉，以长安为首都。后汉则以位于较东边的洛阳为国都。因此，前汉亦称西汉，后汉亦称东汉。

六一 / 再见绿林

汉高祖刘邦于秦灭亡后，自项羽处拜领汉中之地而为汉王。汉王原本只是地方领主，于统一全国后，仍然以“汉”为国名。

以地方领主时代的领国名为全国政权之名的作风，后来被沿袭下来。以魏封侯的曹家、以隋封侯的杨家及以唐封侯的李家等，全都用领国名作为王朝之名。

王莽以复古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所谓的“复古”就是回到有圣代之称的周代。为此，他采取连官名也改为周代体制的形式主义。

例如：大司农改为“羲和”，后来又再度改为“纳言”。此外，太常之职改为“秩宗”，大鸿胪和少府则分别改为“典乐”和“共王”。这些都是周代职官之名。

不只职名，连宫殿名也有所更改：长乐宫改为常乐宫，未央宫改为寿成宫。首都长安也更改为常安。

由于王朝已变更，所以悉数收回汉王朝过去授予各地之王、诸侯以及百官的印绶，改授新王朝核发之信物。此际，王莽又搬出周之古制，基于“往昔之‘华’与‘夷’截然不同”的观念，打出了如下新方针：

以匈奴为“王”乃违反古制之举，因而将之降格为“侯”。

过去汉授予匈奴单于之印绶叫做“玺”，现在改为“章”，这是非常明显的降格。匈奴要求照旧给予“玺”，却为王莽所拒绝。匈奴在盛怒之下攻打边境之地，杀害官吏及住民，并大行掠夺。

王莽因此将匈奴单于之名称改为“降奴服于”。之所以避免直接使用“降服”字眼，为的是怕激怒匈奴。

对于高句丽，则因其于攻打东胡之际未派援兵前来，乃将其名改为“下句丽”。

以将“高”改为“下”而乐，不是如同儿戏吗？

回归古代的倒行措施，在经济政策这最为现实的层面失败，是理所当然之事。

王莽将全国土地称为“王田”，将之归为朝廷所有，此外，称官奴以外的民间奴隶为“私属”，与王田一样，严禁买卖。触犯这项规定者，重则处以死刑，轻者则处以流刑。

而事实却是，土地与人身之兼并无处不在进行当中，王莽所发布的一切“禁令”，未有充分之准备或对策，仅以沿袭周制为理由，一想到就随便发布命令，这样的措置当然引起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而为了作调整，就非将业已订定的法律修改不可。

这真的是“朝令夕改”。

政府发行新货币，并且禁止使用汉之五铢钱，而这项措施使人民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混乱。

私钱铸造和王田及私属买卖一样横行天下，使得王莽不得不予以承认。

酒、盐、铁等之国家统制，也由于措施过严，压迫了人民的生活。

在失政情形如此严重的情况之下，社会若不陷于混乱才是怪事一桩。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他召集三十万壮丁，兵分十二路攻打匈奴。后来，攻打的对象不只匈奴而已，对西域以及西南，也屡次派遣远征军。

为掩饰失政，使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国外，这是古今中外为政者惯常采用的策略。

为外征而扩大动员时，将有可能会造反的大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带到边疆，使之在该地阵亡或饿死——这是最高妙的一石二鸟的方法。

攻打西南之句町国时，被动员的二十万军队，十之六七不是饿死就是死于疫病。

各地频频发生农民暴动。

实际上，农民暴动在汉之政治开始紊乱的成帝时代就有。只是，那些暴乱都属局部性纷争，规模并不很大。

王莽之失政，使已经有此倾向的农民暴乱规

模扩大了。

湖北省当阳县是于后汉末期有名的赤壁之战前，刘备被曹操打败的地方。该地附近的一座山叫做绿林山。

反王莽派人士聚集于这座绿林山。这批人的首领是王匡以及王凤等人。

如前所述，当时的人以起单名为原则，因此，同姓同名的情形极为普遍。绿林军首领之一的王凤，与王莽之伯父王凤是同名不同人。而以王匡为名的人物，光是出现于史书的就有好几个是属于同一时代，所以，若不仔细分别就会产生混淆。

到太皇太后面前要求传国之玺的王舜次子也叫王匡。这个人为太师将军，是王莽属下的将领。后来，绿林军王匡率军攻打洛阳时，据守洛阳的王莽这一边的大将是王匡，人们常把两人混淆不清。结果，绿林出身的王匡攻陷洛阳，生擒属于王莽的王匡，并且将之处斩。

王莽一个私生子也叫王匡。在正室生的儿子全都死后，王莽将他于新都侯时代与侍妾生的王兴以及王匡等人召了过来。他始终未曾公开这件事情，大概因为此事有碍于他的“圣人”名号，所以不敢让世人知道他与侍妾生子之事吧？

王兴亦有同一时代的同名人物。王莽即位

时，过去为他担任门房工作的王兴，和一个名叫王盛的卖烧饼汉突然成为“公”。其理由是，预言书中有“王兴、王盛将守新王朝”之语，因而广向天下征求名叫王兴、王盛的人。结果，出现的同名各人各达十余名之多，经由算命师相命，最后选择了这两个人。

这样的“起用人才”，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利用神威的王莽，好像走火入魔，所作所为越来越异想天开。这样的人还能够妥善治理天下吗？

为了区别同姓同名的事情，古人习惯说出自己的籍贯。绿林军王匡是荆州新市县人。绿林军后来分为下江军及新市军二支，而王匡率领的是新市军。因此，下面姑且以新市王匡称之。

绿林军揭竿而起是天凤四年（公元17年）前后之事。起先由王匡这批绿林山附近的不满分子聚集而成，人数仅仅数百。但“绿林起造反军”之消息传出去后，不仅该地，连许多远处的人都赶来参加。这个团体的干部中有南阳马武、颍川王常、成丹等人。由于他们分别带来自己的党羽，因此，数个月后，已膨胀成七八千大军。

天凤四年，荆州这个横跨今日湖北省及河南省的地区，曾经发生大饥荒。其实，这好像不是纯粹的天灾，多少含有人为的成分。彷徨于饥饿边缘的人们成为流民后，挖遍草原的土，以树根、草根充饥，众人互抢粮食——当时展现了这

地狱般的景象。

“一个人必须杀死九个人才能吃到一碗饭，这不是阿修罗地狱吗！而且，今天抢到饭吃的人，明天可能被人杀害！我们不如想想不必互相残杀也能生存的方法，如何？”

王匡如此呼吁。他原是地方侠客，是个富于侠气、辩才无碍且很有胆量的人。

“我们也不希望像畜生般地互相残杀啊！可是，除此以外还有啥办法呢！”

饥民们以绝望的口气问道。

“方法不是没有。你们看！我们由于没有东西吃而即将饿死，而有钱人家谷仓里的米袋却堆得满满的！与其抢一碗饭，不如抢一座谷仓！这样，不但不必互相残杀，而且可以吃得饱饱的哩！”

王匡语毕，环视了一下众人。

“可是，有钱人家都雇有看守。就以河边赵家为例，他们雇有五十多个庄稼汉专责看守哪！”

“五十多个人？好，那我们就派一两百个人去吧！这样，还会打不过他们吗？”

“我们哪儿来这么多人？”

“有饭吃，还怕召集不到人手吗？对，我有一个名叫王凤的朋友，我可以叫他来合力行事。这个家伙很管用的。”

王匡卷起破烂衣袖道。

王匡召集闹饥饿的一批人，以绿林山为据点，开始袭击附近的富豪及官库。

绿林山遂成为摇撼新王朝的根据地。

王莽面对造反军对策只是仿圣人口吻的那一套“姑予赦免”，压根儿谈不上根本性解决之道。也好像没有了解到逼使人们起而造反的真正原因。

前面说过，这次的饥荒“多少含有人为的成分”，王莽推动的“周制”过程繁杂，税制使得人民“所得不足给贡税”，因此人们的勤劳意愿大为降低。

一些重臣据实报告这等情形，并且提出“应降低赋税为宜”之意见。对此，王莽却以专挑神圣周制的毛病为由，而勃然大怒。荆州牧费兴是个刚直人物，在提出此一建言后，当场被王莽撤职。

费兴之后的荆州牧（史书未载其名）受王莽之命，决定率领士兵二万前往讨伐“绿林之贼”。

“什么！有两万官兵要攻打前来！那太好啦！他们一定带有许多兵粮和辎重，我们不是可以抢来享用吗！”

听到报告的王匡，在绿林伙伴面前呵呵大笑。

被王莽以“土匪”称呼的这批绿林之徒，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温和农民。

他们起而造反，完全是贫穷所逼。这批造反分子中的大部分，光听到“官兵”这个名词，就会浑身发抖。

王匡之所以呵呵大笑，是为了去除他们的“官兵恐惧症”。

“我们即将有一大收获，这不是值得庆幸吗？其实，官兵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原本就和我们一样是庶民，和我们算是一伙的哩！哈！哈！哈！”

王匡带着笑声出阵。

绿林军来到云杜迎击官军。云杜接近现在的湖北仙桃市西北。

过去绿林军以打游击的情形居多，绝少有以野战方式迎战大军的经验。

但他们发现官军原来一点也不值得害怕。

云杜会战的结果，王莽派出的二万官兵被数千绿林军打得四处溃散。荆州牧丢下数千阵亡人员，向北方落荒而逃。

军粮、武器、辎重等物资，悉数归绿林军缴获。这次战役的最大收获并不是这些战利品，而是“官军不足为惧”的自信。

绿林山再也不是流寇巢穴，而是割据一方的势力本营。由于在云杜战役获胜，这批绿林军的

人数大大增加。其间发生的掠夺妇女事件，证明一些绿林之徒有意在这个据地建立家庭。

绿林山的人口很快就超过五万。

这座山原本只是王匡这批数百造反分子的藏匿之处，地方根本不敷五万以上的人生活，勉强以为据点，一定会产生问题。

问题果然产生——是疫病。

这不是适合人们生活的场所，卫生条件极差。疫病一旦发生，便会迅速传染。何况又是恶性疫病。

连官军都能打败的绿林勇士，面对疫病却没辙了。

绿林发生大疫，是大破荆州牧政府军第二年之事。五万人中，一半死于疫病。

“这样下去，我们定会全数灭亡。于今之计，最好立刻下山，并且把团体一分为二。这在寻觅粮食上较为方便。”

王匡遂决定下山。

山下的世界正在极端混乱的状态之中。

绿林健儿下山后，立即涉身于大乱之天下。

王常和成丹率领的一批人向西方走，由于沿江（长江）而下，便以“下江兵”自称。

王匡、王凤、马武等人率领的一批人则向北方走。他们以新市出身者居多，于是以“新市兵”自称。

这批新市兵在北上途中，于湖北随县附近，吸收平林人陈牧所率领的平林军，阵容因而更为庞大。

六二 / 赤眉造反军

前汉末期的南方尚未充分开发。长江流域就当时而言，是属于南方地区。

天下大乱时代的造反，并不局限在一个地方发生。遍地起烽火——这是乱世的造反景象。

于南方窜起的绿林军，后来分为下江、新市两支，其间更有平林军投入。

北方黄河流域也有铜马军等数十个造反团体揭竿而起。

东方则有赤眉军抬头。

此处且叙述有关赤眉军之事。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如流星划过的一股汹涌势力。

今日山东半岛的青岛附近，当时有个海曲县。汉代的县长官称为县令，而喜欢更改名称的王莽，将之改为县宰。

当地有一吕姓豪族，主人很早就歿故，吕家的一切全由未亡人主宰。人们称她为“吕母”。

吕母是个女强人。独子吕育却娇生惯养，摆出纨绔子弟的姿态，整日以追逐女色为乐。

倘若浸淫女色的对象只是妓女，则尚无不可，而吕育却涉猎良家妇女。他甚至对县宰的老相好也有所染指。

不良少年吕育，过去有多次为非作歹之事。

每次惹出事端，都是由吕母花钱摆平。由于有此后盾，吕育更加肆无忌惮，横行乡里。但自己女人被染指的县宰，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呢？

——斩！

县宰遂下了这道命令。

王莽即位后，为了夸示其“仁政”，曾经频频颁布恩赦之令。犯轻微刑罪的人，进拘留所后没多久就被释放——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因此，地方长官凡处置视为眼中钉的罪犯，都以速审速决方式将之除去，以免其逍遥法外。

自己的女人被吕育染指的县宰，果然在新的恩赦命令颁布之前，将这名可恶的年轻人解决掉了。

吕育的母亲伤心欲绝，并且痛恨这位县宰。吕育是她的独子，也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

儿子被县宰杀掉，这几乎使她失去了活下去的意愿。为继续活下去，她非做一件事不可。

——为儿子复仇！

最后，她以此为唯一的生活目标。

身为女人的吕母，当然不可能由自己下手报仇。为达到这个目的，她招募了一些人。

她的亡夫是地方豪族，认识不少侠客。和他甚有交情的侠客，是一个叫做徐次子的人。吕母立刻找徐次子商量。

处决吕育的县宰为免除后患，准备把吕育的

家人也处理掉。由于对方是地方豪族，而且有侠客之类的人物频频出入，因此，若不及早处置，后患将在所难免。

接到县宰有此意图的情报时，徐次子立即对吕母道：“应该到海上为宜。”

万一县宰先下手为强，就会吃不了兜着走，大家很可能没命。与其如此，不如到海上去。当时的山东半岛海域，有一些无法无天的小团体干着海贼勾当，一有机会就靠岸抢劫一场，然后逃到海上。据说，那些人的生活都过得相当好，倘若能以那种方式维持生活，何必恋栈于危机四伏的陆地生活呢？

吕母遂率领一群侠客出海。如前所述，该地海域有不少海贼小团体。他们正在寻觅大头目，以免永远沦为毛贼，过着不安定的生活。也就是说，想以组织形态保障自己。这时候，他们听到以资产丰富而闻名的吕母处理家产后来到了海上的消息。

——以她为头目最为理想！

一群海贼很快就拥戴吕母，并且奉她为“将军”。

吕母成为海上女将军后，过了两年多时光。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八月，她的党羽袭击海曲县，抓了县宰杜先后，将之斩首。

她终于为儿子报仇了。吕母于达成报仇目的

的三个月后去世。

她的海贼团，人数已超过一万。继承为头目的是徐次子。

——干海贼勾当，无法养一万个人。

徐次子有了这个想法。为了养活这批人，非上陆地不可。

由于长年生活在海上，所以，吕母残党对于在陆地上该如何生活，一点也没有把握。此际最好的方法是，找一个陆地大头目投靠。

这样的头目必须是个地位相当的人物。徐次子于是搜集了各地情报。

他得到的情报之一是——荆州当阳县绿林山有奉王匡为首领的一批亡命豪杰。

“荆州？未免太远了些。”

徐次子沉吟道。湖北绿林山确实离山东半岛太远了。

“有一个叫樊崇的人在泰山一带相当活跃。”又有人报告。

“泰山？这个距离倒相当理想。”

徐次子颌首表示满意。

“那我们去投靠他吧！”

过去跟随吕母在海域耀武扬威一段时期的这批匪党，遂上岸投靠樊崇军。

以樊崇为首领的造反军，攻打了泰山附近一个叫式的地方。式原是汉皇族之领地，式侯之远

祖为高祖（刘邦）之子齐悼惠王。这个地位后来由哀王襄继承，其弟刘章则受封城阳。刘章六世子孙荒王之子刘宪在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被封为式侯。

绵延两百多年的汉王朝，“皇族”当然多如繁星。直到王莽取得天下后，汉之皇族乃成为普通的庶人了。

樊崇攻打式，并将之攻陷。

式侯刘宪死后，其地位由其子刘霸继承。但由于刘霸无嗣子，其弟刘萌则成为第三代式侯。刘萌也于去年去世，留下三子。

樊崇于占领式的同时，俘获式侯的儿子。

三名皇族少年依序为恭、茂和盆子。其中只有刘恭具备皇族教养，茂和盆子则由于年幼时已是王莽之天下，因而未受皇族待遇，教育也被忽略。刘茂尚对学问很有兴趣，刘盆子则以牧羊为乐，根本不想读书。

占领式对于樊崇的造反军可谓带来新力量。他趁势以其大军占领了整个现在的山东省地区。

王莽当然不能坐视，立刻派遣景尚、王党等将军前往镇压，却无法将之攻破。这并不是政府军无力的缘故。

军师放纵，百姓重困。

如史书记载，这个原因在于政府军军纪弛缓，到处掠夺，使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未得民众支持的军队，当然不可能获得最后胜利。

地皇三年（公元22年），政府军将军为樊崇军所杀。

地皇三年就是湖北绿林山流行恶疫的这一年。

景尚于这年二月阵亡。

四月，王莽决定再度派兵讨伐樊崇等人。

这次的将领是王匡和廉丹两人。这个王匡是王舜的儿子，当然不是绿林军的王匡。他们率领的政府军，总数达十几万之多。

这时候的造反军已逐日膨胀。除了来自海上的一万吕母残党以外，各地更有许多小团体陆续前来加入。中小规模的造反军此时已无法自立，他们必须投入大规模团体始得生存。

由于膨胀迅速，所以，同道彼此并不一定认识。

“这样下去，有可能发生同道互相残杀之事……”

樊崇开始为此忧心。

他属下的士兵一打败政府军，就剥下他们的军服，穿在自己身上。因此，光凭外观是分不出敌我的。

“说的也是。我们要有识别标志才行。”徐次

子说。

“让他们绑头巾如何？”

樊崇于思考片刻后道。

“不，敌人说不定也有绑头巾之事哩！”

“胳膊上绑布带——这个方法如何？”

“布带若于搏斗时掉下，就麻烦了。”

“那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哦，对。”

徐次子好像想到妙法了。

“你是不是有了什么好点子？”

“我们不是有许多红色涂料吗？”

“没错，曲阜有许多这种东西……”

“就使用那些涂料吧！”

攻陷孔庙所在地曲阜时，曾经在其官库发现许多赤红色涂料。这是自认为圣人的王莽，为了修复孔庙，从各地运来涂刷墙壁用的赤红涂料。

“那些涂料怎么用呢？”樊崇问道。

“用来作为识别标志啊！”

“识别？要涂在什么地方呢？”

“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为避免自相攻打，把这个东西涂在见面就看得到的地方。”

“见面就看得到的地方是哪里？”

“眉毛啊！涂在眉毛上。”

“喔……”

涂在眉毛上的确是好点子。这是最醒目的部

位。而且，由于是涂在毛上的关系，涂料不会轻易脱落。

樊崇于是下令全军士兵，眉毛涂以赤红涂料。赤眉士兵排成队伍的样子着实是个奇观，也为这个集团增添了一种威力。

——赤眉军。

人们如此称呼他们。王莽之政府军当然称他们为“赤眉贼”。

十多万政府军为了讨伐这批赤眉军，向东进兵。统帅王匡当时是“太师”，这是高于三公的特别官职。

政府军不但装备欠佳，连军粮也付之阙如。

——军粮可在当地调度。

政府下了这个指示，而这等于准许军队肆意掠夺。由于这批军队纪律极为紊乱，沿途居民莫不大受其害。

——不怕赤眉来，只怕太师到。

民间流行这句话。赤眉军是由于没有饭吃才投入造反集团的贫民群，他们是因为缴不起王莽的重税，为避免被捕而逃亡的，所以了解农民的苦衷。今日眉毛涂红的士兵，昨天以前也是靠辛苦耕作过日子的贫农。即使掠夺官库和富豪宅邸，他们也绝不会欺凌贫民。

政府军却毫不容情，连穷苦百姓仅有的积蓄都被夺走。政府军当然因而失去人心。

两军于一个叫成昌的地方会战。成昌在今日山东省东平县附近，靠近河南省。

失去人心的军队当然会被打败。由于他们横行霸道、极尽掠夺之能事，因此，各地造反频传。政府军奉命镇压这些叛乱。一个叫索卢的人在无盐城起而造反，政府军于是在与赤眉军交战之前，奉命前往镇压，好不容易将无盐城攻陷，处斩万余人后，才到成昌与赤眉军对峙。对政府军而言，敌人不是只有前面的赤眉军而已，四面八方的居民全都成了他们的敌人。

赤眉军大将董宪率军数万，迎击政府军。

由于才攻打无盐城，政府军极为疲惫。廉丹主张休养，王匡却坚持连战。

——我们岂可休养？赤眉贼随时会攻打过来呀！，

事实确如王匡所言。

结果，政府军大败，廉丹阵亡，王匡败走。

于成昌战役后，赤眉军又大大膨胀。由各地前来参加造反的人不计其数。

六三 / 绿乎？红乎？

“这个情形实在令人伤透脑筋……”

樊崇叫起苦来。

赤眉军人数膨胀到三十万了。

在这之前的组织甚为单纯，军中阶级只有“三老”、“从事”、“卒吏”三种。至于规则，仅有如下一条：

——杀人者处死刑。伤人者依其伤害程度，受同样之刑罚。

由于总指挥樊崇本身是个文盲，因此，这个集团平时不使用任何文书。

但成为三十万大集团后，再也不能以过去的方式经营了。樊崇遂以一万人为一营，组织三十个营，并以徐宣、逢安、谢禄等人为高级幕僚，让他们负责营纪。美其名为知识分子的这些人，实际上只略通文墨。其中的徐宣略具易学知识，而像他这样的人，已是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了。

虽然赤眉军后来开始使用文书，但还是脱离不掉暴动农民之色彩。

与之相较，因疫病而解体的绿林系造反军，由于有地方豪族参与其间，因而比较没有暴动色彩，保守气氛较为浓厚。

——王莽的政权已到日暮途穷阶段。他很快

会下台的。

在地方上静静观望中央态势的豪族们，开始有了这样的看法。他们很想推翻王莽，建立新政权以树立新秩序，奈何他们却没有武力。

——对！和现成的造反军团合作是一条捷径！

他们开始注意到造反军了。比起组织造反军，利用现成的造反军反而来得方便得多。过去站在权力体制一边的地方豪族，对组织造反军根本不在行。不过，要喊口号，他们倒是很拿手的。

——打倒篡位者王莽！复兴汉王室！

不久，绿林军中涌出这样的口号。

由于理想主义者王莽采取重税措施，税目日益浩繁，所以人们过的是苦不堪言的生活，他们正在追怀从前的日子，在这个时候听到兴汉口号，当然立即表示赞成。

为抢东西吃而到处破坏的造反军，态势骤然一变，齐声喊起兴汉口号。膨胀迅速的造反军最大的困难在于短缺粮食和军费。地方豪族在这一点上给予他们援助，正因为如此，而有了鸠占鹊巢的态势。

既以复兴汉王室为口号，就需物色一位皇族，并以之为皇帝。连绵达两百年以上的汉王室，皇族之数何其多。清朝绵延两百六十余年，

据说到清末时，与王室有血缘关系的“宗室”多达两万人以上。赤眉军中就有七十多名与王室有血缘关系的人。同样的，在绿林军内也为数不少，

许多人当初参加造反军都是各怀鬼胎。如果要拥戴某人为皇帝，以欠缺自主性的人较为理想。也就是说，这个人只能做傀儡。

他们于是推出绿林系平林军中被称为更始将军的刘玄为皇帝。

这就是更始帝。他以洛阳为据点。

另一边的王莽则在长安，他也是皇帝。只是，长安皇帝运势已近日暮黄昏——这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的事。

——大家合力打倒王莽！

洛阳更始帝如此呼吁天下。

——不赶快投入，会占不到好地位！

于是，各地有无数人争先恐后地参加造反军。

——我去和他们交涉看看。我的部下这么多，他们非答应给我许多地位不可。

做此想法的赤眉军总指挥樊崇遂满不在乎地来到洛阳。他是拥有三十万大军的人，更始帝这一边的领导人员当然急欲获得这批大军。但他们担忧的是，租出厢房后，会连正房也被占住。更始帝身边的豪族就是占了正房的绿林军的人。因此，他们先把樊崇软禁起来。

“他妈的！竟敢对老子来这一套！”

樊崇气得直跺脚。

所幸更始帝阵营正忙着准备攻打长安，樊崇得以乘隙逃回。

“他妈的！算啥皇帝！更始帝刘玄这样的皇帝，在我赤眉军里多的是！好！我来立一个真正的皇帝给你们看！”

樊崇后悔自己有过想要投靠更始帝的念头，遂决定自力更生。

他的阵营中有七十多名皇族，其中以式侯的三个遗子最为接近皇统。三人当中该以哪个为皇帝呢？反正是傀儡，立谁都无关紧要，不过，事情总要有个着落才行。

“好，就用抽签来决定吧！”

这样的事情用抽签决定，简直是儿戏，但这正是赤眉军的风格吧？

抽签结果，决定由末弟刘盆子当皇帝。两位哥哥多少受过教育，身为末子的他在稍懂事时就已家道中衰，因而根本没有受过教育。他在赤眉军中担任的工作是牧羊，一天到晚与羊群为伍，不但蓬头垢面，穿着更是一身褴褛。

看到他抽到皇帝签时，众人立即当场跪伏。刘盆子睹状，吓得哭了起来：“我不要！”

但不管怎么哭叫，还是非当皇帝不可。经过梳洗后，他被迫穿上黄袍。

樊崇以及徐宣等赤眉军领袖现在开始有了“取得天下”的意识。他们遂向西边进军。

赤眉军乃农民军。来到新郑时，领袖发现若停留该地，可能会有许多人脱队。由于没饭吃而加入赤眉军的原本是农民，而农民本质上是容易去除土地归属感的，他们一心想回故乡。但就渴望取得天下的赤眉军领袖立场来说，此时的兵力非常重要，绝不能少一个兵员。为避免人员脱队，最好的方法是赶紧继续向西前进，离得远远的，使他们想回家乡也无可奈何。

此外，为了系住他们的心，非大大宣传这次西征的利益不可。

——到了长安，金银财宝任你们要多少就有多少！

樊崇于是以这样的话安抚士兵。

实际上，长安已有更始帝的绿林系军队，并且把王莽政权推翻了。

此处必须就王莽灭亡之事有所叙述。被更始帝军攻灭的王莽，可说是咎由自取。

在造反军兴起而天下骚动时，王莽正在进行一件异想天开的事情——向天下公开招募皇后。他于前年丧偶，据他自己说，公开招募皇后是神圣周代的制度。

结果，一个叫史谿的人的女儿被选为皇后，六十八岁的王莽把头发染黑后，举行花烛之典。

如同朝廷在皇帝之下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及八十一元士，王莽在后宫也置了皇后以下的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及八十一御妻。这都是以周制为依据的。

而天下形势正如风中之烛。

已经即位的更始帝军队正准备从东、南两个方向朝长安攻打过来。

王莽派百万大军前往讨伐。号称百万的这批军队，实际上只有四十多万。大司空王邑和司徒王寻共同指挥这批大军。

听到政府军大举出击的消息时，更始军诸将难免发生动摇。

在更始帝之下担任偏将军的刘秀也是皇族之一，与其兄长刘縯共同参加绿林系造反军。这对兄弟都是指导能力极强的人，但却因此而蒙受不利。由于是皇族的关系，他们自然也成为皇帝候选人，结果刘玄被拥立为更始帝。

刘玄是个不成材的人，之所以被选为皇帝，是为了容易操纵。刘縯则不然。他的弟弟刘秀虽然为人过于慎重，却也是非常优秀的人物。想操纵这对兄弟绝非易事。这是诸将对他们敬而远之的原因。

接到政府军即将攻来的消息后，刘秀进入昆阳城。他的部队尚不满一万，而包围这个城的政府军则为数十万。

刘秀率领十三骑兵，悄悄从南门溜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到城外招募兵员，以救援被包围的昆阳城。

刘秀字文叔，乃高祖刘邦第九代子孙，为景帝皇子长沙王刘发之后。他的父亲刘钦于他九岁时歿故。虽然像这样的皇族多的是，但就血统而论，他是较更始帝刘玄更接近正统的。

举兵时，他二十八岁。他是个极端谨慎的人，由于个性的关系，常被误以为是怯懦之徒。——像刘秀那样万事慎重的人都断然举兵，可见王莽已经没有希望了。

据说，听到他举兵的消息时，人们奔走相告，并且纷纷投入他的阵营。

从昆阳城溜出的刘秀，在附近各城招募兵员。

——小心翼翼到了家。

这是所有人对刘秀的批评。实际上，他的本质并非如此。他是下了决心就敢孤注一掷的人。由于过去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人们不知道这一点。

他于是反过来利用人们对他的批评。

他率领千余部队一马当先攻入敌阵时，敌人的想法是：

胆小如鼠的刘秀亲自率领部队攻打过来，这

表示他有绝对的把握。看来只有千余名的这个部队，一定是另有伏兵吧？

结果，还未发生接触战，敌人就被他的气势震慑住。

另一方面，己军其他阵营人员的想法是——向来做任何事情都谨慎再谨慎的刘将军，现在却亲自站到突击队阵前。他一定是有援兵或伏兵之计，才如此胜券在握！

受到鼓励的士兵，遂争先恐后地冲向敌军。在这个情形之下，敌军更加担心伏兵或援兵，未战却已先丧失斗志，仓皇退却。

刘秀因而以区区两三千部队，使包围昆阳城的政府军阵脚大乱，最后于城西河岸与之展开决战。

此际，围城政府军首脑在意见上产生对立，因此，十万军队变得不堪一击。

——这等小城最好弃之不顾，以攻打邻近宛城为上策。一旦攻陷宛城，昆阳城自然会降服。

名叫严尤的参谋如此主张时，王邑却表示反对——

百万大军未能攻下昆阳这等小城，这还能示威于天下吗！应该先将昆阳屠城，而后继续前进。

严尤这时又引用《孙子兵法》，做了如下进言——

孙子曰：“围师必阙。”我们最好采用这个方法。

“围师必阙”是于包围战之际，必须为敌人留一条生路之战争原则。知道四方完全被包围时，敌军会拼死奋战，这将使己方损失惨重。为敌人留一条逃路，则对方只顾窜逃，不能集中力量作战，反而对己方有利。

——从昆阳逃出的敌兵一定会逃进宛城。而容纳残兵败卒的军队，士气必然低落。这对我们攻打宛城颇为有利，所以应为敌人留一条活路为宜。

严尤据此再三力说，王邑却始终不为所动。首脑在意见上的对立，当然影响麾下将兵，全军因而欠缺一致性。

王邑和王寻有意让自己的直属部下立功，对旁系部队都相当冷淡。

刘秀进兵河岸挑战，意欲一决雌雄时，王邑和王寻只率领万余直属部队，并严禁别的部队插手干预。

刘秀军在不可思议的力量之下，发挥了超实力的威力。虽然为数仅仅三千，却把王邑和王寻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

布阵于昆阳城附近的近十万王莽军，由于受命不可插手，便袖手旁观。平时受到歧视的他们，甚至以眼看王邑、王寻军队被打败为乐。

看到王邑军苦战的模样时，守城军士顿时眉飞色舞起来。他们遂打开城门，往外出击。

王邑、王寻直系军与刘秀军交战，败相已显，其余大军则丝毫没有战意——守城军队于这个时候冲了出来，诚可谓得了天时。

老天爷这时也站在造反军这一边。因为此刻突然雷雨交加，并且刮起劲风。这样的天变，给予占优势者多达数倍的力量，对居劣势者，则使其更加沮丧。

王莽军大败后，四处溃散。据传，其中掉入河里溺死者数以万计。

这次战役可谓决定了王莽的命运。

王邑逃进洛阳。这时候的洛阳尚在王莽手中。王莽为保卫洛阳，派太师王匡率军出城应战，更始帝则以同姓同名之“定国上公”王匡与之对阵。

樊崇到达洛阳，是于洛阳沦陷之后的事情。

六四 / 天下大乱

各地战败之消息频至，豪勇如王莽者，这时也变得极为沮丧。

命运开始走下坡路时，连亲信都会逐渐离去，这是一定的事情。

——新朝（王莽之王朝）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任何人都看得出这一点，而最为恐慌的当然是身边的人员。如此下去，王莽一旦灭亡，他们势必受连累而难逃一死。

——不如及早离开王莽。

——不！事已至此，不如把王莽杀掉。

他们有了这样的想法。

当时，长安有一个名叫西门君惠的道士。这名道士告诉担任王莽卫将军的王涉：

——书上预言，汉将复兴，而写在预言书上的名字居然是国师公刘秀！

预言——谶，是何等被当时人们所深信，远超乎今日我们的想象。《汉书》作者班固是极为优秀的人物，而连他都对预言深信不疑。

如前所述，这个时代颇多同名同姓之人。王莽被灭，汉复兴后，确实有一个叫刘秀的人登基。但那是于昆阳攻破王莽军的南阳刘秀，而不

是国师公刘秀。

——预言果然没错！

连正史作者也如此认为。

听到这件事情，王涉立刻找国师公刘秀、大司马董忠以及居司中一职的孙伋等人进行密谋。

——举兵弑杀王莽！

这是政变。而唯有如此，他们才能证明自己并非王莽党羽，自己及家族的性命才得以保住。

但这个共同谋议却因孙伋中途畏怯密告而消息走漏。

国师公刘秀和卫将军王涉自杀而亡，董忠则被捕遭杀。

王涉与王莽有堂兄弟关系。

军队在外连连大败，大臣在内策谋政变。

年近七十的王莽已到心灰意冷的地步，每日过着沉湎酒乡的生活。他喜欢吃鲍鱼，日日以之下酒。他对政事压根儿已不关心了。

大司空崔发对王莽进言道：“往昔国有大难时，人们都哀哭祈求避难。尚请皇上对天号啕大哭，以求神助。”

王莽遂率领群臣来到南郊，对天号啕大哭。王莽本身当然是失声痛哭，而群臣却也哭得异常厉害。实际上，群臣之所以如此，是皇帝答应褒赏哭劲特别大的人予以郎职的缘故。

群臣莫不如丧考妣般痛哭不已。由于与升官

有关，他们怎能不哭得死去活来呢？

因此而升为郎的人，为数多达五千余。

王莽似已发疯了。

“我不怕数百万大军攻打过来。因为我有‘威斗’！”

他紧抱“威斗”，齙着牙笑着。

“威斗”是以北斗七星为形，类似鞋拔子的东西，长约六十厘米，以五色药石和铜做成。

据传，威斗的效能在于将之挥起时，连百万大军都会跪伏在其灵威之前。

对于这一点，王莽是深信不疑的。

“大胆叛徒，非给你们颜色看不可！”

一会儿在南郊举行号泣比赛，一会儿抱着威斗痴笑——王莽的脑子确实已出了毛病。

更始帝则命令居丞相司直之职的李松攻打长安。李松一路上得到人们的响应。

武关一个名叫邓晔的人开关迎入李松军队，邓晔部将王宪则带领军队向长安进军。

王莽释放囚犯为兵卒，并令皇后之父史谡指挥这个囚犯部队。但这样的军队根本不可能发挥力量。而且生性吝啬的王莽发给将兵的军饷微乎其微。

更始军渡过渭桥，挖掘王莽祖坟，焚烧其棺及堂庙，最后攻入长安城。

王莽在燃烧的宫殿内到处逃窜。他死命地抱

着“威斗”不放。但再怎么挥动它，更始军根本就没有跪伏。

“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他一边逃窜，一边如此大声喊叫。

这话意思是说：我是受天命成为天子的有德之人，汉之更始军能拿我怎样！

这样的自负简直令人发噱。王莽这时的精神大概已陷入错乱状态了吧？

更始军士兵猛然攻向王莽。杀死王莽是大功一件，日后会被封为侯乃是一定的事情。

士兵们杀死王莽后，不但把他的肉剁碎，更把骨头砍成碎片。这是因为大家多少都想抢到部分尸体的结果。抢夺时曾经展开自相残杀的场面，因此而丧命者达数十人之多。

王莽的首级被送到宛城后，在当地示众。

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史书如此记述当时的情形。意思是说：憎恨王莽暴政的民众，以木棒击打被枭首的王莽首级，并且割下其舌头将之煮食。

第一个攻入长安的王宪自称为汉大将军，将城中王莽之数十万军队收编到其麾下。结果，王宪起了这样的念头——

由老子来做天子，有何不可呢？就决定这么干了！

王宪遂把王莽的后宫女人归为已有，并把天子旗帜竖立在自己的寝室前——他是以东宫为寝室的。而且他取得表示天子身份的传国之玺后，并没有把它交出。

王宪好像过于得意忘形了。

李松进入长安后，立即逮捕王宪，将之处斩。

更始军陶醉于胜利当中，但在取得天下前，险恶的权力斗争已展开了。

更始帝委实是个不成材的人，唯一的好处是容易操纵。在幕后操纵他的众人，遂为争取主导权而展开争斗。

更始军中最为显要的是于昆阳、宛城两役立功的刘縯、刘秀兄弟。其中刘縯尤为更始军中的佼佼者。

佼佼者容易成为小人的眼中钉。有刘縯这等能干果敢的人在，对其他人来说是非常碍眼的事情。

刘縯部将——被称为三军之冠的刘稷，向来就对更始帝被立之事极为不服。

——我主刘縯是真正的汉之皇族，他才是有资格被立为天子的人！更始帝刘玄是个来历不明的杂种！

依恃自己勇气和战功的他，的确有些口无遮拦。

更始帝任命刘稷为“抗威将军”。依照规矩，被天子任命为将军的人要跪拜称谢。

刘稷却没有跪拜。

“这是不敬之罪！”

一直想把刘縯除而后快的更始帝幕僚，认为他们终于逮到机会了。

“各位请别动怒。刘稷是个粗鲁武人，绝对没有恶意。无礼之处尚请各位包涵……”

刘縯是在庇护他的部下，而他的政敌却企图以“不敬罪之共犯”为借口，趁机把他除去。

“放任刘縯的话结果不堪设想，他一定会篡夺帝位。皇上应该趁早把他解决掉……”

如此向更始帝进言的是素与刘縯交情不恶的李轺。

“你看着办吧！”

庸愚的更始帝听到帝位可能被篡，立即答允将刘縯处决之事。

刘縯很快就被处斩。由于担心延宕下去，刘縯一派不知道会采取何种反击举动，政敌因而迅速行事。

刘縯的弟弟刘秀处境岌岌可危——
不敬罪共犯之弟！

刘秀如何逃过这个危机呢？

结果，他表现出绝对的恭顺之意，连为兄服丧之事都没有做，以行动来表示他并不认同被问

罪的哥哥。

刘秀原本就是个为人谨慎、甚至被认为是懦夫的人，向来做事游移不定的他，虽于昆阳之役有过赫赫武勋，但人们认为那是凑巧，至今尚未对他刮目相看。

所以，他并没有被认为是危险人物。

只要把刘縯解决掉，刘秀根本算不了什么……

这是更始帝身边人员的想法。

刘秀可以说是靠人们对他的批评而逃过一劫的。

哥哥被杀后的他，其态度之恭顺，甚至引起了更始帝的同情。

“刘秀确实有些可怜，应该好好提拔他。”更始帝说。

“那就派他宣抚河北诸军吧！”近臣做此建议。

实际上，这是把他架空，从权力核心赶出。河北有二十多个小军阀割据。他们是铜马军、青犊军、大枪军、五楼军以及铁胫军等。

刘秀以大司马兼破虏大将军身份，离开中央前往河北。他此行的目的在于说服诸军归顺更始帝。

就结果而言，这件事有利于刘秀。倘若跟随更始帝进入长安，他的命运一定会大大不同吧？

王莽灭亡是在更始元年（公元23年），更始帝于翌年在李松奉迎之下，由洛阳迁都到长安。

更始帝是个无能的庸君。他处理天下政事只有一句话——

你们看着办吧！

而对操纵他的人们来说，他这种昏君作风是再方便不过的。

更始帝以日夜举行酒宴为乐。他是个酒鬼，而他的夫人韩氏嗜酒的程度犹有过之。皇帝夫妇一天到晚对酌狂饮。要是近臣为了上奏政事求谒，皇后就当场对之怒骂。

“皇上正在和我对饮！这时进来言奏政事，你不知道这是没有常识的行径吗！”

谁才没常识！

上奏者内心对此甚为不满，却又不肯顶嘴。胆敢如此，脑袋是会搬家的。

忍无可忍的军师将军李淑上书进谏。结果，更始帝大怒，将之下狱。

更始帝又有胡乱核授官爵之举。他连厨师都授予中郎将或骑都尉之位。

在这种情形之下，政治不可能不乱。

换由任何人当皇帝都会比王莽好——天下人对新的更始帝政权有很大的期待。但这样的期待完全落空了。

——还不如王莽时代……

人们开始这样想。

——更始帝政权不会长久的……

这时候，人们已公开如此谈论。

“皇帝有什么稀奇！想要皇帝，我们可以自己立啊！”

由洛阳逃出、回到东方的赤眉军樊崇，以抽签方式立刘盆子为皇帝，就是这个时候的事情。

赤眉军为使组织本身不解体，得拼命向西前进。

“一路攻往长安！”

赤眉大军正由东方日夜兼程攻向长安，而长安宫廷的皇帝夫妇则只知道成天喝酒。

赤眉军到达高陵时，更始军卫尉大将军张卬和比阳王王匡等人立刻变节，与赤眉军联手攻打东都门。

丞相李松率兵出击，为赤眉军所俘。任职城门校尉的李松之弟李况则干脆打开城门，迎接赤眉军。

更始帝一度逃亡后，被迫向赤眉军投降。更始帝近臣亦大半降服。

赤眉军封更始帝为“淮阳王”。

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刘秀离开中央，对他来说毋宁说是值得庆幸的。

——赤眉军应该会比更始帝差强人意吧？

人们再度期待于新政权。

不幸的是，人们的期待又落空了。

六五 / 遍地皆皇帝

我们姑且把视线转向到河北宣抚的刘秀。

刘秀的任务是使河北诸军投向更始帝，也就是所谓的拉拢工作。说服未奏效时则使用武力，是当然之事。

在河北势力最强大的是王郎一派。

王郎是居住邯郸的卜者，也就是算命仙。他自称是成帝遗子。

成帝有遗子之事，当时广为人们相信着。

——燕子啄了皇子……

这首民谣表示，当时除赵飞燕姐妹以外的后宫女人怀孕时，不是被迫打胎，就是皇子于出生后即被暗杀。成帝当然知道这一点，因此，把有身孕的宫女，瞒着赵皇后保护起来，是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民间有成帝遗子”这个风声，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曾经有个人冲到立国将军孙建的座车前，大声喊道：“我的名字叫刘子舆！我是成帝遗子！”

实际上，这个人名叫武仲，他的头脑不太正常，以现代用语来说是“夸大妄想症”患者。最后因此遭逮捕被杀。

虽然如此，人们还是彼此交头接耳道：

说不定那是真正的皇子哩！

算命仙王郎说：

我才是真正的刘子舆。王郎是为方便而取的假名。

王郎绝不是十三年前像武仲那样精神错乱的人，他是个天才型骗子。算命师为了使对方相信，除辩才之外，常需利用各种手法。因此，高明的算命师经常都是天才型骗子。

汉皇族之一的赵王之子刘林，很容易地就为王郎所骗。

刘林是在河北南部一带有相当势力的人物，并且以侠义闻名。他说服地方豪族李育、张参等人，决定拥王郎竖起反王莽旗帜。

王郎辩才无碍，多少有预言家的模样，但充其量只是一个算命师，根本没有武力可言。拥有武力的刘林等人现在成为王郎的后盾了。

由于王莽的暴政，庶民开始出现一种期待救世主的气氛。王郎这一派人刚好搭上了这个时代潮流。他们的势力很快在河北一带扩张。

刘秀亦对之无可奈何。

他从事的是为更始帝笼络多数人的工作，但王郎既以“天子”自称，他就不便向王郎要求表示“恭顺”之意。

刘秀仿佛刻意逃避王郎一派势力圈似的，前

往北方之蓟。蓟是现在的北京一带。王郎一派的据地则为邯郸。

但蓟地也是王郎的势力范围，而皇族之一的原广阳王之子刘接等人也有意响应王郎。刘秀不得已又离开了这个地方。

挚友邓禹这时候老远从南阳跑来与他为伍——这使正处于逆境的刘秀得到不少鼓励。今后他身边拥有可以共谋大计的人了。

在河北地区不属王郎之势力范围的，只有守信都郡的任光。

王莽将汉之信都郡分割为二，即信都与和戎两郡。和戎郡太守邳彤以如下言语安慰刘秀：

“算命仙只是以皇帝遗子之名，纠集乌合之众，暂时嚣张而已。他们根本没有基础可言，以我们二郡之兵力，很快就会把他们攻灭的。”

我们今日经常使用的“乌合之众”，即是出自邳彤的这句话。

总之，刘秀以此为契机，开始走运。不同于以往，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世人由于极端憎恨王莽的暴政，因而有了“只要有人替代，什么人当皇帝都无所谓”的想法。因此，算命仙王郎以“皇帝遗子”为幌子时，人们便纷纷拥护他。

实际上，拥护王郎的人并不是对他忠心耿耿的。有了声望后，天下的平衡情形会起变化，是

常有之事。

信都、和戎两郡太守归降后，周边豪族也陆续看齐。刘植、耿纯等人就是如此，相继率领族人投入刘秀麾下。攻陷下曲阳时，刘秀军队已膨胀成数万大军了。

攻陷中山城、大破卢奴城后到处收编新兵，而后继续攻克新市、真定、元氏、防子各县，刘秀最后与王郎一派对峙。

虽然刘秀前线部队初期作战不顺利，但是，刘秀经收容败兵后，于郭门大破王郎大将李育。

“刘秀军队的表现相当不错……”

持观望态度的地力实力派人士，这时候开始以积极的态度投靠刘秀。上谷郡及渔阳郡太守皆令其部将率领骑兵参加刘秀对王郎之讨伐战。

王郎作为据地的邯鄲城，于更始二年五月被攻陷。

王郎终于被杀。以皇帝自称的他，在其名为宫殿的居所内，保存了无数文书。

这些都是各地有力人士提出表示恭顺之意的文书。

那是还没有发明纸张的时候。除了最重要的文书写在丝帛上外，一般文书都使用木简或竹简。

刘秀召集部下将兵，把堆积如山的文书全都搬到“宫殿”院前，在众人面前点火把这批东西烧

了。

干燥的木简和竹简很快就熊熊地燃烧起来。刘秀指着火焰，道：“这些文书我一个字都没看。”

现在跟随刘秀的豪族中，不少人曾经对算命仙皇帝王郎表示过忠诚。他们当然向王郎提出效忠誓书，因为倘不如此，便有可能被攻打。

如果逐一检查王郎“宫殿”里的文书，这类誓约书一定会频频出现吧？

——有二心。

誓约书被发现的人，因此受罚也是无可辩驳的事情。

所以，看到这堆文书，有些人着实内心不安。刘秀却只字未读，在众人环视下把它们烧了。

很多人至此大大吁一口气。他们同时深深敬佩刘秀的为人。

“刘将军实在是一位值得钦佩的人……”

刘秀因而收揽了人心。

更始帝派遣使者立刘秀为“萧王”，并传达如下“敕命”——

率领有军功诸将凯旋长安。

“该如何是好呢？”

刘秀在邯郸城温明殿内午寝后，茫然有所思。

他清楚知道更始帝以及其身边人物的想法：他们对在河北增加不少兵力的刘秀，已开始有所警戒。更始帝最担心的是刘秀的实力会继续扩大。

更始帝当初把刘秀赶到河北，就是怕他的实力增强；倘若刘秀的实力遽增，对更始帝而言是一大威胁。所以，这次召回，为的是要让他对付西进而来的赤眉军吧？

刘秀起身，举起双手，大大打了一个呵欠。

“我的命运好像是非当皇帝不可……”

打过呵欠后，他如此自语。

刚睡醒的他根本不知隔邻房间是否有人。

——当皇帝……

这句话已足够触犯大逆罪。以为人谨慎著称的刘秀，说出这样的话实在相当大胆。

刘秀却不认为这是自己大胆。因为，再怎么想这都是自然归趋，并不是自己愿意如此。

更始帝使者要回去时，刘秀让他这样回奏

辱承厚任，不胜感激。但河北尚未平定，此时不宜退兵。恳请准予继续滞留河北……

使者大吃一惊道：“呈上这样的回奏，不怕会有问题吗？”

“没关系。”刘秀莞尔一笑说。

他这是拒绝了速归长安的“救命”。

“违敕”同样也是大逆罪。

刘秀决定不服从更始帝了。他有了自立之意。

“并不是我想当皇帝……”

刘秀再三对自己说这句话。他准备当皇帝，并不是为了野心，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倘若不当皇帝，他将被杀是一定之事。

号称百万的赤眉军正在西进。他们齐声呼叫着——

长安有金银财宝！

为抵御眉毛涂红令人战栗的大军团，更始帝有意利用膨胀了的刘秀军队。

不论胜负如何，赤眉军和刘秀激战的结果，双方一定都会蒙受极大损失。刘秀军满身疮痍地击退赤眉军——这是最理想的。赤眉军被灭而刘秀的力量削减，这是一石二鸟之策。倘若刘秀军被打败，赤眉军一定也会陷入几近溃灭的状态，而无力攻进长安。

刘秀当然料想得到更始帝打的如意算盘。凯旋长安后，一定会被命令迎战赤眉军，结果自己终将丧命——这是意料中事。

“我还不想死……”

刘秀为了求生，所以没有听从敕命。这同时表示他准备脱离更始帝阵营，开始自立。

他不回长安，赤眉军当然会直接与更始军发生激战。无论哪一边获胜，终是两败俱伤。这期间，他会采取坐山观虎斗姿态，再一举攻打虽获胜而疲惫至极的一方。

天下一定会归他取得才对。

他绝对不是有取得天下的“野心”，而是由于不想死，才成为天下之主，可说是迫不得已。

为了顾及自身安全，刘秀非讨伐铜马军以及铁胫军这些河北小军阀不可。这些小团体有二十多个，兵员人数合起来将近百万，所以不可小觑。

更始帝担心刘秀的军力会再增强，因而命令各地太守，绝不可响应刘秀之征兵。

刘秀并未采取征兵之举。由于他断然处斩幽州牧苗曾，各地长官惊骇之余，纷纷把自己的军队献给刘秀。

刘秀遂举大军攻破铜马军。降服者以原来的组织被收编为刘秀军。但他们因不知何时会被杀而忧心如焚。刘秀却经常轻装简从，骑马前往视察这批士兵。

要是有人意图刺杀，这是很好的机会。刘秀是刻意以这样的姿态出现在投降将兵面前的。

这个举动暗示——

我相信你们！

投降将兵果然都对他心服了——

萧王推赤心置人腹，我们应该向他效忠才对！

刘秀掌握了数十万大军。

长安人都以“铜马帝”称呼刘秀。

刘秀遂于翌年（公元25年）六月登基，并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

赤眉军这时已以抽签方式立牧羊的刘盆子为帝。

在这之前，长沙王子孙中一个叫刘望的皇族于汝南举兵，且以皇帝自称。于昆阳之战，献计未被采纳的参谋长严尤，成为刘望的大司马。

为王莽所逼而退位的末代皇帝刘婴，这时候的身份是安定公。而他却在方望以及弓林等人的簇拥之下，再度成为天子。这情形应该以“复位”相称吧？

同为汉皇族之一的梁王刘永也于这一年自称为天子。

稍后，公孙述于四川自称皇帝。在这之前都是由汉皇族称帝，现在连非刘姓之人也自行以天子自称了。

诚可谓遍地皆皇帝。

这个时候起的刘秀，应该以后汉光武帝称呼才对。

他于即位后，任命挚友邓禹为大司徒，其地位相当于丞相。邓禹当时二十四岁。副丞相大司

空则起用王梁。之所以有此任命，是因为这个人的名字曾在了一本叫《赤伏符》的咒文中出现的缘故。相当于国防部长的大司马，则起用名字在预言书中出现的孙成。但由于这个人恶名昭彰，后来改由吴汉担任。

六六 / 娶妻应如斯

“我并没有意思要当皇帝，我想当的是执金吾。”

即位时，光武帝常对近臣说这句话。

执金吾是负责维持首都治安的长官职名。

金吾是一种对祛除不祥极有灵力的鸟。往昔天子出巡时，都有手执金吾金像的开道者。汉武帝时代起，开始以“执金吾”（手执金吾者）称呼首都治安长官。

灵鸟像后来改为两头镶以黄金的铜棒，而执金吾的制服，则为文武百官中最为华丽者。以捕捉盗贼为职务的执金吾，是想以“样貌”压制不法之徒吧？

以制服为憧憬对象——这个现象在现代社会中也有。光武帝在年轻时代也曾憧憬执金吾所穿的华丽衣裳。执金吾率领的部下是一种仪仗队伍，挑选的都是身材高挑容貌出众的年轻人，同样穿着华丽制服。

“当官就当执金吾……”

光武帝念念有词地说到这里后噤住。他是还有后话的，但不便公开地说。

一般而言，男人的毕生愿望在于飞黄腾达，并且以美丽女性为伴侣。光武帝在心里自言自语

道：“娶妻就娶阴丽华……”

阴丽华系南阳郡新野县人。阴家乃当地名门，父亲于她七岁时去世，所以由母亲养育。阴丽华以貌美闻名，据说，年轻时候的光武帝只窥看一眼就爱上她了。

“要是能娶那样的美女为妻，该多幸福……”

他边叹气边摇头。

光武帝是小心翼翼的人，如此迷恋一个女人却不敢开口求婚。这样的作为完全反映出他的性格。

于昆阳击破王莽军后，他认为自己应该已有娶妻的资格，因而娶阴丽华为妻。光武帝当时二十九岁，她则十九岁。

乱世新婚夫妇当然不可能充分享受新婚的气氛。光武帝在兄长刘縯因其才干遭人妒忌、被更始帝亲信杀害后，又以宣抚河北为借口，被逼走北方。他因而被迫告别娇妻，只身前赴任地。

光武帝在河北的苦斗情形如前所述，他开始走运是在攻破邯郸王郎一派后。而之所以获得大胜，同为皇族的真定王刘杨率领十万兵投靠过来是最大原因。

“你娶我的外甥女儿如何？”

恩情如山的刘杨提出这件事情时，光武帝实在不便拒绝。倘若在刘杨指挥下的十万大军于此时离开他的阵营，将是极大的致命伤。还好，一

夫多妻之事在豪族之间尚属普遍，光武帝便不再犹豫。

“承情之至。”

他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真定王之姐嫁给一个名叫郭昌的人。郭昌原本是地方首富，后来将无数田地宅邸等财产让给异母弟弟，因此获得“义人”美名。

前代真定王刘普（景帝第七代孙）就是看上这一点，所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这对夫妇后来生下一个名叫圣通的女儿，而义人郭昌却于不久之后去世。

身为叔叔的刘杨怜悯丧失父亲的外甥女，于是光武帝娶她。说起来，光武帝与丧父之女特别有缘，因为阴丽华和郭圣通的情形都是如此。

一夫多妻尚无不可，光武帝即位后，于立场上非立皇后不可。而皇后是只许一个人当的。

“我是很想立你为皇后的，可是……”

光武帝露出他优柔寡断的性格说。

如昆阳之役那般必须孤注一掷时，他是会有极大决断力的，但平时的他什么事情都拿不定主意。

倒是他的妻子帮他下了决定。

“如果没有郭圣通的舅舅做你的后盾，你不是会有困难吗？”

“事实确实如此。”

“那你还有什么好考虑的呢！她已经生了你的孩子，就把她立为皇后吧！”

郭圣通已经生了一个名叫疆的儿子，阴丽华则还没有。

“是吗！那我就这样决定啰！”

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光武帝立郭圣通为皇后，并且以刘疆为太子。

实际上，阴丽华并非心甘情愿地退让。要是此刻不立郭圣通为皇后，自己的丈夫光武帝将无法取得天下。虽然他已即位称帝，但另外还有好几个以皇帝自称的人。最后成为真正天子的，将是其中最强的一个。

“到时候成为真正皇后的，将是我……”

这是她打的算盘。

倘若此刻由于一时嫉妒而把丈夫和郭氏拆散，丈夫将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皇帝。这样，她将一无所得。所以，现在必须忍耐。来日方长，为将来打算才是良策啊！

光武帝遂进入洛阳，成为此地之王。

赤眉军则进入西边的长安，更始帝向其投降。但赤眉军的内部却十分混乱。他们之所以能够攻破更始帝军，是因为更始帝酗酒失去民心，以及光武帝未赶来救援的缘故，也就是说，是建立在敌人弱点上的胜利。

攻破更始帝的赤眉军，本身在统制上也非常

紊乱。他们根本不是为了取得天下而组成的集团，以胁迫方式被立为天子的少年皇帝刘盆子，当然没有统率全军的能力。

而且故乡在东方的他们，由于光武帝占领洛阳，此刻已是有家归不得，全军陷于自暴自弃的状态。

赤眉军三十万人进入长安后，不事任何生产，而军中也并没有一个通晓经济问题的人。坐吃山空的结果，他们为了寻找食物，决定向西边移动。

东边洛阳为光武帝所占据，他们只有往西移动。

但他们的西进并不顺利。西北之民不会乖乖地任由他们恣意掠夺。何况地方有力人士中，一些人是拥有武力的。

有一个叫隗嚣的人，在陇西地区（现今的甘肃省东部）以地方军阀姿态盘踞。这个人当然没有坐视赤眉军通过，而是予以迎击。

只以数量为依恃、毫无编制可言的赤眉军，遇到较有编制的军队，当然一下子就被攻破。他们被陇西军打得落荒而逃，一路奔回长安。

长安已无粮食供给他们。

“金银财宝倒多得是！”

“在哪里？”

“在地底下！我们可以挖出来！”

“你说的是什么地方的地底下？”

“当然是皇陵！皇帝的墓穴里有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啊！”

“咱们赶快挖出那些金银财宝，回山东老家吧！”

“对！回山东老家去！”

赤眉军之败兵残卒遂挖掘汉诸帝陵墓，劫了财宝就往东跑。

在洛阳的光武帝当然不会坐失这个机会。对方是毫无作战计划、一心只想逃回山东故乡的乌合之众。攻打这样的军队，当然必胜无疑。

结果，光武帝军获得大胜。赤眉皇帝刘盆子以下的官员大半降服。这是建武三年之事。

光武帝朝成为真正皇帝之路迈进一大步了。

趁赤眉军向西之空档，占据部分赤眉军地盘且自称皇帝的刘永及其党羽张步，于建武五年为光武帝所平定。

剩下的只有陇之隗嚣和蜀之公孙述两个军阀。

没东西吃的农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有效汇集他们的精力，使之走向正当途径时，将会发挥极大的力量。可惜的是，赤眉军和绿林军都没有这样的指导者。

树立农民政权之可能性因而消失，揭竿而起的农民大都被光武帝这类豪族利用。光武帝建立

的后汉王朝，可说是抢夺得来的政权。

建武五年（公元29年），在各以皇帝自称的光武帝与四川公孙述之间，还有军阀隗嚣。被两位皇帝夹着的隗嚣正迷途于何去何从。他于是命令部下马援前往侦察。

——靠哪一边较为有利，你亲自到这两个地方去观察后做判断吧！

马援和公孙述是儿时朋友。所以他先到了公孙述所在的四川。对幼时朋友的来访，公孙述摆出皇帝的架子，对待马援如臣属。马援回来后报告道——

公孙述只是井底之蛙。

我们今日常用的成语“井底之蛙”，便是出自马援这个报告。

马援后来出仕于光武帝之下，以军人身份非常活跃。马援建议弃公孙述投靠光武帝，隗嚣未予采纳，却采取见风转舵的态度。结果，光武帝派兵攻打，隗嚣败死。

平定陇之隗嚣后，光武帝决定攻打蜀之公孙述。

“得陇望蜀”一词出现于他这时候写给远征军将军的信中。这句话后来用于形容人的贪心不足。

蜀于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被平定。

“时候差不多了……”

阴丽华心想。

丈夫刘秀讨伐公孙述后，成了真正的皇帝。现在是轮到她当真正皇后的时候了。她已生有孩子。自己成为皇后时，孩子便是皇太子，也将成为下一代皇帝。

她开始有所计划，但这个计划没有必要了。这是因为皇后郭氏自我毁灭的缘故。

郭皇后认为丈夫成为皇帝，完全是靠自己一族之庇荫。光武帝最初的情形确实如此，但占据洛阳以至于平定天下，都是以他自己的力量达成的。深居大内的郭皇后却不知道这一点。

郭皇后的母亲是真定王的女儿，也就是说，她是以皇族身份下嫁的。而且，丈夫郭昌英年即逝，她向来习惯于家中掌权。郭皇后自然也以之为榜样。

由于母亲任性，所以这个女儿也学了母亲的作风。她认为此乃理所当然。

光武帝渐渐变得无法忍受郭皇后的态度。他对这个女人原本就没有什么爱情可言。他过去倾心的是另外一个女人。他以“娶妻应如斯”心理娶了阴丽华，而阴丽华也正在身边。

皇帝到阴丽华所居宫殿的次数越来越多。

郭皇后对此深感妒忌。

阴丽华是非常内敛的人，极端厌恶华美。提到三十年前去世的父亲时，她一定会眼泪簌簌而

下。

“我也是九岁丧父，但老头子的模样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所以一点没有悲戚之情。阴丽华的孝心实在可嘉……”

光武帝每每以自己作为对照，赞许她的孝心表现。

“你喜欢阴丽华，对不对！”

郭皇后时常歇斯底里似的对他喊着。

这是国家的多难之秋。我希望家庭能平和圆满，不然还能埋首于国家政事吗？

颇能压抑自己的光武帝，忍耐度还是有限的。

“是啊！因为作为女人或母亲，阴丽华都比你强几十倍！”

光武帝说完这句话后，看都不看一眼郭皇后，掉头就走。

后来，光武帝以“皇后有吕、霍之风”为由，对三公宣布废后。吕后和霍后是过去险些使汉王朝垮台的恶女。以“有其风”为由废后，还有比这更具决定性的方式吗？

阴丽华当然被立为皇后。

皇太子刘疆也丧失其地位，后来被降为东海王。丧失皇后称号的郭圣通，她的第二个儿子刘辅是中山王，而她也被移到中山，被称为“中山王太后”。

阴丽华的儿子刘庄成为皇太子。
那是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的事。

六七 / 日本登场

讨伐公孙述，平定蜀后，西汉的主要部分大致已归光武帝统治。剩下的只有边境地带而已。

如对陇和蜀，以兵力平定之事当然有过，但支配汉朝之主要地区，大都采取令各地豪族承认光武帝宗主权的形式为多。但边境地区则无法如此。

汉之版图中，支配能力最弱的是南方。

汉代，南方被称为交州，含七郡五十六县。地域包括今日的广东、广西以及越南。其中，现在的越南地区有交趾、九真以及日南三郡，由于距中央最远，每当中央势力衰弱时，这些地方都会蠢蠢欲动。

光武帝刚为中原带来和平时，在这三郡指导自立运动的是女性。

那是名叫征侧、征貳的一对姐妹。

汉武帝征服南越、将此地纳入版图后，似乎采取移民以使土著人民濡染文明的政策。但这三郡并没有完全顺从于汉。

依据《后汉书》等中国史书的记载，指导叛乱的征氏姐妹“甚为雄勇”，是悍马一般的女性。

在越南的传说中，她们是爱国烈女，相当于法国的圣女贞德。她们是交趾郡人。

当时的交趾郡守名叫苏定。由于征氏姐妹坚持反抗，所以他准备将之逮捕，她们却以此为契机，兴起了大规模叛乱。

依据史书记载，叛乱开始于建武十六年二月。那是光武帝废郭皇后、立阴丽华为皇后的一年前之事。

征氏姐妹起而造反，不仅交趾，连九真（河内一带）、日南住民也都响应，很快就占领了六十五城。

各郡太守只勉强守住自己的城池。

翌年建武十七年，光武帝以马援为伏波将军前往讨伐。副将为扶乐侯刘隆。

马援过去是隗嚣的幕僚。隗嚣要他就公孙述和光武帝二者何者较具前景之间做判断时，他曾经断定公孙述为“井底之蛙”，并且建议隗嚣投靠光武帝。结果，隗嚣没有听从他的意见，马援因而离开并出仕于光武帝之下。

“这是为祖先洗雪污名的好机会。”

马援精神抖擞地对自己说。

什么是祖先恶名呢？

汉武帝时陷戾太子于罪，迫使他造反的祸首是江充，此事已如前述。后来查出那起事件纯粹为捏造，武帝震怒之下将江充一族及其党羽悉数杀尽。

担任光武帝侍从官的马援，其曾祖父的兄长

马何罗是江充的密友。马何罗因此提心吊胆。自己和江充要好之事随时都有可能被查出来，而江充的党羽是逃不过被杀厄运的。

——与其被杀，不如把皇帝杀掉！

马何罗利用自己随侍武帝身边的方便，决定伺机刺杀皇帝。最后他在甘泉宫下手，却为匈奴休屠王太子——颇受武帝信任的金日磾——所阻碍，当场被摔倒后遭捕。

这是大逆之罪。连马何罗之弟马通——即马援之曾祖父——也连坐被处刑。

马援是谋反者的子孙。他得立一次大功，挽回马家的名誉。这是他志愿终身从军的原因。

此次南征时，马援已五十五岁。他南下到海南岛之对岸合浦，然后沿着海岸走山路，边开路边前进。

他的军队在一个叫浪泊的地方，与造反军交锋，结果，他杀死数千人，俘获一万余人，获得大胜。

马援继续追击，再度于一个叫金谿的地方，大破造反军。这样的连战连胜，最大的原因在于汉军的武器和装备远较造反军优良。

马援取得征氏姐妹首级，以驿传将之送至皇都洛阳，这是建武十九年正月之事。

马援因此战功被封为新息侯。这是三千户领主，地位仅次于三公九卿。

“这样还不够……”

他不以此为满足。他认为这样的功绩还不足以弥补祖先所犯的大逆之罪。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湖南武陵五溪蛮夷叛变。这是现在的桃源县，据传该处有名叫武陵桃源乡的世外仙境。依据考证，当地好像住有被称为溪族的少数民族。

马援又志愿从军。

“你已年逾六十，不必如此辛劳了。”

光武帝以此为由不允。

“虽然臣已六十二岁，却老当益壮，还能穿着盔甲策马奔驰哩！皇上请看吧！”

结果，马援穿着盔甲策马奔驰，让皇帝看他的英姿。

“矍铄哉，此翁！”

今日人人都知道的“矍铄”一词，即源于此。

马援终于被准许出阵，实际上，此时的他已有重病在身。他于这次作战期间阵亡。

北方匈奴此时正发生内讧，分为南北二派。对汉而言，匈奴是令历代当政者最为头痛的部落。汉因匈奴分裂而得以安泰。何况这一次的情形是：分裂了的南匈奴日逐王于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归顺于汉。光武帝的得意程度不言可知。

北匈奴依旧令汉生惧，南匈奴则被准许居住

于黄河北岸之地，后来长久与汉保持友好关系。

新生的后汉，因北方南匈奴的归顺及南方交州征讨征氏姐妹之举成功，边境问题得以稳定。此时北匈奴开始觊觎丰裕之西域各国，后汉西疆之防守，留待光武帝的后代去处理。

然而，东方的情形又如何呢？

一个名叫祭彤的人在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起的约三十年间，以辽东太守身份，防守着后汉的东方边防。

后汉边境包括北、南、西在内，都较前汉全盛期——武帝时代——式微，唯有东边，保持着犹较武帝时代良好的安定状态。

辽东太守除了辽东以外，更是朝鲜半岛乐浪郡的实际支配者。

祭彤于幼小时丧失双亲。虽然他的亲戚中不乏有力人士，但由于环境使然，他得到了“自己之事非自己做不可”的教训。

他的堂兄弟中，有征虏将军祭遵以及酒泉太守祭午等人。战歿的祭遵无嗣子，光武帝乃起用其堂弟祭彤为秘书——黄门侍郎，以示体恤之意。结果发现祭彤是很有才干的人。

孤儿祭彤当然紧紧抓住这绝佳机会，尽心尽力去担任这个职务。尝过人间辛酸的他，知道必须苦干才能出人头地，加上确实有才干，所以工

作非常认真而且成效显著。

成为辽东太守的祭彤，成功地平定鲜卑族。他当然使用武力，然而其中也有不少靠外交手段使之归顺的情形。他的手法是软硬兼施。

“我想做连武帝都没有做到的事情，这样才是男儿本色。”

他常对近侍说这句话。

“武帝都没有做到的事情，指的是什么呢？”

近侍如此反问时，辽东太守笑着说：“据说，乐浪的那边还有国家……”

“是的，乐浪的那边还有马韩、弁韩、辰韩三国。”

朝鲜半岛确实有这三小国存在。

“不，我说的是更远的地方。那边还有国家……”

“真此事吗？”

“是海的那边，有一个叫倭的国家。”

“我曾经从乐浪来的人口中听说过这个名称……”

这位近侍依稀记得曾经听过“倭”这个国名。

“太守的意思是不是要攻打过去？”近侍问道。

“我还不知道那个国家有没有攻打的价值……总之，我的目的在于让他们归顺。他们是尚未开化的蕞尔小国，知道大汉威势不可轻视

时，一定会诚惶诚恐地前来进贡吧？”

“那将是一大快事了。”

王莽时代，高句丽王受命出兵讨伐匈奴而未从，因此被降为“下句丽侯”。高句丽与中国本土的关系从那个时候起就断绝，直到王莽灭亡后，关系才又恢复。光武帝于建武八年同意将“下”回复为“高”、“侯”回复为“王”。但高句丽却于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春入侵河北以及山西等地。结果，祭彤以外交手段使他们归顺。在这之前的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韩有一个叫苏马谥的人，到乐浪郡来表示归顺之意。

结果，朝鲜半岛南部也归顺于汉。不过，马韩、辰韩、弁韩三国并非归入汉之版图，而是每年四次按季送贡品至乐浪郡致意。但大汉天威到达朝贡之国倒是事实。

实际上，对汉而言，得到贡物并不是一件有利可图之事，反而是一种损失，因为汉不能让捧着贡品来的朝贡国使者空手回去，而会赐给价值数倍于贡物的礼品，这是惯例。

在朝贡国方面，这无非是利润极大的贸易。对汉来说，则是一项永远的“赤字”贸易。而这庞大“赤字”的报酬是“汉之国威”。

——朝贡是颇有赚头的一件事。

祭彤采取的方法是如此广向东方各民族宣传，以达到使其朝贡的目的。

“通知倭国派使节到乐浪来！”

他以半命令口气告诉由辰韩前来的使者。

在地理上最接近倭国的是弁韩。现在的釜山就在弁韩领域内。这两个国家在习俗上也颇多相似之处。《后汉书》将弁韩记载为“弁辰”，并且有如下之文：

其国近倭，故颇有文身（刺身）者。

意思是说，文身原为倭国之风俗，弁韩由于与之邻近，受其影响而文身的人也不少。

在经济上，倭国则与辰韩的关系较为密切。这是因为辰韩产铁的关系。当时正处于弥生时代后期的日本，为寻求贵重之铁而与辰韩有所交易。在此情况之下，倭国当然会派使者到辰韩。祭彤就是鉴于这个事实，所以意图将辰韩作为与倭国的联络通道。

倭国却一点反应也没有。

——我们确实把太守的话传达了。

辰韩官员这样辩白。

“他们一定没有传达我的话！”

祭彤立刻做了这样的揣测。辰韩每次到乐浪朝贡后，习惯把汉朝赐给的物品，以高价售给前来买铁的倭国商人。倘若倭国人也直接到乐浪朝贡，辰韩以后就不能做这笔生意了。因此，辰韩

一定没有劝倭国向汉朝贡……

祭彤便准备关照弁韩，要他们和倭国取得联络。

他的态度诚可谓相当积极。就实质而言，倭国朝贡并不会带来什么实际利益。倭国产物中较有魅力的，顶多只有白珠（珍珠）。他对倭国的执著，动机完全在于如史书的如下记载：

诸多他国人因仰慕汉之威德，因此，迢迢千里渡海而来。

韩国三小国由于与中国陆地相连的关系，所以，洛阳人士对之视若鲜卑族，一点不觉新鲜。每次带三韩使者到国都，也丝毫不能引起话题，因此，史官很有可能不做这项记录。但倭国的情形则大不相同，他们是渡海而来的。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于渡海非常不拿手。正因如此，倭国人渡海前来，将会是震撼性消息。

“我一定要把倭国使者带到洛阳！”

他的执著愈来愈强。东海倭国前来朝贡——这将是连前汉武帝之黄金时代都没有过的盛事！

由于心意坚定，所以他得到的情报着实不少。

——倭分为百余国，其盟主大倭王居住于邪马台国……大倭王虽受拥戴，却为了维持其地位，亟欲获得“权威”……目前由倭奴国居大倭王之位……

这当中有共同的利害问题。

——由我们给予大倭王想要的权威如何？

事情谈妥后，自称“大夫”的倭奴国使者造访乐浪郡，然后在汉之官员的带领下，前往洛阳。倭奴国大夫一脸惊讶地抵达洛阳是中元二年（公元57年）正月之事。光武帝授予刻有“汉倭奴国王”字的金印。

光武帝于事后的二月死去，享年六十二。

——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

祭彤的盼望终于实现，后汉史官做此记录，《后汉书》编者范曄也将这一行记载于《光武帝纪》中。

前述金印于1784年在日本博多湾头志贺岛被发现，是有名的事实。

六八 / 深入虎穴

“花大半天时间听别人说毫无用处的劳什子事，你不觉得太无聊吗？”

班固侧头说了这句话。他为弟弟班超的好管闲事而生气。班超一大早就在聆听由交州带回的黑奴叙述有关“大秦”之事，直到晌午时分。黑奴回去后，班超翻开画在布帛上的地图。这是他亲手画的，上面写有西域各地的地名。他把“大秦”这两个字加到比西域更为西方的部分。放下笔后，他环抱双臂，开始思索起来。

“听说，大秦由三十六将共议国事，立贤者为王。国家发生异变时，废其国王另立新王，废王却不以此为怨……”

班超深深叹气。

大秦是指“罗马”而言。听说朋友家里的黑奴曾经到过大秦，所以班超特地请他来问一些事情。这名肤色黝黑的奴隶看样子绝不像在吹牛。有些事情若非亲眼目睹是说不出的，而这名奴隶对被问及的一切对答如流。

“从西域一直往西走，一定会到大秦……”

班超以满怀希望的口气说。他的哥哥班固和妹妹班昭都看着他的样子而摇头。他们兄妹的想法大相径庭。

——班家是书香门第。父亲班彪一生以改写司马迁的《史记》为职志。这项工作尚未完成。担任校书郎一职的班固，一方面于皇室图书馆负责校阅事宜，另一方面继承亡父遗业。虽是女人之身却颇有文才的妹妹班昭，则协助这项大事业。班家举家致力完成的事业，流传后世的就是一百二十卷的《汉书》。

生为班家一员的班超，当然也从幼小时候就接受教育，而且才华相当出众。虽然如此，他却越来越讨厌这样的“家业”。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反动”或“叛逆”吧？这情形如同相传几代的医生家庭却出现绝对不愿当医生的儿子。学者家庭诚可谓宁静之极，连行走甬道时也不得发出声音。大声喧哗当然不被允许。

“这样的环境实在令人厌恶！”

班超时常如此想。

——男儿本色不在于执笔，而在于执剑！

在外头，他常于朋友面前如此放言。在家里时，同样的话，只能自言自语说给自己听。

——班家人怎么可以如此！

哥哥班固常为此蹙眉。而同情他的妹妹班昭则想：

二哥实在可怜。放他自由，那该多好！

“不如离家出走吧！”

班超多次有过这个想法。他尚未离家出走，

是因为母亲健在的缘故。他不能让年迈的母亲悲伤。

等到母亲去世而获得自由时，班超已四十岁。

后汉创始者光武帝这时已去世多年，由阴皇后所生的明帝就皇位。明帝的皇后就是被称为“鬻铄哉”的马援之女。

这时候，朝廷正有远征西域之议。

如前所述，后汉建国时期，各方面的情形都较前汉全盛时代大为式微，但边境中的东、北、南三方尚称安全，问题只在西方。分裂后的北匈奴正在西域一带肆虐。

西域各国一样在王莽时代脱离中国，其情形与高句丽相同。王莽主张实现儒教理想，不外乎是“下辈必须绝对服从上辈，故华夷必须严予区别”之差别论。

西域三十六国首长都以国王自称，并且受汉之印绶，获其承认。王莽却主张儒教理想，下令“夷狄称王，乃僭越之举，应降格为侯”，意图收回印绶。这样的举措无异逼迫他们造反。

光武帝登基后，西域诸国由于受北匈奴压迫，因而向后汉朝廷请求救援。

对此，光武帝却摇头不允。他是个非常小心翼翼的人，年轻时代曾被人称为“慢郎中”。实际上，他是非常冷静的现实主义者。他知道当时的

后汉没有余力派兵至西域，不能勉强，必须认清现实——他坚信此一信条。

光武帝去世已十五年，匈奴在西域的势力越来越强，连后汉西边之基地敦煌附近，都有匈奴兵出没。现在应该是击溃匈奴、平定西域的时候了！

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动员令下达。统帅是光武帝的女婿窦固。

班超自愿随从这次远征，是当然的事情。

“西域在往大秦的途上，我对这个地方的地理非常了解，甚至可以在脑中立刻浮现这个地图……”

他是以舍我其谁的气概从军的。

参加远征军的班超，任假司马，只是一介下级将校。

西域三十六国，实际上，各国的规模与中原县城不相上下，属都市国家，大半是绿洲都市，由于彼此相隔一段距离，因而形成独立国家形态。形态上为国家、却无国家应有之力量的西域各国，基本的心态是在强大力量庇护之下维持和平。长久以来，在汉的威令下得到和平保障的西域，由于王莽的愚昧措置，遂与汉的关系断绝。未能自我保障安全的他们，只有依靠北匈奴了。

万事慎重的光武帝，考虑后汉当时的实力，对西域采取消极的态度。北匈奴因而益发认为可

欺，更加骚扰汉之河西地域——敦煌等地区。到明帝时代，后汉才开始以积极态度经营西域。

后汉远征军于酒泉编成后，到敦煌完成全校阅，而后越过玉门关，与北匈奴呼衍王交战大获全胜，并取得伊吾之地。这是现在的哈密。此役，班超颇有战功而为统帅窦固所注目。

——对鄯善王加以说服。

统帅遂派这个任务给班超。鄯善是在后来斯文·赫定命名为“彷徨湖”的罗布泊之西、楼兰之地的小国。班超于是率领三十六名部下前往鄯善，极力说服国王服从于汉。

由于是东方强国后汉之使节，所以鄯善王对他们以礼款待。每次用餐都有美酒佳肴，王之重臣还带领五名部属，每天前来问候两次。问候时间都行跪伏之礼。

一天，丰富的美食突然减少了，跟随重臣前来的家臣也减少为二人。起了变化的不只这些，连行礼的方式也不同了。先前行的是跪拜礼，现在则只是鞠躬。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班超已察知大概情形。一定是匈奴使者来到此地。他于是向鄯善王派来照顾汉使节的胡人翻译套问：

“匈奴使节住在哪里？”

翻译遂认为匈奴使节来访之秘密已经暴露，

便据实以答。原来来了两百名匈奴使节团，正设幕于城北处。

对汉使的待遇变得疏慢，很有可能是鄯善王改变初衷，准备改向匈奴投靠的缘故。不管怎样，匈奴使节团人数较多则是事实。

班超把胡人翻译监禁后，召集部下举行宴会。喝酒之后胆子会壮，是一定的道理。看见众部下略有醉意时，班超站起来，说：“菜肴和家臣数目变少，是由于匈奴使节来到此地的缘故。看样子，鄯善王似乎有意向匈奴臣服。说不定他会把全体汉之使节的首级献给匈奴，以证明臣服之意。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为度过这个危机，你们把生命交给我班超，可以吗？”

全员当然没有一个表示反对。

“咱们今夜袭击匈奴使节团吧！”班超说完这句话后，又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人们朗朗上口的这句成语，出自于此。

月黑风高。匈奴使节应该不知道汉之使节前来此地。被夹在中间的鄯善王，也应该不会告诉任何一方敌对国使节团正在此地之事才对。

“你们要知道，匈奴根本不晓得汉之使节正在此地。因此，被我们突袭时，他们压根儿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所以，不要因为只有三十六个人而丧胆，我们可以让他们以为我们是五百、一千、五千大军啊！”

班超于是对部下面授机宜。以区区三十六人，再怎么齐声喊叫，也不可能让人以为是大军前来，于是他们决定使用钲鼓。班超从战斗人员中选出十名，要他们于开始攻击的同时，拼命敲打钲鼓。

另外，挑选三名动作敏捷的人，担任放火任务。

匈奴使用的帐篷是用兽毛制成的毛毡，为求强韧，表面涂有兽油，相当容易燃烧。三名担任放火任务的人，以最快速度将各处帐篷点燃。

火势一起就是开始攻击之信号。战斗人员挥动白刃，发出呐喊声，一举攻入敌人营地中。钲鼓声喧嚣一片……

受到奇袭而惊慌失措的匈奴使节团，本能地逃向鼓声传来的相反方向。

班超早已把这一点计算在内。这一边埋伏着经过选拔的数名弓箭高手。匈奴兵一个个被射倒。

深入虎穴的三十六名后汉使节团，最后把两百名的匈奴使节团歼灭。

火势蔓延得比预料还快，被火烧死的人起码有一百以上，被砍死的人则有三十多个。后汉人员则无人阵亡。

匈奴大使屋赖带及副使比离支被斩首。班超提着这两个人的首级要求面见鄯善王。

胆战心惊的鄯善王，决定以自己的儿子为人质，誓言服从后汉。班超终于以漂亮的手法获得虎子了。他也因此功而由假司马晋升为军司马。

下一个目标是于阗。这是西域南道上一个实力锐不可当的国家，由于服属匈奴，所以有匈奴之军队驻留。

——希望服从于汉。

班超对于阗王提出这个要求。对此，于阗王却回答——

我国的习惯是，重要问题必须由巫师询问神意。在得到神意之前，请稍待一些时候。

神意最后下来了。

——汉有黑马。速求来以祀于我。

二者择一时，神向来会求取其所厌恶一方之物。要求汉之黑马，表示厌恶汉并继续服从于匈奴之意的神谕。

于阗是假借神谕拒绝汉之要求的。事实上，这样的方法着实较为婉转。于阗王于是让家臣回复班超。

“这是神意，请给予黑马。”王之使者道。

“既然如此，我要转告神谕的巫师亲自前来见我。我会遵照神谕，将马交给巫师。”班超回答。

巫师来到汉使节的幕舍时，班超拔刀砍下其首级。首级被送到于阗王面前。

“这……”

于阗王铁青着脸，话都说不出来。

砍下巫师的头，表示汉无论如何都要使于阗服从的决心，所以，对之敷衍是行不通的。

“汉使的决心可由斩下巫师首级窥见。现在是轮到我們表示决心的时候了……”

于阗王虽然叹息不已，却振作起来对大臣命令道：“立刻攻杀驻留的匈奴军队，准备迎接汉使！”

班超因而没有大动干戈就成功地使于阗王臣服。

鄯善及于阗等西域南道国家较易对付，但以龟兹为中心的北道，匈奴势力浸透甚深。

有匈奴势力依恃的龟兹王，攻打邻近疏勒国，将其国王杀死，并且立了一个名叫兜题的龟兹人为疏勒王。

龟兹为匈奴的傀儡国，而疏勒则为龟兹的傀儡国。

班超于降服于阗的翌年，攻打疏勒，并且俘获其傀儡国王。

班超将被龟兹王杀死的原疏勒王兄长之子立为新疏勒王。

这是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三月之事。而后他于这一年的十一月攻打车师。这是今日的吐鲁番以至乌鲁木齐一带。车师国终于向一万四千

骑汉骑兵团投降。

王莽以来被废止的“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之职遂又恢复。

汉之国威再度达于西域。

六九 / 皇帝个个年幼

西域都护恢复的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八月，明帝去世，享年四十八岁。皇太子烜乃贾氏所生，是明帝的第五子，却成为马皇后之养子，由于被视为正室之子，并享嫡子待遇，进而被立为皇太子。这就是后汉第三代皇帝章帝，即位时的年龄为十八岁。

专制君主时代的皇帝之死是一桩大事，会举行大葬，在这期间的行政、军事等，几乎陷于瘫痪状态。北匈奴以及持反汉态度的西域各国，当然不可能错失这个机会。

于大丧期间攻打在西域的汉军基地，是绝不会有援兵前来的。反汉派的龟兹和焉耆遂攻打西域都护陈睦，将之杀掉。匈奴则与车师联合，攻打戊己校尉。汉之戊己校尉关宠因而阵亡。

——以现在的力量，是否还能经营西域？

丧失自信的洛阳要人，又将西域都护制度废止。以军司马身份在前线的班超，也接到归返命令。

“既然是敕令，还有什么话可说？”

在疏勒的班超决定回洛阳。

靠汉之力量将龟兹势力从国内赶走的疏勒，会因汉之撤退而如何呢？

龟兹势力会乘机再度以奔流之势进入这个国家，是显而易见的。而在龟兹后面的是匈奴的力量。

匈奴与龟兹的联合势力再度支配疏勒时，亲汉派人士当然会立即遭到肃清。对匈奴而言，处以酷刑乃家常便饭。与其被惨杀，不如现在就死去。

疏勒一位黎姓大臣大喊一声：“汉能弃我们而去吗！”然后拔刀，用双手支着刀刃，对准自己的脖子猛然向前——自刎。

这位大臣以死谏请求班超不要回去。班超的确受到感动。但他是不能违抗朝廷命令的。

归途中，他到了于阗。

在于阗，王侯以下所有的人，都因听到班超要归国而放声大哭。

“你曾经斩了我们的巫师，以示汉的重大决心。我们于阗是感恩于汉的决断，所以才跟随汉的。可是……”

说到这里时，国王已泣不成声了。

于阗王确实是感动于班超的决然行动，所以杀尽驻留国内的匈奴军而投靠汉。汉现在却将离这个国家而去。汉军走后，匈奴军当然会进驻前来。

以前将匈奴军悉数杀尽的于阗王，不是将遭屠杀吗？

互抱超马脚，不得行。

史书如此描写这时候的情形。也就是说，人们拉住班超所骑的马匹，放声大哭。他能甩掉这些人强行离去吗？亲汉派人士将被残杀，是明显的事情，而他们即将面临如此命运，原因完全在于班超。

“你还能撒手不管，径自回洛阳去吗？”

班超在马背上做了这样的自问自答。

“好！”

最后，他大大颌一下首，轻快地从马背上跳了下来。他决定要违抗敕命，留在西域。他实在不忍丢下这些过去为汉以及为他效力的人于死地，说走就走。

班超赶紧取道返回疏勒。

他离开后，这个国家已向龟兹降伏，雌伏国内的新龟兹派又抬头了。赶回来的班超，迅速将亲龟兹派肃清。

违抗敕命当然需要相当的决心。所幸他的违敕没有引起很大的问题，因为中央本身的西域政策还没笃定。于此之后，一度被废止的西域都护恢复三次，班超最后受命担任此职。虽然得以无事，但一度决心违敕的班超心里的动荡，一直持续着。他后来的行动有些异样，完全是由于这个

缘故。

或许是执著吧，班超满脑子想的都是有关西域之事。一次罹患热病时，他连连说的呓语尽是：“大秦（罗马）……大秦……有没有人要到大秦去……”

班超滞留西域达三十年之久，其间屡次率领疏勒、于阗、康居、拘弥等亲汉派各国联合军，与龟兹、莎车等亲匈奴派联合军交战。他也曾经与在阿富汗的大月氏交战过。

在国内，章帝已死，和帝登基。他被任命为西域都护是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时，被封为“定远侯”。

班超开始走运。原来宿敌匈奴因被鲜卑族和丁零族压迫，势力急速衰退。

只要匈奴势力衰弱，龟兹以及温宿等过去的反汉派各国，一定会分别降汉。

定远侯班超终于平定了整个西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变得这样……”

说来奇怪，对西域迷得要命的班超，突然变得非常思念故乡。此刻的他，对原本厌恶而导致离家出走、令人透不过气来的老家“书香家庭”怀念不已。

憧憬已久的西域、日夜迷恋的罗马——这样的热情已消退殆尽。自己会有这样的变化，的确是匪夷所思。

“大概是因为年老的缘故吧？”

他如此揣想。

他遂于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向洛阳朝廷提出归国申请。

——本人无意重踏酒泉之地，只求进入玉门关……

这样的哀求，实在令人为他油然兴起同情之念。

进入玉门关，便是汉土。虽然这个地方尽是沙漠，但多少有些汉之气息吧？班超盼望在嗅到这个气息后才死去。

结果，朝廷以未能觅到继任者为理由，他的归国申请于是未获准。

他的妹妹班昭也上书，为哥哥的归国作请求。成为未亡人后的她，担任教育后宫女性的职务，因而在大内颇有发言权。

永元十四年八月，班超终于获准重踏洛阳之土。这是他离开故国第三十一年的事情。

他于回到洛阳的一个月后辞世，享年七十一岁。对能活着回来的他，已经心满意足了吧？

班超于皇都洛阳歿故的三年后，和帝也去世，他于十岁登基，二十七岁就结束其生涯。

在班超于西域奋战的三十余年期间，后汉王朝可谓已病入膏肓。

第一代光武帝与二代明帝的治世，尚称平顺。之所以平顺，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外戚专横。皇后或皇太后之娘家人掌握权力时，国政会大乱，是一定之事。

光武帝之阴皇后以及明帝之马皇后，都可用“明后”称之。她们都以极慎重的态度阻止娘家人参与政治，同时，本身也绝不干涉政治。她们是可以掌握权力却刻意避之的人。

马皇后只有一次意图使用皇后权力。她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女儿，而马家的一位祖先马何罗，于武帝时代因大逆罪被处死。她于是央求执笔写《汉书》者——班超的哥哥班固——不要把马何罗大逆事件列入记载之中。

班固为此大为烦恼。若是小事件还可考虑，但要把大逆罪这等事实从历史中抹去，是身为史家之人办不到的事情。他不是不知道马皇后想维护祖先名誉的心情，但班固也有作为史家的矜持。

最后，班固还是把这起大逆事件记载于历史之中。他却把于武帝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所发生造反事件之祸首名字改为莽何罗。

倘若马皇后有应该被责难的地方，那大概只有这一点吧？

后汉于第三代章帝时开始脱轨。这是因为章帝之皇后窦氏，一反阴氏和马氏作风，对权力极

为看重。她是正室夫人，却没有生子。因此，她奉马太后之意，认了章帝侧室梁氏生的儿子为养子。当时的皇太子是一宋氏女人生的孩子。

窦皇后为了使自己的养子成为皇太子，便设计陷害宋氏和皇太子。结果，宋氏自杀而皇太子刘庆被降为清河王。窦皇后之养子刘肇当然被立为皇太子。皇后更把新皇太子之生母梁氏加以诛杀。

刘肇十岁就即位，称为和帝。于这个时代掌握权力的是窦太后的哥哥窦宪。

和帝死后，出生才一百多日的婴儿刘隆即位，但未满一年亦死去。

由和帝到后汉王朝灭亡为止，其间登基的皇帝有九个，却没有一个是成年后即位的。十五岁即位的桓帝，算是年龄最长的。幼帝即位时，当然由皇太后为辅佐人，外戚权力因而增大。

即位未满一年即死亡的刘隆，称为殇帝。这名婴儿是和帝和一个女人生下后藏到民间、后来被找出来的。和帝除此以外没有孩子。因此，曾经是皇太子、后来被降为清河王的刘庆之子刘祐，被立为皇帝，就是安帝，即位时年仅十三岁。

安帝之皇后为阎氏。她是个嫉妒心极强的女性。一位名叫李氏的侧室为安帝生子时，阎皇后便将李氏杀害。

安帝于三十二岁时去世，由李氏所生的刘保即位。阎太后于这一年死亡。

刘保是顺帝，其皇后则为梁氏。

梁氏之专横时代于此开始。其专横程度犹较章帝时之窦氏一族、和帝时之邓氏一族以及安帝时之阎氏一族为甚。

梁皇后的弟弟当中，有一个叫梁冀的恶人。此人獐头鼠目，是个大口吃，只识得几个大字。照理，这样的人连个小官都没资格担当。但他却在姐姐的庇荫之下，于父亲梁商死后，被任命为大将军。

顺帝也于三十岁时死亡，历代皇帝皆属短命。皇太子刘炳即位，因为是两岁的幼儿，当然又由梁太后摄政，梁氏势力更为增大。这位年幼的冲帝也于翌年死去。

冲帝之后，由渤海王刘鸿之子刘缵即位。他是个八岁孩童，仍然由梁太后摄政。

八岁皇帝叫质帝，虽然年幼，却很聪明。

梁冀以及梁氏一族，对皇帝相当藐视，而少年皇帝对他们也非常不悦。一次，质帝看到梁冀，就道：“哦，这个人就是跋扈将军吗？”

以“跋扈”形容梁冀，实在再恰当不过。

“这个皇帝人小鬼大，将来一定‘后生可畏’！”

梁冀立刻有了这个想法。

这样的人一旦长大，一定会致力削减梁氏势力，为了免于后患，最好及早处理掉……

梁冀于是命令心腹，将年幼质帝毒杀。这不是名副其实的跋扈将军吗？

蠡吾侯刘翼之子刘志，被立为后继皇帝，就是桓帝，即位时年仅十五岁。

由于这位新帝为梁冀所拥立，所以梁冀专横情状更到了极点。不仅如此，连他的妻子孙寿，也跋扈起来。

孙寿是个美人儿。当时的流行风尚多是她创造出来的。在发型、化妆以及步法等各方面，天下仕女莫不以仿效孙寿为荣。

孙寿创造的新式化妆法有“愁眉”及“啼妆”二种。愁眉指的是剃掉眉毛后，画上细而弯之月眉。这种妆会给人一种忧愁的感觉，因而名谓愁眉。这与于二十世纪流行的眉毛颇为相似。啼妆则是使眼下部位产生朦胧感觉的化妆方式。因为这种妆看似刚哭过，故有此名。

因孙寿创造而流行的发型叫“坠马髻”。这是使头发尽量偏向一边的发型。人快要坠马时，头发会倾向一边，因而有此名。类似坠马髻的发型，现在也常看得到。

“折腰步”也是孙寿所发明的步法。这是扭着柳腰，装模作样的行走方式。所谓的“梦露式步法”大概与此大同小异吧？

有人对这些新流行做了如下批评：

“这些事情多么不吉利啊！不久之后，梁家大概会有不祥之事吧？”

意思是说，画忧愁似的眉毛以及哭泣似的妆，都是不吉利之事。这个人认为这是梁家将遭遇浩劫，因而悲叹之前兆。

结果，这种揣测果然没错！

梁家的全盛期不可能维持长久。越是旁若无人，越会招惹更多人的怨恨。尤其是身为皇帝，不可能永远甘受别人的操纵。

七〇 / 后门之狼

“世祖皇帝说得好，他不是想当皇帝，而是因为不愿意丢性命，所以不得不当皇帝……”

大将军梁冀抚摸着下颚说。

天生口吃的他，呢喃或独语时，倒能把话顺利说出来。

世祖皇帝是指后汉始祖光武帝而言。他不是想当皇帝而当皇帝，而是就保身事宜诸多考量之后，自然而然地成为皇帝的。要是没有成为皇帝，他大概早就遇害了吧？此事已如前述。梁太后之弟——大将军梁冀——似有所悟地呢喃着光武帝留下的名言。

跋扈而大肆横行的他，当然招惹天下人的怨恨。由于不知什么时候会遭报复，所以他的防卫功夫堪称相当周全。而攻击乃最佳防卫之策，因此，他对反对自己的人，都毫不容情地予以镇压。

梁冀把不听指挥的县令吴树毒杀。此外，于赴任之际未前来打一声招呼的辽东太守侯猛，也找借口将之处刑。新任官吏向梁冀打招呼已是一种规矩。不遵守这个规矩的人，对梁冀而言是危险人物，必须及早将之铲除。

郎中袁著虽然只有十九岁，却是个热血汉

子。他提出弹劾梁冀的奏文。梁冀私底下将他逮捕后，用鞭子将之活活打死。

袁著的朋友刘常遭左迁；郝絜、胡武等人则因向三公提出意见书，未经过梁冀同意而被置于死地。

梁冀连对自己的胞弟都心生疑窦。讽刺的是，他的弟弟名叫梁不疑。新人事命令发布时，未即刻到他面前致意而先向其弟打招呼的南郡太守马融，和江夏太守田明都被他构陷入罪。

陆续肃清对自己稍有反意的人，最后当然会与皇帝权力发生冲突。

十五岁即位的桓帝，虽然一时被拥立自己的梁冀压服，但到了成年后，他开始对大将军之专横产生厌恶。

“朕是个虚位天子，丝毫没有权力可言。要是朕有梁冀一半的权势，那该多好……”桓帝如此想。为达到这个目的，他非打倒梁冀不可。

这一点，梁冀早就想到。虽然头脑不怎么好，但事关扩张权势，他就有了动物性的锐利本能。

“看情形，最后得和皇帝对决了……这个结果，我是否如同世祖皇帝一样，非成为皇帝不可呢？”

梁冀认为，为求保身，他似乎只有自己成为皇帝一途。

桓帝给他特别待遇，例如“入朝不趋”。廷臣进入朝廷后，必须以小快步行走，因为他们都是天子的仆人，所以不能大大咧咧地悠然步行。这样的行走方式叫“趋”。而在所有的廷臣中，只有梁冀不必如此。他被准许在殿中抬头挺胸、昂然阔步。

此外，他也被准许“剑履上殿”。上殿时，百官必须脱下靴鞋，并且除去佩剑。而梁冀则可以穿着靴鞋，佩剑上殿。

“谒赞不名”也是他受礼遇的项目之一。依据宫殿规定，廷臣觐见皇帝时，负责呼叫的宦官会拉长声音直呼谒见者的姓名，如“梁——冀——”这样的呼叫；唯独对梁冀则使用“大将军阁下——”之敬称。

这是前汉始祖刘邦给予建国第一功臣萧何的恩典，同样的恩典现在却用到梁冀身上。

梁冀除了具备梁太后弟弟的身份，和拥立桓帝一事以外，对国家根本无任何功绩可言。有识之士认为朝廷对他未免过于优遇。

“这样的待遇怎么够呢？你想过你是靠什么人拥立才当上皇帝的吗？”

有此想法的梁冀，仍心存不满。

荣华富贵到极点的梁家，内部也有矛盾。梁冀和妻子孙寿不但没有同心协力，彼此还闹意气闹得很厉害。丈夫新建豪邸，妻子就存心给他难

堪似的，在其对面兴建更豪华的大宅邸。这些建筑物都是楼宇连脊，柱壁施以精致的镂空雕刻，贴铜涂漆，窗户贴以丝布，藻井更画以绚烂图案。

各地献上的礼物一定要由梁冀先行过目，挑选其中的精品后，再把剩余的转给朝廷。

梁冀将一个名叫友通期的美人儿“金屋藏娇”，妻子孙寿则与名叫秦宫的执事暗通款曲。

“梁冀莫非有篡位野心！”

桓帝怒不可遏地道。

“皇上，请把声音放低一些……”

宦官单超压低声音说。

“天子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吗？”

桓帝气呼呼地说。宫廷内颇多仰承梁冀鼻息之辈，因此，连天子都不敢口出恶言责骂梁冀。

“皇上请再忍耐一些时候……”

宦官左悺流着泪说。

“你们要朕忍耐到几时！等得越久，朕的忠臣被杀得越多！现在，连陈授也死了……”

桓帝直跺着脚说。

——此次日食，原因在于大将军。

掌管天文的陈授由于如此报告，所以遭梁冀逮捕投狱，后来死于狱中。

“大将军无法嚣张太久的。请皇上再忍耐——

些时候。因为，近期内会有……”

宦官具瑗压低声音对皇帝说了一些什么。

“是吗！那就拜托你们了。现在朕可以依靠的，只有你们了。”

桓帝红着眼睛道。

天子能依赖的只有身边的宦官。

“专横惯了的梁冀，已经丧失是非之别，最后，他一定会触犯法网的。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而这个机会很快就会来到的……”

宦官徐璜等人透露了他们的计策。

这个“机会”好像终于来到。

梁冀知道最后避免不了与皇帝对决，而自己在之前非更加巩固自己的地位不可。整个计策要能同时削减皇帝的力量。

——最好的方法是利用女人！

以美女把皇帝搞得晕头转向。倘若这个美女是梁冀的女儿，那么，他的立场将更屹立不坠。

“我的族人里头，没有妙龄美女吗？”

梁冀一个个想着族人中的女孩脸孔，却一次次地摇头。这些女孩没有一个及格。

“哦！对……”

直到想起一个女孩的面容时，他才如获至宝地绽露了会心微笑。

这是他妻子母舅梁纪的女儿。正确说来是梁纪后妻的拖油瓶，其实不能以族人相称。

梁纪的后妻名叫宣，与一个叫邓香的人结婚后，生下名叫猛的女儿。邓香死后，她带着女儿猛，与梁纪再婚。因此，女儿姓邓。

虽然“猛”这个名字给人强勇的感觉，实际上，猛是个非常端庄秀丽的女孩。以猛的条件，要把天子迷得神魂颠倒，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这是我们的女儿。

梁冀夫妇如此佯称，送猛入后宫。猛当然假称梁姓。

伺候天子身边的后宫女子，其来历必须绝对查明。做虚假申报是重罪。

梁冀夫妇就是以虚假申报送这个女孩入后宫的。这是一项冒险之举，自视极高的大将军梁冀却根本没有把这样的小事放在眼里。

“你已树敌极多，还是小心一点为妙。”

妻子孙寿毕竟是女人，较为心细，如此提醒他。

“你要我怎样？”

“猛不姓梁，也不是我们的女儿——你最好把知道这些事情的人杀掉。”

孙寿把这等可怕的事情不当一回事似的说出来。

“有谁知道这样的事情呢？”

“族人之外，知道的有邴尊啊！”

猛有一个姐姐嫁给名叫邴尊的议郎。这个人

因为是官员的关系，所以有可能会在宫中和猛碰头。

——什么？梁冀的女儿！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她明明是我的小姨子啊！

要是他说出这样的话，那就大事不妙了。

“好。我立刻派刺客就是了。”

梁冀于是派刺客杀了邴尊。

“也不能把她的母亲放着不管。若猛受到天子宠爱，她要是说出‘那是我的女儿’，就麻烦了……”

“那就把她也解决啰……”

未料，袭击猛之母亲宣的刺客却失手。住在她家隔壁的，是一个名叫袁赦的宦官。刺客预定从邻家屋顶进入宣的家中进行袭击，却为袁赦发现，在鼓声喧天中被吓退。

宣由女婿之死，察觉到自己所面临的危险，因而逃入宫中。

梁冀这才明白情势非常紧迫。在这之前，他根本没把宦官当做一回事。士大夫阶级压根儿就不把被去势的宦官当做人看。因此，梁冀一点也没有对袁赦采取防备工作。

就宦官的立场而言，受大将军压迫的皇帝，目前唯一可以依靠的是他们。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要是打倒梁冀，他们的势力将会大大提高。

难怪他们莫不拼命进行策谋。

——原来真正的敌人是宦官！

终于想通这一点的梁冀，为了监视宦官之动机，并在必要时可以随时通报，派了一个名叫张恽的心腹在宦官办公场所居住。张恽是梁冀阵营中为数稀少的宦官之一。

“这样的事情算不了什么！”

梁冀不当一回事的这件事情，事实上等于大逆罪。只是，习惯于依恃权势的他，无视法律的存在罢了。

和后宫女人同样，宦官的任务在于伺候皇帝的身边事宜。倘若有意行刺皇帝，最得近水楼台之便的是他们。因此，宫女和宦官的勤务，都受到极端严格的规则限制。

外人若随便进入宫廷宦官的办公处所，当然被视为意图行刺圣上。在“可疑者罚”原则之下，这样的人，自然必须受到严罚。

皇帝贴身宦官具瑗，将张恽绑了起来。

“你们干什么！我是奉大将军之命前来的啊！”

被绑的张恽大声嚷叫。

“嗨，原来这件事情与大将军有关……”

具瑗冷笑道。

犯了大逆罪的张恽，等于把幕后主使人大将军梁冀的名字道了出来。

——逮捕大将军！

空前之逮捕行动于此展开。

单超、具瑗、唐衡、左悺以及徐璜等五名宦官，以慎重且果敢的手法进行一切。除梁冀阵营的官员以外，所有的人都被动员。近卫兵团则从禁中出发，迅速包围梁冀府邸。

这件事情结束得非常迅速，迅速得令人讶异。权势几乎凌驾天子的梁冀，一夜之间就连同党羽被一举推翻。

敕使到梁府没收大将军印绶。知道命数已尽的梁冀夫妻，当场自杀而亡。

梁冀以及妻子孙寿的族人悉数被捕，不分老少全被处刑。被视为梁冀党羽而遭处死者达数十人，被解职者则达三百余人之多。

梁冀的财产被没收，据说，天下租税因而得以减半。

取得权势后，就认为这是自己的东西——一般人都是如此。梁冀是由于姐姐当了皇后、假借皇帝权威取得权势的，而他却认为这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

外戚梁氏遂告灭亡。

继而掌握权势的是推翻梁氏的人。这批人无他，正是以皇帝手足立场致力于打倒梁氏的宦官。

外戚祸患被除，而去除祸患有功的宦官，却

成了新的祸患。

排除“前门之虎”的外戚后，却出现宦官这“后门之狼”！

不把宦官当做人看待的士大夫阶级，以“清”自称，对宦官则以“浊”谓之。清浊之争遂于二者之间展开。

这是一种权力斗争，政府高层人士汲汲于此的结果是，政治荒废，人民因而受苦。

梁冀一党被灭的八年后，桓帝以三十六岁英年去世。这位皇帝又因没有后嗣，而立河间王曾孙刘宏为皇帝，就是灵帝，即位时年仅十二。又是另一个幼帝。

七一 / 皇帝生意兴隆

豪族或名门出身者在中央为高官，以“清”自称；对被去势的宦官，以“浊”蔑视之。如此清浊之争，到后汉中期时愈演愈烈。

厌恶“浊”而站在“清”的一边，是人之常情。但“清”派人士是否都是名副其实的清流人物，倒是值得怀疑的一件事情。同样，“浊”派中也有不少杰出人士。

后汉是个保守拘束的时代，在各方面都欠缺生趣。这是因为前汉为王莽所篡夺，为避免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而极端以儒教为重的缘故。

想成为经纶天下的政治家，非具备高贵门阀出身之条件不可。才华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家世背景。

即使是旷世奇才，若想贡献国家社会，庶民身份是绝对办不到的。庶民想投入国政中枢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成为宦官。

宦官不是只有因罪被处宫刑的人而已。志愿接受去势手术而成为宦官的，也大有人在。

为想出人头地而牺牲男性机能，这类人的决心可谓悲壮至极！

由于得不到肉欲之欢乐，所以，宦官一般都

被认为物欲非常强烈。这是以此作为精神发泄之对象的缘故吧？但精神之发泄并不以物欲为限——虽然是少之又少，有人却以潜心于学问或技艺来达到这个目的。

后汉时代，中国有了在世界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发明——纸。其发明者即为宦官蔡伦。

在那之前的文书，全都写在木简或竹简上。重要地图或文书，则利用丝帛书写，但由于丝帛非常昂贵，所以不能常用。

有一句话叫做“名留青史”。此处使用“青”字，就是指历史纪录写在去了皮的青竹竹简上。

这样的东西当然体积庞大。写在竹简上的全本《史记》，起码要使用三四辆牛车才能搬动。保管文书的仓库，竹简常堆积到屋脊，因此，形容书籍数量庞大，便有“汗牛充栋”之语。意思是说，充栋的书籍，连搬运的牛都流了满身大汗。

由于发明纸张，全本《史记》到了可以抱着走的地步，这是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情。据传，蔡伦将自己发明的纸张呈献给和帝是元兴元年（公元105年）之事。

由蔡伦之例可见，宦官之中确实不乏具有才华之人。他们是由于肉体上的残废，才华因而得以特别伸展吧？

伺候于皇帝身边，为皇帝处理私人杂务这样

的角色，一方面使他们极易得到皇帝的信赖。另一方面，对大臣得一本正经启口的事情，皇帝都可以轻松心情对宦官说，或者与之商量。

在独裁制度之下，皇帝的信赖是比任何事物都强大有力的后盾。宦官遂以皇帝之信赖为背景，开始掌握实权。

豪族名门出身的士大夫，当然为此不快。而宦官自然不会放走到手的实权。因为，这是攸关性命的事情。

“清流”派人士常常拉拢学生站在自己这边，大肆评论朝政，并且批评时人。人们为了避免受到恶评，便常以礼对待他们，方法包括请客、馈赠等。

这个时代的人物擢用，颇受这项“批评”之风的影响。科举制度化是后来的事情。当时的选考基准，除了靠批评外，可说别无他途。

有句话叫做“月旦”。

后汉末期，有一个叫许劭的人，于每月初一这一天，定期举行人物品评。由“元旦”这个词可知，“旦”指的是每月初一。后来，“月旦”这个字眼，便用来指“评论”而言。据说，人们对许劭的“月旦”极感兴趣，他的评论很快就传遍各地。准备在社会上创立一番事业的人，莫不对“月旦”极为关心。

拥有“评论”这项武器的士大夫，致力收编全国的学生于自己的门下，并成长为巨大团体。指导这个团体的是郭泰、贾彪等人物，而他们则与同为豪族出身且成为中央大官的陈蕃、李膺等人有所联络。

他们以“浊流”——即宦官——为攻击目标，乃当然之事。

如同清流有“评论”这项武器，浊流以“皇帝之信赖”作为依恃。

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清流以言论猛烈攻击宦官，对此，浊流当然没有乖乖挨打。他们正在伺机反击。

由于占卜师张成的儿子犯了杀人罪，司隶校尉（警察长官）李膺因而将其逮捕。当时刚巧发布恩赦令，应将之赦免，但李膺却以“此人恶性重大，不可赦免”为由，把他处死。

占卜吉凶极准确的张成，颇多宦官朋友，因此他也曾经为皇帝占卜过。浊流逮住这个机会。

——李膺等人与太学士及诸郡学生有所勾结，有组织党团诽谤朝廷及紊乱风俗之事。最近更无视于圣上所颁布之恩赦令……

宦官遂如此向皇帝禀报。

“大胆叛徒……”

怒不可遏的桓帝，立即下令将李膺及其党徒二百余名逮捕，并且一律加上“三木”。三木是一

并施加枷、手铐、脚镣三种刑具之谓。他们并在狱中受到拷问。

此时为李膺这批人求情的是皇后之父亲——窦武。外戚窦武在阶级上同为士大夫。

桓帝看在岳父的面子上，决定释放这批人，改为终身禁锢家中之处分。

桓帝于翌年去世。十二岁即位的刘宏尚年幼，因而由窦太后摄政。外戚窦武遂开始掌握实权。

窦武与自己曾经为之请命的李膺、陈蕃等清流派人士结合，为一举肃清浊流派而有所策划。

“浊流派巨魁乃曹节和王甫两人。他们从先帝时代就玩弄国家权柄，使海内陷于混乱。这两人非趁早诛杀不可！”

陈蕃如此主张。

“对，非一网打尽不可！”

窦武表示赞成。清流派何等憎恨浊流派，由此可见一斑。

该由士大夫占的位置，一个个被宦官抢去。为了夺回，唯有诉诸非常手段一途，因为此事与权力争夺和个人憎恨有关。

夺权斗争之非常手段一经决定后，得立即付诸施行。若经拖延，计划可能泄漏。结果，这项计划实行真的延后了。

杀尽宦官之事，说来容易，实际上非采取由

皇帝下令执行的形式不可。也就是说，必须经过由大臣上奏、皇帝核可的手续。由于皇帝年幼，所以这个案子须由担任摄政的皇太后裁决。皇太后是窦武的女儿，照理这件事情应该没有问题才对。

而皇太后却以女人的立场，在核可之际有所犹豫。

她并不是以“悉数杀光，未免太可怜”的人道主义为出发点。

——一个宦官都没有，我们会感觉不便。所以，我希望只诛杀有罪之人……

皇太后说了这样的话。包括后宫女人及身边事宜在内，公私生活的一切杂务，全靠宦官打理。一个宦官都没有时，她们当然会诸事不便。

窦武为说服自己的女儿花了不少时间。

后来，计划果然泄漏！一个名叫朱瑀的宦官偶然看到尚未裁定的奏文。他当然吓了一跳，因为奏文的内容是：“将宦官悉数杀死！”

此事非同小可。这是紧急事件！身为宦官者非全数团结起来不可。对方采取非常手段，我们就得以牙还牙。这个时候若不还手，等于坐以待毙啊！

对方意图唆使的是皇太后。

但皇太后只是摄政而已。皇帝虽然年幼，却也不是婴儿。遇紧急事态时，应有发下诏书之权

力。

宦官遂举行一次大集合，歃血为盟。

长老曹节对灵帝奏道：“陈蕃、窦武之辈言奏皇太后，企图废立皇上。此乃大逆之举！”

先代桓帝未有嗣子，旁系的灵帝承继皇统后，地位犹未见巩固。

——这名少年似乎欠缺当皇帝的资格。换一个人当皇帝如何？

如果有人做此主张，倒也不是太离谱的事情。与灵帝同样身份的皇亲，在皇族中多的是。

“该如何是好呢？”

少年皇帝露出了不安表情。坐在天子宝座是极其惬意的事。这样的权利怎么可以白白被剥夺呢？

“唯一的方法是发下诏书……”曹节答道。

宦官关闭宫殿所有的门，并且掌握禁卫军，把清流派一口气肃清了。

窦武自杀，陈蕃则遭逮捕被杀。分别被禁锢于各人居所的李膺等一百多人，也遭杀戮。

这就是所谓的“党锢之祸”，清浊之争结果是由宦官获胜。稍具实权的地位，几乎全为宦官所占。

“皇上今日得以保持至尊地位，完全是靠我们当时卖命效劳的结果！”

曹节、张让、赵忠等宦官头目，频频如此向

少年皇帝邀功，因而得以完全左右朝廷。

实际上，灵帝这个少年也不成器。他是最适合被宦官操纵的皇帝。清流派企图废帝时，首先浮现在他脑海的是——“要是被废，朕将不能肆无忌惮地玩乐”这件事。

更年幼时，他最喜欢玩的是开店游戏。摆了用纸张或丝布做成的蔬菜、水果，他扮演起蔬菜店老板，对着奶妈或宫女喊道：“卖给你们特别便宜，快来买呀！”

玩乐当然需要花钱。为筹措这些费用，再三提高税金也不够花费。

“朕有一个好点子！”

最后，灵帝说出这句话来。

“什么好点子呢？税金已经提高到极限，若再增加，人民会因缴不起税金而逃跑的。逃跑的人自然会成为流寇，这会引发治安上的严重问题啊！”

张让以此警告皇上。

“不是要提高税金，而是要卖官职。”

“什么？官职！”

“是啊！不是有很多有钱人想得到官职吗？

我们可以将官职卖给他们，榨取他们的钱啊！”灵帝说。

“我的天！这个小鬼脑筋不好，倒有鬼点子……”

张让心里如是想，表面上却装出惊讶的表情道：

“这个点子很好。我们立刻讨论其可行性。”
检讨结果，决定在西邸设立“卖官店”。

——来买呀！快来买呀！

皇帝当然不可能如此亲自叫卖，这件事情乃着令由贴身宦官推动。

官职价格大约为每一石俸禄一万钱。也就是说，俸禄两千石的地方长官职，价格为两千万钱，六百石官职的售价则为六百万钱。

曹操的父亲曹嵩就是于此际以一亿钱价码购得太尉官职的。

灵帝为使生意兴隆，也同意人们以赊账的方式买官。只是，赊账则以加倍价码计算。同时，为了轮转迅速，缩短所有官职的任期。

名誉欲望强烈的人，都争相购买朝廷官职，想赚钱的人则购买地方官官职，因为地方官可以向人民征收税金。以采取赊账方式、用六百万钱买俸禄三百石县长官职的人为例，这个人到任之后就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假定这个县必须缴纳中央的税额为两百万钱，他就搜刮一千万钱。其中的两百万钱向中央缴纳，而购买县长官职的价格六百万钱也可付清，还有两百万钱赚头。这样的生意不是挺不错吗？

倒是住民吃不消。由于用钱买官的人任期

短，所以，税金催得很紧，简直是苛敛酷求。

财源滚滚而来，灵帝乐得合不拢嘴。

这一年，京师流传着一匹马生了人类婴儿的谣言。

有人说，流传怪诞谣言，就是世上即将大乱的前兆.....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 491256034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id: 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 www.ireadweek.com QQ群: 550338315

1、小编希望和所有热爱生活，追求卓越的人成为朋友，小编：QQ和微信491256034备注书友！小编有300多万册电子书。您可以在微信上呼唤我，放心，绝对不是微商，看我以前发的朋友圈，你就能看得出来的。

2、扫面下方二维码，关注我的公众号，回复电子书，既可以看到我这里的书单，回复对应的数字，我就能发给你，小编每天都往里更新10本左右，如果没有你想要的书籍，你给我留言，我在单独的发给你。

3、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www.ireadweek.com



扫描二维码，加小编微信 扫描二维码，加小编个人公众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公众号ID：d716-716

小编：行行：微信号：491256034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www.ireadweek.com
QQ群：550338315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12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2、 20世纪最优秀的100部中文小说

- 3、 10部豆瓣高评分的温情治愈系小说
-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就关注这个微信号。